

五天之后，文昌换了一身旧直裰，骑了一匹健驴，面容惨淡，象是换了一个人，沿官道向潼关，谁能指出他就是早些天鲜衣俊马的大盗蔡文昌？

他路引上的名字成了方昌，行业是江湖卖唱者。在洛阳，他买了一具琵琶，带一只随身行李卷，晓行夜宿，驱驴行，凄凄惶惶孤零零地上道。

他后面，一个白发老人，一个游方小道士，骑着健马在三五里后面跟进。他们是方嵩父女。白发老人面色泛黄，小道士也是黄脸孔，但眉目清秀。

七天之后，长乐坊长安三豪的秘窟门口，出现了文昌的身影，一身夜行衣，黑布蒙面。

三更正是更鼓声已落，城内夜市早散，城外黑沉沉夜静如死。

“笃！笃笃笃！”他叩响了请求开门的暗号。

不久，侧门徐张，有人伸手外出，手指三弹。

他回了三声轻响，闪入门内。庭中一灯如豆，插翅虎刚披衣入庭，见仆人引进一个蒙面人，吃了一惊，问：“咦！尊驾……”

“世明兄，兄弟的口音难道忘了不成。”文昌坐下问。

“请以真面目相见，”插翅虎的面色变了。

“屏退左右。”文昌笑。

插翅虎挥手令两名健仆退出，道：“不必露面了，老弟今夜来临，有何见教？”

“兄弟目下末路途穷，转来请吾兄设法周转一二。”

插翅虎哼了一声，冷笑道：“老弟，咱们彼此素味平生……”

文昌拉掉面布，大吼道：“不错，蔡某身为江湖人相交满天下知己无几人。”

“蔡文昌已身死洛阳，荣某已没有姓蔡的朋友。”

文昌面容未改。插翅虎竟反脸不认人，气得他剑眉一轩，站起来迫进两步道：“姓荣的，你的话无耻已极。”

插翅虎移向后庭口，厉声道：“阁下稍安毋躁，闹将起来彼此不便，有何需荣某效荣之处，请吩咐。”

“蔡某需要黄金百两，你给不给？”

“荣某不是财神爷，周济江湖朋友，常例是十至什两纹银，一百两黄金恕难从命。”

文昌系上面布，扭头便走，一面说：“范大哥说得不错，长安三豪他妈的确实不是玩意……那儿走？”

声出人闪，他到了门口突然闪电似的旋身返往回扑。插翅虎刚转身举步走向庭后门，没料到文使昌诈去而复来，等他发觉不对，文昌已到了身后了。

“来得好！”他怒吼，大旋身抬出，“猛虎回头”双手上下齐攻，抓住文昌头面胸膛。

文昌铁拳横挥，架开双爪抢入，“黑虎偷心”，一拳捣出。快！快的没有插翅虎的余地，“砰”一声铁拳着内。

“哎……”插翅虎叫，向后猛退。

文昌如影附形迫进，“砰砰吧吧”四拳暴响，拳拳着肉，插翅虎只感到眼前星斗满天，口中又咸又苦，“叭达”两声仰面便倒。

文昌一脚踏入他的小腹，冷冷地道，“狗东西！太爷早些天和你称兄弟，你他妈的叫兄弟叫得亲热透项。太爷在洛阳被黑白道凶魔围攻，成了众矢之的，你便露出了卑鄙的面孔，不是东西。记住，你如果泄露了蔡某的行踪小心你的狗命和在长安的基业，休怪蔡某也反脸不认人。杀你这个畜生污我之手，暂留你多活几年。”插翅虎从昏玄中向外面追，蔡文昌早已不见了。

这些天来，文昌的伤并未完全复原，沿途并未做案，囊中金银已尽，不得已去找长安三豪设法，却碰了一鼻子灰，世态炎凉令他平空生出无比感慨。

他已打听出施若蔡父女已在五天前起程西行，按行程老少妇儒用马车赶路，一天不会超过八十里，沿途将有不少担搁，最多能赶到大散关附近，他计划走斜谷关，穿太白山古道至汉中府，赶两汉仍可在汉中府会合。

眉县，是风阳府在渭商岸的唯一县治。别小看了这座县城，这儿有董卓所造的万岁村，也叫眉村，是南下四川的古道口，自古以来，攻打四川的兵马，有五次都是从这儿出发的，邓艾伐蜀，便是五次中的一次。这里有一条古道南下斜如，出斜如关横越，“武攻太白，去天三百”的太白山区，穿超万山千水直抵汉中府，这条路不好走，沿途虎狼成群，必须结队而行，走上百十里不见人烟并非奇事，但走这条路比走大散关京线道近了两百里。

他盘缠已尽，必须找财路，金银是有主之物，在路上是捡不到的，而找金银的办法，只有去偷去抢。他并不愿偷也不愿抢，唯一的办法是向江湖好汉动脑筋。

他在眉县逗留了一天，捧着琵琶走遍了各处楼馆卖唱，唱他自己胡编的小曲，和眉县的地头蛇打交道，当天晚问，他策驴南出邪谷直赶太白山区，午夜不久，他向左抄小路奔向群山中的一座插天奇峰，那里是太白之狼，徐钟的英雄寨所在地，也是黑旗令主的一处西北根据地，在这一带专做没本钱的买卖，他胆大包天，向虎穴闯去，

快立夏了，但山区里依然春寒料峭，天空中浮云密布，看不到一丝星光，这一带山高林密，原始的参天古木一片青绿，与远处太白山巅的银色积雪形成强烈的对比，草莽中兽吼此起彼落，夜猫子的厉吼声震人心弦。

文昌在一座山沟内将驴藏好，根据白天里打听出来的消息找到了进入英雄寨的秘径，江湖人具有一个灵活的头脑，和狗犬似的寻觅追踪的本能，瞒在隐敝处的秘径瞒不了他，潜伏的暗樁也无法发现他的踪迹。

太白之狼徐钟，是南北一带了不起的绿林巨擘，眼线遍布各地，积案如山，在这儿，他有自己的弟兄，有他自己的山寨垛窟，做案地区远出数百里之外，官府无奈何他，有时四处剽经，飘忽如风，在黑旗令主来说，太白之狼是他最忠实的走狗，最剽悍的爪牙，和最值得信赖的朋友。

英雄寨中，有近三百名杀人不眨眼的好汉，有一座繁殖五六百匹良驹的山谷牧场，有俯瞰着各处登山要道的岩堡，和一夫当关万夫莫上的山寨。但这一切，却阻止不住身手高明的武林高手。

白天入山秘道上的各处山顶有望罗，晚上，秘涯之处有伏路小贼。

绿林好汉们不怕江湖朋友或者白道英雄找麻烦，只怕官兵大举进剿，来上十个弄山的人，算不了一回事，蚁多了可以咬死象，所以防范官兵进剿才是山寨强盗的要务，对零星前来讨野火的人不在乎。

文昌悄然往里淌，越过不少大意的暗哨，神不知鬼不觉便进入大寨禁区，直扑山脚下一座岩堡。

小垒堡不大，建有土墙和箭垛，后面有一条小径通向上面的大寨，是大寨的前卫触须，平时驻有二十余名小贼，巡风放哨警卫森严。

三更已过，夜黑似墨，一条黑影从小垒堡后面的小径悄然接近，到了第一道警哨的大树左边。爬伏在树下的小贼，刚发现身后有异声，扭头一看，脑门便挨了一记重击，向地下一伏，人事不省。

垒堡中一灯如豆，小头目的住处在最后一座屋中，别认为做强盗的人都是阔佬，绝不是大秤分金子分金帛随意可得的快活人，他们同样苦，只不过是有时享受而已，小强盗的真正痛快时候并不多，这小头目的住所，也不过一炕一被而已。

文昌潜入堡中，先制昏了守卫小贼，进入了小头目的住房，关上房门挑高灯蕊。他一身夜行衣，头上戴了只露出五官的黑头罩，象一个高大的黑色鬼魂，无声无息地走向下面并未生火的土坑。

小头目睡得正沉，一杯茶突然泼在他的脸上，惊得他一蹦而起，还弄不清怎么回事，脖子上已扣上了一只大手，低叱入耳：“老兄，清醒清醒。如果你不想死，切不可大惊小怪叫嚷，咱们好好商量商量。”

小头目只惊得毛骨悚然，脖子上的大手坚如金石，炕头灯光明亮，眼前出现一个双目如巨的黑衣怪物，一把光耀耀的小剑，抵在他满是胸毛的心口上，他的胆子即使有天大，也不敢声张叫嚷，脸无人色地说，“有话好说，尊驾请明示来意。”

文昌在炕上坐好，笑道：“老兄，徐大寨主库中金银堆积如山，八辈子他也用不完，堆在库个长霉，你说多可惜？所以在下找你老兄商量商量。”

“你……你是打秋风来的？”

“不！打秋风用不着动兵刃，抡窃子上线的。徐大寨主金银太多了。用不完，咱们要帮助他，假使他不肯……我！他会肯的，在下相信他会了解我帮助他的诚意。”

“你想怎样？”

“老兄这儿设有极秘密的暗号通信息玩意，只稍出十万火急的警号，那么，徐大寨主必定亲自赶来迎接。呵呵！他不来便罢，来嘛在下得好好帮助他。老兄，警号的机关在炕后，是你自己来呢，抑或要我自己动手？呵呵？我相信你老兄的手脚不成不废，定然用不着在下多事的。”

小头目死盯了文昌一眼，然后伸手到炕后去抓一个铁把手，手刚与把手接触，文昌却伸手按住笑道：“老兄，如果我是你，就不会拿自己的老命开玩笑。当来的人不是徐大寨主时，我想，你自己当然能想到后果的，一刀割掉脑袋，也是人生一大快事，假使一刀没砍掉，或者只砍掉五官弄断手脚筋，那才糟哩。”

小头目长吁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假使寨主今晚喝醉了，将派三寨主前来迎接，在下岂不是死得太冤？”

“放心，哈哈！徐大寨主前天在西安府城鬼混，今天申牌左右方赶抵大寨，累得要死，怎会喝醉？”

小头目一咬牙，将把手一扳，苦笑道：“反正我这条命已操在阁下手中，你瞧着办好了。身为强盗，不死于格斗中，将生死命交付寨主来与不来，未免太笑话了。”

“人的生死就是这么一回事，一举一动皆可决定自己的命运，你何必发牢骚？”文昌若无其事地答。

柴堡中没有通向山寨的暗沟，藏着串直抵半山另一座柴堡的牛筋索，把手一扳，半山的柴堡便有警铃发响，再出堡中的人拉动通向山寨的另一条牛筋索，示知看守速通知寨主，说是山下下来了投奔山寨的武林高人，平时传警，白天使用牛角传音，夜间则举火示警。

皆因太白之狼是黑旗令主的忠实爪牙，而九宫堡的高手们经常做不速之客，他为了表示自己的诚心，所以设下这种传递消息用具，以便专程下山迎接。如果不是身份甚高的人，是用不着这玩意的。

不久，炕下传来了一阵刺耳的拉铃声。这是说，寨主正率人迎下山接来客了。小头目吁出一口长气，说：“大寨主下来了，太白山寨在下也无法呆下去了……喂……”

文昌突然一掌斜劈，击中小头目的耳朵，人应掌昏迷，然后将人捆上，塞在没生火的炕内，闪出外出。

他知道山寨有两三百凶悍的强盗，自己人孤势单，山寨中机关密布，冒险进入太过凶险所以要诱太白之狼下山，在山下动手。

柴堡中本有少些金银，但他不想去搜。同时，他恨透了黑旗令主，要不择手段拔掉令主的爪牙，只要有打掉令主的机会，他决不会放过，剪除羽翼，不啻在令主的脸上涂颜料，何乐不为。

真巧，远处一个贼人，正高举灯龙，引着三名客人入山，正走向山下第一座柴堡，这座柴堡，也就是文昌占据的一座，二十名贼人皆被制住，连看守和暗樁全没有了。

这三位客人，正是极乐僧的得意门人玉面虎颜如玉，邠州名武师行客童宁，太白山西麓号称太白山之霸孽龙姜贵，赶上了。

太白山纵横数百里，东面是太白之狼占山为寇，西端是孽龙姜贵藏身之处，但这家伙并不是强盗，两人之间倒有深厚交情，身份一明一暗，同样不是东西。也由于一明一暗，利害冲突不多。

玉面虎走得慢，上次没赶上禹王沟之斗，也没赶上洛阳的风雨。

极乐僧扔下他先赶向长安找蔡文昌，叫他随后起来，他却在郑州找上了娇娘快活，沉迷在温柔乡中，等他闻声赶到洛阳，洛阳风雨已歇，师父极乐僧不知溜到何处去了，他只好在江湖流浪，把蔡文昌恨入骨髓。

蔡文昌逃出祝府，祝府被一把无情火几乎烧完。镇中原吴勇传出文昌伤在冷蝎高飞之手，可能葬身火窝的消息了，但江湖朋友不见尸体不死心，未证实之前当然存疑。上次文昌死在碧眼青狮之手的消息，事后证明无稽的这次也难令人信服，信的人不多。玉面虎不信，他要找文昌报西安府被辱之仇，到了太白山，自然要找老伙伴太白山之霸孽龙姜贵，孽龙便带他到太白山之狼处盘桓。三人都是要犯，白天不愿自找麻烦，晚上赶来了。

文昌到了堡后，先看清了附近的地势，找来一把单刀。小贼们都用刀，他找不到可用的剑。

来路的方向有火光出现，山上也下来了五个黑影。有点不妙，怎么上下都来了人？有火光，他可能要露出庐山真面目了，他的飞刀为三角羽箭，在江湖出了名，假使在火光下发出，势必暴露身份，如果不用暗器人多了麻烦得紧。

他将头罩紧了紧，冷笑道：“不用暗器，我同样可以打发你们，如有必

要，露身份并不可。”

山上的人来得快，距他站立的树下已是不远。

堡前，突然传出大叫声：“不好，有人挑了咱们的垛子。快！举火传警。”

糟糕！身后的柴堡火光大起，先到一步的引路小贼已发现堡中无人，在堡堵上早有准备的柴草堆上燃起了警火。

五个轻装大汉外披大氅，恰好奔得树下。

文昌知道，想秘密行事已经不可能了，突然闪身掠出迎面一站。他还不想暗中下手，要用光明正大的真本事在太白山扬威。

五大汉鱼贯向下飞掠，刚听到下面的人声。火光刚升，眼前便出现了戴头罩穿夜行衣的怪人，在前面突然现身，领先的太白之狼吃了一惊，向旁一飘，剥住了身形，厉声大喝道：“甚么人？为何如此打扮？”

文昌一声不吭，手一顺，藏在胁臂后的单刀亮出，仍站在小径上屹立如山，不言不动。

“奸细！”另一大汉叫，拔剑抢出又吼：“亮刀，朋友，是……”声到人到，已扑近文昌身前八尺。

文昌身形突动，迈出两步便面面对。大汉的剑头才离鞘，才想刹住身形，文昌已到，单刀发出奇啸，劈面就是一刀接上了。

大汉来势太猛，也没有料到文昌在寨主和四名高手之前，不但不逃命，反而不退反进，但见人影一晃，刀光突现，刀风亦到，百忙中闪身撇剑，要震开劈来的一刀。

文昌已志在必得，身形快，刀招狠，部位准，在剑身未到之前，已经贴身抢入，从大汉身后掠过，突地站在大汉身后，单刀横置身前，刀身的鲜血触目惊心。

旁观的人就看到刀光一闪，人影怎合怎开，如此而已。

大汉的剑在文昌身后飞过，半分之差，没刺上，他自己已向前冲，冲出八尺，突然身躯向右一扭，剑势将他的身躯带得向后旋转，脚下大乱，身躯乱幌，剑突地脱手，翻腾着飞出三丈外。

“啊……”他突地狂叫，想挺腰站稳，却慌忙栽到，用颤抖的手摸向肠子外冒的右胸侧，略一挣扎，终于寂然不动了。

变化太快，太突然，谁也来不及出手抢救，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黑夜中看不清双方交手的格式，大汉中刀后片刻惨叫栽倒，可知文昌这一刀确是极快极狠。

最先发话的大汉一声怒叫，脱掉大氅扔在路旁，拔剑跃出叫“好家伙，你这见不得人的无名狗，竟会闹到我太白山来了，本寨主要抓住你砸骨扬灰。”

这时，火光大明，从堡内奔出十多名引领玉面虎上山的小贼，十几支火把通明，无所循形。这位寨主生得尖嘴缩腮，灰鼠须，绿眼，狭额，身材干瘦，正是大寨主太白之狼徐钟华。

玉面虎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紧随着孽龙姜贵奔到，在火光照耀中，飞抢而出叫：“甚么人敢在山寨闹事？”

但太白之狼已不信他的，挺剑冲上，放出一招“飞星逐月”，凶猛地扑上，剑虹乍吐。

文昌一声长笑，单刀疾挥，“铮铮”两声清悦的金铁交鸣作响，火星飞溅，连攻两刀。

人影乍分，两人半斤八两，各向旁飘八尺外。

孽龙姜贵恰好赶到，已看清敌我，也恰好到了退势已尽的文昌身后，突地扔出一把飞刀叫：“纳命！蒙面小狗！”

玉面虎也突地拔剑，从侧方扑上叫：“颜某也打落水狗一记。”叫声中，剑头将近文昌背肋。

文昌转身运刀狂挥，手一抄接住扔来飞刀，再用刀挥接玉面虎袭到的同一刹那，飞刀突地出手回敬，大叫道：“还给你，来得好，着！”

先一句是对孽龙姜贵说的，后两句是说颜如玉。

“铮铮铮！”三声铿锵金鸣暴起，颜如玉一退再退，退出两丈外，俊面泛灰，但总算逃出文昌的刀影外。

“啊……”姜贵狂叫一声，他打出的飞刀反而插在他的腹部丹田穴上，倾倒向后倒。

文昌三刀迫退了颜如玉，突地拉掉头罩怒叫道：“原来是你这无耻淫贼，今晚是你遭报的时候了。”

玉面虎吃了一惊，也在找文昌雪长安受辱之耻，但真正面面对，反而心中发寒，脚迟疑，惊叫道：“亡命客蔡文昌！好！你这该死的小狗。”

文昌不等他语声落尽，疯虎般地枪进，刀光霍霍，劲风呼呼，一连三刀，将玉面虎迫得换了五次方位。最后“铮”一声巨响，玉面虎的剑被荡出偏门，中宫大开，刀光疾闪，文昌已贴身攻到，“顺水推舟”送出刀头。

太白之狼也恰好找到抢入的空隙，身剑合一射向文昌的后心，大叫道：“小辈该死！”

文昌感到剑尖迫体，不想和玉面虎同归于尽，带出刀锋向右疾飘。“嗤”一声裂帛响，玉面虎胸衣裂开，刀光在他胸前留下一条一分深的衣缝，太白狼的剑也落了空，几乎反而扑入玉面虎的怀里，危极险极。

文昌不该暴露了身份，玉面虎叫出了他的名号，麻烦大了。

早一段日子，黑旗令主曾经在这里停留过，山寨的人皆得到指示的务必全力擒捉或搏杀胆大包天的蔡文昌，赏格之重空前绝后。

随大寨主下山的四个人中，有一个突发厉啸，夺过一个小贼的火把，全力向文昌扔去，一道火光划空而过，三把飞刀后继。

所有的小贼，全应声把火把扔出，镖箭如雨，从四面八方向文昌集中。

火流激射，让人目眩，而无数暗器齐发，不易看清，任何未练至金刚铁体的人，难逃此劫。

文昌伤了玉面虎，也在间不容发中避过太白之狼一剑飘走八尺外，身形未落，火把和暗器已到，想躲已嫌晚了些，急切问无法可施，就好全力下坠，不用双足支持整个身躯向下倒。

“哎唷！”玉面虎惊叫，向后速退。

太白之狼知道他的手下要用暗器群射，身形下伏，贴地飞射三丈外，大声道：“要活的！”

文昌是暗器行家，但火把飞射，看不清暗器，等他感觉不对，可是来不及了，身就要接触地面，左肩后部中了一把飞刀，幸而他运力解除，飞刀的劲道被化去大部份，仅入三分，便停止不进，人贴地一震，飞刀脱堕，冒出一些血肉珠。

火把纷纷飞堕，落地便熄，其他暗器全部落空，黑暗来临。

蓦地，两条黑影在下方出现，两支剑就同狂风暴雨卷入斗场，惨叫声

倏起。

“啊……”倒了两个，一个稍高的黑影已突围而入。

另一个稍矮的黑影够辛辣，剑影厉疾，剑影声啸中，三位大汉先后倒下，下方便形成一个缺口，用清脆的声音喊：“快走！贼人就要大举出动了。”

不错，贼人已大举出动了，山寨火把通明，无数贼人闻惊向下赶。附近的寨堡，人群纷纷出动向这里赶。

文昌飞跃而起，顺手抓起落在身边的飞刀，向下狂冲，飞刀脱手飞射。

“哎……”太白之狼厉叫，飞刀刺在他的左肩窝上。假使他不是正好右足下登空，向右歪了下，飞刀把就插在他的胸口正中而不是肩窝了。

行客童宁正在右方不远，这家伙极精灵，蔡文昌已经可恶，再加上两个黑影相助，岂不如虎添翼？再不见机逃命，这条命不丢在太白山是怪事。他转头便跑，人向下速掠，突出了重困，随着两个灰影去如星飞电射。

行客奔出五六步，就感到后心一震，浑身麻木，足下不服从指挥，想站立却力不从心，偏向前冲。

接着，一阵奇痛袭到，想叫，舌头已经不听从使用发麻，足下一虚，“砰”一声倾到在地。手足一阵抽筋，逐渐停止了。他的后心上单刀贯体刀子从胸口伸出来七八寸左右长。

太白之狼咬牙切齿拔出肩窝上的飞刀，大叫道：“追！速追……”

可是文昌和两个灰影已经远出十丈外，隐没在夜色中，三两幌便形影都无。

文昌随着两个灰影飞掠，怪！他的轻功已到化境，但比起两个次影相去甚多，追了一里多，从三五丈拉远至十多丈之远了。他心中暗惊，大叫道：“两人请留步，请……”

他不叫倒还罢了，叫声出口，两次影突然加快，绕过一座山咀，突然一晃不见。

他站在山咀旁楞住了，弄不清两次影是人是鬼，突地，路旁小树尖上，一条白色纱布徐扬。他一把抢过，一阵香味深入鼻内。这阵香味他不陌生，可能在那里闻到过。

他一时好奇，取出火折子亮火细看。这是一条绣了几条兰花和一个“绢”字的纱巾。并不是汗帕，而是女孩子作为装饰用的纱巾，上面用发针划了笔划不连的十个字：

“不要惹事生非，好自为之。”

发针在纱巾一仁留字，极不可思议了，即使是利刃也不易为，不由他不惊。

“是女人，谁呢？”他惑然地想。

他想不起有谁会前来助他突围，却又留巾退走。

“娟，难道是方小娟？”他想起邻山相助的方嵩父女，小山弟弟的姐姐，他再一想，假如是小娟父女，怎会这么巧？也没有不见而别的理由。

“管她是谁，日后再说。”他自语，把纱巾放入怀中，转面回瞅。

后面火光冲天，大批贼人向这里赶。他冷哼一声，展开轻功如飞而去。

白闹了一夜，一两黄金也没到手，但他知道，黑旗令主正在为他大忙特忙了。

这条古道全程七百里，有桥阁二千九百八十九座，板阁二千九百九十二间，其中有些已经崩塌，行旅果足，极少有人往来，逐渐进入洪荒地域，

人烟渐少，快成为野兽强盗的天下了。早年，与汉中交界，曾设华连县，后来又改为真府县。

目前，这个县废了距府域两百二十里的洋州，也降为洋县，可知这一带的景况已是江河日下，人丁愈来愈少了！

进入了无尽的丛山，文昌只好把健驴丢掉；背起包裹挂起琵琶，孤零零地向南奔走。

斜谷其实是山区中绵绵无尽的谷地，也叫斜堡，北口叫斜，南口叫堡，也就是古褒国，妖姬褒女的故乡，也就是江中府的褒城，可知这条谷道极长哩！古道在丛山危水中盘旋，鸟道羊肠，飞崖绝壁比比皆是。

午间，绕过一道绝壁，古道向上升，远远地，水声如雷，五里上半山之中，出现了一座阁道，用巨木架在绝崖间，俯看下面千寻深壑。

终于到了阁道入口了，俯看下面千寻深壑，我的天！简直是给胆小朋友过不去寻麻烦。

上面，百丈飞崖几乎要往下倾倒，下面千寻深壑下怪石如猿蹲虎踞，滚滚水流奔驰澎湃飞珠溅玉，声势如万马奔驰，令人感到头昏眼晕心向下沉周身发软。而阁道宽仅五尺，外面的扶栏大都腐朽了，足下原来厚实的木椿木板，有些已呈现朽烂之象，万一足下失足，或者木椿朽塌，天老爷！这条命不断送在这里，必定是佛爷有灵，算是奇迹。

阁道长约半里地，人走上面，足下吱吱响，令人心惊胆跳，走到中段，突然，壁根下灵鬼般地站起一个虬须大汉，青巾包头，青劲装，腰带上挂了一把连鞘解腕尖刀，懒洋洋地站起，打了个哈欠，阴阳怪气地问，“老弟，歇会吧，聊聊天再走。”

文昌淡淡一笑，靠壁一站，说：“对不起老兄，在这种摇摇欲坠的阁道上聊天，在下委实无此雅兴。”

“老弟如害怕，也不会走这条斜谷古道，何必心虚？坐下了！前途凶险，听在下一一说明，走回头路还来得及。”

“呵呵！在下有点怪怪，从不想走回头路。”

“哈哈！”老弟，你小小年纪，不象是活腻了的人吧！”

“呵呵！不错，在下年未小冠，这时说活腻了，未免是早了些，老兄以为然否？”

大汉睁开懒洋洋的双眼，神光忽现，大笑道：“不错，哈哈！确是极早些。老弟，由何处来？尊姓大名？那条线上来的？”

“听口气，便是守路的好汉。”文昌挪了挪肋下的琵琶，笑道：“由眉县来，入汉中。”

在下不在线，卖唱的。请教老兄安窑何处，有何见教？”

“哈哈！看老弟的器字风标，岂会是走江湖的小混混？老弟，你认为在下的招子如此没用么？既然是借道过往，何不坦诚相示？”

文昌收了笑容，冷笑道，“阁下真要盘问？”

大汉也暗中戒备，沉声道：“不错，寒泉山五丁神巴当家的山寨，不放过来历不明的人。”

“哦！原来是绿林好汉的垛子窑附近要地，呵呵！老兄！这条古道行人稀少，油水不多，在这里安窝立寨，在下倒是百思不解。”

“咱们不在这里做买卖，反而保护路经敝地的行人肥羊，但却放不过前来探路的鹰犬。”

阁下的穿着打扮委实岔眼，身份值得怀疑，故而动问。尊驾在十里外已被敝寨的弟兄看上了，眼下危机重重，如不说明来意与表明身份，在下就好请你留驾。”

“你真要问？”

“不敢，就是请教。”

文昌迫进两步，沉声道：“亡命客蔡文昌，借道赶汉中的。哼？贵山主大概是黑旗主的忠实爪牙。告诉你，不惹蔡某便罢，不然……”

大汉面泛起喜色，踏前两步大笑道：“哈哈哈哈哈！老弟，你真是亡命客蔡文昌？闹长安洛阳，与宇内十三怪物多人做对的蔡兄弟？”

“信不信由你。”文昌冷然答。

大汉伸出大手要和文昌把臂，怪叫道：“老弟，天下英雄都是些浪得虚名之徒，就有你老弟是个值得喝采的奇男子。我，五丁神安巴平，一个不受任何人驱策，飘忽不定的大干贼，老弟，交个朋友，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过闻名，老弟果然与众不同，可肯交我这个绿林朋友？”

文昌心中一放，伸出大手两人把住了臂膀，笑道：“巴兄，你客气，我这个江湖小亡命，高攀了。”

“哈哈！蔡老弟，说这种客气话，你该打。走，到那里盘桓盘桓。早些天我才从洛阳回山，老弟你先一晚大闹洛阳回山，兄弟佩服得五体投地，恨不得走遍天涯海角与老弟亲近亲近。我与那黑旗令主是死对头，从未向九宫堡送常例钱，所以就好把垛子窑藏在深山绝壑之内，他也无奈我何，我可以把那天在邙山出面的狗东西的大名，一一告诉你。甚至无尽谷主那自命白道盟主的家伙，为何要派人寻你的前因后果。”

两人并肩走过阁道，向南面的寒泉山走去。五丁神一面走，一面说：“无尽谷主寻你的原因，是为了你传出金夺银刀惨杀唐河逸客洛长湖的事，要拿你返回无尽谷追究。哈哈！唐河逸客的事，老弟你确实是错了，并不是金夺银刀所下的毒手。”

“巴兄怎么不是金夺银刀所为？再说，我并未咬定是他所为，就是把那天唐河逸客临死前所说的话照实说出而已。”文昌气愤地分辩。

“哈哈！这事只有我才知道其中的详情。事发前的一天，我在长安南关长安老店中落店，无意中听到其中的秘半。说来你也许不信，但事实却在。”

“请教。”文昌答。

“唐河逸客真正的埋葬地，在渭河而不在那条山沟巾。老弟与非我人妖交情不薄，休怪兄弟直说，兄弟无意从中制造分歧，更不是造谣中伤的小人，死的那八个家伙，是黑旗令主的忠实走狗云中八寇，被人假冒唐河逸客下手擒获直至死地。”

“巴兄怎知有人假冒唐河逸客的身份？”

“兄弟在长安老店亲耳所闻亲眼所见的事。那是江湖中两个怪丐，一叫狂乞丐夏田，一叫怪丐冯韬，另一个黑衣人中，有一个的身材我极为眼熟，象是非我人妖的得力心腹狂风许天录。那夜，他们已把唐河逸客弄到手，由两个怪丐秘密捆着丢下了渭河，再由狂风许天录引诱云中八寇至郊外，假扮唐河逸客一举加以诛戮。他们的阴谋被我无意中看见，所以知道。两个怪丐事实是非我人妖的爪牙，狂风许天录更是非我人妖的左右手，所以……”

“我不信。”文昌断然否认，速速断口。

但他心中其实很乱，他想到在大玄坛庙被拿的事，自己第一次见到狂

乞时，不是曾怀疑狂乞就是那夜用计捉他的人吗？那意味着非我人妖的一再临危援手，都是有计划地作弄他了。

五丁神淡淡一笑，往下说：“信不信用不着计较，但兄弟就把所见所闻照实道出而已。”

总之，那是江湖中极平常的仇杀，用不着多管闲事，其实，无尽谷与九宫堡之间，一黑一白，水火不相容，决无同臭相投的事，老弟放出消息说他们同流合污，确也是有点过份，也有挑起江湖人互相猜忌之嫌。”

“哼！邛山那夜据我所知，无尽谷和九宫堡都有人参予，事实胜于雄辨。”

“那是各为其主的事，他们并未同流合污，各行其是。为了这件事，九宫堡和无尽谷曾公开冲突了好几次，双方就展开了报复行动了，老弟概还不知道哩。”

“我才懒得管他们的闲事。”

“老弟大闹洛阳的第二天，他们在龙门公开比武，双方死伤十余人，相安无事的黑白道正式玩命了。更残酷的决斗，正在酝酿中，老弟，他们认为始作俑者是你，日后行走江湖，必须步步留心，如果我是你，最好暂时隐姓埋名避避风头，据兄弟所知，江湖朋友中，有许多人十分推崇老弟你的所作所为，兄弟也是其中之一，相见恨迟，请恕兄弟交浅言深直言无隐。”

“谢谢你，巴兄，眼下小弟不打算隐姓埋名。”文昌答。其实他也知道前途多难，假使黑白两道的人全都和他为难，后果是可怕了，他心中油然兴起隐居的意念，要好好用功地潜修，寻出体内的尸毒，但眼下他不能，他必须送施家父女安返成都再说其他。

五丁神摇头苦笑道：“江湖人如果处处树敌，对头满江湖，总不是好兆头，必须经常处身在风声鹤唳中挣扎，极苦了，老弟。”

“唉！那也是无法之事。”

“暂避风头也是好的，他们不长时间便会把你淡忘。老弟，看你的行走，定然是要由栈道入川，沿途英雄好汉为数不少，我把黑白两盟主之间互相往来的人，和我的知交朋友一一告诉你，万一有事。你可以寻他们相助一臂之力。这些人中，大都是血性朋友，为道义可以抛头颅洒热血。哦！右面走，咱们上山，我的山寨快到了。”

第二天，文昌在五丁神殷殷相送下，踏上了南下旅程。一夜相谈，他知道了那夜郎山群袭的群雄名单，也对非我人妖的用意起了怀疑，也知道无尽谷与九宫堡之间，确是没有同流合污的举动。

他的思路成熟了，已划道平心静气权衡是非，任性而为与武断决事都不是好习惯，一言之词与冲动都是以蒙蔽理智感情用事。

他拒绝了五丁神赠送他的盘缠，依然包中无分文上道。

暗中跟着的方嵩父女，失去了他的足迹，赶到前面两里外，先赶到汉中府。

汉中府，原来叫做兴元府，这里是入川的咽喉，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北面，是秦栈(北残道)，也叫陈仓道，北起大散关，过秦岭，经风州，到堡城，南栈道也叫金牛道，走自汉中南抵剑阁。

虽则早些年曾辟了一条南下巴岭，经孤云山，两角山，半仓山，而达四川的巴州，但狼虎成群，比栈道更凶残，极少有人敢走。所以由秦入川的商旅，必须经过汉中府走入南栈道四川，因此，府城万商云集，在这里合伙同行，市面十分繁荣。府城在汉江的北岸，市集在城南，有不少木船装载着

上产药材等物下放兴安州，水陆客商云集。城南城根直抵虎头桥附近，全是官府所兴建的仓库，“塌房”货物堆积如山，大东主与税吏来去不绝。

这一段直抵湖广地境的水路，正是汉江秃的财源所在地，财神爷全是衣食父母，可是，真正可以收取油水的地方，应该从兴安州算起，因为兴安州以上一段江流水势凶猛，小舟所冒的风险极大，没有人理会外加的勒索。

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大自然的凶险，人难以克服，汉江秃一群水上毛贼也知道不可做得极绝，自断财路，所以兴安州以上一段江水，他们就派人监视而不收买水钱，仅在紫阳、石泉、洋县、汉中四处，设了暗桩监视着财源。

上个月，汉中府出了大风波，有一批从审区运经四川入口的珠宝，由一群亡命之徒押运途径此地。

据说，这群人是朝中大吏所发的圣渝，奉命至边外二千里搜购的宝物，其中有皇帝老爷所用的红黄玉，这群人曾经深入吐蕃，带了许多猫眼，祖母绿，绿撒李儿石、红刺石，北河洗石、金钢钻，朱蓝石紫英石、甘黄玉鸦青石等等。

此时，皇帝老爷对宝物大感兴趣，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拼命抽税，买珍宝供奉菩萨和神仙。使者陆上西至漠外万里，海上航至狮子国，一去十余年，回来必定带了无数异宝奇珍。

而一些封疆大臣，一方面为皇帝采办，宝石灵芝全要，一方面乘机授刮，中饱私囊，闹得乌烟瘴气。

为了这一批宝物，这一群亡命之徒从玉门关出塞，绕道打箭炉而回，奔波数万里，去时人数几百人，回来不足五十人，十分之九的人埋骨异城，或者做了野人和野兽的牺牲品。

黑白道群雄和江湖好汉，全都闻风赶至。岂知棋低一着，大家垂头丧气各奔前程，原来使者们到了成都府，便由布政使大人用八百里快传飞报京师，同时知道长江的水寇了得，万一有人在船下弄鬼，船沉下了江底，不知会有多少人的头要被砍，就改走陆路。使者到了汉中，锦衣卫的高手云集。少林和武当全是受朝廷供奉的僧官道官，一纸文书就来了一大群，雄霸北地的全真教弟子，也成群而至。一行数百高手，保卫着宝物浩浩荡荡走北栈道出宝鸡直奔京师而去。赶来想分一杯羹的好汉们，眼睁睁目送使者远去，垂头丧气各奔前程。

事情就过去了月余，汉中府又恢复了平宁。文昌就在这风平浪静中踏入了府城。

首先，他打问施家父女是否来到，其次，他必须寻盘缠。金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想在地下拾起也必须起个大早，没有金银，他无法活动用人打探消息。

不错，施家父女还没来，此栈道上太难走，一天走不到三四十里，他比施家父女赶得快。

入黑不长时间，他拿着琵琶走出了太平老店，信步朝大南门的兴隆酒店走去，他相信，在这山区里的汉中府，没有人会认识他蔡文昌，更不会有江湖朋友知道他是新近名震江湖的亡命客。

夜市初张，整顿整洁的南大街游人比蚁，西侧的店铺灯火辉煌，十分热闹。

突地，他感到头脑一阵晕，心口受到无情的重压，几乎肩朝外翻，喉

头作呕。

他歪扭地站稳，闭上眼深深地吁了一口气，他知道尸毒又进入了一段经脉了。这种突然袭来的痛苦，须持续一会方可退去，这不是头次，他已不再惊慌。

他站在正街心，人潮在他身侧往来不绝，他却闭上眼默默地运气调息以下袭来的痛苦，对身外一切一无所知的情景。

不知几时，他身旁已没有了行人。

四名雄赳赳的大汉手持马鞭，叫喝声由此来了，四大汉之后，是一个身翠绿劲装的骑马少女，马前有一个马童，摇曳着马鞭缓缓来了，马后，也有四个大汉护卫。

马上绿衣少女年约十七八，梳三丫髻没系包头，穿上劲装周身的曲线衬得曲线灵龙，水灵灵的大眼，远山眉略嫌粗了些，尤鼻红咀，娇笑时风情力种。

看头上的三丫髻，是待嫁的姑娘，看身段和服角的风情，天知晓她的饱满丰胸是不是一片未放的处女地？

“让道！纪府的千金来到。”开路的大汉怪叫，好象是怕有人不知来的是纪府的大姑娘是的。

文昌正在强压袭来的无边痛苦，额上冷汗直流，脸泛青，面肉不停地动，怎知大汉是冲他来的？

“坏了！这位客官有苦头吃了。”走避的一个路人低叫。

马上的纪千金小姐勒停了马，马童一把抓住了马绳。看光景，这丫头的骑术好得有限。

“爬远！狗东西！”一条大汉来到文昌面前喊叫。

文昌吁出一口长气，身子一晃，他还没睁眼睛，再深深吸入一口气，并未移动足步，他知道有人找麻烦，但已到了紧要关头，痛苦的浪潮就要退了，不能移动，那会让痛苦更上升。

“打他！”马上的少女冲文昌的背影喊叫，好一个猖狂的小娘们。

“叭叭！”文昌的肩上受了重重的两马鞭，接着是两声让人难忍的臭骂：“狗东西！你的骨头生得怪。”

“叭叭！”又是两鞭。

文昌咬紧牙关，冲出两步。

“照实打他！”小娘们又在叫了。

“叭叭叭！”三声暴响，文昌就感到头上和肩胸如同火焰，七马鞭打得他眼冒金星，愤恨掩盖了尸毒渗入经脉的苦痛，他狼狈地转身，眼里的金星渐散，朝清脆的女人声音来处：“为……为何打……打我？”

街灯明亮，照见他大汗如雨的娇容。终于眼前金星和乌云散去了，他看清了马上的姑娘，也看清了四周的四名大汉，和驻足观看的不少过路人。

“为何阻路？你这该死的猪狗！”一名大汉大叫。

文昌举目环顾，用衣油擦掉额上的大汗，痛苦的浪潮未退尽，他没法动手雪耻，切齿道：“街路可……可通三匹马车，我……我怎又阻了你……你们的路？”

“打他！”马上的姑娘横狂地叫。

“叭！”一鞭打到，文昌的脸上出现了鞭痕。

左侧人群一乱，冲出一男一女，女的是一身白，白得耀眼，飞抢出来，

男的一身紫衣，深喝已发：“住手！休逼人太甚。”

大汉第二鞭正往下落，白影已到了，是白衣姑娘，伸纤手勾住大汉的手臂，脱手飞扔。

“啊……”大汉狂叫，平空飞出三米外，“八达”扑倒在人群之前。一个路人也曾打落水狗，突然一脚猛踢。然后往人丛里一钻，占了便宜溜之大吉，把大汉踢得鬼叫连天。

“打得好！”有几个路人怪叫。

人影突止，所有的人全吓坏了，一个小姑娘出手铜便把人扔出丈外，岂不可怕？

“啊！你们好大的胆子。”马上姑娘怪叫。

紫衣人好一表人才，脸色如古铜，剑眼虎目，三须黑髯挂胸，未怒先威，但这时却微微一笑说：“姑娘，假如你想家破人亡，太容易了。”说完，拍拍腰间长剑。

白衣姑娘也拍拍长剑，冷笑说：“小贼人，你认为本姑娘不敢杀你？你再叫试试？”

另一个大汉突然在姑娘身后扑上，要扣姑娘的脖子。

白衣姑娘可能身后长了眼，大旋身一手格分伸手的大毛手，左掌出如电闪，“叭叭叭叭”就是四记正反阴阳掌，四记耳光把大汉击切在地，大牙满地跳，衣衣呀呀挣扎难起。

白衣姑娘一声大叫，扑近健马。

“丫头，不可。”紫衣人叫。

马上姑娘银牙一咬，掉转马头扭头叫：“你们好好等着就是……”

文昌抹掉眼角的汗，咬牙切齿地接口说：“大爷等着。我说，你会受到恶报，你会家破人亡，你会死活都难，你会后悔你今夜的孟浪刻毒的横行。”

白衣姑娘突然转头，惊然叫：“呀！是你，是你，你……你怎么了？”

文昌也看清了她，吸了一口气，说：“谢谢你，夏姑娘。”说完，扭头便走。

白衣姑娘正是白衣龙女夏苑君，紫衣人是她的爹爹四海神龙夏承光。

白衣龙女看了蔡文昌的面色，与及当街受辱的光景，便知他必定遭到难以忍受的变故，象他这种高傲的人，怎会在众目之下当街受辱？她感到一阵可爱的感觉泛上心头，这次相逢，也带给他极大的震撼和激动。

文昌的痛苦浪潮已过，脸容渐渐正常，谢了白衣龙女，扭头便走。

白衣龙女摇身抢出，粉面红潮上升，快快地说：“蔡壮士，你有困难，你必须……”

“在下从不知困难为何物，也许这八马鞭在我来说，忍受下来太困难了，但我会好好地回报他们。”文昌抢着说，大踏步朝前面人丛里闯。

四海神龙摇身拦住，笑道：“蔡壮士，你我并不陌生。”

“不错，龙驹寨我们有一面之缘。”

“在下夏承光。”

“呀！是四海神龙夏前辈。久仰大名，如雷贯耳……”

“蔡壮士，不必说这些场面话虚伪客套。你有困难，脸色泛青，冷汗未收，是……”

“晚辈不劳挂怀，生平不惯受人怜悯，对不起，晚辈要去讨生活，少陪。”文昌抢着说，拱手行礼，傲然举步，往人群中一钻，飞步走了。

父女俩怔在当地，脸上无光。

“好一个刚强高傲的年青人”四海神龙喃喃地说。

“爹，盯住他，他需要帮助。”白衣龙女焦急地叫。

“他不接受我们的帮助的，那次你也是在大街上折辱他。”四海神龙摇头苦笑。

兴隆酒店，是汉中府最负盛名的酒店，是单纯的宴会小饮高尚的场所，来往的官客几乎全是殷实的商人和过客，没有风月点缀，听不到笑啼燕唱。

酒店是两层，楼上楼下布置得古雅朴实，四壁挂有名家的字画，大庭的正壁高挂一幅大中堂，果然是大宋名书法家蔡包的行书诸葛武侯出师表。

楼上，设备同样古朴，但有四座屏风隔了一角雅座，那是便于客人携女眷小饮的所在。

文昌装了一肚子的愤怨，登上了酒客众多的二楼，找到一名店伙，堆下笑脸，“劳驾这位大哥给我一个座位，小可是卖唱糊口的。”

店伙倒也和气，笑道：“老弟，你来得正好，有几位大爷正要找一个歌手，随我来。”

靠右窗下一张八仙桌上，坐了五名眼眉大眼的粗豪大汉，穿青直裰，青帕包头，臂下挂着百宝袋，腰带上紧着细窄三尺皮鞘，让幅不大，一眼便可看出那是便于水中使用的分水刺或者是三凌钢铁兵刃。

后首，是四个青衣小帽的中年生意人，正在低声谈笑浅酌低斟。

店伙将文昌引到桌旁，端来一张四脚凳，向一个留了掩口须的中年人陪笑道：“陈爷，真巧，给小可找来了，这位老弟听候爷台吩咐。”说完，扭身告退。

“诸位爷台请赏光，小可听候吩咐。”文昌说，一面解开琵琶包，欠身告坐。

四个中年人相当和气的留掩口须的中间：“你会吟诗词么？”

“爷台请吩咐。小可略知一二。假使诸位想听一些悲壮激昂的小曲，小可自己却编就了一些，只怕难令诸位满意。”

“好吧！听你的谈吐，想来必定不俗。”

文昌调好了弦，一阵清越的弦声袅袅腾升。接着，低沉而铿锵的歌声响喝行云。

“铁拳如电，剑上光寒，利剑出，闯刀山。

叱咤风云兮，英雄气短；情真爱挚兮，儿女情长。

那管他，洛阳花似锦，不贫恋，江南好风光。

功名富贵如朝露，妻财子贵如浮云。

人海茫茫今，任我浮沉，江湖莽莽兮，唯我独尊。”

人声候静，上百位酒客的目光全向这儿注视。

四海神龙父女，悄然在远处角落入座。白衣龙女的星目中隐有泪光，低声喝然道：“可怜，他竟然会落魄如此。”

五大汉中之一突然怪叫道：“好小子，你他妈的替谁吹牛？口气可不小，但确是唱的好。”

文昌不加置理，弹他的节奏，细碎如珠走玉盘的弦声，在空间中跳动，动人心弦。

他强制自己不可冲动，不可生气，不可露名号，因为施家父女不久会赶到汉中府，无论如何，他不能闹得大凶，免得引来麻烦，影响了施家父女

的安全。他对施姑娘的敬爱和感恩的心情，使他忍下了无名怒火，如果在平时，他不动手揍人才是怪事。

节奏的最后一个音符徐落，低沉而苍凉的歌声候起：

“海角天崖，梦魂飘泊。

饱赏了人间辛酸冷暖，走遍了万水千山。

亡命人海兮，凄复悲；

壮士一去兮，儿时回？”

歌声徐落，余音袅袅，弦声徐落，音符似乎仍在众人耳畔萦绕不去。

远处一个角落中，一个小道士突然伏在一个白发老人怀中，似在抽噎饮泣。

白衣龙女眼角出现了晶莹的泪珠，哀伤地注视着文昌的背影。

楼中沈静了片刻，有人喘出一口大气的方恢复了先前的喧闹。

文昌脱下头巾，神情默默的站起默默地向留掩口须的中年人，深深吸了一口气，低声说：“献丑了，污了诸位爷台的清耳。”

中年人掏出一锭五两银锭，放入头巾也低声说：“谢谢你，青年人。这一生中，我第一次听到如许动人而饱含感情的歌声。”

“感谢大爷。”文昌欠身谢谢，低头退走。

蓦地，脚下被人一勾，几乎跌倒，怪叫声暴起，“好小子，在这儿坐下来，给大爷再来一曲。喏！这是赏银，你他妈的先收下。”

原来是五大汉之一，一锭一两白银几乎伸到文昌的鼻尖上。

文昌强忍怒火，吸入一口气一面吹起琵琶。这碗饭吃来太困难，他在心中发誓，再也不吃这碗窝包饭了，即使是打家劫舍要用性命去换饭吃他也甘心。

“对不起，能可另有主顾，少陪了。”他不无表情地答。

“砰”一声响，大汉一巴掌拍在桌上，杯盘碗筷在跳舞，叉腰站起鼓着大牛眼，怒吼道：“甚么？你他妈的小王八旦不识抬举，竟然一口回绝我李大爷的要求，瞎了你的狗眼，你再比比试试？”

整楼的食客，全数大汉的大嗓门所惊，顿时鸦雀无声形势紧张。

楼梯突发暴响，奔上三个高低不同的狞恶大汉，在梯口便怪叫道：“李老弟，怎么回事？”

大汉重重地哼了一声，大叫道：“他妈的，这小王八旦的可恶，不识抬举，我要好好治他。”

三个人奔到桌旁，文昌扭头望去，心中一惊，暗说：“真他妈的见鬼，不是冤家不聚头。看来，不动手是不行了。”

来人一个是光头中年人，是汉江秃蛟凌远。

另一个是高瘦个儿死样怪气阴沉沉，是梭鱼种豪。

矮个儿象武大即，五官摊在一块儿，是水鼠管江；

都是老相好，照了面。汉江秃放风采依旧，只是脑袋顶门那一块被飞刀刮掉的头疤更光更亮。水鼠管江的右边大牙掉了好几颗，是文昌给他留下的纪念。

汉江秃蛟看清了文昌的脸容，大吃一惊，情不自禁退后两步，堂目结舌地叫：“你……你姓……姓蔡？”

文昌知道瞒不了，冷冷地答，“凌当家，你好，咱们一年不见了吧？买卖怎样？”

先前语出不透的大汉，瞪着大眼，倒抽一口凉气，如见鬼魅地往后退，“砰”一声砸倒了一张坐椅。

文昌近来名震江湖，汉江秃蛟岂能不知？只吓了个冷汗直冒，脸色泛灰，一躬到地说：“蔡兄恕罪，在下在下不敢，李兄弟多有冒犯……”

文昌心中大奇，怎么？这家伙怎不记一飞刀刮掉头皮之恨，竟然如此客气了？他却不知他的名号在江湖中所享有的地位和份量，难怪他会感到奇怪，他闪在一旁，抢着说：“凌当家和种、管两位好汉，是来报当年龙驹寨之恨么？”

“蔡兄言重了，在……在下……”汉江秃蛟语不成声地答。

文昌举步便走，一面说：“请借一步说话，在下有事请教。”

汉江秃蛟心中有如十五个另桶打水七上八下乱升沉，提心吊胆跟着下楼，低声说：“蔡兄但请吩咐，凌某听候差遣。”

两人到了大街，走了个并排，文昌低声道：“首先请不要透露在下的行踪。”

“凌某遵命。”

纪府大姑娘平日，在外耀武扬威，老远地人们便走避一空，谁也不理她，她的威风没有人欣赏，发泄的对象愈来愈少。

今晚，她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倒霉鬼蔡文昌快意，却被白衣龙女父女两人强出头扫了兴，更打伤了她两名健仆，甚至要拔剑杀她，文昌最后那一络刻毒的报复性威胁言词，也令她怒不可遏。她狼狈地奔回乃姐官宅中，如此这般一诉。

鹰爪四出，要捉拿月前谋劫钦差的要犯，事情闹大了。象这种任性凶横的女人，确是少见。有其父必有其女，由她可以知道她的父亲在汉中府是甚么样的货色。

这鬼女人在乃姐处等候消息，可是等了个空，不但挨了八马鞭的人逃走了，连打了她的健仆的父女俩也失了踪。她等得怒火冲天，三更天方恨恨地返回家中，惊怒交加中，她慌慌登上自己的锈楼，支使着仆妇丫环替她准备晚妆用品，愤怒地进入绣房。

蓦地，她感到毛骨悚然，心向下沉，粉颊泛上了苍灰色。想叫，但喉咙似乎塞住了。想动，却感到浑身发抖。一阵寒颤通过全身，睁大着眼睛死死地注视着妆台上的大铜镜，如见鬼魅。

不错，确是有鬼魅出现了，大铜镜中，清晰地映出她身后站着一个人身材高大，黑头罩只露五官的鬼影，一对大眼神光电似，委实吓人。香闺中出现这种鬼怪，她怎能不伯？胆子都快吓破了。

鬼影的巨大虎掌伸出了，落在她右肩上。

夫！不是眼花，不是幻影，肩上确是感到有东西落下，她全力扭头一看，张大樱口想叫。

“啊……”只叫了半声，肩上的大手便扣住了她的咽喉，恐怖和死亡的感觉袭到，她立即昏厥。

怪影正是文昌，他来了许久了。他一咬牙，将纪二小姐扔到在床中，取过一壶冷茶，淋在鬼女人的头面上，再一掐人中穴，纪二小姐悠然醒来，恐怖地嘎声叫：“你……你是……是人是……是鬼？你……”

她一面说，一面向床后退，伸出颤抖得极厉害的双手，要拉绵衣蒙上头。

文昌阴阴一笑，一把扣住她右脚向外拉，拉到床沿再伸手抓起绵衣扔在床上，拉掉了黑头罩。

姑娘记性不坏，虽则文昌脸色已恢复正常，青灰色已退，大汗不见踪迹，但脸形和神情未变。

“是……是……是你，你……”她绝望地恐怖地叫。

文昌双手疾伸，抓住她的双肩向上提，再将她按在床沿，再一只膝盖顶住她不着地的下身胯内，冷笑道：“你这千人骑万人跨的贼母狗，你的威风那儿去了？你的仆人呢？你的马鞭呢？”

“救……”她张口狂叫救命。

但声音未离口，咽喉已被扣住了。她拼命挣扎，但白费劲。

“啪啪啪啪！”文昌不轻不重地给了她四耳光，又快又急，象是四声齐响，打得她三魂七魄离了窍，天旋地转不知人间何世。

“饶命！”她吼声叫，叫饶命了，这短短两个极不平常的字，这一生中她从未连在一起使用过，说起来十分苦心而困难，难以出口，但这时她却毫无困难地说出来了。

文昌一把抓住她的衣领，微笑道：“我说过的，甚至几乎会在心中发响，你将受到恶报，你将家破人亡，你将死活都难，你将后悔，姑娘，你认为我是空言恐吓么？”

“求求你，我……我错……错了，我已后……后悔。”她语不成声地哀求。

文昌恶意地阴笑，往下说：“晚了，姑娘，既然错之在前，后悔也无法挽回你的可悲命运。”

“嗤”一声裂帛响，姑娘的上衣应手裂开，再一拉一带胸围子也破了。

她全力撑住他的手，沙亚地叫：“请……请放……放手，我……我愿答……答应你任……任何……”

“呸！大爷不要你这贱母狗。乖乖！你知道你将得到些甚么报应？我！你仔细听着。首先，我要杀你全家，然后放上一把火，至于你，我要将你卖入最下等的暗无天日的娼家，让你被百万人骑跨。姑娘，那滋味我相信你定然乐于品尝。象你这种非人的生活，你永远不会回想自己的过错，惟有这种恶毒的报复才会使你恢复人性。”

一阵裂帛响，她绝望地呻吟，浑身发抖，哀叫道：“饶命，饶……饶……”咽喉被手所控制，声音如蚊叫。

文昌不理她，撕下一条余带，将她的嘴掐开，勒马嘴似的困得死紧，她再也叫不出声音了，再伸手抓住她的双手一拉一带，肩膀处脱了臼，手也不能够动了。说：“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我要让你……”

“砰”一声暴响，右面花窗突然震倒，白影一闪，白衣龙女粉面铁青，仗剑飞入，叫：“蔡文昌，你……你好无心，你……”

紫影再闪，四海神龙也越窗而入，讶然叫：“蔡文昌，你竟……竟采花报复，不太卑鄙了么？”

两人刚刚赶到，只看见文昌摆弄着纪姑娘，没听到文昌先前的话，误会了。

文昌抓起被单，懒得分辨，火速将纪姑娘搁上肩背，一面说：“休管蔡某的闲事，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看剑！”白衣龙女的娇叱打断了他的话，声到剑到。

文昌如果想背人，势必伤在剑下，只好将纪姑娘扔掉，用撕来的被单

带斜飘抽出，不但让过一剑，且能反击白衣龙女的背腰，柔软的布条在他手中使出，成了钢条，如被抽中，小蛮腰怎受得了？她只好横飘避招。

两人在房中换了两次照面，棋逢敌手，文昌知道，今晚是白来了，逐渐向破窗移，一声低此连攻三带，脱出了剑—网，飞上了窗台，说“咱们走着瞧，再见。”

声落，人影已杳。白衣龙女正待迫出，四海神龙叫道：“救人要紧；追不得，他的暗器厉害。”

白衣龙女珠泊纷纷，一面救人一面说：“天哪！他果然是无心淫贼。”

“孩子，别胡说，他身上衣着完整，不象是采花之人，但他这种报复手段，确实太恶毒了些。什么人？”四海神龙看来是对爱女说话，突向另一扇花窗低吼。

花窗徐开，进来一个白发老人和一名青年小道士；象两个无形质的幽灵，无声无息地飘落房中。

白衣龙女将纪姑娘推入床中，拔剑抢出。

白发老人摇摇手，轻描淡写地说：“听老朽说明。我两人比你们早到许久……”

“尊驾为何不先救人？”四海神龙问。

“哈哈！阁下定是洞庭君山的四海神龙了。”

“尊驾高姓大名？”

“不必问，老朽为免两位误会蔡文昌是采花大盗，故而现身说明原委。两位在大街出面，当知蔡文昌所受的屈辱是如何难以忍受，他是个在仇恨中生长的人，报复自在意中……”

“但他不应该如此报复。”

“他要将人送给汉江秃蚊的毛贼凌辱，并非采花。两位来晚了，没听见他先前所说的话，你们可以问问那可恶的纪二小姐，便知所言不虚。人言可畏，两位请口下留情，不要妄将来花淫贼之罪名给予蔡文昌。后会有期。”

父女两呆在那儿，四海神龙目定口呆地说：“这是谁，武林中怎么没听说过这两位超尘拔俗的高手？”

第二天，官府中捉拿图劫钦差的官令取消了，说是一场误会云云。

晚间，虎头桥下首一只蓬船内，仓中一灯如豆。里面摆了一桌上席，围坐着八个人，文昌坐了首席，汉江秃蚊主位相陪，水鼠管江和梭鱼种豪也在坐。

已近三更正了，在座的人都有了八分酒意。文昌在怀中取出得自纪二小姐香闺的一把首饰，丢在桌上说：“凌兄在下说的够明了，决不接受不花劳力得来之财，这些首饰，请替在下换一百两银子备用。在下不是瞧不起诸位兄弟，怎奈生性如此，休怪。”

汉江秃蚊摇摇头苦笑，说：“蔡兄委实令兄弟为难。唉！没话说，人各有志，林某不敢勉强，先别管银子，来！干！”他举走了酒碗。

舱面响起了脚步声，有人叫：“告当家，有外客求见。”

“谁？叫他等一等。”汉江秃蛟不耐烦地叫。

“汉中府鹰爪周大爷请见，并要求见蔡兄弟。”

汉江秃蛟神色一正，向文昌道：“蔡兄，鹰爪周诚请见，是否……”

“姓周的是什么人？”文昌问。

“汉中府的地头蛇，也是名武师，师出武当，为人介于亦正亦邪之流，倒算得一条好汉。”

“不是官差？”

“不是，但他的手面宽，与各方面都有些少交情。”

“请他前来一会，哼！但愿他不是找死来的。”

“请周爷上船一会。”汉江秃蛟交迎出向外叫。

小舟轻摇，汉江秃蛟迎出舱外，和交人略事寒宣，方领着一名身材雄壮，年约四十开外的中年人入舱。

中年人第一眼便看出文昌的穿着和外表与众不同，首先抱拳拱手，含笑说道：“在下果如所料不差，这位定是蔡兄文昌。在下姓周名城。”

文昌回了一礼，淡淡一笑问，“周师付手面果然够尖，请教，尊驾怎知在下便是人人必欲得之而甘心的蔡文昌？”他一面说，一面冷然盯视着汉江秃蛟，汉江秃蛟被看得心中发冷。

鹰爪周城在让出的一个空位坐下，笑道：“蔡兄不可误会了凌当家，凌当家够朋友，始终不将实情见告，昨晚大街之上，白衣龙女会叫出蔡兄的姓氏，再由江湖传言中揣测，兄弟使知道蔡兄是名震江湖的蔡文昌。”

文昌神情不再冷，单刀直入地问：“周师付，能将来意见告么？千万不可说是慕名而来的。”

“蔡兄快人快语，兄弟不再客套了。实不相满，兄弟乃是受人之托，专程前来请求。”

“求情？周师父太客气了。”

“好说，好说。兄弟是受本府纪大爷之托……”

“哼，不是拿蔡莱归案？”

“量纪某也不敢。他恳求兄弟出面求情，请蔡兄高台贵手，怨他的女儿无知，予与改过自新的机会，不究既往。”

文昌冷冷一笑，阴森森地说：“叫他小心了，他可以花大批金银，请来大批护院和官兵防备，请告诉他，不论何时省不可松泄，亡命客有的是时间，我会等机会到来的一天下手。”

鹰爪周诚额上直冒汗，并言着说，“蔡兄是江湖奇男子，必定是大客人海量，小丫头任性无知，已经自食其果，大病在床，已是半条命的人，后悔不迭。纪家请求蔡兄给他们一次洗面革心的机会，从此闭门长思已过，不论是非，希望蔡兄指定时地，让他父女登门负荆请罪……”

文昌干了手中一碗酒，接口道：“也好，蔡某并非穷凶极恶之徒，请周师付告诉他，谢罪的事免了，今后，汉中府纪家再有任何恶迹出现，休怪蔡某心狠手辣。”

鹰爪周诚大喜，离座行礼道：“蔡兄海量不研，兄弟心感，先行谢过。”笑向汉江秃蛟道：“凌兄，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在下须转告纪家令他们放心，先告罪一行，日后再至贵舟专诚来请诸位过居小饮……”

汉江秃蛟站起留客道：“周师付，疾不在一时，何不把盏小留？难道说，

认为兄弟招待不周吗？”

“岂敢岂敢？在下今晚确是另一要事，后日当设宴促驾。”鹰爪周诚一面说，一面倒了一碗酒，向文昌举碗道：“今晚褒城阎王讲司马山主派人前来知会，兄弟不得不虚与委蛇，恐怕明白无侠前来拜会吾兄，故于后日……”

汉江秃蛟神情一冷，突然插口道：“周师付与活阎王司马奇有交情？”

鹰爪周诚摇头苦笑道：“不！去年咱们为了他在本府做案，曾经拼过命，后来由西北镖局的冷剑洛义出面排解，不了了之。”

“那么，他为何又派人前来知会？”

“据说，有一位姓施的致状官员携家走栈道入川，他们要留下这一笔油水，派人前来知会，希望汉中府的人不要出面为难，答应……”

文昌越听越惊心，但不动声色，突然插口道：“周师付所说的姓施官员，是指前西安府的右参政？”

“大概是罢。蔡兄知道这事？”

“当然知道，周师付准备如何答复？”

鹰爪周诚摇头苦笑，说：“司马山主如不在府城左近出手，在下管不着，即使要管，周某也无此能耐。”

“周师付对此事持何种看法？”文昌问，他心中在订主意，暗作决定。

但他知道，今后麻烦大了，不出面是不行了，施家父女前途多难。

鹰爪周城哼了一声说：“只要司马山主不在本府附近伤天害理杀人越货，在下不愿自讨没趣，再说，谁教姓施的会是朝廷大员？这就够了，用不着为他们可惜。”

文昌虎目神光倏现，问：“阎王讲的使者还在吗？”

“目下仍在舍下。唉！蔡兄与施家……”

“请转告来人，施参政乃是我亡命客的猎物，任何人岔出一枝，咱们将有人刀头溅血。”

在下走的是邪谷古道从连云栈出褒城，就是要在入川要道上等候下手。司马奇如果不想自找麻烦，叫他放手不可沾手染指。”

鹰爪吃了一惊，说：“糟！他们准备明日午间动手，将人劫往阎王讲，这时要使者转告，岂不太晚了些？”

文昌推椅而起，向汉江秃蛟说：“林兄，劳驾派人取在下的瑟瑟和一百两银子来，在下须立即上道，快！”

“蔡兄，按路程，这儿到褒城是五十余里，出去很晚了。”鹰爪周诚说。

“在下要到阎王讲。”文昌简捷地答。

“请听我说，由周某火速打发人回报，同时蔡兄如果用每一时辰廿里的脚程先赶至设伏地，比到阎王讲要人好多了，阎王讲中好手上百，进易出难哩！”

“设伏动手处在那儿？”

“在城北三十多里褒河峡谷中，那是险峻的栈道，但相当危险，一面是绝壁，一面是乱石奔流，那地方很易找，曹掬在石上留了“滚石”两个字，不须问也找得到。”

从汉中到褒城，都是平原。褒城正是南北栈道的分界枢纽，东北的邪谷古道也在这儿会合。古道终点褒谷在县北五十里，阎王讲正在后的西南面，南距设伏处只有十多里，对方早该准备停当了。文昌往上赶，必需先经过设伏处。

他总算不虚汉中之行，假使没有遇到汉江秃蚊，必将终身抱憾，他万万料不到有人在途中动手打施家的主意。

破晓时分，他先到了褒城，两个时辰，他一口气将近赶了六十里，说快不快但也有些累了。

活阎王司马奇，算起来是黑旗令主的死党，五丁神曾经概括地告诉过文昌，所以文昌心中甚为焦急。

到了褒城，他放了心，三十多里要是真正赶路，只消半个时辰，距午间早着哩。他决定宰了活阎王，先树下威望，沿途必定方便得多。

他心中有点委决不下，就是没有人可以出面明助施家保镖，假使闯过了这一关，按理，他向施家动手不过是举手之劳，怎能一直往下跟而不下手？

“管他呢！到时再说，也许我可以假装受伤，找到未能及时下手的藉口，啊！我必须先找一把趁手的兵刃了。”他心中在暗自打算。

褒城，是一座平原上的古城，一片平原广野。向北望十里外，便是无尽的高山。平原上，麦浪飘摇，东面是保河，滚滚南流。

这儿是古妖姬褒姒的家乡，据说，褒城的美女天下闻名云云。

县城并不大，保河的对面山脚附近，山居的土著倒是相当多的，隔河相望，全是一列列的土窑洞，有一条木桥方便入客，无形中将城和乡拉在一块儿了。

文昌到了北街，远远地，便看到了一间打铁招牌入目，上面刻着字：“褒城铁店。专门打造耕具跌铁，精炼琢磨兵刃暗器。”

大门左右，贴了一付龙飞凤舞的对联，写的是：“手艺天下闻，汉中第一家。”口气确实不小。

大庭前半段是货架，后半段是锻炉和原料厂。

右侧临街处，也建有一座炼炉，皮风箱呼呼，炭火熊熊，一名赤膊师付和一名小后生，用大小铁锤丁丁当当敲打了一具大铁耙，由师付钳住快冷的成品，往黄泥水中淬火“嗡”一声浓密的白色水雾蒸腾。

文昌一身青直掇，肋挂小包裹，大踏步进了门，他人生得俊，个儿高大，一表非凡，青布直裰掩不了他的英风豪气，店主人眼睛够利，迎上含笑说道：“客官好早，请里面奉茶。”

文昌抱拳为礼，说：“打扰了，小可要买一把剑，可肯让小可一观？”

“客官请看货，请问是打造吗？”

“不，小可要赶路，要现成的。”

店主走到兵器架旁，扭头打量了文昌一眼，淡淡一笑，不去架上取挂在架上的剑，却拉开了一边长柜门，伸手虚引说：“客官请任意挑选一试。看看可有趁手的？这里面是百炼上品，最轻的六斤四两，最重的九斤九两。”

六斤四两的剑，剑身薄而窄，但只能走轻云，不能使用格架拦托，通常是高手名家使用。九斤九两的可以挡硬家伙用，使用起来势沉力猛，大多是练剑有成的好手所用。但一般来说，即使是三流人物，也喜欢使用六斤四两的剑，因为臂力不够，而且可以充充名家，只消唬唬不懂拳脚的人就成。

柜中共有十几把连鞘长剑，其中一把装饰得十分美观。沙鱼皮鞘，云纹度金护壳边。上护偃半圆，下护锷突出便于架托。镶银缠丝靶，青铜雕花云头。大红流苏，丝条缠蛟筋挂带。另一把搁在一旁，黑木旁鞘，外罩绵蛇皮，蛇皮斑斑剥剥，破烂处显出里面的木胎，难看的要命。鞘尖是铜丝一般的鞘箍，护锷是同料的八叶内孤，也就是说，错字决可以趁手，却无法扣托。

把也是同质的奇怪金附，似铁非铁，似钢非铜，是连剑铸成再刻化的，刻的是拖了一条怪尾巴和一只脚的六只雷鸟，怪尾巴形成奇怪的握纹，正反皆可握实。云头上未饰剑穗，螫脚之至。

文昌略一打量，伸手便拿起那把古剑。店主呵哈笑，摇头道：“许多名家伸手时，便抓这把烂铁，但都会失望的丢手，真怪。”

文昌一按卡簧，剑无声的跳出，恰好落实掌心，首先便吃了一惊，心说：“天！好手艺。造剑的人了不起。”

他拔剑出鞘声息毫无，他不用看，便说：“鞘口和鞘内的夹片，是真正的纯金所造。”

“啊！客官象是知道哩！”店主惊然叫。

文昌不理他，仔细察看剑身。剑身确实窝囊，青中带灰，斑斑剥剥，锈蚀得象是蛤蟆皮，怎算是剑？但入手甚重，重量不下十斤。

他扣指一弹，“嘎”一声闷响，毫无金铁之声，他是兵刃行家，大由大奇，按理如此沉重的剑，不象是蚀腐了的哩！

“晤！怪！”他自语。

再弹几记，他略一沉思，暗运神功伸两指夹住剑身，内力徐吐。不久，突觉指尖有浮动之象，松开一看，怪！锈斑已尽，并无异状，但他却心中一动。

他微微一笑，点点头，将剑身贴在耳边，默运神功扣指猛弹。

在外人听去，仍是一声“嘎”！但在他耳中却变成了雷声明阴。

“请问，这把怪剑是从何处得来的？”他问。

“是东面城因城县南斗山一个樵子拾得的，卖给小店作废铁。小店因形态与今世的剑不同，留在这儿让客人品认。”

“多少银子？”

“怎么？客官想买？”店主惊然叫。

“不错。”

“客官竟买这把废剑？杀鸡么？哈哈！”店主狂笑不已。

“多少银子。”文昌木无表情地问。

“客官真要？”

“在下从不戏言。”

“好吧！小店买来是一百制钱，客官瞧着办好了。”

“你说个确数。”

“一两银子。”店主正色答。

文昌取出银锭，十两重的共有五锭，塞入店主手中；一面翻起腰带露出里面的皮腰带，拉出扣绊挂上剑，说：“我给你五十两，谢谢你。”

五六名伙计包括了店主，全都张口结舌呆在那儿，文昌走到火炉旁，极有耐心用火慢慢烤剑身，一面笑问呆在一旁的店主：“斗山，在下不知道。贵地可有人知道么？”

店主傻傻地说：“怎能不知？上下有不少石穴，据说是上古仙人修炼之所，不时可以看到奇怪的白鹿出现，鬼才看见过神仙，传言而已。”

文昌不住点头，接口道：“山上下有五穴，一通昆仑，一通陇山，一通武当，一通青城，一通长安。哈哈！这当然是神话。穴中没有传说中的千年灵芝。据说，灵芝象是一只千年蛤蟆，谁也没有过，蛤蟆倒是真多，就是因为这座山记载在道家的开山经上，所以神话很多，古往今来，玄门有道方士，

在那儿隐修的颇不乏人，玄门方士中，用兵刀变法的人并非奇事。如果在下所料不差，这把剑是古方士羽化时留在尘世的贵物，可能是长年遗落在蛤蟆堆中，沾了蟾酥便成了这般怪模样。”

“这种说法，委实难以令人心服。”

“呵呵！但愿在我料中，免得白丢了五十两白银，五十两可以卖两把好剑哩。”

“客官后悔了？”店主抓紧五铢银子往后退。

文昌走向铁塔，笑道：“店主，后悔的将是你。”声落，用剑平拍铁塔，一连五击，第六击“斗争”一声龙吟，薄薄的铁迹飞溅，声震耳膜，令人闻之心向下沉。

青芒如电，剑身青中带碧，光华烁烁，冷气森森，剑身的回声如同天际传来的隐隐殷雷。

“嗤”一声轻响，铁塔被文昌剑砍掉一双角。青芒倏倏，文昌用神奇的手法掷入鞘，声息毫无，大笑道：“这把剑身上面刻有剑名，叫做碧玉屠龙剑。剑并不能绝壁穿洞无坚不摧，但任何神刀也不能砍损它分毫，用一斤力，可增一分威，全力一砍，依然可以损铁削铜。哈哈哈哈哈！谢谢你，再见了。”出店如飞而去。

栈道在大峡谷中盘旋，左面是飞崖绝壁，右面是飞珠溅玉的褒河，奇峰尖禁列，如戟如矛直上天际，河流从西北猛冲而来，在这儿被峰所阻，向东一折。河床中石禁禁，犬牙交错，水在乱石中间激流逆折，形成无数涡流，水声如雷，浪花飞跃，高可及丈，冲向下游石门，令人惊心动魄。

这一段十里前后，共有三段栈道，每一段都有半里长短，在飞崖中间凿壁架柱，上铺木板，人行走其上，胆小朋友心惊胆跳。

站在栈道入口向下望，两侧奇峰壁立，还远处是山间小径，对面一座巨石上，判了两个大字：“滚雪”，据说，是三国时代曹操所题的古迹，形容这一带的水势，真是最贴切最正确的形容。

在栈道前后设伏行劫，真是太妙了，如同瓮中捉鳖，手到俯来，如果不是飞鸟，绝逃不了。即使变鱼跨水，往跳别说是趴在石上，跌在水面上也同样性命难保。

文昌将小包裹背上，剑也紧在背上，百宝囊之旁，多了一条飞爪百炼索，在危崖绝壁间拼命，这玩意顶管用。

栈道前后危机四伏，活阎王已得到汉中府送来的急报，说是亡命客的买卖不许他人插手。至于亡命客在何处？来人却无法探出。

他早已在黑旗令主口中知道亡命客的事迹，心中不无顾忌，但他自传了得，而且人手多，何所惧哉？堂堂一山之主的活阎王司马奇，岂会被一个江湖小辈吓得缩手？不象话么！

再说，亡命客正是黑旗令主欲得而甘心的人物，好不容易被他无意中得到消息，大好机会岂可错过？得到消息之后，立即飞骑车高手下山，不但要亲自动手劫经施家父女，更想擒捉亡命客扬名立万，先一步在附近布下了天罗地网，全力以赴。

施若葵父女，昨晚在鸡头关巡察司投宿，旅途劳顿，日上三竿方开始启程，巡察司的官兵，派了两名丁勇护送上演。一行四乘山轿和二十名脚夫，浩浩荡荡往南下。

山轿每一乘有两名轿夫，和两名预备夫子。轿门和窗门关得紧紧地，

免得轿中人吃惊。

山码领先而行，三十名脚夫挑着箱笼什物在后跟。第一乘是施若葵，第二乘是玉英、第三乘是周妈和玉英的小弟弟，第四乘是小菊。

已灯末，一群人来到将近设伏之处了。这一群善良的人们，并不知杀机四伏凶险迫近眉睫，

文昌早已来了，但他找不到可疑的人，按理，这一带应该可以找到埋伏的人，为何人迹不见？他一步步向前搜，终于踏上了栈道的南端。

栈道的上空绝崖，挂了无数藤，三五丈高的山藤掩覆处，贼人早已凿石安樁，用绳藤做架，人隐伏其中，委实不易看出。栈道下方，也隐伏了不少，无法下望，当然不易找到人影。

前面十余丈上空四丈左右，三个人以藤绕身，倚附在石壁上，三把强弓徐徐拉开了，箭尖的一星寒芒，一一指向他的心坎，他蒙面不知，只顾前后凝望。心中焦急如焚，不知死神在向他招手。

“难道，鹰爪周诚的消息传到了，他们已闻风撤走？”他心个自问，一面缓向前移。

到了前面五六丈处，仍不知斜上方有险。

前面没有动静，半空中的栈道前后无人。他扭头回望后面空荡荡。

三张强弓拉满了，水声如雷，掩盖了一切声息。

脚下栈道下方一条板缝中，一把把刀尖作势上溯攻下盘的机会快到了。

蓦地，他心中一惊，心说：“不好！难道他们在前面抢先动手？”

三枝劲矢也恰在这时离弦，三点银星一闪即至。

下面板缝中，一把尖刀突然上吐。

后面两里地，小径绕过一道峭壁，四海神龙领先疾走，白衣龙女紧跟，两人的轻功十分惊人，白衣龙女额上出现了汗影，一面问，“爹汉江秃蛟的消息恐怕不真。”

“为何不真？”

“怎么仍不见有人？亡命客既然在这儿行劫，活阎王岂会甘心双手奉送？必定有番凶狠搏杀，怎么……”

蓦地，空间里传来一声惨号，掩盖了如雷的水声。

“啊……”另一声惨叫接踵而至。

“爹，快！”白衣龙女叫。

“孩子，你到底帮谁？”

“谁也不帮，助施参政一家子脱险，这人是个好官。”

“你真要和蔡文昌动手？”四海神龙问。

“他的所行所事天理难容，无恶不作，女儿问理不问人。”

白衣龙女颤抖答，显然她十分激动。

“我看，你已经深陷魔障，连自己也不了解自己了。”

“啊……”又一声惨叫传出，就在前面不远。

“快！”四海神龙叫，脚下一紧。

施若葵一行人，距这儿有两里地，仍未接近栈道，也没听到惨叫声，浩浩荡荡向下赶。

一个白发老儿和一个小道士，紧随后面不舍。

蓦地，路旁岩石草丛中站起了二三十名黑衣大汉，喝声如雷，“栈道连云，阎王买命。”

吠！站住！”

连云栈，在褒谷之北，是斜谷古道的有名险栈，但不属于北栈道。这两句切口，是表明他们的身份，一声便知是褒谷阎王司马山主到了。

脚夫们是逐站雇用的，这一群人正是鸡头关附近的脚夫，怎能不知活阎王的大名，乖乖按规矩放下担子和山轿，闪在路旁一个个垂头坐好。盗亦有道，假使脚夫不反抗，生命便获得保障，强盗们不会和他们为难。

两名巡检司官兵一看强盗太多，没命地向后转飞逃，逃回鸡头关报信去了，他们走在最后，逃跑起来方便，快得脚后跟几乎打着后脑勺，吃奶的气力也用上了。

老头和小道士大袖飘飘，腰悬长剑，似乎瞎了眼，没看到前的英雄好汉，仍向前急走。

山轿骤定，施若葵钻出轿门一面问：“怎么回事？咦……”他脸色全变了，看了奔来的黑衣凶猛大汉，他再笨也知道怎么回事啦。

他胆子倒相当大，神情肃穆当路一站，大喝，“谁是首领？请前来答话。”

一名小贼奔到，挺刀冲上叫：“狗官！你认命。”声到刀到，当胸便扎。

施若葵站立不动，虎目怒张，大喝道：“住手！好没规矩。”

小贼一怔，百忙中将刀旁撤，被施若葵沉静无惧肃穆神情镇住了，讶然问：“咦！你她妈的还要威风？”

“你们为的是劫取金银行囊，按理不该杀人。去！叫你们的首领来说话。”施若葵朗声答，在钢刀之前毫不惧怕。

两名象是首领的黑衣大汉，飞掠而至。

蓦地，行列的一端有人大吼：“不许走动，老不死乖乖退到一旁挺尸。”

原来小贼们在旁分派人手去挑按二十挑箱笼行囊，白发者头和小道士已经到了，旁若无入地向众人中闯来，被一名小贼劈面挡住扬刀喝骂。

老头儿似若未闻，大踏步向大汉撞去。

刀光一闪，大汉撤上了单刀，发出一阵狞笑，等老头儿来至近切，阴阴地说“你将是第一个刀下死魂。”声落一刀砍去。

老头儿突然止步，单刀半分之差没砍上，刀尖经过老头儿的胸前，擦衣而过。

大汉一怔，算计老头儿必定迎上送死，怎么这般巧？老头儿老眼一翻，怪叫道：“怎么？我老人家不是柴，你怎么用劈柴刀乱砍一气？太不象话！”

大汉先是一怔，接着勃然大怒，一声怪叫，踏进两步又是一刀。

他的刀举起刚向下落，不知怎地，老头儿竟然贴在他的胸前三寸，刀无法砍下啦！他还不猛省，用刀柄全力下击，击向老头儿的左太阳穴。

“滚开！岂有此理！”老头儿怪叫，一把反扣大汉的手腕，左手在下面一拨，拨中大汉的左肩，轻轻一震掌。

“哎……”大汉狂叫着向小径下方十余丈乱石堆飞撞的狂叫声惊心动魄，袅袅余音摇曳。“叭扑”两声闷响，贯在石上脑浆迸裂，再往下翻跌。

“有人跳崖了，救人哪！”老头儿身后的小道士尖叫。

贼人大乱，四五名小贼呐喊一声，挺刀前扑。

“好家伙，救命啊……”老头儿叫，向前急冲，大袖一抖，两名小贼飞起半空，向下面飞坠，惨号震耳。

贼人已完全控制住大局，老头儿和小道士只能从后面向前冲，中间的

箱笼和前端的四乘山轿已被贼人所包围，想冲前救人已嫌晚了一些。

贼人大多，塞满了道路，钢刀闪闪，拼命阻挡，老头儿和小道士除了费劲地一一格杀之外，短期间无法冲过去抢救前面的施家父女。

两名大汉到了施若葵面前，并肩而立，一个问：“狗官，你找首领？我，算是首领。”

“你是自己往下跳呢，还是想动刀？好吧！让你选。”

施若葵有点凄然，但神色仍然从容，说：“你们要的是财物，可以取走，不得伤害……”

“啪啪啪啪！”大汉出手如电闪，左右开弓一连四耳光，将施若葵击倒在地，手按刀靶叫：“你得死！大爷们人财全要，斩草除根，咱们从不留话口，跳下去！”

另三乘山轿前哭声震耳，施姑娘被两名大汉夹住，尖声向这儿挣扎着：“不！不！请不要伤害我爹爹，求求你们了，求求……又哪！”她尖叫一声，突然昏厥，因为她眼看大汉的钢刀，正向她爹爹的心口扎去。同时，她已被小贼架走了。

施若葵头晕目眩，人倒地本能地向侧滚，“嗤”一声，钢刀扎入他的身侧碎石地中，差点儿命丧刀下。

大汉“咦”了一声，踏进两步用刀尖指着他，恶狠狠地说：“世间象你这种人，活该下地狱上刀山，送你见阎王，在阴曹地府你可以去告阎王讲的英雄好汉。”

骂完，刀慢慢下送，冷森森的刀尖，指向施若葵的心窝，逐寸下移。

“想不到我施若葵如许下场，真是苍天无眼。”施若葵喃喃地绝望地叫，闭上了双目。

刀尖逐分下沉，近了。

文昌在扭头回奔的刹那间，已看到淡淡的银星飞射而、来，相距太近，入目箭已身近。

他是暗器大行家，但时已近身的箭实难躲闪。幸而他反应超人，箭也太过密集，全射向胸口，无形中给了他一线生机。

“咻”！他大吼，身形后转，收小剑臂护身斜格来箭，同时向侧倒，他知道，假使不躺到，后续的箭将接二连三飞到，自己将会成为箭手的话靶。

“扑！嗤嗤”！一箭射中小臂，被臂小皮护套上的革阻住了，震落地面。另两支擦皮套贴胸飞走了，剧烈的磨擦，将衣袖划了两条裂痕，好险！

在他倒下的刹那另三支劲矢划空飞过，厉啸刺耳，但全部落空。

身躯着地，又一把刀尖刚在板缝中透出。幸而他侧身着地，刀尖划破他的上臂前侧，血缝出现，鲜血直流。仓促间应变，他的护身无极气功仅炼成四成，无法禁受刀尖一击，挂了彩。

他的反应委实惊人，猛地一掌拍出，不等下面的人拔箭再刺，掌已拍中刀身，刀尖立断。

他抓起刀尖，挺身跃出两丈外，“着打！”刀尖出手。

发箭的三个人刚搭上第三支箭，文昌已到了他们下方不足五丈，刀尖已到。

“啊……”一名大汉狂叫一声，飞堕而下。

“下来吧！狗东西。”文昌怒叫，人已到了大汉们的正下方，两把银羽三棱破空上飞。

“啊……”惨叫声又起，两名大汉同时向下坠，“砰砰”两声巨响，栈道招摇若塌。

文昌手急眼快，立即抓回两人腹下的银三棱羽箭，向后再扔。

栈道上共有十余名贼人，纷纷翻上栈道，两名最近的贼人各挨了一箭，惨叫声摇曳下坠，跌下百丈溪底。

岸上，贼人也有十余名，有些将山藤放下向下爬，有些身手了得的往下跳。

正上方一名贼人，双手箕张凌空下搏，落向文昌的顶门，飞扑而下。

文昌眼观四面，耳闻八方，不但防人，还防暗器，头顶上有人落下，岂瞞得了他？双手伸，接住了来人的双手，双手成了钢钳，一声大吼，旋身将人一带一扔。

大汉骇然惊叫，人成了风车，旋转着飞向栈道外，使撞倒了两个同伴，三个人象块巨石飞坠百丈溪底。

文昌总算得到了拔剑的机会，一声狂笑，碧玉居龙剑出鞘，屹立如山，等待贼人扑上，怪叫道：“亡命客蔡文昌，谁不要命，上！哈哈……”

狂笑声中，大旋身剑发如惊电乍闪，连挥两剑，换了一处方位，屹立如狱峙渊停，碧芒在烈日下光芒耀目，剑上未沾丝毫血迹，剑夫前指，大吼道：“来吧！尽管上。”

两名持刀黑衣贼踉跄止步，胸前一左一右各开了一条血缝，血泡往外冒，手中不住抖动身形不住摇曳，脚下凌乱，不住吸气翻眼，突然吁出一口气“嗯”了一声，抽搐了，人也倒了，在他们自己的血泊抽搐。

文昌徐徐转身，因为身后来了人，两个大汉冲得快，两把单刀举起了。

文昌双目厉光闪烁，嘴角泛起冷酷无情的怪笑，剑尖指向两人的中间，突然一声怪叫，人影乍闪，碧芒飞旋，前冲，出剑突入。

“冬冬”！两把钢刀被他绞飞，人影候止，他退回了原地。

两大汉“哎”一声厉叫，用手急按胸口的剑孔，鲜血从指缝中喷出，“砰砰”两声冲倒在地，在栈道上翻按，有一个坠下溪底去了。

“叫活阎王来，不必枉送性命。”文昌沉叱，站在三具死尸的中间，威风八面。

二十余名小贼，大概平生从未见过这种阵仗，杀人时冷酷无情，屹立时点尖不惊，进手时如狂风乍起，剑出时凶猛狂野，潇洒，从容、沉静，却又凶很，快捷、辛辣、所有的人，全都脸色大变，在两端举刀戒备，不敢进又不愿退，更没有人敢于答话。

栈道宽不过六尺，一面是绝壁，无法站人另一面是百丈深渊，扶栏也被撞毁，更不能站人，也就是说，只能堵住两端、交起手来不但怕刀剑暗器，更怕失足掉下百丈下的褒河，谁的胆子大，谁占便宜。

没有人敢上，北面，很远地传来了呐喊声。南端，也有人叫号，是白衣龙女义女正在英雄夺路，他们也碰上拦截的贼人。

文昌大吃一惊，活阎王果然分头下手了，施家父女大事不好。

南端，他是从那儿来的，没有施家父女，用不着管，他必需向北闯。

“挡我者死”他大吼，身剑合一急冲而上。

“咚咚……”龙吟大起，刀剑破空而飞。

“啊……哎哟……哎……”惨叫声雷动，人群大乱。

外侧木栏“哗啦”一声倒了。

抓住贼人的身体，向下面飞坠，惨号声动人心魄。

碧芒吞吐，人群波开浪裂，碧王屠龙剑如神龙矢矫狂舞，冲开一条血路。文昌踏着尸体飞掠过去，远出十丈外去了，十余名贼人只有三名活的，靠卧在崖旁脸无人色，三魄似也脱体。

出了栈道，绕过两座山嘴，前面出现下降的河谷。左南，是一条只有一线清流的小溪，从山谷中流出会合褒河，奇峰插天怪石如林，可以看出那是向内转入的小谷，有一群人正向外急奔，没入古林怪石之内，再由另一面出现。

对面，人声鼎沸，贼人如蚁，四乘山轿停在那儿，施姑娘和周妈小菊，都被贼人架住，周妈仍死命抱住哇哇大哭的小施公子。

施若葵命在顷刻，贼人刚刀正在徐徐下落。

文昌一出山嘴便看清了斗场光景，抢救已是不及，舌绽春雷吼道：“谁占了亡命客买卖，他将尸沉河底。”

吼声震耳，所有的贼人全扭头向这儿瞧，只有这处的人，仍和老头儿小道士溅血死撑。

钢刀正要扎入施若葵的心窝，吼声传到，贼人一怔，扭头回望，施若葵乘机睁目，向旁一滚，脱离了刀尖，却被另一名贼人一把抓起，厉声道，“狗贼，你想逃？不管你落在谁的手中，反正你总得死。绿林的朋友，决不会放过你这种人，你给我安静些，听候无常召唤。”

一面说，一面制了施若葵的期门穴，丢在一旁。

文昌飞掠而下，恰好山谷内奔出一伙贼人遇上了。

贼人两面张翼，路当中是五名身材魁伟，身穿紫红箭衣的巨魁。

“果然是他么？”最左侧一面贼人问。是曾挨了一飞刀的太白之狼徐钟华，肩窝的伤大概好了，向身旁的人讶然地问。

“是他！这可恶的小狗。”第二人叫，咬牙切齿，这人英俊清秀，玉面珠唇，不陌生，正是太白山脚前挨了一刀轻伤的玉面虎颜如玉，死对头、冤家路窄，又碰上了。

文昌从容地站住，将黑头罩戴上，冷冰地说：“太多是熟面孔，不陌生，你们这些人不值得大爷露面，先请活阎王司马奇山主说话。”

其实，他心中暗惊，看来，今天是否能活着离开大成问题，救施家父女的事恐怕枉费心机了。

中间那人便是活阎王司马奇，八尺以上的身材，大牛眼扫帚眉，大鼻朝天鲛鱼嘴，年约四十上下，只消看第一眼；便知这人在外表的蠢笨愚憨中内藏凶暴残忍的戾气，象一头生了癞疾的癞犬，可怜的外表，掩不了他天生凶残本性。

活阎王挪了挪背上的九环钢刀，牛眼中凶光暴射，独自迎出裂着大嘴道：“你他妈的就是亡命客蔡文昌？”

“蠢东西！你没见那无耻淫威玉面虎大惊小怪么？”文昌的声音也能大，极不友好。

“好小辈，你果然能狂，也够大胆。”

“好说好说，你说对了，半点不假，司马奇，你接到大爷所传的消息了？”“哈哈，司马大爷横行天下，吹牛的人见过多矣！被小猫小狗大言恐吓次数也多了，吓不倒的。”

“蔡大爷也知道你不在乎，反正你有黑旗令主撑腰。大爷再告诉你，这

一笔买卖大爷从西安府盯到这儿，谁想打主意插手，拿命来交换。”

活阎王发出一声含糊的咒骂，扭头向太白之狼说，“钟华兄，是由你先算太白山之债呢，还起我先活剥了这狂妄之徒？”

太白之狼大踏步越众抢出，厉叫道：“拽我山寨之恨，一飞刀之耻，不共戴天，待徐某……”

“蔡某又未杀了你的父母，不共戴天四字用得不当。不必罗索鬼叫，上啦！大爷等你拔剑。”文昌抢着答，先激怒这家伙，动起手来可占上。

对方一个一个的上，文昌心中暗喜，看光景，第一个劲敌该是太白之狼，而非活阎王。

这儿是道路中段，阻住西面山谷进路，劫了笼箱妇孺的贼众无法通过，北面又有老头儿和小道士所堵截，进退不得。

按绿林规矩；这一场争取买卖的火拼如不解决，财物不可事先携走，所以山贼们都放下财物、准备动手，事实上也无路可走，想插手也没有机会，这段路上面是峻陡的山谷，下面是十来丈高的乱石堆，文昌象是据门之虎，贼人无法围攻，六尺宽的路面，只容许两名高手拼命，人多反而无法施展，碍手碍脚。

两人的剑都在背上、接近至丈内方同时反手拔剑。太白夜斗，文昌并未真正和太白之狼狠拼，估高了对方的攻力，以为太白之狼是黑旗令主的得力臂膀，当然不会含糊，他必须抢先下手。

剑芒一刹那出现，飞旋而出，沉喝震耳：“着！着！着！”

“铮铮！铮！”龙吟震耳，太白之狼连错三剑，糟了，剑荡出了左偏门，右半身暴露在碧芒之下，同时脚下错乱，已被震得到了左面路侧了。

文昌三剑快狠的狂攻，心中大定，乘势抢入叫：“下去！”

“徐兄小心……”有人大叫，是玉面虎，人随声出，抢出救人，剑芒射到。

“啊……”太白之狼狂叫，右肋下挨了一剑，向左右便倒，跌下十余丈深的乱石堆中。

玉面虎来晚了些，但他已抢得有利机会狂攻三剑，火星飞溅，凶猛地进追。

可惜！他的功力相差太远，竟未能迫动文昌的双脚。

活阎王一声冷哼，向同伴说：“你们往后察看，看来了些甚么高人；先缠住他们，我宰了这小辈再往处理。”

老头儿和小道士赤手空拳，已宰了二十四名小贼，把小贼们象赶羊般向这儿赶，已到了箱笼担子的中段。贼人潮水般向后退，呐喊声如雷。

两名凶猛大汉应声急转身，去截堵老头儿和小道士。活阎王一声厉啸，拔刀急冲而上。

文昌打太白之狼，大出意料之外，他想不到太白之狼比他差劲，却没想到他自己的辛勤苦练进境如何。玉面虎狂攻三剑，一剑比一剑差劲。他想：“怎么？这家伙比在长安时还差劲，怪事！”

他从容错开三剑，开始猛地进击了，一声狂笑，碧芒幻化三道电虹，楔入对方的剑影中身形突进，快，狠，准三字诀全用上了。

“嗤嗤！”错剑的厉啸令人心魄下沉，碧芒连闪，吞吐了三次，玉面虎的白虹在碧芒的外因挥动，在绝望中挣扎向内枪，但被碧芒所阻，无法得逞。

人影乍分，另一人恰好切入，九环刀发出一阵乱人心神的暴声，刀光

如电，吼声如雷：“接我一刀，送你到阴曹地府报到。”

刀光疾闪，剑影飞腾，是活阎王到了，刹那问便接角展开狂攻。

玉面虎向后踉跄而退，脚下凌乱，再被刀风一迫，退得更快，他右颊被划了一道长有五寸的剑缝，鲜血湿满了胸襟，右肋也有一个剑孔，小肠堵住了剑口。

“哎……”他厉叫，身体右拱，“当”一声长剑落地，人再往下扑，跌入两名小贼的手中，仍勉强抬头凶狠地厉叫：“我死不了，誓报此仇，誓……报……”

两名小贼夹住他急退斗场，他已说不出话了。

九环刀刀沉力猛，刀势如狂狮舞爪，把文昌迫退了文余，但见刀光飞腾，杀声震耳欲聋，一步赶一步，一连一余，狂野凶猛无比的刀招，控制了全局。

文昌心中骇然，天！估错了这家伙了，真正的劲敌是这家伙，而不是太白之狼，九环刀重有二十余斤，在活阎王手中轻似鸿毛，刀招攻势凌厉，没有丝毫破绽和空隙可以让剑进攻，致命的刀光如雷似电，紧迫的招式如长江大河滚滚而出，每一刀都是死亡，每一刀都是危机。

地方窄小，无法腾挪争取方位，直进直退，毫无巧斗的余地。剑以点为主，刀都是砍格狠拼为上着，没有地方回旋争取先机，剑便落于下风。

退，再退，文昌愈来愈心惊，对方的内力比他深厚，劲道比他沉实，大事不妙，

难道他不能退走，施家的安危在他来说，比他的生命更重要，怎能退走了之？

“魔幻三剑！”他的内心向他发出了走险的召唤。

是的，是该用魔幻三剑，不管内力修为是否可以允许他使用，他必须冒险一拼。

身后，山嘴附近，四海神龙父女追逐着一群贼人，近了。

他连退三步突又一闪而进，碧玉屠龙剑突发龙吟十数道碧芒飞射。

“咻！”活阎王大吼，九环刀上推，右脚踏入，身躯挺进。这一刀该将攻来的剑格上向空，只消抢入旋身带刀，必可将文昌的脑袋砍掉半个头颅。

不远处的白衣龙女惊叫一声，刺到两名小贼枪出向下急射，她已看出危机，想抢救已嫌晚了。

北端，小道士已经进至山码之前，往下看俊脸变色。他带了双剑，伸手再去找另一把剑，但下面突变已生。

碧芒乍闪，神奇地从上方越过上托的刀，反客为主而出，现在刀下方，连闪三次，人影疾分，这是魔幻三剑的绝着，攻上盘是诱人的陷阱，变不可能为可能，在刹那间扭身，沉剑外吐，逼人，剑尖从刀缝间滑退再进，手眼身法都不差毫厘，配合得恰到好处，快得令人眼花，令对方感到剑确已被托上了，可以放心突啦！可是剑却突然出现在下方，想沉刀化招已不可能了，一毫之差，生死立判。

“嗯！”活阎王低叫，身形前俯，九环刀一带之下，文昌的头罩上端近顶门处飞走了一块布帛，头罩向下罩落。

在俯身的刹那问，活阎王左掌凶猛地拍出，掌拂过碧玉屠龙剑的锋口，裂了一条血缝，但他似乎已不感到痛了，“扑”一声拍中文昌的右肩。

文昌感到右肩被千斤巨锤所击中，但他挨得起，飞退八尺，搽摇头的

站住了，心说，“好厉害！这巨大的掌力可怕极了。

一阵昏眩之感突然光临，体内的尸毒又发作了。

活阎王踉跄站住，先是抬头向天，吁出一口长气，九环刀徐徐滑脱掌心，再向前俯身，伸出颤抖着的左手，按住胸中鸠坊穴附近，一支手按不住三个剑孔，血如泉涌。

“我……我好，好恨……”他喃喃地叫，跌入抢出的两名小贼坚强的臂膀中。

一名悍贼向文昌疾冲，一声怒吼，就是一记“力劈华山”，刀风厉啸，居然象是名家。

文昌用劲过度，再挨了阎王临死反噬的一掌，诱发了尸毒开始蠢动，硬苦的浪潮，象是掩没了他眼前发黑，似乎黑暗已光临大地了。

刀到，他仍能模糊地看到小形影，耳中也听清了钢刀劈风之声，本能地抬起剑相抗。

“铮”一声巨响，钢刀向上扬，被剑震起，剑也向下沉，文昌跟随退了丈余，身躯不住抽搐。

小贼向前冲，单刀再抢。

文昌感到身后传来一声娇叱，有人越过山畔，接着是一声剑鸣，和一声小贼叫，但他眼前已看不清景物了，站在原地运功压抑体内的痛苦，左手拔出了幻电小剑，用耳力留心近身的人，这刹那间，他感到左脚一凉，接着有人跌在脚下。

悍贼的单刀经过文昌的左跨外侧，却被冲到的白衣龙女一剑刺中心坎，冲到文昌脚下，挣扎着死去。

小道士面前有大群贼人阻道，他的剑拔出了，一面黑一面白，是白骨阴阳剑。他一声尖叫大吼道：“白头炼狱，来者不归，不退者死！”

他这两声大吼和尖叫，山谷应鸣，回声轰然折传：“白头炼狱，来者不归，不退者死……”

所有小贼，全都脸色发青，一窝蜂向西面山谷逃命。娇声又起：“放下你们的红货，快走！”

只片刻间，贼人如潮水般退去，地下的尸体不见了，只有斑斑血迹遗留。

施家父子女仆五个人，抱成一团吓得不住哆嗦。

文昌悠悠酥醒，拉掉在脖子上的破头罩，向前飞掠，冲向施家父女。

施家父女的后面，是已收了白骨阴阳剑的小道士和老头儿，前面，是四海神龙父女两。

白衣龙女恢然转身，长剑指向飞奔过来的文昌，叱道：“站住！你也休想沾手。”

文昌没看先前的光景，不知炼狱谷的人是谁，他必须察看施家父女是否无恙。白衣龙女阻道，他不在乎，一声怒吼，碧玉屠龙剑发似奔雷，连攻三剑，面叫：“滚开！休管蔡某的闲事。”

“好不要脸！你这恶贼的孽还嫌不够？”姑娘怒骂，两人拼上了。

从前，姑娘的造诣比文昌高明得多，相差不可以道里计，但这时不同了，两人相去已是不远，姑娘狂攻八剑，文昌无败象，只退八尺左右。

施姑娘已经定下神，尖叫道：“天哪，蔡壮士，蔡……”

文昌只感到心中狂跳，施姑娘的叫声，令他放下了焦急不安的心，略

一迟疑，手上一慢。

“嗤”一声锐啸，右腿外侧挨了一剑。

他冷哼一声，怒叫道：“小丫头，你想死？让开！”

叫声中，他飞退八尺，左掌心三枝银羽三棱箭闪闪生光，指向白衣龙女，待机发射。

他的暗器名震武林，连七幻道也有顾忌，白衣龙女怎敢冒险冲上？粉面铁青，切齿道：“你这无耻恶贼，无所不为，天理不容。你想在这儿拦路虏财夺色，你做梦！不行。”

四海神龙听到施姑娘的叫声，心中一征，向施姑娘说：“咦！姑娘，你认识蔡文昌？他是来抢劫你们的哩！”

施玉英抹掉凤目的泪珠，讶然叫：“老丈你说他……他是来抢劫我们的？”

“正是。”

“他与那些恶贼是一伙？”

“这到不是。”

施玉英轻摇螭首，不信地说，“不会的，他不是这种人。”

“事实如此，他和那群恶贼火拼，都想独吞财物。”

小道士突然接口道：“不要先下定论，我去问问。夏前辈，也许你这次又错了，要劫取财物，他可以敲汉中纪家楼一笔，也可以向汉江秃蛟周转一二百两黄金，何至沦落至酒楼卖唱？用得着明知活阎王倾巢而出，在施展不开的所在地拼命？”

四海神龙状甚恭谨，欠身道：“两位也是同时隐身小舟探听的人，当然听清那晚蔡文昌所表明的态度，老朽怎能不信？”

“也难怪，你疑心，但其中必有隐情，权衡情理，他没有赶来劫掠的可能。”小道士答，注视施姑娘半晌，方举步向下走，走向文昌和白衣道女怒目相向之处。

文昌挺剑迫进，左手的暗器作势散发。

白衣龙女徐向后移，她并不真怕暗器，但道路窄小，躲闪不易，只能直进直退，万一失足后果堪虑，她不得不慎重考虑后果，一步步向后退，一面运功护体，准备应付暗器，并选择扑上的机会。

她是爱文昌的，但文昌的行为愈来愈恶劣，她伤透了心，由爱生根，令她陷爱恨之海不克自拔。那晚在汉中府纪家，方嵩父女退去之后，人群骚动，没有机会盘问。纪二姑娘事情发生的前因后果，主观地认为文昌是前往报当街受辱之恨，和一举两便乘机采花的淫威恶棍，她伤透了心。

那晚文昌在汉江秃蛟的小舟中宴会，父女俩在水中出现。由舱旁观察，也发现曾在纪家出现的老头和小道士，同在舱顶隐伏。他对文昌更为失望，恨意逐渐多过爱念了，女人的心里很怪，得不到的东西，却又不让别人获取。既然爱文昌，她又不单刀直入和文昌亲近，既然生恨，却又舍不得一刀两断自断情丝，又想去掉，又不肯放手，大概除了将文昌毁掉之外，她不会放手了。

小道士到了白衣龙女身后，轻声说：“夏姑娘请退，让贫道问问。”

白衣龙女平时眼高于顶，但在小道士面前却傲态尽减，退在一旁说：“道长请便，但千万不可放过这恶贼。”

小道士微微一笑，颊旁居然出现了笑涡，当路一站，向文昌稽首，变

着嗓子说：“亡命客，贫道稽首。”

文昌承受了千面师太的衣钵真传，对化装易容术是行家，小道士的淡黄脸色，和加粗了的眉毛，在他一看之下便看出了破绽，他惑然在小道士脸上转，一声不吭。

小道士正是方小娟姑娘，她心中有鬼自己知道，文昌的注视，令她芳心狂跳，声如雷鼓，到不是为了她自己的易容术，而是被文昌如此切近的凝视而心中发慌，一个少女在自己心上人面前了无法掩饰自己内心的感情，她深吸一口气，避开文昌的灼人目光，又道：“你可以放心，施大人一家子安全无恙。”

她这种大胆的意测假设和单刀直入的说明，果然奏效，文昌神情一懈，收回银羽三棱箭，吸入一口气，突又冷笑一声，问：“请教，刚才谁叫出炼狱谷的切口？”

小娟一位，问：“咦！你没看出是我？没看到白骨阴阳剑？”

文昌摇头，说：“在下正在生死关头，一无所见。告诉你，除非施大人永远在贵谷的保护之下，不然，在下必定重来劫掠，人财俱要直止成都为至。记住，在下会再来。”

“你真有这种打算？”小娟含笑问。

不远处传来施姑娘的尖叫：“蔡壮士，你真要劫……”

“半点不假，你小心了。”文昌硬着头皮向上叫，突然扭头便走。

白衣龙女感到一股无形暗劲涌到，将她震退两步，吃了一惊，脸色一变。

文昌飞步回奔，耳听施姑娘在后面痛苦失声，他感到心痛如割。不消说，施姑娘定然认为他是个恩将仇报的无耻小人。这种误会如在别人的想法中出现，他不在乎，但在他敬爱万分的施姑娘心中出现，他无法忍受。但为了她父女的安全，他不得不硬起心肠，咬牙急奔，大颗泪珠洒落胸襟。

绕过两座山嘴，栈道在望。腾地，他感到身后似乎有人跟踪，猛地大旋身往回抢，撒下了碧玉屠龙剑。

他怔住了，身后是小道士，正神态从容向他微笑，在八尺外止步，笑道：“你很机警，不错。拭掉你的泪痕，可以停下来裹伤了。”

他象一个被人抓到偷糖果的小孤一般，俊面涨得通红，用手抹抹脸，神态又变冷，厉声问：“不放过在下么？”

“壮士，收剑说话，我们打不得，是么？”小娟笑笑的答。

他没有理由再凶霸霸地对付一个没有恶意的人，而且这个不但是炼狱谷的高手，也是拯救施家的大恩人，汕汕地收起剑，问：“道长真是炼狱谷的人？”

“喏！这是码证。”小娟亮了亮白骨阴阳剑。

“在长安，在下曾和贵谷的三位少女会过一面，贵谷的一名侍女，也令在下吃惊，贵谷果然名不虚传。”文昌鹤然地说，他感到自己确是不行，前途多艰。

小娟由然一笑，问：“不必岔话题，阁下真不愿放过施大人一家？”

“不错，但在贵谷的高手翼护下，在下决不贸然下手。”

“你说谎！”

“你骗人。”

“什么？你说我骗人？”姑娘困惑地问。

“你的易容术太拙劣，你是女人，也许就是曾在长安效外黑夜现身者之一。在下自认学艺不精，认栽，不再抢劫施大人，但姑娘必须护送他们入川返回故乡，不然在下不会放手。”

姑娘心中暗惊，脸上发热，追问道：“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看上了施小姑娘？”

“呸！胡说，闭上你的嘴，收回你那龌龊的怪念头。”文昌露怒地叫，脸上肌肉抽动，他敬爱施姑娘如同神仙，岂能忍受外人所加的污蔑？叫完，凶狠地说：“如果你不是炼狱谷的人，又假使你不是在这时出现，我要和你拼命，割掉你的舌头。”

文昌凶狠地怒叫，暴露了他的内心感情，小娟大惑，脸上泛起迷惘神色，默默地说：“怪？这是怎么回事！我？我明白了，你在使用诡计，要利用炼狱谷的人替你护送施家，你不是为行劫而来的，你是暗中保护施家而又怕仇家赶来下手……”

“不必说了，算你聪明。”文昌暴躁地叫，在这种冰雪聪明的女孩子之前，他不得不甘拜下风。

姑娘低下头，用只有对方才能听见的声音说：“告诉我，施姑娘不是很美很美么？你对她的感情如何？”

“我永不会告诉你。”文昌直率地答，

“那么，我也永不会答应你护送入川，也许，我……我会……”

“你？你会怎样？”文昌惊问。

“我会杀她。”小娟斩钉截铁地答。连他自己也弄不清啦，怎会说出这种话来的？”

“你……你说什么？”

小娟低下螭首，黯然地说：“我……我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但我却知道，你是一个轻于言诺的人，一个……”

“胡说！”

“我绝不胡说，你忘了邛山之上方小山的姐姐小娟对你的期待，你曾经答应过去看她的。一个女孩子，对你只能说出那种含蓄的话，而你也曾和如此含蓄地回答，小娟的心中自然认为你有意。可是，你却对施姑娘……”

“天哪！你！……你是怎么回事？你怎么知道邛山的事？你……”

姑娘神情一冷，拾起挂着泪珠的面庞，说“我是方小娟，小山弟弟的姐姐。”

“你……你……你……”文昌忽然惊叫，语不成声。

“不归客是我爷爷，刚才那白发老人是我的爹。自从禹王沟相遇，我和爹一直没离开过你。”

“我……我好糊涂，我……”

“你不糊涂，你仍不放弃你的浪子生涯，抢劫，杀人风流自命，害人害己……”姑娘泪上如雨，说不上去了。

文昌摇头苦笑，说：“方姑娘，请听我说……”

“方姑娘……”

“别叫我，我不理你……”

“小娟妹，坐下我将我与施姑娘的事对你详说，你……”

他叫小娟妹，姑娘浑身一震，但却以袖掩面，抢着叫：“我不听，我不……”

文昌心中一转，突然叹口气说：“你不听也罢，反正我已是将死的人，自己还顾不了，何必再等别人的死活？我这一生恶名昭彰，再增加一两个人的误会和嫌恶……”

“不许你说！”姑娘尖叫。

文昌没理他，往下说：“施姑娘在我心目中，是神而不是人。神，是不可亵渎的，所以你刚才向我对她的感情，这是亵渎，我因此而暴怒。

“我不信天下间有神。”姑娘软弱地叫。

“你会信的，小妹，我说出之后你更信了。”

他无顾虑的一拉她的大袖，姑娘乖乖的坐下。两人傍崖并坐，文昌将在长安和施姑娘的事娓娓道来，并将自己一的感受一说了，最后说：“你想想看，象这种善良的小姑娘，我一个天涯亡命浪子，除了尊敬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在她面前，我自卑得成了一头虫蚁，我的所作所为，令我羞愧得不敢见她，唉！”

姑娘默然，久久方问：“你今后有何打算？”

“四海为家，浪迹江湖。”

“不到白头山炼狱谷看小山弟？”

“会去的，但不是现在。”

“我和爹护送施家返回成都，然后回谷，希望你也在暗中相随，我们一同回谷，浪子生涯终非了局，你仇人满天下，何必浪费自己的生命？大哥，你答应？”

文昌低头思量，心中难以委决，他曾表示过，他对在禹王汤时村店邂逅的小娟姑娘动了真正的爱念，事实也确是如此，可是，今天他发觉，小娟姑娘不但是方小山的姐姐，也是炼狱谷的千金小姐，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无形的打击，而不是让感情增进的好兆头，一方面是他体内的尸毒是否能驱除尚在未知之数。在邛山，小娟父母已表示无能为力，几天后如果仍然找不到驱毒的千载交藤，或者无极气功未能登堂入室，不能将真气疗伤术炼至化境，便活不了两年，何必误人误己？目下他可以运用真气疗伤术，但只可运用于一些小轻伤，进步极慢三两年中恐怕难以成事，他不得不慎重考虑后果。

一连串的感情烦恼着他，令他焦躁难安。

“大哥，决定了么？”小娟扭头轻问。

文昌一咬牙，说：“好，我在暗中跟下，明里仍说是不放过施家，然后顺江而下到贵谷探望小山弟，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其实，他决定半途溜开，找一处人迹不到之处苦练无极气功，即使要死，也要死得秘密些，不让姑娘一家子替他哀伤掉眼泪。

“好呀！一言为定，这就走。”小娟喜悦地叫。

远处人影纷现，施家一行人浩浩荡荡来了，文昌掩在崖下，低声说：“小妹，再见。替我向爹请安，我走了，在人群之后跟踪，也许在无岔眼人物盯梢时，我会探望你们。”

“大哥保重，小心为上。”姑娘摇手叮咛。

文昌奔出十余步，突又转身掏出怀中在长白山得来的纱巾，晃了晃问，“小妹，这是你的？”

姑娘点头轻笑，说：“你留着，大哥，请记住第三句话。”

“我会的，小妹。”声落，人已去远。

亡命客蔡文昌与活阎王为了抢劫施若葵而火持的消息从阎王沟的小贼

口中传遍江湖。消息上说，火拼中，活阎王和恰好赶来走动连络的太白之狼，全被文昌杀了，玉面虎受伤逃走，恰好遇上炼狱谷的入途经该地，洞庭君山的四海神龙父女也恰好不期而遇，两批人杀退余贼，赶走了亡命客蔡文昌，并且联手护送施家返川，防范亡命客卷土重来云云。

人群到了汉中府，休息一天，第二天启程之时，不但方嵩父女恢复了本来面目，从四川赶来会合的无双剑彭春风赫然在焉。

从湖广北上的炼狱谷高手红沙掌富吉安，也率领着一批高手从西安府往下赶，其中有小丫头小兰小惠，小兰已将消息传到，炼狱谷的高手齐出，乃是近年来空前大事，江湖为之震动。

之后，亡命客蔡文昌失了踪，炼狱谷的高手大索天下，连谷主不归客方回和老伴魔剑阴煞董双娥，也在江湖现踪，但一无所得。

因此一来，江湖大震，也因此一来，江油平静了两年，谁也惹不起炼狱谷的人，谁也不敢惹事生非。

不归客方回，一趟无尽谷和九宫堡，黑白两盟矢口否认和蔡文昌有纠葛，三方面搞得不太愉快。

文昌的下落如何？他在隐修。

无双剑会合了少谷主父女，文昌放了心，但他仍不放心在暗中跟下了。

南栈道的起点该从沔县算起，过了大安驿，险道逐渐出现，以下的五丁关，七盘关，愈走愈险，稍一大意便会粉身碎骨，委实难走。怪不得诗仙李白在“蜀道难”乐府上写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了。

过了七盘关，便算是进入四川了，这一带的河溪开始向南流，最高点已过，但道途更险，巍然森立，石峰插天，河溪下降千寻，绝峰拔起万折，山势本来就够雄奇，道路更是鬼斧神工令人难以置信，一段栈道架在峰腰的绝壁上，远远看去象是空中楼阁，在云雾掩映中，如虚如幻，没有栈道的地方，则是鸟道羊肠，千盘万折，没有百尺平路，没有一里坦途，不要说开辟的工程，仅算算十里一站的修路工人的阵容，便知道每年的修护费是如何的惊人了。据说，秦惠王在褒谷和蜀王的守猎队相遇，送了蜀王黄金一筐，蜀王不客气，只回了一筐土，便呼啸而去，大批军马平白的失了踪。秦惠王大怒，可是竟找不到蜀王退入四川的道路。惠王的大臣说，蜀王送土，这是得土的端微，取蜀是天命，可是，连入蜀的路也找不到，如何去攻？

聪明的秦王，用石刻了五头大石牛，说是能下金粪。愚蠢的蜀王上了当，命当时著名的五丁大力士将牛拖入蜀中，所开的路便叫金牛道。不但牛不能拉金粪，这条路便成了蜀王国亡家破的幽冥路，作为后人贪心之戒。

方嵩父女一行人缓缓入川，一天走不了四十里。这期间三位小姑娘非常投机，一般儿美绝丽寰，一般儿年纪，女孩子在一块儿，不是仇人便是朋友，三人既然投合。自然亲密得蜜里调油。

但她们有一共同点，便是绝口不提蔡文昌，大家憋在心里，都不愿提出。

一行人逐渐南移，不知后面发生了大变故。过了剑州文昌的消息开始石沉大海，音讯全无。

唯一知道蔡文昌跟来的是小娟，但由于沿途文昌并未前未相会，有无双剑在旁招乎，文昌不再现身了，所以文昌在剑州失踪，小娟未知道文昌的下落。

这天，到了汉州，已是丘陵地带了，往南，丘陵之后是一片平原，人烟稠密，村落罗布。

已经是安全地带了。小娟一群炼狱谷的人，早已在绵州获得了坐骑，官道宽阔，马儿可以放胆奔驰。

“我该往回走接他了，他为何总不来见我呢？”小娟想。

她要往回走，便驱马走近施玉英的小轿旁，首先，她必须将施玉英对文昌的误会揭开其中真象。

“爹，歇会儿可好？太阳象火哩！”她向前面的方篙叫。

已经是午间，夏初的太阳不太热，但女儿要歇下了，反正也该打尖了。

“打尖！春风哥。”方篙叫。无双剑彭春风年纪比他大，他叫无双剑哥。

除了挑夫轿之外，炼狱谷的子弟有十名之多，请来了十名挑夫，挑负着柴米油盐和行李，碰上赶不到宿头，便架帐在路旁打尖。

有些人将投宿也叫打尖，但并不一定对，歇歇脚做食饭填饱肚子，也可以叫做打尖。这是江湖人的俗话，无双剑应诺一声，领众人进入路有一度绿油油的树林，立即埋锅做饭。

女眷在右首歇息，小娟依着施玉英靠着树干坐下，道：“玉英姐，我能问你一些小事么？”

玉英搂住她的下腰儿，亲热的笑道：“唷！我的好姐姐，不嫌言重了么？说吧！我无所不答。”

“你说过无所不答的，可不能反悔啊！”

“好姐姐，别刁难好不！”

“好，听着，你对蔡文昌的事，有何高见？”

听到蔡文昌三字，另一例的白衣龙女一惊，怔怔地转头注视着两人的面庞没做声。

施玉英脸色一整，叹口气说：“小妹感到，他并非真正的坏人。”

“你怎知道？”小娟迫进一步问。

“小抹不敢瞒姐姐，他曾在小妹房中养了三天伤。不要财物，不侵犯深闺弱质，经过月来风波凶险，小妹感到人间确有可恶可杀的坏人；但绝不是他，小妹深信，他是个值得人家尊敬的好人。”

白衣龙女大吃一惊，蔡文昌在施玉英香闺中养伤三日？奇闻，怪事！她忍不住插口问：“玉英姐，可是真的？”

“半点不假。”小娟答。

“哼！姐姐象是知道呢！”玉英讶然问。

“确是知道，你说对了，蔡文昌不是坏人。”

“但他的行为……”白衣龙女又插口。

小娟淡淡一笑，笑得很甜，很媚，掠了掠鬓角，低

“他的行为值得崇敬，上次石门栈道的事，他熬费苦心，我们起初都冤枉了他，他身受玉英姐活命大恩，念念不忘，早已决定护送玉英姐返川。在长安赶走厉参政，替玉英姐夺回宅第，便和黑铁塔决定暗中随行，先自行引

走江湖凶冠下洛阳。岂知邙山一战，几乎计成空饼，黑铁塔受重伤，他自己也几乎丢掉性命，至今身中奇毒，性命可虑。为了玉英姐，他毫无怨忧，单人走近路先期到达汉中府等候，那夜他从鹰爪周诚口中知道信息，五内如焚，星夜赶赴埋伏之处，抛头颅洒热血为的是酬恩，他仇人满天下，不敢公然出面护送，迫不得已出此下策，宁可被人误会辱骂，用心良苦。”

“小娟姐，你……你怎……”白衣龙女惊问。

“好姐姐，天哪！你果然知道哩”玉英也惊叫。

小娟徐徐站起，微笑着说：“那天，你们只看到了他浑身血迹，看到了满脸凶狠目光，但只有我，看到了他洒滴英雄泪，英雄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我相信，能看到他流泪的人，第一个该是玉英姐，第二个是我。哦！我该走了，他仍在后面追随，有家父出面护送，他还不放心哩。多久没见他了，我似乎有点担心。”

她急步离开，飞身上马，大叫道：“爹，女儿先走一步。”

“好，丫头。”方嵩远远答。

说是先走，她该往南，但却向北往回赶。方嵩一把拉住惊愕的无双剑，低声笑道：“别理那野丫头，她有她的事，等会儿我告诉你，总之，你准备高兴就是。”

白衣龙女突然跃起，也退回坐骑。

玉英却合掌仰面向天，喃喃低语道，“天保佑他，我没看错人，我没看错人……”

严格的说来，整条南栈道最险处还不是剑阁一段，但剑门山的剑门关，却是入蜀一条最险关隘，门刻两座，叫大剑门小剑门，端的一夫当关，方夫莫开，不愧称天下第一雄关，当年蜀大将军姜维在这儿屯兵，关中的兵才不敢越雷池一步。

从南看到门关，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山势并不险峻，左面绝壁，右首是悬崖，挂着一条小河，如此而已。但在关北往南看这座关，地势直削上拔，古道曲折盘旋而上，必须向上攀越，三座峰头如同天神殿，中峰如屏立，左右两峰稍拱，看不到关门，关门掩在左峰与中峰间，旁临一条不可攀不可渡的小河流，站在下面往上看，似乎有三个巨灵俯身下坐，令人目眩神移，举步维艰，如果有人向上爬，只消丢下一枚小石，也可将人击毙。

文昌在人群后面五六里跟进，距剑门山还十来里，他不走了，明知施家一行人定在剑州投宿，只消到了剑门关下，决不会有凶险了。从关隘到州城，这一带连云阁道皆驻有大批官兵、行旅不虑宵小劫路，此不是做案的好地方。他既然向外声称候机行动，当然不能跟得太近。更不能公然和人群在一起投宿，便决定在这儿住一宵。

远远地已看到了高耸入云的大剑山，但这时反而看不到了，已被前面的峰峦所阻。

古道降下一处小谷，古森林蔽天掩目，只可隐约看到古道向上爬的痕迹，站在这一面向对面瞧，古道向上盘旋而上，到了半山之后在峰腰向左旋，出现了设在绝峰间的阁道。阁道的另一端，已无法看到。

四面高峰罗列，小谷的右首清溪一线，逐渐流入下面一线绝谷之中不见了，一些不知名的山鸟，在谷林中飞鸣，头顶上气云际和峰顶的上空，一些巨大的苍鹰油然盘鸣，整个山区显得极为和平静谧，谁会料到其中暗藏着重重杀机？谁能料到这儿会有人为贪嗜二字命丧峰峦之下？

后面远处，红沙掌和小兰小惠一群人，刚过了宁恙州走向牢固关，远着哩。

当阎王沟的贼人放出消息时，往洛阳往长安赶的人使得到了消息，一个个都奇快的轻功日夜兼程从大散关往下的赶，悄然赶在施家的先头。他们不管施家的事，志在亡命客蔡文昌。文昌是他们的眼中钉，不拔掉还成？

另一原因，是文昌怀有半幅秋山烟雨图，和有藏宝图的珍珠，任何东西皆足以令人丧命。事实上秋山烟雨图他已丢在华阴，且已落入武当门人之手，但没有人会相信的，四颗珍珠，他送给黑魅谷真，黑魅自己不将消息放出，当然也没有人会知道这件事。

邻山之斗，七幻道主要是为了这四颗珍珠。鬼魑山堂本是个侠义怪人，他的出现似乎太突然，也不通情理，但说穿了并不足怪，他正是为了秋山烟雨因而来。

文昌并不知道前面有人等他，更不知后面有人盯梢，天罗地网逐渐收拢，他却蒙然不知。

降下了山谷，他想：“我该找地方投宿，但愿附近有山民。”

不错，果然有山民出现，右首小溪的对面从林中响起了伐木声，歌声飞扬，“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巍然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从雌绕林间，又闻子规夜啼月……”

文昌到了，歌声停止，那是一个于瘦而筋骨嶙峋、满脸风霜的樵夫，年纪四十上下，穿一身灰布粗短衫裤，青巾缠头，一根长柄斧相当沉重，正在砍一株古松，黄褐色松油和白浆，不住外涌。见文昌穿林出现，樵夫有点意外的停斧惑然向文昌注视。

文昌拱手行礼，含笑道：“兄台请了，打搅打搅。”

樵夫点点头，用衣袖揩拭额角上的汗珠，问：“客官从汉中来？请问有何见教？”土音甚重，但咬字清楚。

能高歌“蜀道难”的人说起话来不俗并非奇事，文昌没感到奇怪，说：“小可腿乏了，在想在这儿找地方歇脚打尖，不知……”

“呵呵！客官，这儿到剑门关不足二十里，目下天色近午，赶到这儿休息岂不甚好？”

“剑门关不许百姓小民投宿，赶往剑州则太远了，小可脚下不堪，所以想在附近休息一天，请台兄指引。”

樵夫紧锁双眉，不住摇头道：“好教客官失望，这一带火烟稀少，无处留客，哦！客官如果不在意，山谷的那一面，正是敝人的村落。经此约有五六里，可以到那儿借住一宿。”樵夫一面说，一面向只有一线天的山谷一指。

“承教了，但不知可有路径？”

“没有路径，但可沿小河向下走，出了谷向左一折，便可看到几间山麓的草居了。”

“多谢指引。”文昌行礼走向小溪，走了十来步，突又回头问：“兄台，在这儿砍松树不嫌太远了些么？”

“呵呵！客官有所不知，敝村的左近松树松脂不多，不宜做松明用，这一带的古松油脂太多，乃是做松明的上等品，敝村的人，皆到这儿采集。”

文昌举目四顾，果然发觉附近放倒了不少松树，有些已经搬走了树身，是否用来做松明却不得而知，心中疑云散去，回头沿溪下行。

樵夫冲着他的背影阴阴一笑，扛起大斧跟下，说：“客官，可需要敝人

领路？”

“谢谢，小可不敢劳驾，兄台指示够明白，找到贵村当无困难。”文昌答，脚下加快了。

樵夫顿了顿，片刻方举步跟下。

对面峰腰阁道前，有两个黑影向这儿凝望，踞高临下看得真切。一个黑影一崩而起，怪叫道：“混蛋！他们抢先动手了，快！咱们也下去。”

北面不远处，鬼魑山堂乱长发飘飘，鬼牛眼厉芒暴射，正泰然向下赶，在谷中和两个黑衣人照了面，两个黑衣人不理他，向谷下飞掠。

“咦！这两个小辈怎么向下走？”鬼魑山堂讶然自语，随又一顿脚，怪叫道：“不行！”

他妈的，他们将人诱往下面去了，王八蛋！”他也掠向下面，捷如狂风。

小溪流入两峰夹峙之中，溪中有不少怪石可以行走。文昌踏石飞跃。降至溪底，两侧绝壁如削，抬头上望，只可看到一线天光，飞猿难上。

峡谷宽有三丈，溪水清澈，在乱石中飞珠溅玉，间或出现一些宽约丈余的碧绿深潭，绕过三座山壁，共长四五里，远远地水声如雷，但看不清三五十丈外的景物，峰峦转折，眼看前途已尽，到时又有溪径，几番转折，水声愈来愈近，似若万马奔腾。

左面山壁缝隙中，有一条溪流前来会合，直冲前面山壁，会合的溪流水量大增，下游形成七八丈的峡谷，没有可落脚的乱石了。

三座奇峰削立，文昌正处身在小溪会合处以樵夫的说法，该向左一折，正是两溪会合后的去向，但根本没有落脚点了。

“吆……喝……”前面突然传来一声悠长高吭的呼叫，山谷的回声轰然震耳。

“哦！前面果然有人。”他的叫，也发出一声呼叫，从溪旁的峭壁的根部披荆棘往前急走。

不久，溪流再向右一折，前面出现了无数入云奇峰，天光明亮，象是到了一处群峰围绕的大盆地了。而前面的水声援耳欲聋，似乎大地亦为之震动，水势汹汹向下翻滚，一阵冷雾上升，山风振衣，身上感到凉飕飕的。

他在崖壁的树丛岩石急走，心里不住地想：“这儿没有路，山村的人难道是从水中走的？水势汹汹，而且有些地方深不可视，如何走法？怪！也许我走错了路，这儿不可能有人走动的，连我也感到艰难哩！”

出了峡谷，绕过了山堡，他怔住了。

老天爷！这儿是绝地，根本不是什么盆地，而且是一座深有三十丈高下的绝谷，宽广约有三四里，他立身之处，是绝谷的东北角，前面是半亩地的乱石堆，右面是拔深百丈的峭壁，左首溪流对面，是凹凸不平上升千寻的古怪奇峰。溪水已尽象是覆盆向下倾倒，看不清倒向何处，但听响声便可猜出是一座飞瀑泻挂下绝谷，难怪水声令人惊心动魄。

他不死心，也一时好奇，奔上乱石堆，俯身下望。

我的天！那是一座雄伟壮观的飞瀑，象是一匹巨大白练向下挂，冲入二十丈下的山脊缝之中，再汹涌下泻，沿着脊谷的地势滑下二十余丈下的谷底。形成一座大湖，然后从西北一座两山夹峙谷道流出，投入万山丛中不见。

那有什么山村？那有什么村落？见鬼，有的只是无尽的丛山，和飞鸟难度的插天奇峰，再就是深不可测的谷底、深藏，与飞翔在湖面的各种水禽。

他只有往回走，还不知自己身陷绝境，他向右转身，基地，他神色大

变。

前面不远处有一座狗头形巨石，上面新刻了七个字“蔡文昌埋骨于此。”是刚刻不久的字，工具可能是刀剑。

在这深山绝域人迹罕见的鬼地方，竟有人留字叫他死在这儿，他怎能不吃惊？

“嘿嘿嘿嘿……”一阵怪笑声压下了如雷水声传到。

他转头一看，溪对岸高峰之下，刚才指引他的樵夫正在喋喋怪笑，他在龇牙咧嘴。

又传来一阵刺耳的导响，直震耳膜，他扭头一看，一浑身凉了一大截。

在来路的山壁下，黑底白八卦道袍赫然入目，象貌堂堂满脸幻笑的七幻道，正坐在一块巨石抚须微笑。

“阿弥陀佛！”禅唱声如同焦雷，应声出现了一僧一俗，从削壁下一座怪石中闪出跃上石面。

僧人是大名鼎鼎的极乐僧大方禅师，俗是挨了两剑的玉面虎颜如玉，极乐僧的得意门人。已经半个月了玉面虎的右颊剑伤还未落痂，英俊的脸蛋不再漂亮了，可能右肋的伤口也未复原，不然脸色为何如此苍白？他正用无比怨毒的眼神，死盯着文昌，如果文昌死在他的手中，他可能将文昌食肉寝皮，方可消心头之恨。

对岸的樵夫将大斧向水中一丢，“彭”一声水花四溅，水流一旋，大斧未能立沉溪底，斜飘而下，只转瞬间，便随溪水向下倾泻，可知水力是如何惊人，溪宽十余丈，任何绝世高手，也休想飞越而逃。

白鹤仙长，在下告辞了。”樵夫大声叫。

七幻道举手一挥，也大叫道“请候施主覆令师，贫道今日将到五台与令师盘桓过一段日子。

樵夫拉下了头巾，改缠在腕上，说：“在下走不开，没机会到五台，但当派人来信禀明师父，并为道长致意，后会有期。”说完，扬长走了。

文昌已看清樵夫徐下头内时，顶门前端长了一个鸡卵大的肉瘤，再一听双方的对话，便知自己的行踪为何会被钉上的原因了，这家伙姓侯名松，是汉中府人氏，碧眼青狮巴隆活佛的俗家弟子，外号叫独角兽，乃是汉中府一霸，上次巴隆活佛到汉中府图劫钦差，便是住在他的家中，也是他将炼狱谷的高手行踪告诉了巴隆活佛，因而碧眼青狮轻易放过了小娟姑娘。那次无双剑和红沙掌故意现身，便是不愿小娟姑娘冒险。巴隆活佛当然知道众寡不敌，他虽自命不凡，但也知单人独掌和练狱谷的十余名高手拼命凶险，同时，他又不愿公然露面和炼狱谷作对，万一惹火了不归客方回，杀上五台山毁了他的基业，岂不太冤？所以听从了独角兽的劝告，忍下了一口恶气，也让小娟姑娘扑了个空。

文昌从五丁神的口中，知道汉中府有这么一个人，并未介意，想不到间接的栽在了这家伙手中。

独角兽走了十来步，七幻道又叫住他说：“侯施主，请转告后面的银剑孤星姓孙的，和黑狐令狐超小子，叫他们快点滚回去，不然将他们化成飞灰。”

“在下定将道长的话传到。”独角兽答。

两个黑衣人正是银狐和黑狐，他俩听了独角兽的传话，再看了进路太过艰险，不想送死，只好按独角兽的指示，到了对岸独角兽先前站立之处，隔岸观虎斗。

但后到的鬼魑山堂却不吃这一套，仍向斗场中抢来。

退路已被截断，文昌知道完了，想不到今天竟走完了生命的旅程，死在这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鬼地方。

他定下心身，先着手整理身上的零碎，紧了紧宝剑的扎带，再察看四周的地势，已确定没有逃生的处所了，心中反而逐渐平静下来。

他对生死看得淡，虽则他不想死，而且生的意志极为强烈。可是，到了非死不可时，他便毫无留恋了。’

他心潮一阵激动，然后慢慢平静，眼前，小娟和玉英的幻影冉冉的消失，黑魅和非我人妖的依稀形影，淡淡隐去。他吸了一口长气，徐徐撤下碧玉屠龙剑，发出一阵晨天长笑，弹剑高歌道：“人海茫茫兮，任我浮沉，江湖莽莽兮，唯我独尊。呔！谁先上？亡命客蔡文昌，恭候诸位的大驾。”

对岸的银剑孤星摇头苦笑，向黑狐说：“令狐兄，这小于确是值得骄傲。”

黑狐不住点头，说：“假以时日，江湖中将是他的天下，将取代令主的地位，可惜他没有机会了。”

“如果可能，我替他收尸。”银剑孤星沉重地说。

“我敢和你打赌，他绝不会留下尸体叫人收。七幻道在这儿下手，地方选错了，藏宝图将随尸而沉，老杂毛将一无所得。”黑狐用斩钉截铁的语音答。

七幻道安坐在石上，掀须微笑道：“蔡施主，咱们先别动气，好好商量商量，可好？”

文昌哈哈狂笑，用剑遥指极乐僧师徒，说：“老杂毛，那两个无耻狗东西，难道也是商量来的？”

“阿弥陀佛！佛爷是念枉死咒来的。”极乐僧答，一面怀中取出一条烧狗腿，放肆的大嚼。

七幻道缓缓在石上站起，说：“把四颗珠子放在你身旁的石上，换你的命，贫道便让开出路，由你逃生。”

“如果大太爷不肯呢？”

七幻道打了一个呵欠，无所谓的说：“你会肯的，那四颗珠子并不比命重要，是么？”

文昌不是傻子，不管是否交出珠子；这个魔头决不会饶他，他怎会上当？退一万步说，即使想交出珠子，他身上也无法拿出，珠子早就送给黑魅谷真了，他豪放的大笑，笑完说：“今天大名鼎鼎的七幻道，竟然大发慈悲，奇闻。”

“不是奇闻，你的命不值半文钱，贫道杀了你也不见得光彩，我只要珠子。”

“事实上你这狗东西象个冤魂，紧缠不舍，想杀我想得发疯哩！”

“谁教你不献出珠子？交出来之后，你走你的路。”

文昌心中一动，想试试这个老狐狸，说：“让开路，咱们再商量。”

“呵呵！别忘了，贫道在江湖上使伎俩时你还没有出世哩！你想得太天真了。”

“那就免谈。”

七幻道突又呵呵一笑，道：“好吧！冲珠子的份上，让你碰碰运气。”说完，跃过三丈外另一座巨石顶，伸手说，“请！”

山风劲烈，七幻道的丧智迷香按理不可能在此使用，文昌正想乘机冲出，突见壁角后有一角绿袍一闪，恍然大悟，原来退路上早藏有人，难怪老杂毛如此大方。同时，一他也看出七幻道的功力比他深厚得多，想逃走那是不可能之事，光天化日之下只有河床旁山壁可让一人攀爬的退一路，怎能脱身？何况后面还有埋伏有人？

他死了心，哈哈大笑道：“老杂毛，你要先发洪誓，在下方信得过你。”

七幻道委实忍无可忍，让一个小辈迫他发誓，还象话？脸色一沉，怒叫道：“好一个不知死活的小狗，岂有此理！”

极乐僧抓起身旁的碎狗骨，抛入河中站起说：“道友，你自讨没趣。我说过的，这小子不会就范，不到黄河心不死，交给我啦！”

声落，人已飞扑而出，禅杖一振，风雷俱起。

文昌心中警悟，看来和尚运杖方向是截住后方，定是想将他诱离飞瀑之旁，免得堕崖而死，珠子落空。

他已横了心，决定找一个黄泉路上的同伴，身形右飘，退向溪旁，一声长啸，连挥八剑。在修为相较远殊的高手前，他不敢用魔幻三剑，万一伤在杖下岂不便宜了他们？要死，他也要死得干干净净，免得留下尸体让他们吹牛。

乱石嵯峨，长家伙反而碍手碍脚，文昌不住窜闪，利用怪石掩身，进退电如，八剑中有两剑几乎得手。

“铮铮铮！”剑砍在禅杖上，一剑一道痕，火星飞溅，杖上的凶猛反震力道，对碧玉屠龙剑威胁不大，文昌仅感到手脖子有点发麻，如果是平常的剑，不被震断也被震飞，碧玉屠龙剑果然不凡。

极乐僧大怒，愈看愈心痛冒火，他这支禅杖，在禹王沟已教白骨阴阳剑所伤，这时再出现伤痕，怎受得了？一声怪叫，杖中注入十成神功，象头疯虎，奋勇迫进，左一记“横扫千军”，右一记“庄稼劈柴”，中间来一招“毒龙出洞”沉杖又变“铁牛耕地”，势如狂风暴雨，全力猛攻。

“铮！铮铮！啪嗒！啪嗒！”

金铁交鸣声，巨石爆裂声，小石飞爆声，声声震耳欲聋，碎石激射，烟尘滚滚，好一场惊心动魄的龙争虎斗，极乐僧的凶猛劲道委实惊人，掏出真本事硬功夫发疯了。

文昌被风迫得无法站牢马步，禅杖在身旁的怪石上，石破天惊，凶猛无比的震撼波，令他的护身真气汹涌浮动，碎烟石屑令他有窒息之感，身形已不太灵活了，和尚攻了七招，他已退到悬崖的边沿。他达时想冲破杖山抢占内侧有利地势，已经没有机会了。

玉面虎命中注定要葬身绝域，他眼看文昌命在顷刻，立即从右抄近，他与文昌誓不两立，他恨深结，不亲手刺上一剑，此恨难消。

同一刹那，七幻道飞掠而来，大叫道：“要活的，和尚快退！”

极乐憎愤怒如狂，他又不想要珠子，要活的干啥？他要文昌迫下悬崖跌落瀑下，一招“在龙戏珠”连点五杖，要往前左右三方，向前边进。

绿影乍闪，到了鬼魑山堂，张大喉咙鬼叫：“他妈的，住手！完了！我的秋山烟雨图。”

他叫晚了些，惨变已生。

文昌临危拼命，脱手打出一把飞刀两枚银羽三棱箭，只感到右胯一麻，禅杖擦过右胯骨，巨大的打击力，将他推飞五尺外，脚向下一沉，采在悬岩

边上，青苔又软又滑，身不由己向下飞堕。

“啊。”玉面虎狂叫，腹部丹田被刀贯入，身形一踉跄，却被极乐僧杖风一边，丢掉剑展飘八丈外，狂叫声慢慢而下，跃下岩去了。

“唉！”同一瞬间，极乐僧怪叫，肚子上插了两枝银羽箭，入腹近寸，护体禅功竟无法将三棱箭震掉，可知文昌已用了全力，他站立不牢，向前一扑，禅杖飞出三丈外，飞下悬崖，他死死抓住一座石根，滑至悬崖旁方行止住。

七幻道到了，伸手一抓，抓住了极乐僧的左脚，怒火冲天的叫。“你他妈的该死！”

他正待特权乐僧推下悬崖，身后劲风和喝声齐至：“你他妈的也该死！”

七幻道来不及用劲将极乐僧推下，那会分了劲道，而且会慢了一刹那，丢掉抓住的左脚，挫腕、旋身，出掌，向压如山劲道全力拍去。

“砰”一声巨响，他感到眼前金星直冒。“嗤”声坐倒地上，恰好坐在极乐僧的双脚上。

“哎哟！”极乐僧狂叫。

穿惨绿色大袍的鬼魑山堂，飞退八尺外，鬼眼中绿光一闪，长发飘飘，右手不住地颤抖，一字一吐的说：“杂毛，咱们以后算，你的珠子我的秋山烟雨图，全付东流，我好恨。

你他妈的什么地方不好动手？却跑到这儿来献宝。呸！你这狗娘养的该死！”

骂完，扭头便走，步履不稳。

两败俱伤，七幻道也无力追赶，破口大骂：“姓山的老狗，咱们仇深似海，会有结算的一天。”

极乐僧腿都吓软了，脑袋就在悬崖边沿，水珠冰凉，溅在他脸上令他束然而惊，往下一看，只觉头晕目眩，爬起吸口凉气虚脱地叫：“这小狗可恶，他竟想拖我下去陪死，王八旦！”他拔掉三棱箭，按住伤口说：“这小狗的暗器果然厉害。”

七幻道内腑受伤，不敢往下看，说：“走吧！枉费心机。”

“我赔上了一个得意门人。”极乐僧气极地答，他还不知七幻道想要他的命哩！

对岸，银剑孤星和黑狐呆在那儿，不住抽冷气，银剑孤星低声说，“可惜！鬼魑山堂如果用双掌，岂不妙哉？”

黑狐摇摇头道“他才不傻，犯得着也贴一条命，假使用双掌，三败俱伤，咱们便可高枕无忧，确是可惜，快走！免得七幻道和极乐僧找咱们灭口才糟呢！”

文昌并未受伤，右胯骨被杖击中挨得起，只是无法消去冲力。身不由己向下飞堕，“砰”一声巨响，跌入飞瀑之中，瀑水奇冷，巨大的压力带着他向下沉落。

“砰”一声大震，玉面虎颜如玉的尸体也下来了。

水势一缓，他赶忙收了剑，双手乱抓乱拨。

手脚活动困难，水力万钧，活动不易，他不知天在那儿、地在那儿，瀑水将他裹住，白茫茫呼吸困难，心向下沉，沉得他眼中发黑。

“完了！堕下去不粉身碎骨才怪。”他想。

他正处身在飞瀑的边沿，转眼间便下去十来丈。

飞瀑内侧冲击在一座凸出的岩石上，水向外挤涌，文昌身在外侧，被

水带动往外冒，头恰好出了瀑外。

他头脑昏沉沉，但仍和死神挣扎，猛地吸入一口真气，手无意触到扎在腰的飞爪百练索。

人在生死一发中，如果能保持灵台清明，他定是超人，这种人太少太少了，文昌就是这种人。本能的拉开套勾，全力扔出，他无法分辨方向，只有本能的乱扔。

飞爪百练索如细指，是丝绳缠牛筋所组成，长短没有一定的规格，一般说来，功力高臂力够的人，可能至六丈左右，可以飞抓五丈高的飞檐，顶端有一柄八寸长的影爪或五爪的钢勾。文昌的飞爪长有五丈，这是江湖人的法宝。

飞爪投出去了，但他仍向下急剧的沉堕，完了。

施家一行人，正缓缓攀上剑门关。

七幻道，极乐僧，鬼魑山堂，在北面不远处一处山村内养伤，两批人一在村北，一在村南。

红沙掌和小兰小惠一群人，正通过了牢固关往南飞赶。

文昌死中求生，扔出了飞爪百练索，人仍向下飞堕，随水下河。

练索一振，他身躯一顿，只感到肢体如裂，气血脱体，昏眩和奇痛无情的向他冲击，眼前一无所见。

但他的求生意志特别坚强，双手疾伸，抓住了练索，向上拉，以便减轻腰带上疼痛，凶猛沉重的水力，冲得他无法抬头用劲。

总算他命不该绝，身在瀑布的边沿，身躯被水冲得不住转动，摇摆，有时会摆离瀑布，让他呼吸。

良久，昏眩感退去，眼中已可分辨景物了，旁边就是绝壁，下面两丈左右，便是瀑底。

瀑布冲在下面的河床上，水花水柱激起两丈多高，然后沿倾斜峻急的河道狂泻而下，直至二十丈的谷底深渊。抬起头望，他已经被冲下二十丈左右了，飞爪抓在瀑布外侧的石缝中，救了他的命，假使没抓牢，或者他不是瀑布旁跌下，落在河床底部，不粉身碎骨也会变成扁鸭。

他等到精力恢复。双脚一登，人便向外荡，离开了瀑布，荡出丈余贴在石壁上了。

石壁上青苔滑不留手，幸而岩石倒是不少，他丢掉练索，开始向下爬，爬下了河床的石崖。

他仔细打量下面这段二十丈余长的湍急河道，不错，没有向上冲腾的水浪，证明河底没有阻道的巨石，两侧山崖无法攀越，他只好从急流中脱身。

他解下湿辘辘的包裹，改紧在胸前，向下一滑。顺水向下漂流，他的水性了得，胸前又有包衣让身，只片刻间，便平安到达湖中，包裹在河底摩擦，这时已完全毁坏不见了。

他游向湖心，横渡四里阔的湖面，到达北甬出水口，这一带水势平静，他鼓勇顺流而下，河流在群山中转折，愈来愈则险，但他小心翼翼向下游，深信总会流到有村寨的地方。

流出水口，由于水势平缓，他感到心中一懈，精力迅速地消失，先前在生死存亡中挣扎，求生的意念令他付出了全部精力。水冲、砸撞、攀爬、急泳，他无意想到其他的事，唯一的念头是赶快脱险求生。这时，命拾回来了，逃出了死神的掌心，精力也全部付出了，紧张恐怖的感觉消失无踪，精

神一松，毛病都来了。

首先感到无比的疲乏，困倦。其次，力道逐渐消失，手脚不灵光了。最后，最令他痛苦的尸毒又在体内发现作啦！假使在逃生时发作，他早就粉身碎骨，活不到在。

昏眩感刚开始冲击，他大吃一惊，河宽约十五六丈，两侧全是悬崖削壁，下面深不可测，水面虽平缓，但下面的流速似乎很急，由山壁激起的回波和旋流，也想当凶险，尸毒在这时发作，不是死路一条么？

河流愈来愈窄，河床也逐渐大幅度的下降，水流开始汹涌了，绕出一道山壁，河面急划下降，激流冲向一座河沟，然后向左一折，形成一座险滩，水声轰隆而鸣。

他在昏沉中冲向河沟，眼前黑暗徐徐掩到，痛苦开始了。他心中发冷，夺力前冲，并绝望的大叫：“苍天保佑我，我不能死在这儿，不能！”

双手一阵急划中，突然触及河沟上搁着一段枯树，枯树的一端浮在河面，被他抓住了，一冲之下，水力将他往下带，带动了枯树，枯树滑下河中，人和树同向下游漂去。

他在死中求生，双手抓住枯木，利用神智仍清的片刻，解下腰带将自己绑在枯树上。刚绑好，由于疲劳过度，他终于昏厥在枯树上人事不省。

不知经过了多久，他在一阵刺骨奇寒中悠然醒来。

他发现天色已经快黑了，自己身处在一座绵长的山谷中心的河滩上，下身和枯木的另一端仍泡在水中，河水奇冷。落崖是午间，他在水中竟泡了将近三个时辰。

“这是什么地方？仍是无尽的群山哪！”他喃喃地叫。

用麻木的手解开腰带，拖着快失去知觉的下身，他挣扎着爬上滩岸，这是河谷中的碎石滩，奇石嶙峋，野草零星，散布在石缝和滩上的泥沙上，远处半里外，是山麓的丛林，河左右全是连绵起伏高入云里的峰峦，兽吼声此起彼落之外便是没有人烟的洪流世界。肚中饥饿，但他已无法走动觅食，找到一处石旁的草丛，脱下衣裤靴巾晒在石上，在饥火中烧中沉沉睡去。

天亮了，他在饥饿中醒来，晒在石上的衣裤仍是湿淋淋地，两双插有暗器和幻电剑的皮囊泡得皮涨，和短筒靴一般湿淋淋，百宝囊中全是水，火折子失了效，路引触化了，娟姑娘留给的纱巾皱成一团，上面的字迹不见了。

“真够狼狈的。”他想。

活动活动筋骨，还好，没成残废，他看到赤裸的身躯上疤痕累累，不由摇头苦笑，每一块疤痕，都证明他曾经和死神打过一次交道。

他先不管其他的事，开始打坐练无极气功，足足练了一个时辰，方从浑然忘我中返回现实。

首先他必须找食物压下饥饿，便伸手到身后石旁去摸碧玉屠龙剑。在荒山中寻食，不带兵刃怎行？

剑失了踪，手捞了个空，他吃了一惊，扭头一看碧芒入目，有人说：“好剑！虽不能削铁如泥，却可抗拒千古神刀的砍击。”

那是一个赤着上身，肌色如古铜的雄壮中年人，象一头发育完成了的雄狮，国字脸庞，剑眉虎目，大八字黑胡，身畔倚着一柄沉重巨大的鹤嘴锄，粗大的胳膊肌肉如填如丘。持剑下指，虎目中冷电四射，冷然打量着文昌的赤裸身躯。

文昌的身材同样高大雄壮，但色泽淡红，没有大汉的古铜色泽，看去

似是一白一黑，大汉生得结实些。

“人同样好。”文昌泰然地答，在剑尖前，他毫不在意，其实心中有点紧张，他必须冷静的应变，必须找到机会脱出剑尖的控制，坐在地下等剑尖刺入，划不来。说完，作势站起。

大汉哼了一声，手伸出半分，剑尖贴肌了，说，“不许动，小子！这把宝剑尖和锋都不太锐，但刺破你的咽喉却不费吹灰之力，我还不想你死的太快，乖乖地坐好，少打歪主意。”

文昌倒抽了一口凉气，虽则仍不放弃找脱身的机会，却不敢妄动，碧玉屠龙剑冷气森森，剑气直迫内腑，他岂敢妄动？裂嘴淡淡一笑，说：“看兄台的气宇风貌，绝不是低三下四的无名小卒，却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法迫人。委实令人失望，这把剑确是宝剑，点在咽喉下确是令人毛骨悚然，挪开点好不好？我不欣赏你这种威胁手法。”

大汉似乎一怔，被文昌沉静从容的神情所惊，说：“你这小子还笑？好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文昌确是在笑，敞着嘴问：“老兄，你宝剑在手，还怕我这赤手空拳身无寸铁的人？呵呵！我未免大估高你了。”

大汉徐徐收回剑尖，怪叫道：“好小子！你比当年的我更狂更不畏死。”

文昌本想乘机掠走，但机会已愈来愈多，用不着担心了，死神已离开了他，笑意更浓，说：“不错，在下确是狂，更不畏死，昨日午间从三十余丈飞瀑上堕下，飘流半天，幸而不死，死有何惊哉？我饿得心中发慌，你知道，象我这种十九岁的少年人，一天一夜未进饮食确是残忍的事，怎样？有吃的么？”

大汉将左手剑鞘举起，碧芒一闪，掷剑入鞘，手法极为高明，说：“听你说，定然是从三山飞瀑跌下绝谷湖的人，流了近百里而不死，确是福大命大。”

文昌已缓缓站起，突然接口道：“在下闯过不少鬼门关大鬼不敢拘，小鬼不敢留，当然福大命大。你他妈的壮得象条大牯牛，掷剑入鞘的手法证明了你不是庸手，却用剑指着在下的喉咙上科威风，岂有此理？我揍你。”

声落拳出，柔身猛扑，铁拳如电，出手不留情，“砰砰砰”三拳击实，两中左右颊一中小腹。

大汉“嗯”了一声，被击退三步，口角现出了血迹，一声狂吼，丢掉剑凶猛反扑，左拳右掌捷如电耀雷击，在刹那间回敬了三拳两掌。“扑”“拍拍拍拍”连声暴响，抢回退出的三步，夺回八尺地盘。

文昌三拳得手，满以为大汉定爬不起来，心中一高兴，未免疏忽了些，手中一慢，正想张口大笑，却未料到大汉突然回敬，速度惊人，凶猛结实的打击接二连三，一拳拳在胸腹肩劲记记落实，打得他难格难架，昏头转向回手乏力，最后一掌他用肘斜撞硬接，方才迫退震出，脱离对方的拳成力圈。

大汉用拳肩撩下口角的血迹，咬着牙叫：“好小子，你的拳头够快够重，相当高明。”

文昌的口角，也流出了血迹，双手箕张作势欲扑，一步步迫进，也咆哮着说：“你也不弱，咱们来个高下。”

大汉却摇手叫：“不必了，咱们棋逢敌手，打起来势必两败俱伤，不但耽误了你重回花花世界的行程，也耽误了我的庄稼，拾起你的零碎，到我那儿去填你的五藏庙。”他伸出粗大的手，又道：“相见也是有缘，咱们交个朋

友。”

文昌收了势，走近说：“一言为定，在下正需要朋友。”

两条粗胳膊则挽上，使用劲向前压扭，浑身肌肉崩得统统怒突，脚下逐渐下沉，拼上了劲。

两人力道相当，半斤八两。片刻之后，身上开始冒汗，相对一笑，方徐徐撤劲，大汉放手；转身拾回鹤嘴大锄，说：“去罢！不必穿衣，三十里外才有人烟，目前这儿除了鹰犬之外，便是我两个孤魂野鬼。”

“没有人烟，最妙不过。”文昌答，将衣物拾夺抱起来就走。

河谷左面，绕过山嘴，便可看到一条向东北行的小河谷，群峰夹峙之中，一线清流蜿蜒而出，与大河流会合，向南一泻而下。

两河会合处左面的奇峰下，有一块伸入河畔的小平原，大约十余亩，近山脚处怪石嵯峨建了一座小木屋，平原上，种了无数高约八尺的蜀葵，一株株挺拔粗壮，大过海碗，远看不到奇异，但走近便看出异处，茎间的花大遇饭碗，瓣有十数层，全是重瓣上品，这时正是蜀葵的花期，花团锦簇美不胜收，按五方排列每一方有一种颜色，朱红、紫红、非红、白、黄登高一望，一片黛绿中，五色花海争奇斗艳。

左面山坡，巨大的古木全被砍倒。树根有些已被挖出，开出一片灰土坡田。文昌指着前面的花海，笑道。“老兄，这些玩意儿就是你的庄稼？”

“不错，我化了八年心血，才种出这些名种蜀葵。”大汉面有喜色的答。

“观赏呢，抑是卖钱？”

“不许问。”大汉变色的叫。

“抱歉，我多问了。”文昌耸耸眉，笑答。

两人穿过花丛，进入用巨木茅草所搭的木屋，屋中都是些粗糙台凳，两侧有木架，上面搁着砍刀巨斧花锄猎叉等物。

一张兽皮大床旁边搁了一张大弓两袋箭，一把古色斑斑的古剑，后一进是厨厕，有用竹竿导来的清泉。

大汉将鹤嘴放上木架，打开两扇沉重的木窗，道：“这儿就是我的家，厅房卧塌全在一块儿，你贵姓？我替你弄些食物来。”

文昌将杂物放在门外的石堆上，一面说：“我姓蔡，叫文昌，食物多弄些，我觉得可以吞下一条牛，肚中咕咕叫。”

不久，大汉取出一些山芋，野葛根，黄精，和一条鹿腿，两双山鸡，全用水煮熟了的，放在木桌上，拖过两条木凳，坐下说：“吃呀，还是热的。”他用手撕肉，大口往嘴里装吞下一块肉，又道：“我姓张，名华。你怎会跌下绝谷湖的？那儿接近栈道，却从未有人烟出现过。”

“她妈的！别提了，几个老王八诱我到那儿交手，一不小心便被打下飞瀑，假使我不是福大命大，早就粉身碎骨和阎王爷攀亲啦！”文昌答，抓起熟山鸡大口往肚里装，连骨带肉一起啃。

“你准备几时重回花花世界？”张华问。

“不！你几时离开？”文昌反问。

“你问我离开？”

“是的，我想鸠占鹊巢，这地方确是不错，是隐居的好所在。”

“喝！你小子想占我的巢？”

“我的意思是……假使你愿离开的话，我却求之不得，我不想近期重入江湖，安逸三两年。我可以替你照顾那些鬼花……”

“住口！不许提我的花，我也不想走，你来早了些，晚来两年的话，我便留你在这儿与鬼为邻，与蛇虫禽兽为伍，你高兴怎样都行。”

“真不巧，我也想在两年后再走，早来了两年。”

“你真不想重回江湖？”

“我为何骗你？”

“躲避仇家？”

“不！练功驱毒，我被人用歹毒的掌力击伤。”

张华吞了几个山笋，说：“你很豪爽，这样吧，今晚做一张床，有的是木料，留下来咱们做伴，两年后各走各路怎样？”

文昌伸过一只鸡腿，笑道：“先谢谢你收容，敬你一腿。请注意，我的腿上功夫不弱，日后打起来，你要小心我的腿。”

“别忘了我的拳掌，咱们半斤八两。”张华抓过鸡腿答。

食毕，张华到了屋外，说：“你有两年勾当，我必须先将附近的地势和你一说。沿河流往南，三十里有一个山窝里的小村，叫做安谷场，属剑州江油司管辖，其实却接近龙川丘场司，这条河，是培江的文流，由这儿向东南五十里，便可到小剑山。小剑山东距大铁山三十里，你该知道你目下身何处。在这儿，没有米吃，每三个月，我到安谷场购些油盘和日用品，除了山药黄精，吃不到蔬菜，飞禽定兽满坑满谷有，取之不尽。再者，不可问。我只能告诉你，八年前，我和一个心爱的女孩子闹翻，那时我二十五岁，血气方刚眼高于顶，也放浪形骸。我另一个好友，在江湖中名声不太好，也穷追这个女孩子，却不想徐图，竟欲霸王硬上弓，惹火了那女娃娃，一怒之下从大剑山打到小剑山，那时，我也闻风赶到，左右为难，论功力，两个大男人联手，也斗不过那女娃娃，我也无法劝阻，我那位朋友没命飞逃，逃到这儿吃了一剑，就死在近水际的河岸旁，女孩子余怒未消，恶狠狠找上了我，我爱她是一片真心，除了诉说满腔爱念之外，我没和她动手。她刺了我一剑，说我花言巧语。说男人都不是东西。又说，假使我真是问心无愧，不是虚情假意，便在这儿等上十年，我确是真心爱他的，便留在这儿了，一住八年毫无怨忧，她是四川人，最爱蜀葵花，所以我种了一大堆，你只要知道这些便够了。”

文昌哈哈笑，说：“你守上十年，她是否答应等你十来年？”

“没说过，但我知道她会的。”

“她怎知你果真在这儿苦守十年？”

“那是我的事，她是否知道，那是她的事。”

“一厢情愿？”

“你少管！”张华大叫。

“好！好！少管。傻子。”

“收回你的话”张华咬牙怒叫，要动手了。

“好，收回就收回，你不傻，一点也不傻。咱们还有两年相处，打不得。”文昌含笑答，一场风暴无形而散。

张华回屋取出砍刀，说：“我替你做床，你可以玩上一天，但不可乱跑，河对岸二十里外有一座山谷，住了一个怪老人，手腿十分高明，剑术通玄，不时会溜到这儿迫我动手印证，性情古怪，遇上他够你受的，最好看见他便溜入林中躲避。”

“我们斗不过他？”文昌若无其事的信口问。

“不行，他只用两个指头运剑，我便只有招架之功。”

“我倒想拦他一拦。”

“有机会的，只要你不怕挨揍。”

两年，不是太短暂的日子，江湖中由于炼狱谷高手齐出，寻找亡命客蔡文昌，因而凶魔敛迹，江湖平静了。谁也不知炼狱谷的人找文昌有何用意，恩耶？仇耶不知道，不知最好不究，落得无事一身轻松。

非我人妖目的已达，谁也不再找他。

七幻道和冷蝎高飞，在江湖广又决斗了两次，不分胜负。

无尽谷和九宫堡，先后火拼了三次，没有结果，黑白两道两败俱伤。

鬼魑山堂仍暗中死缠黑魅谷真，因为他并未能证实黑魅已将半幅秋山烟雨图送给了文昌。

七幻道仍在筹措他的建立大观宫的计划，奔走江湖不择手段找金银。

岁月如流，两年快过去了。

现在的文昌，不但和张华结了深厚的交情，也和对岸的怪老人相处得不错。

怪老人自称姓梅名壁，不仅剑术通玄，内力也超凡人，练有一种极为诡异的阴柔掌力，可以隔纸熔金。全力一击，可以碎碑摧树。他极为赏识文昌的魔幻三剑，在起初两月中，拼斗了十二次之多，文昌奈何不了他，他也无法化解文昌的魔幻三剑，两人竟打出了交情，反而成了忘年之交，互相切磋，也指导文昌用功。

两年来，文昌在内力修为上进境惊人，已将体内的余毒迫至经脉末梢，但未能排出体外，他必须重出江湖，找到练有可以排出体内毒物神功的明师，或者找到了千载交藤拾回自己的性命了。

将近两年中，奇毒不再威胁他，但他知道，假使有外物诱发体内的遗毒，也就是他的死期到了，他必须为自己的生命夺争，呆在荒山中是无望的。

无极气功已出现高原现象，进至一定程度便停止不前，进步极缓，他知道，那是体内余毒在作怪，全身经脉不澈底畅通，想练至三花聚顶的境界，那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他目下仍难禁受不怕任何可破内家气功的兵刃和掌力的打击。

但一般说来，两年的时光使他的功力突飞猛进，剑术更是境进惊人，魔幻三剑的精微所在已被他澈底摸清，已得到剑道神髓了。

早春正月末梢，张华首先离开了，十年之期已满，不见他心爱的女孩子前来，他忍不住了，首途踏入茫茫大江湖去找他心目中的爱侣。

第二个离开的是怪老人，临行他告诉文昌，要文昌再炼无极气功三年或两载，必须突破目下的高原现象，不然将日趋下游，功力将日渐退步，在江湖闯荡，是无法静下心来炼功的。

但文昌不以为然，反而提前离开了。

二月壬申，是初一，距他来到两年之日尚差两个月，为了赶快寻名师和千载交藤，他毅然结束离开了木屋，张华走了不过五天，没有了同伴，也是离开原因之一，三个人走了两个，他不走怎成。

跨过异仙桥，距四川的首府成都整整十里，向右一条小溪，通向一座被蓖林修竹围绕的小村庄。这座小村庄座落在稻径时中央，看不清里面的情况，田中水满，但还未到插秧的时节，农夫们驱赶着牛，在田中忙碌。

文昌打扮得象个落魄江湖人，青布包头，青直裰，青布夹灯笼裤，爬山虎快靴，背包里拟囊，腰带上系着不起眼的碧玉屠龙剑，这几天，为了置

行装和填肚子，身上的银子只剩下五两了！他无法将自己打扮得象样些，必须找门路补充行旅了。

他站在三岔路上，向里外的小村庄虔诚的合掌垂首，喃喃的低祷告，“施姑娘，祝福你平安，人世滔滔，只有你是个不属于这世间的凡人，我虔诚的为你祝福。”

路旁，两个老农，奇怪的注视着他，他走近两位老农，抱拳行礼道：“两位老丈请了，小可向两位打问一些琐事。”

一名老农寿眉抖动，惊然问：“客官要打问些什么？小老儿希望能为客官效劳。”

“请问这儿可是驷马桥村。”

“正是驷马桥村，唠！这客官不是就在这桥头么？司马相加的题石就在这儿。”

“啊！那么前面这座小村就是施家村了。”

“客官，那正是施家村，小老儿就是施家村的人。”

“前年初春，曾任西安府参政的施大人携眷返乡，目下不知景况如何？”

老农突然高兴的笑了，说：“那是小老儿的族侄，去年已由祠堂公举他作村长，目下精神朗健，比早年作官受闲气好多了。”

文昌不能问施姑娘的事，一个不认识的人打问别人的闺女，怎成？反正施大人已经到家，其他的事不必过问了，抱拳一礼，说：“多谢老丈指教，小可告辞。”

另一个老农突然叹口气，自语道：“做官如不昧良心当然受气，但做一个善良小民，又何尝真正的快活？”

文昌听出话中有因，扭头问：“请问老丈莫非贵村也有麻烦？”

“麻烦怎能没有？”

“老丈可肯见告？老丈不可怀疑小可外地人心怀不善，小可乃是西安府人，早年受施大人照顾，途经贵地，只想知道施大人是否健朗安泰，别无他意。”

“哈哈！看客官堂堂一表，满脸正气，怎会是为非作歹之徒？今年初正，我那侄孙女玉英，由她爹陪同赶城西南三里李太守祠进香，遇见了东门恶霸言康，麻烦……”

“有何麻烦？”文昌急问。

“那狗东西已四十出头，第二天便遣媒前来胡闹，要娶我那侄孙女为第五房姬妾……”

“可恶！”文昌突然大叫。

两老人吃了一惊，但仍往下说：“我那侄孙女被迫在月初带小弟远走他方，到夔州府云县避祸去了，目下方能太平无事了。”

“那姓言的老狗是何来路？”

“乃是府城之霸，人称他为绵城之虎，与蜀王府有交情，所以不怕一个退职的参政。”

“他住在那儿？”

“东门外江畔，批把门巷和望江楼之间，在码头附近，他有一座当铺，和两处货行，有十八条大船，专跑成都重庆两府。在城内，更有五座乐局，四间绸缎庄。”

文昌举步便走，走了三五步，扭头沉声说：“请转告施大人放心，言老

狗在这几天中，必受天谴，报应临头。”

说完，拔腿狂奔。两个老人张目结舌，莫名其妙。

成都，也叫绵城，城中街道整齐，白石路面令人耳目一新。城郊，风景如画，如果没有花树玲珑点缀便不算是成都的子民，城外大江环绕，城内二江穿城，城内外交通，陵上共有七桥、市桥等等。水上，四通八达，城内外皆可行舟是一座四周有百里乎畴的水城，这儿的花木如锦，最著名是山茶，石砂落雪海棠花，桐花、芙蓉、旗节花，千叶刺的榆，长乐花茶麻花等等，而木成的织锦缎更为天下知名，九壁天下锦无双。

商业区在东门和东门外，是水防码头的所在地。

望江楼，在东门城外，这儿是水陆码头的繁华区中心，是识别亲友的好地方，也是唐朝名妓薛涛的故居，楼下有浣笺亭，薛涛井。粉红色只可写八行的小笺，便是这位名妓所造的名贵产品薛涛笺。其实，薛涛笺不一定是粉红色的，当时称为薛涛十色笺，特别光匀十分名贵。

从望江楼往左走，有吟诗房，什锦房，浣笺亭，再过去便是枇杷门巷。绵城之虎言康的府第，便在距望江房不远处，背城面江，占地约有三里方圆，府第连云，亭合花树遍地其间。大门外，是一座高大的阁门，高挂起一块大扁，大书“云阳郡言”。这说明他是古云阳郡三姓之一，三姓是，委、言、幸都是怪姓。

文昌怒火上冲，他自己可以忍受别人所加给他的污蔑，却无法忍受任何人加在施姑娘身上的侮辱。施姑娘在他的心目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女神，绵城之虎是什么东西？岂有此理！这家伙真是不想活了。

施姑娘到五云阳避祸，必定是到白头山炼狱谷找方小娟去了，他倒是放心了，决定先杀绵城之虎言康再说。

他气冲冲地进入北门，想从皇城的东西转出东大街，

岂知他在气头上，不想问路，赶错了。

通过十来条大街，前面街道已尽，一条小河流很长，桥上行人寥落，河对岸，柳树成荫，一丛丛修竹迎面摇晃，三五只小舟优闲的上下漂浮，浆声伊哑。

他也不找人问问，走上了木桥。

蓦地，对岸街角传出几声怒吼，桥上的行人全部惊疑地吼声传来处看去。

他不管别人的事，已是近午时分，天空中阴沉沉地，象要下雨，必须先寻客店安身，然后再行找绵城之虎算帐的大计。

街口涌出十余个青布包头的大汉，狂风似的追着一个吊客眉迷糊眼的中年人。中年人足下凌乱，口角有血迹，显然已受伤不轻，吃力的奔上桥头，追的人已经快要接近身后，吼声刺耳：“要活的，别让他跳河，淹死了太便宜了他。”

中年人拼全力向前急行，后面的人抓了空，不等中年人行出三步，追得人突然腾身飞扑抱住了中年人的双足，贴地扑倒。

“唉……”中年人大叫，向前扑倒。

两个人全倒了，后面人一拥而上。

真巧，中年人的肩膀十分接近文昌的左足旁，拥上的人必须绕过文昌，方可抢入，奔得最快的家伙不愿绕，一把抓住文昌向外推，一面大吼，“滚开！龟儿子。”

文昌正在火头上，来很好，信手一把抓住来人凌空她出，飞越扶栏向河里掉，“扑过”暴响声中水花飞溅，好汉落水。

后面的人大吃一惊，有人大叫：“贼党来了！上！抓住他。老二，快去救老七。”

叫声中，四个人同向前扑，气势汹汹；象是恶狗枪骨，文昌一声狂笑，喝声“来得好”！双掌疾伸，“分花拂柳”，左右猛拨，然后，左行拳，发如电闪，右插花，回宫右手。

“卡勒勒”一阵暴响，木扶栏左右俱被击断，四人撞倒了扶栏，“扑过过”接二连三往河里掉，“唉哟哟，惊叫声呼起，四个人不堪一击。

一不做二不休，文昌当众扑出，一名大汉首当其冲，居然反应很快，左掌上拔，右掌来一招行天炮，迎攻文昌的脸门，因为文昌个儿太高，所以仰攻。

文昌右足切入，闪电似的扣住大汉的右手脉门，用两分劲反扭，大汉“唉”一声狂叫，大旋身向后转，脑袋向下俯，屁股向上翘。

“滚”文昌大吼，飞走一脚，踢住大汉的屁股蛋。大汉“平”一声向前行，撞倒了一名同伴，两人抱在一起跌倒，鬼叫连天。

十四个人一照面，五个落水，两个往地下爬，另外七个人脸色大变，扭头便跑，有人叫：“叫黄师付来捉贼，快……”

确是快，眨眼间便逃回对岸，文昌扭头扶起中年人，夹住问他：“老兄支持得住吗？”

中年人的吊客眉挂得更低更难看，脸色青灰，虚弱的说，“兄弟，你快走吧，等会他们……别连……连累了你，我还挺……挺得住。”

“他们是些什么人？”文昌问。

“绵城药局的伙计，言大爷的爪牙。”

文昌心中大喜，问：“他们为何打你？”

“贱内重病在身，吃该店的药，前后花了几百两银子，已经罗致俱尽，贱内的病一无起色。方才至药局肯求帐房先生方便，岂知……”

文昌夹着往回定，一面说：“忍着点，咱们从长计议，尊驾的住宅在何处？走！”

这人自称姓王名守，是一名船伙计，家住东南角城根下，本来该由对岸向左走，但追急了只好过桥逃命。文昌夹着人沿河往左走，从另一座桥直趋王守的住宅。

这是一栋贫苦民的木屋，肮脏凌乱。王守的妻子患的是胸满腹胀，下身水肿，一求便知是营养不良，水肿加上脚气病。

文昌先替王守用推血过宫术疏导所受的伤，再替他的妻子用针，在阴陵泉，三里下针，更在涌泉穴合下。开一下单方。掏出剩下的五两银子，说：“嫂夫人的病不要紧，服三次药便可以，以后注意调理，吃得好些不药可治，这儿你不能待下去了，这老狗会来找你，你暂时找个地方藏身。”

王守咬牙切齿地说：“小可已无路可走，只好铤而走险。我一位朋友在职江之碧手下混日子，早就劝我入伙，小可顾虑太多，一直没听他的话。好！我走。思公……”

“别管我，我送你一程。”文昌答，心中大喜，可找到路子接近岷江水贼了。

王守背着他的妻子，毫无留意地破门而出，直趋江边，向靠在码头上

的一只小船叫道：“五哥，送我出城，劳驾。”

小舟穿越东南角进入外江，下放华阳。

小舟顺流而去，王守安置了妻子，在船头替文昌引见，并向所遭遇的事故向五哥说了，文昌说算了，没通名。

五哥姓林，名双全，年有四十余，豺头环眼，身料结实而粗壮。他一面划船一面向文昌道：“老弟，你的口音象是关外人？”

“不错，在下西安府人。”

“西安府有一位近年崛起的豪杰，与老弟你是本家，叫亡命客蔡文昌，老弟……”

“在下正是亡命客蔡文昌。”

“我的老天！我……我没问……问错？”林双全张口结巴地叫，船也忘了划。

文昌找出幻电剑一场，再取出一个银羽三棱箭，说：“你没问错，这些玩意大概曾经见过。”

林双全突然爬倒磕头，惊喜的叫：“怨林某有限无珠珠，罪过罪过。”

文昌拉起他，自己亲自划桨笑道：“在下冒昧，林兄包涵。”

林双全神采焕发，接过浆说：“普天之下，论英雄豪杰，在我们水陆黑道朋友中，只敬仰兄台一人。敝舵主岷江之鳌任光，久仰兄台大名，只恨无缘可尊颜，不知兄弟可肯给小可为兄台引见舵主的光荣么？”

“贵舵主月下在何处？”文昌问。

“原来安舵在眉州青神县青衣河，目下就在下游不远。”

“理该拜望贵舵主，相烦林兄引见。”

林双全大喜，往下说：“首先，兄台定然乐意知道敝长上的立场，我们这些人不是水寇，只收些水钱湖口；不屈任何人管辖，黑旗令主管不了我们四川水上同伙的事和买卖，我们这些人，上至舵把子，下至望水夫，都是好兄弟，也都是乡亲，除非我们愿意，没有人敢于驱策我们的人，其次，便是有关锦城之虎言老狗的事，那家伙有十条船，养了一批身手高明的水陆打手，一向不将我们这批人放在眼下，舵把子早就想请他吃板刀面，只是没有机会下手。早些天，那鬼儿子的爪牙翻江鼠严镇远，竟弄翻了我们四条船，舵把子一怒之下，已经集中全力要报仇雪恨。明天一早，龟儿子的十八条船装满药材下放重广府，我们要一网打尽。”

文昌呵呵大笑，笑完说：“你们真疯，那龟儿子家财数千万，弄了他十八条船，象是拔了他一根汗毛，有屁用，他还用重金请来亡命徒和你们拼老命，呵呵！最好的办法就是割断他的喉咙。在下拜会了贵舵主之后，今晚到成都去取他的金银，不鸣则已，鸣者惊人，要干，就干个痛快。”

不久，小舟折入了一处叶竹密布的河弯，驳入小河道。叶竹密布的河岸上，突然传来一声怪叫，有人大吼：“慢来，哥子，格老子风浪好大。”

林双全呵呵大笑，举起手左右一挥，叫：“哥子，风歇，浪头大。快传信息，亡命客蔡英雄蔡文昌驾到。”

竹丛中，竹哨长鸣，三长一短。小舟轻快的向里滑，左盘右折逐渐深入。

不久，五艘快艇如飞而来。第一小舟上，一个身披伴搭，下穿短裤，青布包头，背系双股短插的精壮大汉，站在船头手搭凉篷向这儿看，竹哨传信只能传出来了来要人的消息，却不知来者是谁，所以他不住眺望。

林双全划艇迎上大叫道：“亡命客蔡英雄，前来拜会舵把子。”

精壮大汉吃了一惊，突然大叫：“哥子们，迎客！”

五条小舟一字排开，一声大喝，每条小舟之上的枝浆，全都向两侧架起，象是长了八条长腿，五条小舟排列的整整齐齐，在水面漂浮。

“那一位是亡命客蔡老哥？在下岷江之鳌任光。”精壮大汉高叫。

文昌站立在船头，抱拳行礼道：“江湖后学蔡文吕，特地前来拜会任舵主。”

任光突然飞跃而起，小舟仅略一浮动。他象一头海鸥，轻云的飞惊三丈空间，落在文昌身前，小舟略前，但人站立如山，伸出大手怪叫道：“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只恨无缘识荆，幸会幸会。老天！老兄为何不先派人前来知会一声？”

文昌也伸出大手，两条胳膊一抄，把住了，笑道：“来得鲁莽，舵主海涵。”

“别客套，请也请不到你老兄的大驾哪！双合，加快些。”

六条小舟如脱弦之箭，向内河飞驰。

文昌在岷江之鳌口中，终于发掘他与绵城之虎中间的秘密。原来绵城之虎言康野心勃勃，不但要一把抓住岷江上下游的财源，更想组成一批黑道潜势力，替他卖命撑腰，但岷江早已由任光一群人盘据，必须收买或暗中干掉任光才能如意，可是，任光不是用金钱可以收买得了的英雄人物，暗中派人暗杀，也找不到出没无常的任光，因此一来，绵城之虎只好明里动手，出动爪牙和任光的弟兄为难，抓住了一律格杀，见船就沉。

岷江之鳌任光不是省油灯。也高手齐出，奋起周旋，数百弟兄悄然到达成都附近，准备动手一决雌雄。

但府城中不能动手，动手必定引起官府的注意，在蜀王府附近，官员们提心吊胆，一切以王爷的安全为要务，风吹草动，也会令府大人心惊胆跳。假使有匪徒敢在府城火拼，还了得，即使出动全府的军民大举围剿甚至罢市，府大人也会办到的，因此，决不可在府城附近公然火拼。而绵城之虎奸似鬼，他自己在府城纳福只派爪牙出面，任光确是无法可行，只好在先弄十八股货船上打主意。

## 20

锦城之虎有三个忠实走狗，都是了不起的水陆高手，有一个更是出身峨媚的了不起的人物，叫白发苍猿羊宫。另一个是江湖恶贼鬼影子孙明，是去年投入绵城之虎府第的恶贼。第三个走狗叫翻江鳌于靖，水上能耐出类拔萃，身材象个大肉球，尖脑袋凸大嘴，力大无穷，可以不用手便将小舟弄翻。

文昌天不怕地不怕，更不怕官府为难，他认为，锦城之虎料定岷江之鳌决不敢在城中动手，府第中戒备不会太紧密，也不可能将所有的人手留在宅院中，高手必定留在当铺东局，或者在大押上押货，正好动手。

天色刚黑，数十艘快艇鼓浆上邀，除了破水的声音之外，快艇中静寂如死。

三更初，所有的快艇先后在对岸河弯中会齐，一一躲入江岸的芦苇中，然后有三条快艇，悄然从枇杷门巷江岸向下淌。

城门入黑即闭，城外没有夜市。远处望江楼下，近百艘大小船只静悄悄，灯中灯明灭，船外人影隐隐。

三艘快艇在绵城之虎的地段外停泊，半搁在竹叶旁的浅水中。文昌领先跃上江岸，向紧跟身后的岷江之鳌说：“任舵主，请记住，不留活口。在下也知太残忍，但事在必行，不得不如此。但进入宅院之后。如不是练家子，制住便了，不可乱杀。我先走一步，舵主可分派人手包围宅院，听招呼再入室行事。”

声落，他象一个幽灵，没入花树丛中。

不久，前面出现了丈余高的围墙，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不探道，不问路，大胆地飘身而入，进入花圃暗处，果树森森的外花园中。过了外花园，接近了屋旁的一座假山，远远地，便看到两个更夫高举着灯笼，打着二更两点的更梆，沿屋旁小径走来。看光景，小径在假山前，两个更夫必定经过这儿绕出前面的广雁。

锦城之虎府第连云，大大小小不下四十间，分散在各处，家丁并不多，所以只能看到各处的灯光，却听不到人声，夜风抖峭，除了更夫鬼影俱无。

文昌藏身在假山后，两个更夫一前一后逐渐走近。

“笃笃笃！彭彭！”三更两点。

文昌悄然欺近后面的更夫，声息全无，神不知鬼不觉到了更夫的身后，伸出巨灵之掌，从颈后猛扣。他的手大指长，一扣之下，中不便不奇，扣住更夫的耳后双藏血穴。左手疾伸，接住了更夫，将昏倒了的更夫轻轻放倒，往前跟进。

前面的更夫不知身后换了人，左手提着灯夹着鼓，左手举鼓锤，等候同伴打三更，他打点。

没听到同伴打更梆的声音，他感到奇怪，信口问：“老四，你又想偷懒了……嗯……”声出人到他右耳门挨了文昌一劈掌，怎能不倒？

文昌接住了灯笼，将人拖向假山后放倒，一捏入中穴，再在灵台穴上拍了一掌，更夫慢慢醒来。

文昌一把扣住对方的咽喉，将灯笼迫进对方的双目，右膝压上对方的肚腹，低声喝道：“想活，乖乖地听我，想死，你可以大叫。蝼蚁尚且贪生，你不会嫌活腻了吧？”

更夫心胆俱裂地嘎声叫：“好汉，有话好说，轻……轻点……”

文昌手指略松，往下问：“言老狗住在何处？你不会令我失望吧？”

“在……在后面近……近江旁的……的赏……赏江阁。”

“假使你说谎呢？我怎么信得过你？”文昌厉声低问。

“好汉……可以回……回来杀……杀我。”

“护院教师和老狗的爪牙白发苍猿现在何处？”

“在……在装货的大……大船上。”

“这一带设有机埋伏么？”

“赏江阁下……下面，设……没有陷坑和……和串地阱。”

“你带路。”

“小人……人不……不敢。”

“那么，大爷只好杀了你，你带不带路。”

“好，小人……小人领路。”

文昌在更夫的哑穴上拍了一掌，递过灯笼说：“你哑穴被制，叫不来了。希望你自爱些，我确是不想杀你，但如果你玩花样我看不值得，我必定教你下地狱。走！更鼓继续往下打。”

更夫浑身颤抖，几乎脚不是他自己的，一步一挪，恐惧地强压心头在前领路。

岷江之鳌率领的人，全在颈下围了一条白巾为记，上身精赤，只穿一条犊鼻裤，文昌并未赤着上身，他穿半褙，也在颈上围了白巾。将近赏江阁，他将灯笼向后晃了两次圆圈。不久，岷江之鳌到了。

“先把住所有的大宅，伺机入屋制人。任舵主，派八位哥子跟着我。”文昌低声交待。

不片刻，其他的更大和看门护院全都制住了，各处都有用更夫的灯笼传来信号。

锦城之虎活该倒霉，二更天他才从望江楼返回府第，一天之内，他主持火拼岷江之鳌的大计，所有的高手全留在十八艘大船上，准备明早下邀大举。他做梦也未料到。岷江之鳌的消息比他灵通，棋高一招抢先下手，更到了一个胆大包天的亡命客蔡文昌，直捣他的内府赏江阁心脏重地擒贼擒王。

赏江阁面向江南，楼高三层，飞檐兽角高挑，雕梁书栋极尽奢华，比远处的卷地望江楼更为辉煌。原来这儿有三名身手高明的护院值夜，但真正在外巡视的只有一名，其余两人在阁下睡大头觉。二层是欢宴宾客的所在，没有人住。三楼伸向江心，但事实与头二屋分开的阁楼，安置着两位如夫人和十数名歌妓美女。平时，除了锦城之虎本人之外，不许任何男仆接近。虽三岁小儿也不行，只有十来名仆妇丫环上下招呼。

文昌挽着更夫领先踏向赏江阁的大门台阶，其余的人分布左右近藏身，事先已摸清了陷坑埋伏的所在，伺机入楼。夜色茫茫，月黑风高，正是动手的好机会。

岷江之鳌派人在江边，用孔明灯向对岸打出了灯号。对岸悄然滑出数十条大舟，箭似向赏江阁下驶来。

文昌刚踏上台阶，虚掩的大门闪出一个黑凛凛大汉，走到门外便厉声道：“呔！打更值夜的是谁，怎么乱闯？”

“大事不好！”文昌低答，向上急走。

“怎么……哎……”大汉惊叫，一枝银羽三棱箭已射入他的咽喉，只叫了半声，根本没听清文昌所答的话，糊里糊涂便一命呜呼。

文昌也大出意外，想不到一名相当了得的护院如此草包不中用。他猛地大旋身劈出一拍，将身后的更夫击倒，抓起更夫的领巾绑上手脚，向后低叫：“上！”声出人闪，经入一灯如豆的外庭，顺手取回尸体上的银羽箭。

岷江之鳌应声率人枪入。逐屋向里搜去。

不久，三楼临江的一面，灯光不住闪动。一群小舟循光迅速地靠了岸，无数水贼蜂涌而上。

不久，小舟盛满金钱宝物，悄然向下游发邀。

赏江阁的右侧不远，是一度占地约十余亩的梅林，中间堆起了一库巨大的假山，山左下方是荷池，山右高处建了一座古色古香的阁亭，一块大匾高悬门上，有两个漆金大字“梅亭”。

亭下，约有四十名男妇老幼，全都捆住了手脚，用衣衫包住头。亭中，

锦城之虎座在一张虎皮交椅上，脑袋不在脖子上，却挂在飞檐下。亭柱上，有人用鲜血写了十个大字“为富不仁，武断乡曲者戒。”

赏江阁三楼锦城之虎的华丽房间里，一座烛台放在大床上，床上堆满了易燃衣物，火焰下一寸左右，靠了一朵红纸花，假使灯烛燃至下一寸，必定将纸花引燃，纸花也必定引燃下面的衣物，不问可知，赏江阁必将被火星光顾，一寸烛，需要两刻时间，那时，小舟群顺江而下，该已到了华阳附近了。

赏江阁在四更时大火冲霄，白发苍猿闻讯率人赶到时，已经不可收拾了。

锦城之虎暴死梅亭，脑袋高悬亭角的消息传出，府城大震，官府有一阵好忙。

白发苍猿怒火如焚，问清更夫所看的情况，明白了九分，第二天朝霞初现，十八艘大船向下游急放。他知道，岷江之鳌不会放过他，必定不顾一切前来下手斩草除根。江湖之间的利害冲突，恩怨分明，尖锐而毫无妥协的余地，不是你死我活决不会轻易罢手，更没有不了了之的情形发生。

文昌不管白发苍猿的事，但岷江之鳌怎肯罢手？用江湖道义向文昌促请，文昌便卷入了是非之中。当然啦！夜劫赏江阁的事是他策划的，他没有理由一走了之丢下不管，他必须处理善后。

白发苍猿的船速度缓慢，徐徐下放，要招引岷江之鳌前来上钩。

第三天，船过嘉定州，始终不见岷江之鳌的爪牙出现。白发苍猿有他的打算，四川他已无法立足，早晚要栽在岷江之鳌手中，他无法用一生的精力从事日久提防杀星上门的防范工作。唯一可靠的做法，是将岷江之鳌宰了。如果不可能，便利用十八艘大船值两三千两银子的货物，作为日后开创基业的本钱。树倒猢狲散，锦城之虎死了，他没有留下来的必要。他是个江湖无赖，如果真是英雄，也不会替府城人人侧目的恶霸锦城之虎作伥。

过了叙州府，便超过了岷江之鳌的地段。白发苍猿感到十分失望。也感到十分欣慰，失望的是未能一报登门做案蔑视他白发苍猿的奇耻大辱。欣慰的是用不着和岷江之鳌挤命了。

叙州府以下，不是岷江之鳌的势力范围，这一段直到重庆府，水上朋友立不住脚，是官府防范极严的平靖江面。所以事实上，这一段行程是三不管的平靖地带。重庆府以下，便有江湖朋友横行了，从三峡始，直至南京的上游，靠水吃饭的英雄好汉多如牛毛。

十八艘小舟从叙州府开出，顺江而下，距大船群约有两里地，以稍快于大船的航速行驶，眼看接近了大船群。

小舟中段设有竹船篷，看不清船中的景象。第一艘小舟中，船中靠舱门处坐着蔡文昌对岷江之鳌说：“任舵主，这一段江面不禁夜行？”

“是的，所以他们不在叙州府过夜。”岷江之鳌答。

“下游最适于动手的地方在何处？”

“泸州江安县的长滩，或者棉水口附近。”

“船到那儿该是什么时光？”

“明日午间。”

“午间不行。再往下呢？”

“必须到合江县附近才可下手。”

“好，咱们决定在合江下手，超过他们，咱们在前面等，请打发兄弟们

的小舟在重庆府等候。”

岷江之鳌哈哈大笑，说：“老弟请放心，船到重庆府，我保证三峡的分水岭陈业陈舵主已在那儿恭候老弟大驾，他会派最好的快舟伴送老弟。”

上弦月已经降下了西山头，夜风萧萧，汹涌的江流呜咽，已经是三更正了。十八股大船乘风破浪东下，破水声打破四周的沉寂。船头的夜航灯不住摇晃，掌舵老大目不转瞬地注视着前面的滚滚江流。船首，每一条船上都有两名守夜人，不住低声细语，诉说着过去的风月遗痕。

蓦地，第一艘大船船头突向左一摆，船身一阵摇曳。舵楼上的舵公，夹然大叫道：“糟了！糟了！舵断了！”

船首两个守夜人已发现不对，一个大声咒骂：“你他妈的是个死人？船要翻哩！舵柄断了，你龟儿子不知道赶快换一根？”

“不是舵柄，是舵，舵不见了，舵……”舵公绝望地叫。

流更急，没有舵，船成了无主宰的水上落果，扭来扭去，时横时直，速度锐减。

舱中大乱，人声鼎沸，水夫们向外跑，乱成一团，丢了舵，在船家来说，一辈子也难碰上一次，碰上了不手忙脚乱才怪，加上江流很急，不乱天才奇怪。

第二艘大船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黑夜中看不真切，等发现前面大船的夜行灯转了头，舵公才着了慌，火速扳舵柄向左推，或从右方超越，一面竭力大叫：“左满舵！龟儿子你……哎呀！怎……”

这位舵公想叫前面的大船往左移，他自己却在一推之下，手上突然感到压力骤失，连人带舵柄冲在左舷上撞，“砰”一声大震，倒在舵楼上鬼叫连天。原来他的舵也不见了，舵轴空转，用力过猛，怎不大糟？

船上大乱，水夫和货客全都惊起向舱外窜。

“哎呀！糟！糟！撞上了。”有人惊惶地叫。

果然撞上了，轰一声大震，船首拦腰撞上前船的右舷，船板折裂声惊天动地，狂叫尖号之声震耳欲聋。

第三艘大船的舵公，在前面惊叫声还未传到之前，正手扶舵柄举目远眺，还不知大祸将至。一个黑影从后舵爬上了舵楼，是岷江之鳌象一只狸猫轻云地从右面爬上，突然翻入舵楼。

舵手恰好扭头回望，突然发现有人入舵，惊叫道：“咦！你……你是谁？你……嗯！”

岷江之鳌一闪即至，一掌击中舵手的左太穴，膝盖急抬，“噢”一声顶中舵手的小腹，两记沉重的打击，舵手怎吃得消？应声倒地。

岷江之鳌掌握了舵柄，船以直撞向前面两船的中间，势逾奔马，以万钧之威向前猛冲。

前面的惊叫声传到，舱中大乱，有人冲出船首，便发现危机已迫在眉睫。有两个大汉惊叫，向后艄飞惊，一面大叫：“怎么啦！为什么不转舵……”

“轰”一声大震，三条船撞在一块儿，第一艘大船开始解体，有不少人纷纷被抛落水中。

岷江之鳌一声不吭，丢掉舵柄，以龟鹰入水的身法向江心飞跃，水花一旋，形影俱杳。

第四艘大船开始有人奔出，突然有人大叫“不好”，一底舱进水，糟了船底有……有鬼怪，有鬼……”

“水下有人弄鬼，有人弄鬼……”另一人大叫。

船逐寸下沉，抢救已来不及了，虽然绕过了三条大船相撞的地方，但走不了三五里，水已漏进了舱面。

十八条大船中，只有三条能安然冲出危境，未受损害。

第一艘脱险的大船，舱面血肉横飞。那是第八条船，白发苍猿坐镇的赛舟。

江面大乱，前后的大船都先后出事，叫号声震动，他的船到平安无事，但所有的人已全部惊起，在船首瞪着眼。所有的水夫各就各位，八支大桨架起了。

舱面上，白发苍猿白发飘飘，火眼中厉光闪闪。论年纪，他不过四十出头，但天生的少年白发令他显得苍老了许多，一双火眼和窄腮突嘴的怪象，令他得了白发苍猿的外号。在峨眉俗家门人中。他是个最争气也没出息的。个。争气的是他所学有成，技压同门师兄弟，没出息的是他在江湖混了一二十年，依然两手空空，做大户人家的护院保镖。

所赚来的银子全都买酒喝了，他为何有火眼，大概是酒喝得太多的缘故。

他的左边，站着鬼影子孙明。这家伙答应了七幻道向文昌夺那四颗珍珠，但他怎敢向敢于与十三怪物做对的文昌动手？离开了西安府，便逃到四川找地方安身，进入了锦城之虎的府第，主要是想避避风头，免得七幻道要他的老命。

右边，站着身材侷肿怪谊的翻江鳖于靖。这家伙不愧是水上高手，看了前面的船被撞毁的撞毁，下沉的下沉，便知道岷江之鳖来了，火速脱掉衣裤，抓起一把分水刀，向船后大叫道：“右满舵，右舷倒桨，左桨加快，冲上河滩。”又扭头叫：“岷江之鳖王八蛋来了，弟兄们注意舱面，在下面水中……”

黑夜中，除了自保之外，无能为力，无法兼顾其他船手，他要下去认自己的船。声未落，一条黑影突然踏上了船首，舱面火把照亮，人影一出现便没有再出现。

那是一个身穿青绸油水靠的高大青年人，背上有剑，玉面朱唇，大眼睛神光奕奕，那傲世者的略带讽嘲性的笑容，令人感到从他身上发生一种可以慑人的无形气质，有三分孤傲，七分骠悍，站在船首的舱板上，水淋淋地向众人傲然冷笑，“什么人？”船手说：“哎”

狂叫声摇曳而下“扑通”两声水响，冒失鬼飞下了江心。群人只感到来人大手一伸一扔，便将人扔下水中，全都大吃一惊。白发苍猿晃身边出，沉喝道：“阁下是岷江之鳖的……”

“在下是任舵主的朋友。”来人朗声答。

“尊姓大名？”

“亡命客蔡文昌”

群人脸色大变。白发苍猿火眼乱翻，大吼道：“你一个江湖晚辈，好大的狗胆……”

文昌用一声冷哼打断他的话，突然晃身抢入，铁拳上下齐攻，连攻五拳。

白发苍猿不愧是出身单门正宗的峨眉弟子，双掌急如狂风暴雨，化去五拳更回敬了三掌，两人在电光石火似的刹那间换了两次方位，似乎势均力

敌。

但火限人已一眼看出白发苍猿棋差一着，文昌的拳风隐有风雷之声，力道凶猛无比，两次换方位，都是白发苍猿处于被动，化招时略现错乱，也不敢正面化招，所回敬的三掌，都是在飘掠盘中旋抽冷子出手的。

鬼影子孙明象似鬼，他一听是蔡文昌便感到心中毛发。近两年来，文昌失去踪迹，目下再次重现江湖，比往昔当然更了得，他怎敢对自己的老命开玩笑，一声不响便往舱口退，溜之大吉。

翻江鳖已看出危机，再往下拖，白发苍猿危哉！他一摆分水力，抡出大吼道：“弟兄们上，拿下这小辈。”

舱面不够宽阔，高手相搏，不但进退如风，盘旋以电，圈子也大，怎能容得下几个人合围动手？但翻江鳖已发出众多为胜的呼喝，其余的人不敢不上，只有两面一分，冒险包抄，刀剑飞舞中，一涌而上。

文昌一声长啸，撤下碧玉屠龙剑，碧光一闪，从右面抄出的两名大汉便感到冷森森的剑飞已经压体，同声虎吼，两把分水钩狂野地飞上半空，两大汉感到碧茫已临面门，百忙中火速后退，“仆”一声，臂部撞在船舷上，重心立失，惊叫一声，翻跌下江去了。

文昌以奇快的身法将右面的人迫下江中，立刻回身反扑，剑向后挥，沉喝震耳欲聋叫：“你也下去，滚！”

“铮”一声巨响，白发苍猿迫袭文昌的长剑向上荡，碧茫一吞，剑尖已光临咽喉之前了。

“不见得。”翻江鳖怒吼，象一个光珠从下滚入。假使文昌宰了白发苍猿，双腿便可能送给翻江鳖了。

“你先下也并无不可。”文昌沉此，剑向下落。

“铮铮铮！”分水刀连挥三刀，砍在下沉的碧茫上，火星直冒，分水刀出现了三个缺口。

翻江鳖只感到虎口如同火焰，有血沁出，奇大的反震力从刀上循臂震向心脏，马步虚浮，连退五尺，吃力地旋出碧茫的光罩圈，脸色大变，额上青筋跳动。

“咻！”文昌吼声震耳。

“啊……”左面两名大汉狂叫，向后退，“呼呼”两声沉响，撞倒在舷墙之下，爬不起来了。

船夫们不敢出面，舱面上动手的人，全是锦城之虎的手下，片刻间便折损了四名，只有六名高手在场了。

文昌以奇快的身法左右急截，一面和中间的白发苍猿及翻江鳖硬抢，凶悍如狮，碧芒飞腾。

船头堆物甚多，四名把桨水夫已经丢下大桨躲到后面去了。前面门如火如荼，刀光剑影飞腾。后艄突又传出杀声，岷江之鳖率人爬上了船坊，控制了舵楼，舵又向左岸急驶，那儿泊有接应的从舟。

船首大局已去，文昌一把剑主杀了全局，六名好汉包括了白发苍猿和翻江鳖，已无法近身相搏，只能在外圈游斗，激斗似已过去，在找机会重新再来致命一拳了。

这时，翻江鳖反占船首，白发苍猿堵住船舱一面，左右各有两名大汉，六种刀器摇举，脚下缘缘移动。

文昌站立在中间，右脚急移两步，右侧的两名大汉火速退向一侧，不

敢进招。

“咻！”文昌沉叫，突向船首回头猛扑。

“当当当”金铁交咋响，翻江鳖连挥三刀，方将袭来的一剑化解，一退再退，已到了船首江神宝座之前，已是船首尖端，再退便会下江了。

白发苍猿了得，抓住机会立刻扑下，剑影飞旋而出，令人心魄的剑飞厉声刺耳，无数的剑尖攻向文昌的后心，“追星逐月”绝招出手，果然凶猛泼辣，锐不可当。

文昌本可将翻江鳖边落江中，但身后剑气压体，船也这时向左扭，浮沉中上不易控制。

如果再出一剑，必定难以照顾身后，虽不至于落江，也必定失去地利身处境危局，毫无疑问会失去有利的局面。

“来的好！”他大喝，大旋身一剑疾挥，“当”一声崩开袭到后心的剑影，乘势踏进，“魔幻三剑”出手，但见碧茫连闪，连人带剑往对方剑影上钻入，碧茫再吐。

“刷”一声，翻江鳖的分水刀砍中了文昌先前的虚影。文昌已不在那儿，一刀落空，刀尖距文昌的背心还差三寸，这一刀白用了。

同一那间，“啊”一声厉叫，白发苍猿的一条右臂，连同长剑跌落在舱下面。

也似在同一那间，碧茫回头反扑，“当”一声巨响，火星激射，人影倏止。

翻江鳖一刀落空，立刻再迫进，刚跃进两步，碧茫已指向他的胸口鸠尾大穴，他只好全力一刀砍向碧茫。岂知砍中了碧茫，碧茫并未格开，刀反而往侧方反震，碧茫已经贴肌。他为了保命，只好双手连动，全身推力相抗。哪知不但没将碧茫推开，剑尖反而入穴三分，冷冰冰的剑气，令他心胆俱裂，闭下眼站稳，绝望地说：“命该如此，不死在水中却死在船上。”

另一名大汉见有机可乘，悄然冲下猛挥一刀。

文昌收回剑，沉喝道：“下去！在水中等我。”

喝声暴起，人化龙腾，从下丈余方回头反扑，“当当”两声金鸣，接着是一声惨叫。

高手在群殴中，必须眼观四面八方。大汉从后进招，逃不过文昌的神目，让钢刀经过脚下，碧玉屠龙剑凌空反击。大汉百忙中挤刀招架，已来不及了，两刀没封住，碧茫已在第三刀将出的刹那间击中了大汉的天灵盖。

白发苍猿的右臂已断，不得不逃命，向后奔向舱门，拾好遏上伸出双股短叉的岷江之鳌，叱声入耳，“姓羊的，你的末日到了。”

文昌的喝声，也同时到达，“任舵主，饶了他，让他赳合峨眉门人，找我亡命客蔡文昌，不必赶尽杀绝。”

接着，水声震耳，翻江鳖和文昌先后跃入水中。

峨眉江之鳌突然一闪而至。

白发苍猿已知大事不妙，忍痛奔向船舷要往水里跳。

双股短叉幻化一道电芒，飞射白发苍猿后心，“扑”一声贯入脊心，白发苍猿砰然倒地。

岷江之鳌向前一脚踏住白发苍猿，抓住叉柄冷笑道：你这龟儿子早就存心要拔我这眼中钉，我怎能饶你？斩草除根，萌芽复又生，蔡兄弟仍是任某的好朋友，他对头满天上，已经够麻烦了，任某岂能让你再纠合峨眉门人

和他为敌？你该认命了。”

双股短叉拔出，鲜血激射，白发苍猿吁出一口长气，身躯一阵痉挛。过来一名赤膀大汉，抓起尸体丢下江里。

另三名大汉已陷入包围，仍在死撑。岷江之鳌大吼道：“斩草除根，不留活口。”

他向水中注视，黑夜中，看不出水中的情景，但他却看到十丈外上游有人浮沉，文昌的幻电小剑光时隐时没，他是个重友情的人，深怕文昌放走了翻江鳖，后患无穷，忙向身旁的手下叮咛一番，飞跃下水。

文昌和翻江鳖正在追逐，翻江鳖试了两次，发现文昌的水性比他高得多，手中的小剑近身了两次，他的分水刀已被砍断了三寸刀尖，令他毛骨悚然。

之后，他开始逃命，从水面循上江底，再从江底浮下江面，一阵追逐，他仍难脱身。但在黑夜中，躲闪极易，水底更黑，伸手不见五指，文昌想迫近进招也非易事。

翻江鳖全力逃命，向江底急潜。后面，文昌象条鱼，衔尾紧追，两人之间，相距约在五尺左右。

下到江底，翻江鳖用脚一蹬江底巨石，从相反方向反射，只刹那间，便远到丈外。文昌刹不住势，扭头反追，已经失去了翻江鳖的踪迹了。

翻江鳖水下能耐果然了得，他抱住一块江底巨石，手脚平贴，不用劲不划水，文昌便听不出水声，向下寻找。

片刻，翻江鳖放了手，随手漂流，漂了二十余丈，吞了两口水压气，直至确实知道已脱离了险境，方慢慢浮出水面。

之后，亡命客重现江湖的消息，便由他的口中传出。江湖大震，峨眉的门人，大举搜索岷江之鳌，但岷江之鳌早已将锦城之虎的无数金银珠宝均分了，散了伙，天茫茫，何处不可易身？峨眉门人白忙了一场。但他们不死心，大批高手纷纷东上，要寻找亡命客蔡文昌算帐。

文昌在重庆府换船，一叶轻舟下放三峡。他这次从四川上行，首先是要探听施姑娘的消息，姑娘已到了云阳，据猜想，姑娘定然是炼狱谷暂避风头。但在未证实之前，他仍难放下心事，必须到云阳走走。

他这一艘轻舟，是三峡之雄分水鲤陈业的快艇。陈业安舵重庆府，早接到岷江之鳌传来的手书，一切安排停当，盛意款待来客，一见如故。

文昌在重庆府逗留三天，立刻告辞出川。分水鲤和岷江之鳌亲送出忠州，殷殷道别而回。

轻舟下有八名专走三峡的水中高手，舟行似箭，直放云阳。当天入暮时分，在云阳上岸。三峡禁止夜航，必须在这儿泊舟过夜。

文昌忆起方小山曾经说过，要找他可至城里三峡药行使成。晚膳罢，他交待划舟人一声，换了一身青直裰，独自进入南门。云阳城的南门，须在二更正关闭，与其他州县不同，因为这儿是上下船只的宿站泊所，为了方便船上的客商，所以开放到二更。

这是一座北山南水的小城，前对大江，江对岸是张飞庙，据说张飞的脑袋就葬在那儿。

北面 and 东面，星罗棋布建了三十余口盐井。城南码头下，泊了数百艘大小船只，却有三分之一是运盐船，盐在这儿装船，上放湖广西面，是五溪河谷，地势极底，形成业山中的鱼米之乡。

由于是舟船的停泊所，而且盛产井盐，云阳事实上不比东面的府城差，入夜市面相当的繁华。

三峡药行在南大街，距城门不过十间铺面。很好找，一问便知。

如果在这儿看见任何一个江湖人，向他打听白头山炼狱谷的去向，他必可如数地告诉你该如何走法，最后也必定好意地告诉你，还是不去的为好。当然啦，假使是炼狱谷方家的朋友，又当别论。

文昌不想到炼狱谷，他不愿在生死未定余毒未除的今日，跑到炼狱谷博取方家的怜悯，更不想在这时重见方姑娘，使自己的心中激起波澜，虽则方姑娘的背影仍经常打搅着他，中午已近，但他不能也不愿在这时相见。他处身在徘徊之中心念道：“快两年了，也许，她和小山弟已料定我死已不在不安，江湖人的命运，注定是可悲的，在生死难料的时候，免得见了方姑娘后，令人怀念，他们是否仍在怀念我呢？”

他不知却是为了他的失踪，炼狱谷的人大举动重出江湖几乎闹翻了天。

方小山已经长大了、成了一个健壮的少年，昨天才从湖广回到谷中，同回的还有黑铁塔，他成了炼狱谷的上宾。他的伤已经早就养好了，他和方小山走遍了万水千山，但文昌的音讯却如同石沉大海，两人的心情十分沉重，打算过了三五天，再到江湖中打听。

谁也没想到文昌已到了云阳，鬼使神差错过了。

鬼影于孙明已逃到了湖广，不敢将消息外传。

翻江鼈逃向峨眉，还未将文昌的事传出，所以江湖中还不知道亡命客重现江湖的消息。

等到消息传到云阳炼狱谷，已是半月后的事了，炼狱谷的人大举入川，双方背向而驰。

文昌问清了三峡药行的所在，向店中走去。

三峡药行规模并不大，左边是柜台，药柜巨大，一名掌柜先生、五名伙计。里间是两名大夫，病人就诊十分方便，并且两位大夫的名气在云阳十分响亮。但在外表看，谁也不知三峡药行会是炼狱谷联络站。

别小看了这家药行，所有的人全是了不起的高手，外表看去全都是一团和气的生意人，事实都是一等的武林高手。

文昌踏入了店门，伙计们正在忙。三名伙计在为客人捡药，两名在后面用大铡刀切药。

掌柜先生年约花甲、红光满面一团和气，戴了四方平定帽，长衫扬扬，外面加了一件短袄。对刚进门的文昌含笑点头，说：“客官请坐，小店能为客官效劳吗？”

文昌在柜前的长度椅上落座，双手支着柜面，目光不在意地朗药柜上流看，指着写了“跌打万应丸”的大瓶说：“劳贺，请为小可包二十包。”

“二十包？”掌柜先生一愣，又道：“跌打损伤轻者每服一包，重者二包，最多三服必可复原，客官……”

文昌突然压低声音道：“小可奉施公所差，特来请询贵谷方谷主，方小姐目下景况如何。”

掌柜先生又是一伤，不住朝文昌打量。文昌生得奖俊，雄壮如狮，玉面红唇的确不象下人。

“呀？尊驾是……”掌柜先生张口问。

“小可仍是成都施府的护院。”

“施府怎会有护院？老弟，你……”

“先生有所不知，自从锦城之虎闹事之后，敝长上深怀戒心，所以请了五名护院，小可便是其一。”

“施大人目下可好？老弟尊姓大名？”

“施大人目下尚称即健。小可姓文，名武。”文昌信口胡说道面不改色。

掌柜先生找不出破绽，就只好说：“施姑娘昨夜到达敝地，今天已派人护送入谷，文老弟不远千里到来，请到内间待饮。”

文昌心里一块大石落地，摇头道：“小可不再打扰先生了。请转告方小姐，锦城之虎已遭纵死，赏江阁化为瓦砾场，已没凶险之尤。至于是否在近期返回成都，悉由谷主定夺。”

对，少谷主小山弟目下可好？”

“少谷主也是昨日返回。”文昌心想好朋友安危，他走遍了天涯海角，心里想念万分。

掌柜先生“啊”一声问道：“老弟怎知少谷主叫方小山？”“从施大人嘴里知道的，在下告辞了。”文昌站起双拳一礼，一身轻松地踏出了店门，扬长去了。

少谷主方小山名字是乳名，知道的人少之又少。掌柜先生不愧是老江湖，立刻起疑。按常情论，方嵩父女不可能把底细完全告知施大人，施大人也不会告诉一个请来护院的，他立即召来一名伙计，吩咐道：“晓平，快！盯住那人，务必查明底细。”

文昌出了店，也知道掌柜的起了疑心，但还不知已被盯梢，他朝南门速走。

正走着，对面街灯光下出现了两个极为熟悉的身影，他吃了一惊，赶忙朝人丛里一闪，低下头，足下加快。

前一人是个高大狰狞的红衣喇嘛，铜铃眼里碧光闪闪，手上拿着一根极重的紫金龙杖，天那，是碧眼青狮巴隆活佛。

在巴隆活佛后面五六丈，是一个幽灵般的女人，一身黛绿衣裙，腰系长剑。半点不假，是几乎要了他的命的冷蝎高飞，她脸上冷冰冰，别没表情，看情形，她定是盯上了巴隆活佛，毫无顾虑地近身盯梢，好大的胆子。

文昌对这两个家伙，可说恨之切骨，但衡量自己目下的造诣，任何一人他也惹不起，越过了两人，他心里越发冒火，心说：“不给他们一点脸色看看，怎消得下这口恶气？”

他越想越火，仇人相见，格外眼红，他开始转身反盯住前面两个人，一面在心里打主意报复。如果光明正大地动手，他有自知之明，就能接下三招两式，搞得不好反会丢掉小命，不可妄动。

摸清了两人的去向，他开始从对街超越，走在巴隆活佛的前面十多丈外。他身上未带碧玉屠龙剑，穿的是小民百姓的贱服之衣，除了高大雄壮之外，并未岔眼。

机会来了，前面有一个黑黄色竹捞把炸好的小鱼起锅。

他快步入店，把一锭银子放在灶上，抓起两团麻布说：“大师傅，帮个忙，这锭银子把你这锅油卖给我。”

不管大师傅肯不肯，两手端起油锅弃出店门，大师傅和两名伙计呆住了，莫名其妙，抓起银子一看，确定是十两纹银。

“疯子、疯子、十两银子买一锅油，龟儿子是疯子。”大师傅手足无措地

怪叫。

文昌脚步放慢，等候巴隆活佛到来，油香四溢，锅离了火，油却在沸沸扬扬。

行人逐渐少了，越往前走的人越少，履声阵阵，碧眼青狮已接近身后了。

由于行人渐少，冷蝎高飞拉近了些、已在八九丈外。文昌侧首看去，心中暗叫可惜。

在对街盯稍的药店伙计晓平，感到莫名其妙。这位自称是施府的护院大个儿，行径太古怪啦！端着一锅油满街走，干啥？

碧眼青狮已到了身后不足一丈，是时刻了。

文昌一直等到附近已没有行人，看了真切，沉着地动用两臂，徐徐半转身躯，双手一送，就把沸腾的油泼向碧眼青狮，同时大叫道：“贼喇嘛！有你快活的。”

碧眼青狮的目光，本来是不住向两侧看望，想寻一家有美女的住宿以便今夜安身，并未留意前面有人暗算他。

也是他命不该绝，正好转头向前，同时，文昌是先发声后泼油，按武林规矩出手。

碧眼青狮的功力已近化境，同时早已闻到油香，知道不妙，不敢用掌反击，滚沸的油来势凶猛，已近身直接泼来，左右闪避都难脱身，唯一的办法是往后退，他一声怪叫，右左袖子一震，罡风发是殷雷，人向后方即退。

可惜，距离太近，文昌也用了全力，碧眼青狮未能全部避开油的袭击，下身被不少的滚油泼中。幸运红衣的下摆又宽又大，护身神功在仓促间也发挥了五成的威力，被衣摆所阻，未能近身。但两足却糟了，滚油一沾长裤，热力直逼肌肤，膝以下足以上立刻皮破泡起。

“啊……”他一声狂叫，人向下落，立足不牢，突然坐倒在地。“当”一声大震，紫金降龙杖砸在青石街上火花四飞。

文昌也吃了一惊，没想到碧眼青狮如此了得，竟能避此一劫，一不做二不体，往街心闪出，想绕过滚油地面扑向倒地的碧眼青狮。

可惜迟了些，后面的冷蝎高飞已经到了。

店铺的灯光明亮，文昌的脸容没所循形。

冷蝎高飞本来奔向碧眼青狮，突见文昌出现，粉面一定，扑上叫，“恶盗你竟未死在洛阳祝家，今夜你的末日……”

文昌心中一惊，这鬼女人眼力果然了得，此刻碧玉屠龙剑不在手，想硬打已没机会，他就好暂避风头。

随手把油锅劈面扔出，怒叫道：“贱母狗，大爷日后寻你，会让你耻辱中死去，大爷定报洛阳数剑之恨。”

“当”一声巨响，冷蝎高飞用飞快的剑法挥剑去接，油锅迎剑碎裂，铁片四射，口中叫道：“恶贼纳命！”

文昌跑入一家店门内，扭头叫“贱母狗！大爷会有剥光你的一天，为期不远了。今夜如果不是碧眼青狮走在你的前面，你就是受报的人。再会了。”

“你走得了？”冷蝎高飞厉叫，飞扑上来。

文昌冲进木立手足无措的店伙丛，跑入室内叫：“快拦住那发花乱寻男人的女疯子，呵呵呵呵！”

狂笑声中，他消失在内厅，走上了楼破窗而去。

冷蝎高飞也随着厉喝之声追入室内，但文昌的人影已无踪。

这时候，对街突然跑出一个身穿八卦衫披鹤氅的老道，一把扶起怒吼如雷的碧眼青狮，怪叫道：“巴隆道友，你……你怎样了？”

文昌进入别的店内安身，冷蝎高飞没有办法，她一个少女，总不能追入别人的店内撒野。文昌胡说八道说得太难听，说她是发花寻男人的疯子，她怎么受得了？可是又没有法追上。

这时，街上行人越来越多，油香四溢，人声沸腾。她收了剑，恨恨地顿着弓鞋，切齿道：“我会追你到天涯海角，你跑不了的，除非你死了。”

二楼窗口，突然传来文昌的声音，说：“不要脸的女疯子，即使我死了，天下男人多的是，你何必伤心？”

他骂得太恶劣，冷蝎高飞受不了，一声怒叫，凛空飞上两丈高的临街窗口，破窃而入，可是，文昌早已溜走了，气得她冷冰冰的秀脸变成了青灰色。女人和男人斗口，先天上便占不了便宜。

街心上，穿八卦衣的人是七幻，他扶起碧眼青狮紧问缘由，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

碧眼青狮的两足脱了一层皮，吃力地站起怒叫道：“我没看清他的面貌，泼了我一锅沸油。王八蛋，佛爷要剥了他的皮，吃了他的心肝，白鹤道友，请为我追拿他，那鬼女人定然知道他是谁……”

七幻立刻飞起追去，进入楼中，冷蝎高飞的身影，刚消失在打破了的天窗口。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破空而入。

文昌并未定远。他隐在另所大楼的飞檐下，星光灿烂，看得真切。

冷蝎高飞正气得发呆，突然身后传出声响，扭头一看，看清了七幻道长。

七幻道长也看清了是她，一对曾经大干了近十次不见胜负的死对头朝了面，冤人相见，格外眼红，同声怒叫，一对宝剑风雷突起，火辣辣地在房面上干上了。

下面的碧眼青狮撕掉裤管，一双小腿血红，有些水泡已经破了，惨状让人心惊。他取出药散上小腿上，撕了衣服捆伤。看到瓦面上有双剑交错的震鸣，以为文昌已被七幻道长拦住了，夹起紫金降龙杖，一声怒喊，象一朵红云，从街心飞上了三丈五六高的瓦面，入到声道：“交给我，我要活剥了这王八蛋。”

“是冷蝎高飞，这女人贫道要了。”七幻道长怪喊。

冷蝎高飞见两个凶魔全到了，知道不妙，攻出两剑扭头便走，如飞而去。

“追！抓住她我要拷问。”碧服青狮怪吼。

两人奋起狂追，正好经过文昌藏伏的瓦面。文昌对七幻道长恨入骨髓，怎肯放过机会？在七幻道长单足落在瓦上的刹那间，一块青瓦全力出手击出，他不想暴露身份，所以不敢用暗器，错过了机会。

他现在的功力已不比往昔，瓦片飞得比声音快，听风声辩器术已用不上了，七幻道长就没想到有人从瓦檐下暗算，“叭”一声，碎瓦片飞溅，击中了后心。

文昌飞身而下，如飞而走。

“哎”七幻道长怪叫，出其不意地狠重一击，击得他摔倒在瓦面上，骨碌碌向下滚，滚近檐方止住滚势。一记重击，如果他没有罡护身，背胸会被

击穿，大石头就经受不起文昌全力一击。

想不不到在云阳小地方，却是藏龙卧虎之地，一夜中会碰上三个功近化境的死对头，三个对头都是宇内十三怪物之一，大事不妙，必须离去。文昌心中凛凛，抄道逃出上了船，向船老大问：“各位老兄，今天能否下航？”

“小事一件。三峡水道夜航象是过鬼门关，在下在二十一年中，只闯翻了二十条船。不是吹牛，一滩一石在下全都了如指掌，就要蔡兄不着慌，在下敢担保可以平安下放湖广。”船老大拍着胸膛保证。

所说二十年闯翻了二十条船，文昌笑了，说：“这么说来，老兄对翻船极有经验了！”

“一次凶险一次乖，这才是以性命换来的经验。”船老大傲然地答。

“高论，高论，下航。”文昌简洁地发话。

船悄然滑出，滑到了中流，悄然以极速向下游冲去。八名水中英雄两面一分，镇静地控制着向前航行。

还没到雨季，江水水位不高。三峡的起点夔州府起，一段水程事实上很安全。算行程，明晨便可冲入关门，如果起晨发航，明天必须夔州府靠岸过夜。

云阳城闹翻了天，文昌却在岳州府出现。

他换了衣衫，内穿深兰色劲装，外穿深兰色长袍，一律兰，兰督巾，兰靴子。不知怎地，他对兰的有一份深厚的感情。他记得深闺养伤的那段日子里，施姑娘就为他做了一套深兰的劲装，这套劲装虽已早就破烂丢失，他却从那时起对兰的有很深的亲切感。

他在城西北洞庭老店投宿，可以看到西城门，西城门之上就是大名赫赫的岳阳楼，平民百姓是不可以登临的。

首先，他遍访所有的药材店，就是没有千载交藤，结果让他十分失望。

交藤，就是何首乌，千载则成形，是长生不老的稀药。其实，这玩意剧毒的功能并不大，但它能排除体内的杂物，对生机勃勃没有阻碍，多服之后，可以让头发不白，所以起名首乌。这东西并不是稀见之物，但千载上品却不易寻，平时就可活二三十年便自行枯死，必须获得天地之灵气，方可生长千年。在他的九转玄丹中，就有这种奇药在内。

他在药市中寻找，想得到必定很费劲，失望自是意料中的事，寻了一天，他有点心灰意懒。

近来，他就感觉到真气运行已有异象，运气时总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逐渐有点吃力。

他想：可能是余毒已经开始在经脉末梢结瘤了，危机就要来了。

在焦虑中，他想起该寻武林人物探问消息，也许在武林朋友中，可以寻到千载交藤。要不可以去寻玄门道士设法，修真之人对这玩意比常人知道的多些。

要寻老道寻问，乐州府本地宫观不多，宫观大多在城外巴陵县境。最著名的三座，一是府城西北岳阳楼北边的吕仙庙，一是三十里外君山的相山祠，一是县南出产名茶的切湖水仙殿，最近的一座，当然是距此地不远的吕仙庙，前往碰碰运气岂不甚好。

入夜时分，他系剑挂囊，外穿长衫，直走吕仙庙。

庙在西北城角下，吕仙庙前面是一块广场，广场前是一条街口和两条巷口。一些小食摊排列在那儿，广场中是占卜星相的场子。游人三五成群，

灯光辉煌。这儿不但是消遣地，也是游乐场。

大殿建筑的金碧辉煌，纶巾羽扇身背宝剑的吕仙宝像高踞巨大的神龙，配有各种怪物奇鬼。二殿是八仙过海，塑像栩栩如生。

这庙庙占地甚广，香火道士上百，是岳州府第一大庙。据说当年吕仙在岳阳楼题诗之前，就在这儿住宿，原来是座客店，信徒们斥贫称工，建成了这座大庙。

文昌走着四方步，大袖扬扬，穿越热闹的人群，走向金碧辉煌的庙门。

庙门左右，古槐成荫柏林青青，设有不少茶座，是游人歇足的好地方，也是消闲的好去处。

在未摸清吕仙庙的底细之前，他必须寻人问清，便向右边走去，在一座竹造茶座上落座。

过来一名小后生，含笑躬身问：“客人请吩咐，敝处的茶有切沏茶，西湖龙井，武夷山的……”

“要一壶切沏茶”。文昌中断小后生的话。

夜市刚过，游人如即，庙中香烟了绕，但壮严肃穆中却有喜笑之声，大概吕祖本人就是一个风流神仙，善男信女们也没有入和尚寺院敬佛祖大士般虔诚。

不但有男人前来上香，还有女人哩！广场中有两处卖解场子，每一座场子都有三两个会玩刀舞剑的女人亮相。游人中，也不时可以看到由一群健仆护着的大嫂子少奶奶，她们来这里烧夜香，天知道。

响起几声零碎的音符，两个俏妇人围着桐木琵琶，依依娜娜出现在茶座旁，香风中人欲醉。

“客人，照顾些儿。”一个左面有个美人痣的少妇，向文昌俏生生地打招呼。

文昌看了两人一眼，心中呼呼跳。心说：“好妖美的女人，要命！”

两年多没亲近过女人，他似乎忘了，辛勤的苦练消去了他大部份时间和精力，他连想也不敢想啦！但先天上的本能，就消外力一加诱发，不请自来。

这两个女人确是妖美，穿的是荆钗布衣，但掩不住她们的成熟体态和美感，浑身曲线玲珑，一个年约二十四五岁，另一个略小些，二十一二岁左右，粉面桃腮，小口丰满充足性感，凤眼中水灵灵，一道目波，足以让人扬扬如仙，忘却人间何世。春衫单薄，露出的两双细腕白里透红，端得是我见犹怜，让人平然心动。

“好吧，两位可以任意弹上一曲。”他信口说。

两个女人在对桌先道了谢，然后落座。年长些颊旁有美人痣的少女一面调弦，一面问：“客人，可要唱哪支小曲。”

“随便。”文昌依然信口答，虎目在庙门寻看，希望能看到一名香火道士，以便请店伙唤来一谈。

一阵细碎的弦声响起，声势如万马奔腾。

他心中一惊，定神向女人望去。

两女人的目光，正紧紧地看着他，似笑非笑，神情极为暧昧。

“唔！是走江湖的有刺花儿，我几乎定眼。”

有美人痣的少妇突地艳然一笑，用伶俐莺声唱道：“铁拳如电，剑上光寒……”

天！居然是他编来卖唱，甚至连弦声的声符曲调也完全一样。他吃了一惊，摇手道：“姑娘请住手，这首曲是怎么回事？”

弦声突停，少女面上泛起迷糊的神情，说：“这是江湖中一位大名鼎鼎的英雄，姓蔡名文昌外号亡命客所编的歌，大爷可是不喜欢？”

文昌面目一沉，苦笑着问：“这人目下何在？”

“不知道，可能死了，可能藏世了，他象一颗光亮的流星，突然而来，谁知他日下怎样了？”

“姑娘称他为英雄，有说法？”

“很难说他是不是英雄，一个人在世之时，难免毁誉交加，真正的英雄大丈夫，很难免妻不贤子不孝的，何况他一个蔡文昌？据妾身所知，八个字可以说明他的为人。”

“请教是那八个字。”

“亦正亦邪，亦侠亦盗。”

“说得好，形容的正到好处，姑娘请往下唱罢。”

“大爷真要听？”

这时，后面一桌来了两个人。一个是瘦小于枯，拄着一根山路杖的老人，是从四川逃来的鬼影子孙明，另一个似头硕大的猩猩，白发乱糟糟，腰系长剑，面容狞恶已极。看了他的长象，便知是十恶全作的江湖恶贼吴信。

两人在文昌的身后入座，互相不见面，，泡来了两壶茶，便悄悄地交谈起来。

文昌不知身后茶桌上来得是谁，向姑娘问：“请教姑娘贵姓芳名，是那一位前辈的高足？”

姑娘眼睛一亮，笑道：“卖身几乎走眼，原来是同道，妾姓彭，小字君玉，那是舍妹君佩……”

文昌一愣，喂了一声，抢着说：“原来是金陵双妹，敬佩敬佩。”

彭君玉嗤嗤一笑，笑得花枝招展，胸前双峰摇摇，说：“不错，金陵双妹，人见人爱，可人见人怕的九星妖女彭君玉，雨露神女彭君佩，你不怕？”

文昌就呵呵一笑，说：“江湖人都是玩命的蠢材，没有可怕的。当然啦，贤姐俩的名声不大好，确是歹毒了些，玩弄男人于股掌之间，这就怪男人多有不是，在下就是江湖亡命客，没有什么可怕的，要是不信，何不座过来些？在下还得恭领两位的歌喉和指上造诣，听一听亡命之歌。”

两女一声轻笑，果然拖椅移位，在文昌左右坐下了，香风徐荡，中人歌醉。

这时，鬼影子身后的一桌，进来了三个人，两个是少年书生，另一个是眉清目秀的小书童，穿一身月儒衣服，个子中等，眉目如画、玉面红唇，俊秀的面容和潇洒的举止，令人望而生爱。

象这种丰神绝世少年书生，不知要想死多少待字深闺的大姑娘。

广场上十分热烈的锣台声震耳，说话的声浪如不甚大，是难以听清的。所以文昌和九星妖女的谈话，后面的虬髯客和鬼影子并未听到，还没留意，他们在商讨自己的事。

弦声再起，九星妖女在音符飞动中间：“壮士高姓大名，能见告么？”

文昌呵呵一笑，道：“人的姓名，不过是便于叫唤的字号，怎么叫都成。喝！这样吧，就叫我亡命客好了，蔡文昌既然不在人世，我可以冒充一下，占他一些光。”

两个书生看清了鬼影子和虬髯客的侧影，面容一变，每一张茶桌上，背设有灯台，灯光下照得真切，无所遁形。

两女移椅座过去时，还被两个少年书生发现了，玉面一寒，左首年轻一岁的书生突然推座而起，却被右首的同伴拉住了。

九星妖女当然也发现了两个少年书生，先是大喜欲狂，再一看，环鼻却轻哼一声，嘴角出现一线不屑的冷笑，扭头靠着文昌座下，不再理会。

九星妖女不认识蔡文昌，听文昌一说，格格娇笑道：

“好人，你呀，好不知死活。”她一个铁指，点在文昌的左颊上不住荡笑，又道：“你如果想冒充亡命客，有苦头吃了，黑白道名义上的盟主要你的头，炼狱谷方家也在找你。你吃的消？七幻道士、鬼魑山堂、冷蝎高飞等等，谁也想要你的命？天老爷！这玩笑开不得。”

她的身子几乎偎入文昌的怀里了，吐气如兰，令文昌心中怦怦跳，他说，“别废话，开玩笑是我的事，谢劳费心，唱啦！”

弦声再起，歌声倏扬。

两人的亲热劲，令远处的两个少年书生直瞪眼猛摇头。

鬼影子不管任何身外事，他向虬髯客低声说：“吴信兄，你可记得在西安府咱们答应七幻道长的诺言？”

“怎会忘了？咱们不和他见面，管他娘。”虬髯客答。

“七幻道长已经入川，咱们该溜远些。”

“那是当然之事。”

“据我猜想，那老杂毛定然发现亡命客重现四川，所以赶去……”

“甚么？你说亡命客重现四川？”

“千真万确，我便是被那小王八蛋砸破饭碗的。”

“好家伙，带我入川找他。”虬髯客怪叫。

“什么？你要找他？”

“正是此意，那小王八蛋偷了我九转玄丹，我怎肯甘休？不管明暗我必须杀他。”

九星妖女的歌声，尖锐高亢破空而至，压下了一切嘈杂的声音，她已唱至最激昂之处：“人海茫茫兮！任我浮沉，江湖茫茫兮！唯我独尊。”

“砰”一声巨响，鬼影子听不清虬髯客的话，妖妞儿的歌声打扰了他，一掌拍在茶桌上，茶壶杯和几碟瓜子花生炒豆满台跳，他也一蹦而起，怪叫道：“贼泼妇，鸡猫狗叫嗅什么？闭上你的臭嘴，不许唱。”

九星妖女扭头瞥了他一眼，哼了一声，扭回头往下唱：“海角天涯，梦魂飘泊……”

鬼影子怎受得了，踢开座椅急冲而上，大手疾伸。

雨露神女突然扭身站起，琵琶底部对正了鬼影子凑来的胸膛，冷笑道：“住手，你要不怕蚀骨仙露，我雨露神女彭君佩却是不信，除非你偌大年纪活腻了。姑奶奶我认为你不想活可以上吊，免得死时丢人现眼。”

鬼影子的手果然停住了，不想收回又不敢伸出，尴尬之极，老脸上青筋抽搐。琵琶底部距他胸前不足三尺，蚀骨仙露如果喷出，他想避免沾身难似登天。

虬髯客大吼一声，伸手抓起一张竹凳叫：“原来是金陵妖女，杀了她们。”

九星妖女突然扭头叫：“老不死，你是甚么东西？”

“虬髯客吴信，杀你这妖妇并非难事，你那九星金针有屁用，打！”虬髯客怒吼，竹凳劈面扔到。

文昌一听是虬髯客，早已心中火起，上次揍了虬髯客一顿，被小娟主婢三人打岔把他吓跑，余恨未消，正要找老不死算帐哩！

竹椅来势汹汹，砸向九星妖女，而九星妖女却倚在文昌的左肩下，也就是说，这一椅定然是一石一鸟，两人却被笼罩在竹椅的威力圈内。

虬髯客是个无耻恶贼，上次在西安封三爷的宅中，和鬼影子交换藏物假珠和假秋山烟雨图，东西互换到，他却饱受七幻道长和文昌的欺辱，而七幻道长却大方地放走了鬼影子，因此，他认为鬼影子早已安排下毒计，招来七幻道长计算他，所以把鬼影子恨入骨髓。但两人功力相当，拼起来胜负难料，是有好机会他不想动手，难以或忘。妙极了，鬼影子已被雨露神女控制住，这时动手，鬼影子怎能不死？

他的阴谋极为恶毒，妙计得逞。雨露神女一看对方已经动手，立刻手上绝情，一按琵琶机关，一股粉红色蚀骨仙露激喷而出，喷了鬼影子一头一脸。

“天哪！”鬼影子狂叫，丢掉藤枝双手急抹脸面。他感到浑身发硬，痛疼交加。

“呼”一声巨响，雨露神女用琵琶击中他的额角，塔道：“早送你归天，免得你死前出乖霸魂。”

鬼影子“嗯”了一声，脑门碎裂仰面便倒。

在一瞬间，文昌推开九星妖女，一举拍向砸来的竹椅，人化猛虎旋身反击，从竹椅上抢入。

竹椅回头反击、虬髯客赶忙低头闪让，没想到椅上人影一闪即至，一个大掌头已经光临左颊。

“扑、扑、扑”一连三拳，疾遇电闪，一左一右受一记击中下颌，拳拳着肉，打击极为沉重。幸而文昌不想要他的命，手下留情，不然只消一拳，他的脑袋准裂开。

虬髯客只感到天昏地黑，满天星斗，身躯飞起，“呼”一声碰在自己的茶桌上，竹茶桌顶不住他沉重的身躯，“喀拉拢”倒了，他仰面朝天压在破桌面上。

在昏天黑中，他仍忘不了伸手拔剑，大拇指刚按上剑鞘卡簧，肘弯便被人一脚踏住，沉喝入耳：“老狗杀才，你真想要我的命，呸！你的命比狗还卑贱，杀你确是污我之手。”

剑被人摘了，百宝囊也失了踪。

不远处白衣书生讶然叫：“天！是他，是他！”

虬髯客挣扎着爬起，用衣袖抹掉口角血迹，定神一看，心胆俱裂地：“是……是你，又……又是你……”一面叫，一面往后退。

文昌迫进两步，一面切齿叫：“是我，亡命客蔡文昌，我救了你的命，你却一再要我的命。你给我滚，下次见面，大爷要话剥了你这恩将仇报的卑鄙恶贼。凡事迟不过三，我饶了你两次，没有第三次了。我亡命客出现之处，你必须躲得远远地，不然，哼！”

虬髯客狼狈地退出三丈外，怒叫道：“这世界间有我无你，咱们走着瞧。蔡文昌，你等着。”

“大爷等着你，等着活剥你这畜牲。”

虬髯客扭头便跑，文昌沉喝又道，“站住，带定你的同伴，没有人会替你收尸。”

虬髯客不敢不带，抢到鬼影子的尸身，凶狠地怨毒地瞪了文昌一眼，发慌地走了，他这一走了，立刻传出消息，替文昌带来了天大麻烦。

因为黑白道路盟主，正率领着手下在武昌大会，作第四次公然决斗，地点在武昌大江之中鸚鵡州上，距会期仍有半月，但双方高手已经聚集武昌府城。这次决斗，原因是亡命客蔡文昌在邻山出现的公案缘故。是双方多年来的仇恨必须清算，黑白道水火不同，早年的仇恨称得太多，自从亡命客放出黑白道名分实合的谣言后，江湖中闹了个风风雨雨，不决斗无以自明，两位盟主都急欲表明态度，以免手下离心离德互相猜忌。

早一段日子里，双方都想抓住蔡文昌公示天下辟谣，但自从三山飞瀑文昌堕瀑之后，银剑孤星料到文昌必死，已无追究的必要了。后一段日子，炼狱谷方家又大搜天下、寻找蔡文昌。双方都有顾忌，迟迟未发动结算大学。近来，炼狱谷的人渐渐返谷，江湖中已不再多见方家的人，他们终于发动了。

岳州府到武昌，只有五百里，消息不要两天便可传到，先听到消息的人便往岳州府赶，这次亡命客可跑不掉了，双方决斗之前，正好用得着文昌作证。同时，谁先得手，在心里下便占尽了上风。

非我人妖利用蔡文昌，收到了极大的效果，这两年来，黑白道的高手已淡忘了他，他得其所哉。只苦了蔡文昌，成了众矢之的。

由于虬髯客的出现，文昌恍惚看到了黑夜中一道令人目眩的光华，他想：“虬髯客被非我人妖用奇毒所整治，用九转玄丹拖了八个月，最后我替他割下玉髓龙角芝，他所以能不死。唉！我为何不试试？黑龙潭底还有一对玉髓龙角芝，我该试一试运气，目下正是枯水期，还有半个月期间方发春洪，我必须赶一步，赶在春泛期之前。啊！故乡，我也该回去看看，在爹娘坟上添土上香了。”

他陷入沉思之中，想起了故乡，他感到一阵惨然，热泪盈眶。方小山的话，似在他耳畔轰鸣：“这会出现你的心中，出现在你的幻觉里。不管你是飞黄腾达。或者是穷途末路，故乡永不会在你心中消失。”

“你会的，总有一天，你会生出重回故乡的热烈愿望，即使看一眼也好，忘掉故乡是不容易的。”他脑海中，幻出了那天告别爹娘的情景。大雪纷飞，纸灰飞扬，远处前来辑拿他归案的仆投，正策马冒雪狂奔而至。

爱和恨都消失了，只留下淡淡的哀愁。直至月前为止，他仍是孑然一身，一个化外天涯亡命客。他摇摇头，情不自禁地说：“小山弟，你是对的，即使是看一眼也好，我该回去看看故乡了。”

他座着，金陵双妹依偎着他，娇腻的声音打破了他的幻觉，是九星妖女在说话：“文昌兄，何思至深耶？”

她向文昌说话，一双流转会迷人会说话眸子，却及不友好地瞟向前面站着的三个少年白衣书生。白衣书生的身后，有一群瞧热闹的人。一个身材高大，面貌英俊，但眉清目秀的青年人，闪在一名闲人背后藏身，一双黑白分明十分灵活的大眼，死盯在年纪稍轻的少年书生的背影。

年纪稍轻的少年书生玉面铁青，品宝整齐的贝齿，紧咳住下层，身躯略呈颤抖之象，胸前不住起伏，明亮照人的大眼中，似乎喷出愤怒的火花、突然悲愤地叫：“淫贼，淫贼！”骂着骂着，眼角湿湿地，嘴唇抖动，鼻翼不住微张。

文昌心神收回，张目望去，只感到对方达张秀脸十分眼熟，一时想不起是谁，冷然问：“小书生，你骂谁淫贼？”

“骂你，”小书生尖叫。

“呸！”文昌不可以忍耐，但随即一怔，抽口凉气说：“呵，是你，白衣龙女夏姑娘。”

他从小书生尖叫声分辨出是女人，同时便记起白衣龙女的面貌。他对白衣龙女谈不上爱，但不否认自己对她也有好感。

“天知道！每次卷入有女人的纠纷时，总有她在场，真是误会日深，倒霉。”他想着。

“你不承认？和这两个妖女在一块……”

不等白衣龙女骂完，九星妖女格格娇笑，抢着说：“好姑奶奶；你口上留点德好不好？一个武林世家的名门闺秀，说出这种话来，太不象话哩！你知道淫贼两手如何解释的？你解给本姑娘听听好不……”

白衣龙女一声尖叫，连拍两掌，一阵阴柔的劲风一涌即至，劲道直迫心脉。

九星妖女大概知道君山夏家的天玄摧枯掌绝学可伯，“本姑娘不想和你一般见识，不必管本姑娘的事，算你厉害，如何？”

文昌心中烦躁，挥手叫：“走！走！咱们别理她。”随手丢了一锭银子算茶钱。

雨露神女却冷笑一声，道：“君山夏家不过聊算武林一流人物而已，没有甚么了不得，神气什么？”

另一名书生，正是流水行云的女儿苟美茹，白衣龙女的表姐，文昌在龙驹寨会见过她。

她幌身截出，叱道：“既然君山夏家不了什么，你何不试试？快装上你的蚀骨仙露，同样可以打发你，接招。”

声落身动，琵琶劈面砸出。

九星妖女也一声娇笑，抢出叫，“速战速结，洞庭八卫可能就在附近，拖不得，文昌，动手，不要惜玉香。”

小书童一声尖叱，火速撤剑截出。

白衣龙女身后的青年人，突然乘白衣龙女失神的刹那间抢出，一指突出，正中姑娘的肩膀章门穴，奇快地一把夹起，怪叫道：“打不得，走啊！有人动刀剑杀人。”

文昌不知他是谁，懒得管闲事，扭头便走了，叫：“快走，在岳州闹事，讨不了好。”

声出人闪，向人群中急钻。金陵双妹深怕失去文昌，格格娇笑中虚攻两招，也往人群中一钻，跟着文昌走了。

人太多，一阵大乱，苟美茹和小书童不能放胆的追。同时，她并不知身后的白衣龙女被人暗算，主婢两人扭头便找寻白衣龙女，让文昌三人从容溜走了。

文昌奔回岳阳老店，金陵双妹也到了，她们也是在这儿落店，真巧。九星妖女伴文昌奔回上房，一面说：“咱们得迁地为良，岳州府不能呆下去了。”

“为什么？君山的人赶来找麻烦？”

“会的，洞庭八卫一个个手脚了得……”

“咱们并未招惹他们，怕什么？”

“你说什么？”文昌讶然问。

“我说的是白衣龙女那小贱婢，有她受的了。你知道擒她的是谁？嘻嘻！是大名鼎鼎的淫贼粉狼宗经。听说在两年多之前，这家伙便缠上了那丫头，先是引诱，之后是下手强掠，在兰关七般山十二峰下，被丫头父女两人几乎要了他的命。这位淫贼不死心，将伤养好使在这一带守候待机，今晚让他吃到天鹅肉了，便宜了他。那丫头自命不凡，眼高于顶，被粉狼弄到手，她怎受得了？”

文昌心中暗惊，心说：“这怎成？事因我而起，我怎能袖手旁观，眼看一个少女被辱而见死不救？护送施姑娘她也尽了力，我必须为她尽力。”

他发觉金陵双妹正幸灾乐祸，问不出什么来的、所以强奈心神，故意沉静地问：“粉狼宗经有福了，呵呵！他住在那儿？”

九星妖女不疑心地，说：“这家伙鬼精灵，他知道君山夏家水上能耐了得，江湖人提起君山夏家的水性，莫不谈之变色，他却找了一般舟扁在湖庭中荡，沉在扁山之下，反而安全得多。”

文昌一听船在扁山，心中略定，至少在短期间，粉狼宗经不会急急下手糟踏夏姑娘，回船的时间至少的也有半个时辰。他告辞回房。说：“彭姑娘，岳州府确是不可逗留了，君山夏家怎肯罢休？不久将高手云集，找咱们要人哩！快！咱们抢夺上路，赶快离开是非之地。”

“好！咱们一同上道。”两女同声说，扭头便走。

文昌没有什么可收拾的，他只要一包衣物和一包金银，提起便走，留下了一锭银子做店钱，越窗而出溜之大吉，愉越城墙直奔岳阳楼下的西门码头。

码头的南端，泊着不少小舟，大多数是返回府城的渔船，舱下没有活舱，鱼虾全养在舱内。

码头上人迹稀少，船灯飘摇，寒风凛凛。一个老人正在一艘小舟上收拾渔具，没有其他人。

他夹着包裹踏上跳板，含笑问：“老伯，小可打扰。”

“呵！客官有何指教？”老人放下活计问。

“刚才有一个年青人，夹了一个包裹，在这一带找船，老伯可是否看见？”

“啊！有那么一个人，用重金雇了王老大的船开出了，大概走了两三里啦！喏！往那儿走的，大概是入湖去了。”老人指着南面水平面说。

“老伯，小可愿出十两银子请你追那艘小船，老伯……”

“不行，小老儿的帆破了，追不上的。”老人一口拒绝。

“小可略知船艺，愿帮着操浆。”

老人直摇头，说：“委实追不上，客店……”

“老伯，你可知那人是何来路？一个在岳州府做案的淫贼，掳走了君山夏家的千金小姐……”

邻船的人已被惊动，一个中年人吃惊也叫：“客官此话当真？”

“半点不假，在下迫来晚了一步。”

中年人一声大叫，船中出来了两名少年人，他叫，“客官上我船。小龙，解缆，准备上帆，快！”

小舟一阵忙乱，悄然滑出了码头，中年人的吼声震耳“满帆！小龙，你了望，留意王老叔的船。小虎，摘灯清舱。”

小舟卸风飞驶，船行似箭。西北风紧，小舟必须先向西南航行，然后转帆折驶东南，有一定的航向，所以不须估计先前的船航向何方，反正循风向所限定的航向急迫，出到湖口方可决定要取的航向。

文昌生长在丹江，丹江只有小舟和平底船，没用过帆，不知用帆的船是不能攻风直航的，一看方向不对，大叫道：“船家，方向不对……”

“客官，是这样走的，没错儿。”

“扁山该往南。”

“偏风逆水航行，太慢，必须先……”

“这样岂不远了？”

“那也是无法之事，其实这样反而快些。”

文昌开始架浆，叫：“下航，看我的。”

风帆骨碌碌滑下，小舟突然水激射，势如奔马，浪花直扑舱面，水声袭耳。

船家吃了一惊，想不到文昌的两只浆如此骇人听闻，把稳了舵向两少年叫，“小龙小虎，架后浆，快！”

四支浆起落如飞，小舟象一条巨鱼，破水飞驶，向扁山激浪急冲。

扁山和三十里外的君山，是把守住湖口的两头水兽，迥峙相望，孤影若浮。但扁山距码头不过七八里地，如果从水路南赶，由东茂岳余脉的湖江用渡船渡过，倾刻可迟。小舟如脱弦之箭，冲出两里地，星光下，已经可以看清浮在水上的扁山了。

远处水平面上，一叶小舟在东北角冲向扁山，风帆吃饱了风，象一头天鹅，轻轻地靠向扁山的西北角，没挂船灯，象一艘幽灵船。

“王老叔的船！王老叔的船！几乎被咱们赶上了。”小龙高兴地跳起叫。

粉狼宗经果然在那条小船上，他用外衣蒙住了白衣龙女的上身，白衣龙女已昏迷不醒，不知危机迫在眉睫。

扁山的东北角，有一处避风的小弯，那儿泊了一艘扁舟，仓门低矮，上了油漆的竹仓蓬久经风霜斑斑剥剥。后舱住了四名水手，已经呼呼入睡。舱口挂了一盏小小风灯，不住摇摆。

粉狼宗经的船行到了西北角，下了帆，沿出北岸向扁舟泊处滑行，缓缓驶入小弯，向泊在那儿的扁舟靠去。

“那儿来的船？”扁舟上传来低喝的声音。

“是我，老宗”。粉狼夹着白衣龙女郎声答，接着飞跃过船，一面向仓里钻，一面说：“阳兄，熄灯，送他们上路。”

两名渔夫打扮的水手飞跃过船，一名向舱里闯，一名闪电似的掠向正用船勾勾住船只的王老叔，突然一掌劈出，“通”一声击中王老叔的后心。

“唉……”王老叔狂叫一声扔掉船勾上身向上挺，两船缓缓分开，“扑通”，死身落水。

后船也有一个人，大概发觉不对，见有人从船中扑入，船头王老叔频死的狂叫也令他省悟，一声不吭丢掉舵柄向水里跳。

“跳得好。”扑到的水手叫，手一扬，银虹一闪，贯入刚入水的船夫身上，水声暴响，人不再向上浮。

两人解决了船夫，用一根巨木砸破了船底，然后飞跃回船。王老叔的小舟，在水中打转，逐渐下沉。

文昌的船驶进入扁山，但已失去了王老叔的小舟形影，舟被背后的山

影所掩，不知驶往何处去。文昌心中焦急，低声叫“我们先从山北绕过，先搜水面再说”。

船还未绕到山北，后面隐隐传来了王老叔临死前的惨叫，文昌心中一惊，立刻转头，说：“在后面，快！”

粉狼宗经在舱口伸出头来叫：“阳兄，起来，下放武昌，赶快起锚。”

四名水手开始起锚，舱面一阵忙乱，准备扯帆的阳兄问：“宗兄，得手了？”

“不错，得手了。”粉狼宗经答。

“咱们何必急急离开，是泄露行踪了？”

“不知道，但四海神龙的愛女失踪，岂肯甘休？今晚如不离开，明天走不了啦！”

“呵呵！夏老匹夫可栽在咱们手里。”阳兄狂笑着说，扯下了风帆，又道：“老匹夫也有今天，不枉咱们的辛苦一场，这种报复手段，比杀了他出名多了。老匹夫有生之年，将会受尽无穷的痛苦，耻辱将令他疯狂。呵呵！达一辈子，我决不养女儿，只养儿子，让有女儿的父母担心，呵呵，宗兄！你未免太急。”

舱门关上了，小舟扬帆飞驶，悄然离开了扁山，向湖口急驶而去。

文昌的船距粉狼宗经的船还有二三十丈，他的目力已超人，不但发现粉狼宗经的船已离开，更发现还未完全沉没的小舟，心中大急，向船夫说：“他们要走了，不好，我先走一步，你们的船随后跟上请记住，不可追得太近，恐怕他们对我们不利。”

他飞快的脱下了长衫，象一头水鸭，悄然钻入水中，以全速向粉狼宗经的船游去。

粉狼宗经的小船，正鼓风而去。水中的文昌，全力的狂追，他的水上功夫超尘拔俗，比扬帆鼓风飞驶的小船还要快捷，象是一条巨鱼破水急游，奇快绝伦。

船越驶越快，但人的体力有限，不耐久游，假使在百丈内追不上，一切都完了。

粉狼宗经煞费苦心，好不容易将人弄到手，两年的单相思愿得如偿，他怎等得及？关闭舱门，猛地扑在知觉已失的白衣龙女身上，手口并来，贪图地猛吻她的粉面樱唇和品玉的颈肩。他的手按向章门穴，正待将穴道解开，突又涓涓自语：“不行，这朵花儿扎手，万一她发泼来，岂不前功尽弃？他妈的！生米我先替他煮成熟饭，便不怕她不就了。”

他被色欲迷昏了头，眼中喷射着兽性的光芒，呼吸一阵急。狂乱地解开自己的衣裤，方扳起白衣龙女，“通啦啦”一阵列帛声，白衣龙女的白色儒衫成了无数飞舞的蝴蝶。

撑舵的水手正向前凝望，目光落在后舱板上安坐啃鸡船的同伴背影，向下叫：“快点儿好不，给我送一瓶酒来。”

那家伙扭头明，“二哥，酒可喝不得，酒乃色之眉，目下只有一个女孩子，只有宗兄享受，你若要啊！岂不是和宗老兄斗老命？忍着点儿，二哥。”说完，仍然啃他的鸡腿。

撑舵的二哥恨恨地哼了一声，说：“真他妈的倒霉，本来今晚我要到家乡楼快活的。”

一面说，一面瞧了瞧吃满风的风帆，目光扫过波浪汹涌的水面，信目

流觉，脑袋向后身逐渐转。

蓦地，他愣住了，一艘小船正鼓风而来，星光阴阴可见帆影，未挂船灯，不知远近，但从帆影估计，大概在一里左右，象一条幽灵小船，悄然地紧盯随航。

他正想站起来出声招呼同伴，突觉头上一凉，两只冷冰冰的大手，已经扣住了他的咽喉，劲道奇大，一下子便扣碎了喉管，他再也叫不出声来，接着身体凌空而起，跃在舱角里喘出最后一口气；

来人是文昌，他终于从后面上了船，放倒了撑舵的，他系紧帆索控绳，再用绳扣住舵柄船上还有人，他必须一一将他们解决。

他准备停当，已看出后舱只有一个人，便悄然向下走。

啃鸡腿的家伙将鸡骨头丢入水中，在衣服上擦手，一面站起来，一面说：“我留下一只剩鸡给你……”

文昌料定对方必定转身，事不宜迟，突然凌空下扑，一掌猛劈，同时、双足尖连环飞踢，急攻腰背命齐二门，宛若天雷击下，一击而中，任何一流高手也难招架他一招三击，一个江湖二流自然无法应付他的突然狂攻。

“通通通”三响同声，不但脑袋碎裂，腰背也被脚尖踢断。文昌左手亦出，扣住了大汉的咽喉往上提，声息全无，便被解决了后舱的两个人。

舱门紧关，他立刻跃上船顶，象电光一闪，越过围栏杆到了舱顶端。

岳州府方面，三艘双围大船和八条小舟，正从湖口方向赶来，没有任何灯光，似流水行云赶来了。

舱内，宗经连剑丢在一旁，抓住了裤腰准备往下撕。

船头上，两名水手坐在舱面穷谈天，面向前面留意湖面动静。左手那手突然发现了前面的船影，跃起叫：“船未挂灯，可能是四海神龙的船。不好！”

扭头便跑向船舱报信，另一名水手也应身转身，想从船侧舷走向后尾。

糟了，身后有人，但不是他们的同伴。

文昌恰好纵落两个身后，本想用拿进击，事急矣！用掌耽误时间。

碧芒一闪，碧玉屠龙剑出鞘，“刷”一声，一名水手的脑袋飞起三尺。

另一声“刷”几乎同时响起，另一脑袋在碧芒停止时，突然鲜血行飞八尺高，两具无头死体便倒在舱面上。这一招“无云扫雾”委实惊人，劲道之凶猛无与伦比，快、狠、准、妙到巅豪，无懈可击，别说是从后偷击，即使是面对面斗招，想跑出这一招凶猛袭击也极为困难。

他返回船门，收了剑，试了试船门受力程度，突然功行三掌，力贯指尖“客喳喳”！八个指头硬插入寸厚的船门，向上一扳。

“啦啦啦”！船门碎了，巨响如雷。

船中一灯摇晃，到还光亮，照亮了船中的一切，使文昌心中发寒，假使再慢片刻，一切都嫌太晚了。

船门破裂的巨响，惊醒了被欲火所煎熬快成疯狂的粉狼宗经，扭头一看，全身被一盆冰水所泼，欲火在顷刻间烟消火减。色字头上似一把刀，爱色的人不怕挨刀砍头，但这只对无形的刀而言，真的钢刀加劲又当别论。

色重要，命更重要，留得命在，何愁没有女人？粉狼宗经一眼便看出来人是亡命客蔡文昌，他听说文昌也是淫贼，这时侵入舟中，定然是和他抢夺白衣龙女，来者不善。为争风而抛头愿洒热血是英雄行径，他必须干掉蔡文昌才有活路，伸手去抓白衣龙女的长剑。文昌怎能让他拔剑？船中地方太

小，万一伤了赤身露体的白衣龙女岂不前功尽弃？他飞扑而上，伸手便扣粉狼的肩井穴。粉狼也了得，不再抓剑，抓剑便晚了，大旋身一掌斜挥，来一记“倒打金钟”。这一记如果击实，恰好击破文昌的上阴。

文昌身形右转，让掌擦腹而过，左膝一顶，顶中了粉狼光赤的右屁股蛋，差点顶中尻尾和会阴。

粉狼身不由己，“呼”一声碰响船壁。幸而这家伙的脑鬼硬，不然必将头破血流。

真巧，文昌膝盖顶出，当然用了力，足尖恰好触中白衣龙女的章门穴，一震之下，穴道解开自行复原，血脉自然流通，穴道解开了。

文昌跃过下面的白衣龙女，飞扑而上。

粉狼眼冒金星，但求生的本能不容他束手待毙，猛地回身用肘横碰文昌的胸部，力道如山。

文昌一掌砍下，正中肘骨。

“啊！”粉狼怪叫，手臂骨肉裂开，只有下面一片皮肉相联，这条右手完蛋了。

接着，文昌右臂疾飞，“呼吧”两声巨响，下头骨也破碎，粉狼禁不起如山力道的打击，背脊碰上舱壁，“轰隆隆”，连声大震，船破裂，三块船壁板跨落在船外的舷板上。

文昌下手不容情，一脚疾飞，踢中粉狼的尻骨，粉狼倒下，飞出了破船壁，“扑通”一声，水花四溅，一代淫贼，赤条条落入湖中，波浪一涌，踪影不见。

白衣龙女在这时完全清醒了，她只联想到一个白色人影飞出破船壁口，也同时看到自己躺在船内，掠得顶门上走了真魂，发出一声绝望地尖叫。

文昌恰在惊叫声中转身，糟了！

白衣龙女糊涂透顶，以为文昌在侮辱她呢！飞跃而起，疯狂地连挥两剑。

文昌不知她怎疯了心，自己在救人，谁想到她会突下杀手？加以船中窄小，他和文昌斗死完全是贴身相搏，可知确是没有多少避的空间。姑娘在息灯时疯狂挥剑，来得太突然，他想躲已嫌太晚，更不用说有解释的机会了。真要命，这鬼丫头冒失的可怕。

剑气迫体，不容他思索，立即仰身用金鱼穿波身法飞出破船口，“通”一声轻响，右靴跟被剑挥掉了。幸而他的水性高明，下水时未脱靴，不然这只脚岂不完蛋？

“扑通”水花激射、英雄落水。

他不想解释，也无解释的必要，向后急游，寻他自己的船。他眼前，白衣龙女的完美的胴体似乎一再浮现，他也想“这丫头成熟了，已不是当日在龙驹寨出现的黄毛丫头了！难怪粉狼宗经不放手，换我也……也……”

也什么，他不想，只有摇头苦笑。由于这一次一瞥之下，他对白衣龙女的印象深刻了些。

他向跟来的渔舟游去。后面，破舟上的白衣龙女的哭声震耳，他已经无思过问了。

他飞跃上船，向船家道：“快！靠岸，下帆。”

“夏姑娘呢？”船夫急问。

“在下救了她，杀了五个恶贼，目下夏姑娘留在小船上。”

“远处旬爷的船来了，要不要迎上去？”

“不，在下与旬爷没有交情，不想打扰他。”

波涛中的小舟下了帆，且在黑暗中，半里之内也难以出现，小舟向东靠，在一处山林旁靠了岸，文昌用十两黄金重谢了船夫，背了他自己的两个包裹一跃上岸，换了衣裤，返回岳州，连夜跑向至陆溪口的官道，要渡江步入阳州，取道承回故乡，归心似箭。

岳州府驶来的船队，是流水似云而非四海神龙，旬姑娘也在船上。流水行仍是府城的第一武林世家，也是北方大名鼎鼎的大神，听爱女报说姨侄女失踪，还了得。岳州府城顿时闹翻了天，不久，便接到消息说，有人看到有可疑的人夹着象人的东西雇船入湖，一查之下，果然证实王老叔的船被雇用了，便出动大小船只向湖里追，烟波浩荡的八里洞庭湖，四周水道如林，巷弯遍布，想在黑暗中追一条小舟，太难太难了，父女两急的坐如针毡，心胆俱裂。

白衣龙女见文昌已跳水溜跑，急得要吐血，抓起破衣掩盖身体，擦亮火折子察看船内的光景。舱中很乱，没有人。她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幸而发现自己下体没有任何异状，心中略安，抢出了后舱，发现了两个死人。

她急怒攻心，迷失了灵智，不住深处查问，把住舵抹掉眼泪。切齿仰天大喊：“蔡文昌，达世间有你无我，即使要一辈子光阴跑遍天涯海角，我也要寻到你杀掉。”

小舟驶向湖口，迎面船队鼓风而来。八条小舟发现有船驶到，两面合围，波浪汹涌劲听呼号中，暴吼传到：“什么人？下帆？”

白衣龙女向下帆的船怪喊道：“我是宛君，大船上姨夫在吗？”

她用千里之音传术大喊，大船下也听得真切。第一只大船上，流水行云父女感到心神一愣，跌坐在舱面所设的大环椅上，久久，流水行云方定神喊：“孩子，你可无事？”

白衣龙女泪珠滚滚，但她一咬牙，小舟在大船左方掠过，尖锐的刺耳喊声在风浪中震荡：“姨夫，请派人搜寻亡命客蔡文昌的下落，那恶贼跳水逃掉了，那该死的恶贼！”

“孩子先上船再说。”

“不！不抓住那恶贼，我不回家。”

她的小舟乘风顺流，象一匹怒马，向北面湖口冲出。

王老叔的船沉了，人也死了。粉狼船上的四具尸骨，打扮得象是渔夫，也被白衣龙女丢下湖中，她以为是文昌夺船而杀入灭口。小龙小虎父子三人，不过是湖旁的老卖贫穷渔人，懒得说明小龙小虎父子方在岳州城停留一夜，次日使得到了文昌的消息，夏姑娘独剑追踪文昌去了。流水行云一群人跟踪便追。

陵溪口，属于武昌府嘉焦司管辖，这儿是官道岔路处，东北至嘉鱼，行西是官渡，渡过大江，有官道直至华阳州。这处渡口，是沟通南北大江的要道，但行客并不多，因为不是客货必须经过之地，但两岸的码头，却是渔米下放武昌的集散场。

日色近午，他到了渡头，渡船有两艘，一来一往十分方便。由于初春水枯，这段江流虽然加上了洞庭的湖水，也不见得喘急，而且下游还有一个大沙州将江水分开，渡船往来毫无凶险，渡船上，已经客满，舟子正在解缆。

嘉鱼方向，三个人健步如飞向码头上奔来，一穿黑两穿青。码头在官道旁，其实他们并非过江之人。

文昌正在渡口检查所交验路引，且未留意来人是谁。

查验官兵将路引交还向他说：“你的路引书明是到武昌府，怎能过江到沔阳州？不行！”

“小可顺道到沔阳州探望一位远亲，三两天使取道赴府城，将爷请行了方便……”

“不行，快走。”官兵斩钉截铁的答，态度极不友好。

文昌归心似箭，必须赶在春泛之前割取玉髓龙角芝，非走不可，紧了紧包裹扭头向码头上走。

哨上中有四名官兵，抢出一名大吼道：“狂徒斗胆！你往那儿走？”气势汹汹，劈面拦住了。

文昌无名火起，虎目一翻，冷笑道：“上渡船过江。你不尽放行印戳，我同样要走，腿是生在我身上的。”

站内另一个官兵受不了，叱道：“拿下他，这家伙定是非法之徒，逃丁逸夫……”

拦路的兵勇不等声落，伸手便抓住文昌的衣领。

文昌忍无可忍，铁拳中兵勇的下头，兵勇“哎”一声狂叫，飞跌丈外手脚朝天，爬不起来了。

站着的三名官兵同声怒吼，大叫“反了！”拔佩刀枪出，要动手捉人，三把佩刀齐向前冲。

文昌手按剑鞘，怪叫道：“一不做二不休，狗东西，要你们好看。”

“铮铮铮”三声巨响，三把刀飞散激射两丈外。碧芒连抖，剑左急拍，他用剑脊而不用剑锋，似乎在同一瞬间，三名官兵全被打翻在地，鬼叫连天。

路过的三名客人看倒了，在外围一站，中间的黑衣人叫，“打得好！何不毙了？”

文昌不加思索，收剑抬头叫：“尊驾少管闲事……咦！”

“咦”黑衣人也同声讶然叫。

文昌也大吃一惊。老天，是九宫堡三大高手的老二、黑孤令孤超，在绝谷湖的瀑布上，这家伙会与银剑孤星隔岸观看，他怎么会不认识？

“是你？”文昌竟然没死？黑孤也骇然叫。

以一比一，文昌知道差劲，而且对方有三个人，拼不得。识时务者为俊杰，走为上策，展开轻功向未解脱离岸的渡船奔去。

“亡命客，你走得了吗？”黑孤大叫，接着狂笑不已，但见黑影一闪，全力追扑而上。

双方相距不足两丈，怎跑得了？黑孤的功力如果不行，怎配得称九宫堡三大高手之一？他未抵达江河，身后的黑影已到，两个青影也随后而至。

跑不了，只好放手拼。文昌一咬牙，突然疯狂回头反扑。止步、回身、拔剑、出招，一气呵成，扑入人影中，魔幻三剑出手，事急的他必须用绝招

自救，在这种急迫的形势下，也正是用魔幻三剑的最佳时机。

太快，谁也看不清他们是如何接触的，生死一发，全凭经验和本能出招，一击之下石破天惊没有任何转念取巧的机会。

人影四分，动乱的人影突然静止。

“当当！当当”令人心血下沉的错剑刺耳锐鸣震耳，在人影后退际方行传出。

一方黑色衣袖，在尘埃滚滚和剑气散逸的啸鸣中，飘然落地。

地面下，溅了几星殷红的鲜血。

“嗯……”左面的青衣人，发出一声轻叫，身，形一晃，再吁出一口长气，突然向前一栽，砰然倒地然后向上翻挺，口角血泡突现。他腹下近腰带处，鲜血从创口涌出，挣扎片刻，方寂然不动。

右首青衣人掩住右肩，鲜血染红了他的手，手不住抖索，脸色死灰，额角的青筋和脸肉不住抽搐，瞪大圆眼，死死的盯着文昌，右手的长剑徐徐下降，呼吸似乎停止了，想谈话却没有任何声音发出。

黑狐的衣袂掉了一幅，右肩外侧也出现了一条五寸长的剑缝，连裂两层衣衫，几乎伤了肌肤，他额上出现冷汗，右手的外门兵器飞锤前端，出现了一道剑痕，他也用难以置信的眼神，屏息着死盯着文昌。

文昌的左肩外侧被飞锤擦过，布料出现了擦伤线的痕迹。左手掌背，被青衣人长剑创破了一线皮肤，血珠沁出。呼吸似乎停止了，俊面泛白，持剑的手，出现了轻微的振颤。突然，他吸入一口气，发话了。

“九宫堡三大超人高手，如此而已，请记住，总有一天，蔡某要埋葬你们，这一天已为期不远。”

声落人闪，人化蓝电向后飞射。

“那儿走！”黑狐大叫。

“打”文昌吼声传到，三把小刀璇舞而出。

文昌的暗器名震江湖，连七幻道和碧眼青狮也有顾忌，赛过阎王帖子，黑狐怎能不怕？只好不挡不接，向侧急闪，绕道狂追，未免慢了些儿。

渡船已离岸四五丈，正向对岸急驶，女昌收剑全力的跃出，在四丈外落向水面，“哗啦”两声水响，他双脚飞出水面，轻轻的落入船梢，经过刚才电耀雷击似的生死一搏，再用绝学踏水上船，他几乎濒临力尽之境，上得船只感到脑袋晕眩，手脚发软，冷汗直冒。

这一记雷霆一击，他的信心大增，豪气飞扬，一年多光阴全没有浪费掉，能一举接下三名高手全力一击，大出他意料之外，在心理上，他获益匪浅。

等黑狐起到水旁，渡船已经离岸十余丈了。黑狐扭头便走，向呆立在那儿的青衣同伴急急地说：“你这儿善后，我去禀报令主。这家伙既然过江北走，定然是返回故乡龙驹寨，得赶先一步等他，他活不了。”说完，丢下同伴向嘉鱼飞而去。

江湖大震，黑白两道好汉纷纷取道入陕，日夜兼程急如星火，武昌黑白群雄大会风消云散，无限期放置。

文昌却不能日夜兼程，渡口惩戒了守渡官兵，官府画影图形捉他，他只好昼伏夜行，过了襄阳府人烟渐少，官府行文也未到达，他方敢白天赶路。他不知路黑道白道群雄已兼程赶来，不然他会易容上路的。

行行重行行，时光飞逝，眼看中旬将过，他已到了襄阳府地境。这时

间，他昼伏夜行，孤家寡人一个，急于赶路，所以没向江湖朋友打听江湖事，当然不知江湖上已经风风雨雨，更不知大祸将要临头。

他走陆路入陕，必须从襄阳府渡河，经河南地境取道邦州入峡，到了襄阳，他心中大定，决定明天白天赶路，不会有官兵找麻烦了。

汉水这一带，也叫襄河，渡口在北关，对岸原是焚城关巡检司。由于襄阳以上的山区开放不足百年，官府对往来山区的人盘检极紧，没有路引的一律抓住充军，各处渡口查得更紧。

从襄阳渡河，不但在南岸查，北面也查，焚城关巡检司虽在不久前卷到柳树镇，但又派有手眼高明的官兵驻扎在这儿。他来不及在府城找路引，决定偷渡汉江。

黑白道高手早到了两天，已知文昌还未到襄阳，眼线四布，危机重重。他们当然知道文昌不敢公然从官渡过河，上下流可以偷渡的所在都派了监视的高手。

明日白天赶路，晚间必须过河，他不在府城歇息，从城南望楚山向西北岔出，沿江岸西行，到了距府城八里的汉皋山下，想先找一间农舍歇脚。汉皋山，也叫万山，故老传说古代近江一面，可以看到仙女弄珠云云。这大概和襄阳渡口早年有蛟龙，襄阳太守邓假下水诛蛟，同样是无稽的神话，但这儿确是偷渡的好所在

五更正的更鼓在城中传出，他已绕城西疾奔汉皋山下。夜间没有人赶夜路，他的行踪便落在眼线的监视中了。但等到高手赶来，他已到了汉皋山北麓临江的一面。

一条小舟从渡口向上悄然滑行，天空刚现鱼肚白，小舟已沿江悄然划抵汉皋山下，缓缓向上游移动。船头，个渔家少女靠坐在船舱旁，向舱内低声叫：“朱叔叔，他真能依时赶来？”

“二小姐，没错儿，他一到承天府，便落在咱们的眼下，按他的脚程，该在五更前赶到。”朱叔叔在舱内答。

“他真会从汉皋山偷渡？”

“会的，这儿是江湖人最理想的偷渡所在地，他自然知道会来的，所以我派秦、尤两位贤弟，昨天就将所可以偷渡的舟艇，请武昌的翻江虎鲨谭当家费神全起跑了。”

翻江虎鲨谭英，正是早年赶走汉江秃蛟退出郟阳府以下水上买卖的人，这家伙恰好在襄阳，水陆英雄大会师。

“爹赶来了么？”少女又问。

“来了，老爷子已和你姨夫在一块儿，监视着闻风赶来的黑白高手。老爷子已和他取得协议，岸上咱们不管，水上的事是咱们的，据我估计。黑旗令主可能控制了翻江虎鲨，要包揽水上的事，咱们确是无法和黑旗令主相抗的。唉！但愿蔡文昌今晚来，明晚黑旗令主必定叫我们走了。”

“我不管，我可不在乎黑旗令主，君山夏家也不一定会受人威赫。”少女微愠说。

少女是白衣龙女，她也赶来了。朱叔叔朱立威，正是洞庭八卫的老大，后梢操浆的人，是一个渔夫装扮的中年大汉，是老八张彪，洞庭八卫中，张彪的水性最高明。

“二小姐，可不能这般说，咱们怎能和他们争短长？算啦！”朱立威无可奈何的劝解。

文昌当然知道汉皋山是江湖人偷渡的地方，沿江崖急走，远远地，便看到一星灯光在前面出现，他脚下加紧，向灯光奔去。他要找个地方歇脚，然后找船只。

他却不知后面半里地有大批高手赶来，更不知水上有人等他，他没料到黑夜中前面的灯，是诱人入伏的钓饵。

江岸旁枯柳密布，内侧古林森森，他从两者之间急行，前面的灯光渐近。怪，枯丛中怎么不见有船？”

到了，那是江岸边的三五座草棚，是渔夫暂时宿处，没有门没有窗，只有三面苇编成的草壁，里面的干草堆上横七竖八躺了五个人，象埋在草堆的死人，只露出脑袋和双手。草棚外竹柱上，挂了一盏气死风，在寒风中摇摇晃晃，整个草棚区阴森森可怖，四周寂静。

东方天际出现了曙光，他心中又焦急，时间不多了，他必须将人唤醒道出来意。

他大踏步进入草棚，到了一个卷睡来草中人身旁，想伸手将他摇醒，却有点迟疑，一来是恐怕打扰这些穷苦渔民的安睡，又想先歇歇脚再说。

小立片刻，他等不及了，心说：“多酬谢他们就是了，打扰他们又有何不可？请他们出去找船我还来得及歇脚。”

他俯下身，去路那人的肩膀，外面灯光本就太亮了，里面更是黑暗，看不清那人的脸面，他大意地伸出手。

突的，那人放在外面的右手，闪电似的急扣他的腕脉，左手一挥，袭向他膝关节，劲如山，而且快急。

他虽然大意，毫无戒心，但千锤百炼的精深修为，和经过无数风险考验过的超人反应，令他油然而惊，突然足尖一点，人向后飞退，一发之差，险些着了道儿。

身形未着地，身后劲风压体，另一个人同时暴起，一掌向他的脊心劈下来势迅捷。

他功行左肩，在肩不容发中一扭虎躯，旋身猛碰，同一时脚扫。他的左肩下挂了包裹，手臂张得甚宽，一碰之下，肩膀碰在从后下手的胸膛，“叭”一声，那人也劈中他的左肩肿骨。

“哇”那家伙喷出一口鲜血，向后暴退，“扑”一声踢中那人右腰肩，脊骨立折，飞碰出两丈外，“碰”一声巨响，“哗啦啦啦”，倒了一面芦墙，草屋摇摇。

“什么人？为何向在下下手？”他已退出棚外，出声叱喝，同时将包裹紧在背上。

四个黑衣人吃了一惊，被文昌奇快的应变能耐吓了一大跳，不敢立刻扑上，四面合围，一个手按剑把厉声问：“先通名号，干什么的？”

文昌不认识这些人，说：“不必盘问，你们……”

“哈哈……”一名黑衣人用狂笑打断他的话，笑完说：“不用问了，在下认得他，亡命客，你怎么今天才到？”

轮得文昌吃惊了，讶然问：“哎！你们在等我！咱们似乎少见，无冤无仇……”

“拿下你你就明白了，哥儿们上！”

这儿距江滨还有十来丈，一旁是树，一例是几座草棚，来的是一个枯草坪，他必须突围而走，能叫出他的名号的人必定不等闲，虽杀一个，这四

个未可轻视。

四人拔刀逐步迫进，有一个家伙发出刺耳的长啸，想必是招呼党羽，大事不好，如不速战速决，后果可怕。他大吼一声，拔剑出鞘，身形条动，先扑向前方。

“呵！”他沉喝，碧茫疾闪，剑动风雷俱发，“飞星逐月”招下绝情，碧茫疾吐吞，从对方的刀影中条入条出，再折向飞射，“白虹贯日”再下绝情。他这时深具自信，平安增加三成威力，锐不可当，快、狠、稳、准气吞河山，象一条发威的怒龙，剑凶猛地突入对方的刀影，奇准地从空隙中递入，残忍地毫无感情地刺入对方的躯体，为了保命必须将敌人杀死，他没有理由怜惜这些恶贼。

“杀”他再吼，又滚入右方的剑影中，一吐一吞，人化狂风旋到另一面去了。

“呀”倒了一个，在地上抽搐翻滚。

“啊！”第二个狂叫着丢刀向草棚里倒去。

“老天”第三个紧接着叫，丢了剑，双手掩向胸前，猛烈的吸气，摇摇晃晃，好半晌方屈身倒地。

人影如电，来得太突然，就在这刹时间，三面皆有黑影闪动，文昌吃了一惊，正想从前面经过，但两侧的黑影已经一闪而过，在前面会合，他陷入了包围中了。

南面山林，白影飞射，也有人倒了，喝声入耳。

“令主请了，这一回让给秋某。”

文昌先看到前面出现一个身材极雄伟的人，这身影似乎不陌生，在长安杜氏废园，黑旗令主的人入侵迫走非我人妖，他就在火光中见过这人的背影，一双奇光闪闪的大眼令人望之生寒，披一件紫色大氅十分威武，这人左面是银剑孤星，右面是黑狐令狐超。他本能的想：完了，黑旗令主来了。

南面黑影闪开，到了一大群白影。最先的白影白袍飘飘，五络灰长髯拂胸。金夺银刀孙长河，紧随白袍人身右，来势如电，只消一看俩的置位，便知是无尽谷主到了。

他不能等必须争取时间，等他们扎稳了脚这条命完定了。他第一个念头，便是火速突围。

一声不吮，三支银羽箭俏然出手，左手再夹了三把飞刀，右手碧茫如经天长虹，在众人还未定神的刹那间，向北突围猛冲。

“啊！哎！”狂叫声中条起，三支银羽箭同时得心应手。

魔幻三剑再次扬威，在拼命求生之际，威力增倍，剑下飞雪令人惊心动魄。

这一面挡道的共有八名黑衣人，他们万没料到会突然拼命猛冲。同时，一个想取人性命和保命而拼命的人相比较，所发挥的潜在生命本能是不一样的，为保命而拼命的人会在精力下产生奇迹，有超乎常人的力量发出以保全性命。

他全力向水际飞射，捷如闪电。

黑旗令主和无尽谷主秋痕，几乎同时追到，象一白一黑两道闪光，在文昌距水边还有丈余时追到了。

“留下”。黑旗令主叫，大手伸出，从左后方追进出掌。

“留活口！”无尽谷主同时大喝，大袖一挥。

“轰！”一声巨响，黑旗令主的霹雳雷神掌发威了。

“呵！”无尽谷主的袖风，将力可摧山的霹雷掌力震偏了尺余，两人的掌力袖风，骇人听闻。

文昌也同一瞬间，右旋，出剑，打出飞刀，剑出魔幻三剑，无极气功行雷霆一击。

他旋得好，霹雷掌力被袖风震偏了尺余，正好经过他的左肩外侧，未被击实。三把飞刀突化为碎片，回头反奔，也从他身左经过。无尽谷主这一袖，功德无量。

“刷！”身后的枯芦苇，如被狂风所摧，全部扑倒，好厉害的霹雷神掌。

碧玉屠龙剑似乎光芒一收，剑下传出无极真气，有时候散些掌力，运转不灵，绝招动不了两名绝顶高手，魔幻三剑未能发挥威力。

文昌感到半边身如中雷击，护身的无极气功似乎有回头反奔之象，劲风以排山倒海的声势，将他的身躯凌空震起，飞出两丈外，“扑通”一声，英雄落水。

黑旗令主权头大叫：“快捞尸体，这家伙竟敢一举击毙本令主五名金字令旗手必须用他心肝祭奠。”

无尽谷主仰天长吸一口气，无限惋惜的说：“可惜，这一人的黑白道纠纷何日是了期？”

这一带江岸是陡坡，水流湍急，水势凶猛，上去捞尸体的人甚至还无法潜至江底，尸体被急流所冲，如何捞法？忙至天色大明，下上半里地都有人在水中鬼混，一个个冻得发抖，毫无所得，只有先上水的人拾到两个包裹。

第一个先离开的是无尽谷主，率一群入走了。黑旗令主怒叫如雷，但他不能赖在那儿，也带着人走了。

江崖下，还有三二十名黑白道群雄，大家死盯着江面发呆，蓦地，有一灰衣人问：“诸位，有谁相信亡命客已经死了？”

这些人，都是闻风赶来看热闹，并不受黑白两盟主管辖，他们们都是天快亮时赶到的，只能从同道朋友口中探出激烈的情况。

有一个青衣大汉哼了一声，接口道：“我不信。”

“阁下不信黑旗令主的霹雷神掌？”

“碧眼青狮的大印掌也同样厉害，但亡命客就能挺下了。咱们不到黄河心不死，走！到龙驹寨蔡家庄去看个水落石出。”

“走啊！”有人附和。

他们却不知道，这一来会替文昌带来多少困难。

文昌受伤并不重，他禁得起打击，霹雷神掌的劲道并未击实，无极气功发挥了巨大的功能。他只感到左半臂麻木，气血翻腾，入水之后，他丢掉了包裹收了剑，向对岸潜泳。黑夜中，谁也看不见他，他换气换得很高明，仰面出嘴而不必头伸出水面。

到了江岸外二十余丈，他受了轻伤，气血未定，有点支持不住，要换气了，便悄然仰面向下，将嘴伸出水面。

糟！脸碰到了船板，他吃了一惊，赶忙下潜下尺，再伸手一摸，摸到船底的龙骨，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需要歇息片刻，略一停顿，便用两个指头全力插入船头的舷板内，伸头出水调息，任船带着走。

船是往下划的，蓦地，他吃了一惊，闻听极为熟悉的嫩嗓子，急急的叫，“朱叔叔，快上岸

“不行！”朱叔叔厉声地说，又道：“黑白两盟主同时出手，那恶贼岂会有命？苑君姑娘，轮不到你报仇了，我们得走，他们在捞人，要是疑心我们……”

船后，洪钟似的声音打断了朱叔叔的话：“老大，不对，船下有东西阻水，在船头，你看看。”

文昌在听到嗓子时，便知道白衣龙女到了，脑中灵光一闪，心说：“我这次返乡，必定已被人猜出了，但此行有进无退，非死不可，而他们也必定不肯甘休，即使我取得了玉髓龙角芝，之后必须找地方静养，我何不设计令他们断念不再找我的计谋，也可惜机会安心静养？好！就这么办，可以利用这个丫头……？”

恰好操桨的张彪发现船下有阻，他吃了一惊，只好打断思路，突然松下双指，伸手扣住船舷，伸头在舷边叫，“白衣龙女，要找我不难，十天酉牌正，蔡家庄虎头峰上一决。”他飞快地说完，潜入水中不见。

假使他知道黑旗令主已宣判了他的死亡信息，也不会和白衣龙女约定了，真是自找麻烦。

“刷”一声轻响，朱立威已下水追逐，可是，文昌的水性了得，而且心思灵巧，不往对岸潜，反而向里靠，天色未明，在湍急的水流中找人，水性再好也没有用。

他等到小舟漂下十余丈，方开始向对岸潜伏，不久到达彼岸，仍是伏夜急行，不走邓州富水关，却绕出浙川通荆关走了。这段路远些，所以他约定在十天之后，那天是二月二十八，酉牌正是入夜时分，他计算的极精。

二月二十六，他到了，午夜祭扫爹娘的坟墓，然后准备一切，都在夜间进行。二十七白天里，他发现附近来了许多江湖人，来意不明，但可猜想到必定是为他而来的。晚间，他是昨晚所探出的水路，潜入黑龙潭中，这儿一石一缝，他都了如指掌，这时的功力比起小时候不知高明了多少倍，轻而易举地割下了一对玉髓龙芝。当晚，他便大胆吞下肚中，然后练晚功。

没有人替他助功，他不知是否有效。同时，年来不再有晕眠痛楚症状出现，他不知身体内该有何种变化。但服下之后，经脉中阻滞气血的情形，似乎已在逐渐减轻，这点他倒是发现了。

“管他娘，是否有效，以后再说，反正在江湖闯荡也不易找到千载交藤，我得以半年的时间找出结果来，我相信玉髓龙角芝应该有效的。”

除了黑白道盟主之外，闻风赶来的江湖朋友到了三百人之多。

暗淡的斜阳光辉逐渐消逝，虎头峰了寒风呼呼厉啸。文昌一身蓝衫，背着挂包，高大魁伟的身躯雄壮如狮，神奇的出现在双亲的坟墓前，仰天长啸，开始烧纸化钱。

啸声引来了不少江湖豪客，看着他拜别坟基，耳听他弹剑高歌他从前编的亡命之歌，歌罢，在群雄的注视下，在踏脚步向虎头峰走去。

他身后，汉江秃蛟，五丁神，和他们的弟兄与朋友，默默地挪动着沉重的脚步，随着他向山上走。

怪石丛中的临江峰顶上，白衣龙女一身白。流水行云和四海神龙在旁呆立，除了临江一面，三面共有二百余名先期等候的江湖朋友。洞庭八卫靠近临江一面，象在防范有人跌落五六十丈高的黑龙潭。

暮色重重中，酉牌正，文昌到了，后面有百十名观礼的朋友。

文昌昂然从让开的缝隙中踏入场中，抱拳向四周行礼，朗声道，“亡命

客蔡文昌，谢过诸位朋友的盛情厚爱。”

四海神龙，极有风度地说：“尊驾如果不先向小女叫阵，夏某确想下场领教。”

白衣龙女凤目中隐有泪光，一步步踏出切齿道：“恶贼！那天在岳府，我自问并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为何如此对待我？你这禽兽不如的畜牲！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文昌先是无比惊讶，随又苦笑摇头，事到如今，他已用不着分辨了，往下首一站，沉静的说：“夏姑娘，一切用不着多说了，说出来未免难堪，在下认命，请姑娘划下道来。”

白衣龙女含着满眶泪水，一字一吐地说：“你我单人独剑，全力施展，在这儿生死一决，不死不散。目下到场的江湖前辈可以为证。夏苑君如失手血溅峰刃，君山夏家在三年内决不向尊驾寻仇报复”。

“多谢姑娘的金诺，在下心领感情，蔡某如果失手，请放心，在下的朋友决不向君山自讨没趣。蔡某先谢过诸位朋友，请记住兄弟今日之言。”他向四周再次行礼。

“你准备好了么？”白衣龙女厉声问。

文昌淡淡一笑，说：“姑娘请”。说完，抱拳示意。

两人相距两丈，开始缓缓举步踏进，白衣龙女知道文昌的造诣可能比她强，但奇耻大辱怎能不报？她横定了心，把性命丢在虎头峰，至少也叫文昌吃苦头，或者拼个两败俱伤。经过洞庭湖之夜，耻辱仇恨刻骨铭心，早年的爱念全化为无边怨恨，一生名节断送在文昌之手，她恨不得生吞了文昌方消心头的怨毒仇恨。丈六，丈二，双方逐渐迫近了。姑娘的风目中，发射着怨毒的寒芒，樱唇微抖。文昌脸上却比她深厚些，自从在龙驹寨铁店前交手之后，他虽未曾和她真正狠斗过，以君山夏家名震江湖的天玄摧枯掌来估计，姑娘以右剑左掌进击是必然之事，剑，他不伯，掌却难以招架，所以他有点耽心，万一不到预期的位置便伤在对方的手下，那一切都完了。

八尺了，正是最佳出剑时机。

两人几乎同时踏出右腿，几乎同时抓肩上的肩靶。

碧芒白虹齐闪，剑影飞腾，风雷俱发，只刹那间的接触，双剑已换了四剑之多，一触即分，同向左飘退两步，天宇中剑声如龙腾虎啸。

人影刚止，白影突然闪出，白虹如电，“流星堕地”攻向下盘，再化“灵蛇吐信”转攻文昌胸前。

文昌招出“力划鸿沟”，对方双招，他也变，“玉门拒虎”，“铮”一声双剑相交，乘机枪入，身向右射佛剑，攻向姑娘咽喉，变化奇快。

白衣龙女也快，沉肘推剑，招化“推窝望月”上身一仰一转的刹那间，剑诀突然变掌，右手迎着文昌右射的身躯，招出“袖底藏花”，闪电似的拍向文昌的右肩上。

果然用掌了，阴阳而直迫内府的天玄摧枯掌力发如山洪，一涌而至，双方摧剑斜掠，几乎贴身错过，铁手一指，便近身拍到了。

文昌吃了一惊，右足一点，突然反退。白衣龙衣已胜算在握，剑沉深挫，剑花疾吐，中了！

“哎……”文昌惊叫，退出丈外，右胯出现了血迹，白虹又至。

汉襄山夜斗，黑旗令主用霹霹神掌行雷霆一击，认为文昌已被击死坠下汉江，自以为文昌绝挨不起他一掌，且捞不上尸体，却确信文昌、死定了。

所以他率领堡中高手从襄阳直放武昌，返回武昌召回在武昌的爪牙，浩浩荡荡回伏牛山九宫堡去了。无尽谷主也上了当，虽然他知道自己那一袖已将掌劲震偏尺余，但文昌被击飞两丈确是事实，一个江湖晚辈修为有限，岂会有命？也不问死活，带着人返回武陵无尽谷。

两位盟主不在，虎头峰上的群雄全是想探个究竟而来的人，在文昌未出现之前，谁也不知他的生死下落。这些人中，当然也有加盟黑白道的人，在未证实文昌先死之前，自不能提前飞报信息给他们的盟主，等到文昌出现，想报信也来不及了。

君山夏家的人早来三天，在虎头北峰麓相候，先后赶来的江湖朋友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本来想走的人也一时好奇，留下啦，果然赶上了这场热闹。

文昌出现之后，三百余名参战的群雄中，文昌的朋友不多，对头也相当少，至于黑白两盟主的爪牙，数量也不会多，他们想阻止这场决斗并非容易，一方面是文昌的声誉令他们也不敢出头，再就是君山夏家的人全来了，四海神龙和流水行云自不用说，洞庭八御卫中更是无一庸手，他们怎敢出头阻止得了，所以只好站着袖手旁观，看这一双男女在峰岭各展绝学一决生死。

白衣龙女已获君山真传，天玄摧枯掌乃是武林一绝，她的造诣自不等闲，不然也不敢在江油闯荡生事架梁。在江湖中，她的名号越叫越亮，在武林晚辈中，她是佼佼出群者之一，老一辈的人对她另眼相看，认为君山绝学在她手中必将发扬光大，前途未可限量，事实上，她一个年纪青青的女孩子，便获得了今天的成就，确也值得骄傲，也确是下了一番苦功的结果，绝非侥幸得来。

论剑术，她确是比文昌差，文昌的魔幻三剑固然神乎其神，但其他散手也已获剑道神髓，出招快，落剑狠，守得稳，部位准，从无数风累中吸取剑道精华，从生死中获致教训，远非姑娘所能望其项背。论内力修为，她家学渊源，长辈指导督有方，比文昌自己摸索强练当然强得多，两种因素加起来，两人便拉成平手。但她对文昌的暗器深怀戒心，必须紧迫狂攻不让文昌有取暗器发射的机会，才能取得优势。所以在初次照全一合一分的时间，她朗在身形未定的一刹那奋起进击。

第二次接触，双方同时展开快攻，白衣龙女用天玄推枯掌相辅，第四招便抢得了机会，刺了文昌一剑。

文昌惊叫一声，退出丈外，右跨外侧出现了血迹。不等他站稳，白影跟踪追到，白虹又到。

“厉害！”四周有人怪叫。

文昌似乎脚步已乱，白虹射到，他只好再退，碧芒飞舞，吐朵朵剑花，将白虹阻住了。

“铮铮铮铮！当当！”剑鸣刺耳，龙吟声动人心魄。

文昌一面挥剑，一面徐徐后撤，撤的方向是潼江一面，真糟！白衣龙女的剑矢捷如龙，封住三方，他如果不向后退，冲不出三方面白虹交织成的剑堵。

白衣龙女气吞向狱，疯狂进追，看不清剑影，飞旋扑击声攻势如排山倒海，一步赶一步，一剑连一剑，在片刻间便抢攻了八招二十一剑之多，每一剑皆如获神功，总能从碧芒的空隙中插入，迫文昌撤招自救，回手乏力，一招未开，另一招又到了，形势岌岌可危。

西南角一个黑衣人，突向同伴说：“怪事！敢和宇内十三怪物为敌的亡

命客，为何如此差劲？为实令人难信。”

“十天前他挨了黑旗令主一记霹雷神掌，定然内伤未愈。瞧！他脚下本来就不太方便吗！”同伴答。

“刚才挨那一剑，未免太冤枉，他只消沉剑上拨而退，那丫头毫无机会的。糟！这一剑……”

在四周群雄讶然惊叫中，文昌已展开反击，抢回了优势，对击七剑之后，第八剑化为一圈碧芒，旋舞而出。

这是昙花一现的猛烈攻势，迫得白衣龙女退出五六丈的地盘。白衣龙女突然劈出三掌，剑出“拂云扫雾”，因柔而凶猛的摧枯掌力，震偏了文昌袭来的长剑，再被“拂云扫雾”荡开锋尖，扭转了危急，一声娇叱，白虹一插而入，剑峰光临文昌的左胸。

这一剑来得捷如电闪，够狠够准，四周群雄讶然惊呼，以为文昌必定完蛋大吉，溅血剑下了。

群雄惊叫刚起，文昌突然冒险化招反击，左手以肉限难辩的奇速向外一震，小臂格开创身，碧芒上扬，突又下沉，一闪之下，两人同时后退八尺。

“嗯！”白衣龙女轻叫，左腰下出现了血迹，雪白的劲装有血，看去十分鲜明扎眼，虽是暮色重重夜暮将下的暗淡黄昏，仍可看得真切。

文昌双手有皮臂套，套上有暗器和幻电剑，所以他敢用手臂去击来的长剑，出手太快，没有白衣龙女偏剑的时间，格中了剑脊而非锋口。

一剑换一剑，双方都挂了彩，也都不太严重，依然攻势奇猛，双方拼上了。

文昌仍是退，快退出人丛了。振剑错鸣声不时传出，在寒风呼呼中更为刺耳。两人快速出剑似乎已无力为继，逐渐慢下来了，四十招之后，两人大汗淋漓。

夜幕深垂，夜来了。

洞庭八卫往外退，但已无法再退了。

虎头峰伸出江心，下降五六十丈，虎头尖端嘴部突出，象是张口咆哮，上颌的乱石中生了不少枯草，下颌在下面十余丈，崖壁中长了不少枯草和奇怪的松树，松树枝杆刚劲而短，象是嘴旁的虎须，人如果爬伏在崖上往下瞧，事实上看不到内凹的崖壁，只可看到松树和枯草外的黑龙潭外侧。

两侧虎头的两面，也看不到嘴部景况。胆子大的朋友如果敢站在崖顶，可以仰视苍穹，下俯江流，耳听罡风恶号，大自然雄浑的气魄令人动心神摇。

文昌一声长啸，狂攻三剑。

白衣龙女一声娇叱，立还颜色，一连九剑疯狂进击，竟将文昌迫退了五丈余，身后距崖口不足三丈了。

“苑君，快退！”四海神龙大叫。

“文昌，危险！”五丁神情急狂叫。

洞庭八卫几乎同时大吼：“二姑娘，退！”

可是晚了，白衣龙女感到右臂一麻，碧芒一闪，剑已入体。

“啊”她全力大吼，掌剑而出。

“啊”文昌狂叫，剑被掌风震得脱手飞抛，飞出三丈外，不住翻腾，坠入江心去了。同一瞬间，姑娘的剑擦左身而过，鲜血溅出。

白衣龙女出剑太猛，身剑合一前冲，冲出丈外，她想拔剑，怪剑拔不出，大概力道无尽，右脊创口也令她用不上劲，剑卡在文昌的胸骨旁。

文昌脚下已乱，向后急退，一面嘶哑地说：“夏姑娘你……你该仔细查……查明底细，那……那夜的……的事……唉！你该知道，我一再没和你动……动手，未报龙驹寨一……一掌之……之恨，你知道为……为什么？我是多么喜……喜喜欢你啊，你在我心目中，永远……”

话未说完，脚下一恍，右脚踏在崖缘的枯草上，人仰面便倒，向黑龙潭急坠。

白衣龙女剑未能拔出，也不住势，文昌的话象在向她倾诉，令她感到天旋地转，想刹住脚步，却被伤口一牵，奇痛渗骨，脚下一软，便被文昌的跌势所带倒，冲向崖缘，上身压住枯草，枯草向下沉，身不由己，只觉心往上浮，滑下崖去了。

洞庭八卫老大朱立威、老二秦中谋，一左一右突然冒死向前扑例向外沿，伸手去抓白衣龙女向下滑的双足。可惜！没抓住，一发之差，只摸到白衣龙女的鞋底，两人滑到崖缘，几乎也追随而下，发出一声绝望的叫号，软爬在崖口无力站起了。

“二……姑……娘……”他两人的叫号声如巫峡猿啼。

“天哪！孩子……”四海神龙距崖口丈余，便坐倒在地。

群雄同声惊叫一声，然后一个个呆如木鸡。是风怒号，没有人再发出何声音，久久，才听到四海神龙深长哀伤的绝望叹息。

有人冒险向峰头往下瞧，一无所见，看不清崖下的景况，一是天色已黑，二是崖下象是虎须的草木挡住了视线，除了风声和水声，一无所有。

流水行云依然一叹，向掩面嘘希的洞庭八卫说：“走吧！到下游守两天，等遗骨浮上。”

四海神龙神情略为振作，领先便走，颤声说：“她已存了必死之心，但不该和这贼同死唉！冤孽。”

群雄逐渐散去，只有五丁神和汉江秃蛟一群水陆英雄在峰头逗留至初更时分，方凄然下山。他们决定在这儿建造一座招魂碑，以纪念这位亦正亦邪、亦侠亦盗的年青江湖英豪。

最后走的人，是虬髯客吴信，他等众人走完后，站在崖旁发出一阵狂笑，狞恶地说：“小狗，你仍然死在潭中，生有时死有地，任何人难逃避命运的安排。哈哈！是我带你进入江湖，也是我最后在这儿替你送终，异数异救！”说完，兴高采烈地走了。

两月后，招魂碑落成，之后，两年中这儿成了江湖人观光的的地方，山色深雄，江水澎湃，确也值得一游。

招魂牌落成后不久，炼狱谷的人也到了，同来的有黑铁塔和施姑娘，两位姑娘一身白、泪洒牌前。黑铁塔和方小山，留在牌前一月，方痛苦地走了。

之后，炼狱谷的人不再重现江湖。谷后新建了一座慈云庙，供着观世菩萨，方小娟长年白衣，洗却铅华，在庙中请来主持香火的五名老尼姑参研禅理。施姑娘每半年来一次，陪伴小娟十天半月，两年，她十七岁了，还未找到婆家。

偏殿的殿堂中，供着文昌的神主牌，香烟终年不绝，长生灯终年长明、欢乐从方小娟的脸上消失了，她为了邛山和石门极道的片面诺言而心碎。

光阴缓慢，直至两年后七月半鬼节那一天，江湖中响起一声晴天霹雷，震撼了江湖，也震撼了炼狱谷的慈云庙。

白衣龙女并未死去，所以能在两年后的七月中旬，出现在虎头峰上。文昌呢？他也没死。

他熟悉虎头峰每一寸土地，也摸清黑龙潭每一寸角落。先一晚已作了妥善安排，他要利用白衣龙女做他隐隐的籍口，当他服下玉髓龙角芝之后，发觉经脉中迟滞气血景象确有减轻的感觉，虽则不知是否可以驱除体内的余毒，但确有七分信心。他想起老人梅壁的话，要打破目下练功的高原现象，必须再下三两年苦功，用大恒心大毅力方可突破这令人浅气的高原现象，便能再上一层楼进入化境。

有些人化一甲子的岁月苦修，方可进入这种境界，他难道三两年也不肯等待？既然玉髓龙角芝已经有对症的效能。三两年算得什么，他还年青，来得及，他要以武林第一高手的新面目出现江湖，要和黑白道盟主曾经迫害他的人算总帐。隐修必须不受打扰，不能让对头冤魂似的缠住他，正好利用白衣龙女，作为他离尘世的见证，加以来了许多江湖好汉，机会太好了，打灯笼也不易找到哩！太妙了，在崖旁看不到崖下的景物，加上天色的掩护，他计算的十分精确，可惜前功尽弃，也几乎陪上小命。

须定落下之处，设有一根可套扣靴子的巨绳，绳长十余丈，恰好可以挂落崖下的虎口中。虎口的下颌上，搁了一块巨石，只消落下虎口，推下巨石代表他跌下黑龙潭，便大功告成了。在崖上，绝对看不到他躲在虎口内的情景，这就是他选择入暮时分决斗的用意所在，

他对白衣龙女说不上爱，但确也有点喜欢，所以不想她死，只想利用她做见证便够了。

假使他手下留情，魔幻三剑早就出手啦！白衣龙女最后一剑，事实上仅擦伤他的手臂窝，被他用臂夹住了剑身不放，让旁人认为他已受到致命一击，连剑也拔不出来了。

他的脚已伸入套索中，向外倒堕，可是，他却未想到，他所说的话对姑娘会有些什么后果。

白衣龙女心中，文昌的形影始深嵌在内心深处。从龙驹寨第一次交手起，三年来无日成忘。她对这个英俊而傲世的大孩子，有说不出的真挚爱念。每一次见面，印象又深刻一分，文昌的所作所为，果然令她伤心，也令她更为思念。最令她难过的是，文昌从未对她假以辞色。似乎不动刀剑，便没有任何可以交谈的机会，更不必说诉说衷情的可能了。

她在暗恋着文昌，只是机缘作弄着她，似乎每一次文昌和其他女人有牵连的事，偏偏会让她碰上。

一个女孩子爱上了她认为值得爱的男人，感情便可能产生两种极端矛盾的现象，一是极端的顺从痴恋，一是故意不加理睬高傲态度，她就是后一种人；岂知文昌偏不知她那一套，把她的芳心弄得进退为难凌乱极，在强烈的爱念中的占有欲也相对地增加，她无法容忍别的女人插入，也恨文昌是个木头人。

文昌确是木头人，也不想想看，如果白衣龙女不爱他，为何要管他的闲事？天下贼多的是，她不管旁人却专管他蔡文昌的？

文昌在夹剑装伤后退时，说出喜欢她的话，本意是让她有止步丢剑的时间。岂知文昌的话，却令她心中受到极大的震撼，冲势过猛，也刹不住冲势，竟然随着下堕，把文昌吓了一大跳。

他不能让她死，百忙中右手一推，想将白衣龙女推上崖顶，反而百忙

中推中她的下腿，一震之下，人没推上，白衣龙女反而昏厥了。

不由他思索，一把抓住她的肩脊，人向下急堕。套索是绕在石孔中，绕了两圈，受重之后，便会缓缓松滑。但事先试力倒还不错，增加了一个人，松滑的速度便加快。十余丈高下的碰击下，令滚下速度加快了许多。

文昌大吃一惊，伸手抓住了姑娘的腰带，另一手扣住巨索全力一拉，想拉回内壁。

糟了！用力太猛，上面的石孔壁突然崩裂，巨索全部下堕。两人的身躯一顿，突又向下滚堕。

没有任何思索的时间，下面有三十余丈，跌下去险情惨重，必须设法减轻落势。

文昌的右靴仍套在绳端，右手抓紧的巨索，一咬牙，功行右肩，将巨索向崖内黑黝黝的树影振去。

他当然知道不可能希望产生奇迹，巨索是绝不可能套在树枝上，只希望绕在树上，减少落下的速度。

他的希望达到了，巨索绕在崖上盘张爪的松枝上，一阵扑簌簌暴响，顿了顿，树叶纷飞，在刹那间便会又降下十来丈，然后阻力再消，重新向下飞堕。

他的手几乎象折断了一样，掌心如握烙铁，幸而他抓得够牢，不然手掌的皮肉必定完蛋。两次停顿，他已降下得二十余丈，再往下飞堕，他不用耽心了，二十余丈高的深不可测的深潭堕落，他自信还不致于跌死。

他放了巨索，抱紧了白衣龙女，“轰隆”一声大震，两人跌下了其冷刺骨的黑龙潭内，水柱上冲，声势骇人。他连忙无极气功护身，仍感到一阵头晕目眩，呛了两口水，直沉下五丈余方行止住堕势。

白衣龙女曾被冷冰冰的水浸醒，随即再次昏厥。

激流滚滚，文昌奋勇上浮，带着人顺水急泳，不久便到了下游山崖的崖壁下。他找到一处巨石缝爬出水面，一摸姑娘的心脉，不错，还没死。

他将百宝囊打开，将仅有时一颗九转玄丹塞入姑娘的樱口，吹口气送入咽喉，略一检查姑娘的伤势，心中一宽。

运气不坏，姑娘除了肌肤出现些少许血现象之外，体内未受内伤，剑伤也不算回事，他点了点姑娘的睡穴，摇头苦笑一声，径自走了。

第三天一早，四海神龙，流水行云，洞庭八卫，以及他们带来的九名家仆，在黑龙潭中不住翻腾。

这些水中高手水性确是了得，可是仍然无法潜下潭底。忙碌了两个时辰，一无所得，崖上好奇观看的一群江湖人，等不及一一摇头走了，未看到结果。

近午时分，十九个人只好从下游上层进洞，却意外地发现姑娘在下游的石缝中睡得极沉，竟然没死。

四海神龙喜极欲狂，也不追究原因，救了爱女悄然返回洞庭君山，消息并未外传。

白衣龙女一病半年，秋后方有起色。岂知流水行云无意中光临岳州府码头，遇上了小龙小虎父子三人，终于知道那晚扁山下的一切经过，冒失地到君山把这件事的经过道出。刚可下床活动的白衣龙女一听之下，几乎气绝，大病几年后几乎成了枉死城的娇客。之后，她变了一个人，经常向天默默自语，象个女疯子。午夜中，经常可以听到她在恶梦中叫出的尖厉声音，令人

耽心的痛苦哭泣。

文昌离开了白衣龙女，在从前遇见客的上游森林荒野中，建了一座秘密的木屋，开始他的苦练无极气功生涯。从此，江湖中风波渐息，亡命客蔡文昌六个字，依然在江湖中流传。

他象一颗光亮耀目的流星，出现的突然，消失的也快。在近百年来，象这种震撼江湖的晚辈，象是凤毛麟角，确是罕见。

褴褛老人说到这儿，已是第四天的午后。他似乎很疲倦，喝完了酒葫芦的酒，斜靠在碑亭的石柱上，向一群小把戏挥手道：“你们蔡家庄的祸胎、败类、流氓、痞棍蔡文昌的故事，说完了，去！去！我老人家倦了，要睡觉。噢……”他打了个呵欠，闭上了眼，果然睡了。

一个流鼻涕的小娃娃，猛推老人的胳膊，大叫道：

“老爷子，不要睡……”

“不！老爷子，你的故事没有完。”

“当然没有完，”老爷子闭着眼答。

“你是说，文昌哥没死？”

“要是死了，故事岂不完了？”老人仍然闭着眼答。

“他那把碧玉屠龙剑呢？”

“剑从崖上向下飞，飞落在潭外侧，他们的文昌哥连黑龙潭也能下去，潭外侧自然难不倒他。”

十一二岁的小孩子，突然一把揪住老人的白胡子，叫：“不对，老爷子，你怎么知道这么仔细？”

“有何不对？”老人睁眼问。

“依你说，文昌叔该在下面上游的怪林中了。”

“不错。”

“那么，我们一起去看看，看真是不是。”

老人大概不耐小娃娃们的骚扰，站起说：“那怪林中鬼打死人，等着吃人肉，我老人家可怕死，不敢去，要去你们去。呵呵！今天是七月十三，鬼门关的恶鬼冤魂游荡了十三天，不怕鬼的可以自己去看一验，我老人家偌大年纪还想活，恕不奉陪。噢！我该走了。”

老人吁出一口长气，摇摇晃晃地向北走，消失在树林子中，一群小鬼留在碑亭附近吱吱喳喳辩论蔡文昌的事。

老人到了无人地带，眼光神光重视，脚下突然加快穿林越坡如同流水逸电，不久便到了上游怪林之中。

近潭畔山崖上一半闭的石缝中，可以看到里面是一座石洞，用草木搭了一间可蔽风雨的木屋，屋中极为简陋，一堆做床的干草一堆用石架起的炉灶，别无他物。

老人从石缝进入木屋，开始脱掉褴褛的破衣裤，洗净脸面，将白胡子一拉，怪！拉掉了。接着，他用一些香油在脸上—眸搓揉，不久，再用手洗净手脸。

怪事出现了，先前的怪老人脸孔变了，变成了一个玉面朱唇，剑眉人负的美少年。

驼背不见了，不知高底的脚不见了，脱掉了褴褛裤，成了一个浑身肌肉如坟如丘的雄伟巨人。

他在草中掏出一个包裹展开，穿上一官兰缎子劲装上衣，兰的英雄巾、

兰腰带、兰的速靴、一律兰，都是新品。系上皮腰带，佩上一把斑剥古怪的剑，再加一双小臂上扣好皮护套，护套上插有飞刀和银羽三梭箭，和一把八寸长的小剑，一面喃喃自语：“亡命客死去两年多，该复活了，复活了的亡命客，可不是当年任人欺压的小亡命了。”

他挂上了兰色的防水百宝囊，拾起屋角一包纸制香灯，大踏步出了石缝，扭头注视木屋好长时间，方大踏步走了。

当天，蔡文昌爹娘的坟上修整一新，有人已经上香扫过坟。

次日一早，张家铁店的狄二伯正在柜内结帐，算盘子答答响，店内风箱铁锤轰响。

店内蓝影突现，进来了一个高大的蓝衣人。狄二伯猛抬头，楞住了，天！这个好面熟。

兰衣人面泛笑容，双拳行礼，笑道：“狄二伯，年来生意可好？”

今天是七月十四，距七月中元节只隔一天。狄二伯只感到毛骨悚然，只道是鬼魂字画出现回家了，“得”一声脆响，他手中的毛笔失手掉落地上，张口结舌害怕地叫，“你……你……你是……是……”

来人喝喝一笑，接口道：“怎么，狄二伯？忘了蔡文昌了？”

几名伙计大吃一惊，全停下活计惊疑地向文昌注视。狄二伯狠狠地擦了擦眼睛，吸口凉气结结巴巴地说：“天哪！你果……果然是……是蔡……蔡师傅？”

文昌双拳拱手，往店外退，笑道：“小可官司未了，不愿让二伯为难，只消看到店中兴旺，于愿足矣！后会有期，请代小可向东主请安。”

说完，扬长而去。店中人目定口呆，好长时间才神魂入体。

龙驹寨相距西安府先四百余里，但此日午间，亡命客使出现在府城中。快近五年了，这城河山依旧，了无异样。

西北镖局这些年来生意不好不坏，路途乎宁了些，镖局主父子极少亲自走镖，在局分里坐镇。

这天是中元节，城里庙里举办盂兰盆会，神枪杨虎是主事之一，忙了好些天，今天忙里偷闲在会前回家走走。今天不但盂兰会忙，夜里还得到涓河旁主持放焰火哩。

他第了一袭青长袍，戴四方平顶巾，大袖扬扬，居然甚象长安的绅士。后面，跟了一名健仆，两入神态轻松，从客踏入牌楼式的店外门坊。

突地，他感到右肩一紧，搭上了一只大手。江湖人的身体，怎容不相识的人碰触？他反应奇快，左手一搭，半分不差扣住了大手的脉门，扭头一看，兰影入目，一个英俊的巨人正向他含首一笑。

他的记忆力确是高超，不愧称老英雄，立刻面容大变，倒抽凉气。这几天为了准备盂兰盆会的事，和主事的同伴整日口中不离鬼字，鬼故事装满了一脑子，突然发现蔡文昌现在身旁，虽是青天白日，他依然感到毛骨悚然，“啊”一声惊叫，呼吸象是停住了。

他总算是武林中人，还是一个老江湖，江湖人如果真怕鬼，他不至于在世上为坏作恶。

他本能地手上用了十成功，向前猛带，拱腰扭臂想把人扔出。

可是，他似乎抓得不是人，而是一条钢铁，脉门坚硬的而劲向外张，有点扣不稳不等他出足一成力，大手已用万斤巨力向下压，他的肩臂象是压上了一座山，山是背不动的，骨头似要被压碎，背脊撑受不起，额上青筋乱

动，身体向下落，他委实撑不起这只重如山岳的手。

“放……放手”！他大叫。

健仆招子极亮，知道不妙，一声怒吼，一掌攻向文昌的肋下，力道奇猛。

文昌右手一扫，挥掉攻来的大拳头，闪电似地扣住健仆的领于向下拉，飞起一足，踢中健仆的屁股蛋；喝声“去你的”！健仆便向右首飞闯，“啊”一声怪叫，把插在坊柱旁的大旗撞倒了，人和旗倒在一起。

门坊口有变，里面广场的镖伙计同声叫喊一涌而至，店内的飞虹铁爪搭下台阶，急掠而至怪叫道：“什么？好大的胆量……天哪！”还没骂他却怪叫出声。

文昌放了神枪杨虎，根本不理采冲到的十余名镖师和飞虹铁爪，咧口一笑，说：“杨局主，你是怎么回事？别神气好不？”

神枪杨虎如见鬼魅地向后退，靠在门坊柱上猛揉肩臂，眼珠子瞪得象灯笼，语无论次地问：“你……你是人？你……你死了多……多长时间了？你……”

文昌呵呵笑，接口道：“杨局主，定下神，别把胆子吓破了。有对头自远方来，不要警惕？何必惊？该请蔡某吃一顿上席哩！”他又向面容苍白的飞虹铁爪说：“少局主，你说对不对？”

“你……你不是死……死了么？”飞虹铁爪也语无伦次了。

文昌淡淡一笑，点头道：“你们既然都作此想，就算是吧！你们可以认为在这儿出现了，是亡命客的幽魂。不过，我可以提醒你们，瞧瞧地下的影子，听说鬼是没有影子的。

喂！两位是打算请鬼入店呢，或者是赶鬼走路？”

飞虹铁爪总算定下了神，也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一声怒叫，飞扑而上。

“正好用你试试手脚。”文昌沉喝。双掌一分，挑分了飞虹铁爪的手，“砰”一声当胸一拳打个正着。

“哎……”飞虹铁爪狂叫向后冲向人丛，文昌已如影附形跟到，右手出如闪电，“叭叭叭叭”连抽四记反阴阳拳。

“扑”一声，飞虹铁爪仰面躺倒，满口是血，昏了过去。

两人交手不过是刹那间的事，大名鼎鼎的西北镖局少局主，被人用最粗俗的手法的眨眼之间打昏，连任何还手的机会也没有抓着，把镖师们吓了个胆裂魂飞，手足无措纷纷向后退。

文昌接头苦笑，打打手向店里走，一面说：“我的天！你他妈的象个纸糊的人，四耳光一拳头便躺下象个死狗，你们这家镖局子怎能为人保镖，趁早关门大吉，免得误人误己。”

神枪杨虎悄然从一侧走入店门，取来神枪，迎门堵住大门口，怒吼道：“亡命客，拔剑！”

文具踏上了台阶，向大门里冲，不消地说：“对付你一个江湖二流高手用得着拿剑？你未免太瞧得起你自己了。”

一面说，一面向枪头上闯。神枪杨虎一声虎吼，招出灵蛇出洞，一朵枪花劈面展出，来势奇快。

枪怕摇头棍怕点，摇出的枪花大如海碗，象是无数金枪同时扎到，控制住文昌的胸膛，可怕极了。

文昌身形一摇，幻出几个虚影。神枪杨虎人也没看清，枪已被人抓实了。接着有东西在眼角一闪，脑袋一摇，耳中轰然作响，眼前发黑，沉重的拳头击中他的左面侧，把他重重地击倒在地，在地上挣扎喊叫。

镖师们已别无选择，叫喊着一拥而上。

文昌突然旋身出枪，闪电似地点在冲得最快的一名镖师的胸中间，冷叫道：“你们真想送死，活得不耐烦？”

没有再敢上，镇住了所有的人。门里面地下的神枪杨虎挣扎着坐起，喘息着说：“大家退，姓蔡的，你要砸杨镖局的招牌么？”

文昌丢去金枪，冷冷地说：“砸你的招牌，对蔡爷毫无好处。”

“阁下的来意，说吧！”

“贵镖局与黑旗令主狼狈为奸，令郎又是碧眼青狮的寄名弟子，一拳一掌之耻，在下不敢感忘，其一，为在下推备三百两黄金做盘缠。其二，速转告碧眼青狮，在下往东走河南，在江湖上等他，他如果不来，在下会再来寻你，甚至会砸了你的招牌。目下大爷要先到九宫堡，暂且寄下你们的命。”

亡命客第三次重现江湖的消息，象一声春雷，震撼着江湖的每一个人。消息象一阵狂风刮向每一角落，掀起了狂风巨浪。

华阴县白道盟主的好友长拳王政，父子三人被打得重伤难起，被劫走了黄金三百两。

潼关以南桃寨岭，黑道盟主的忠实爪牙詹大寨主天狂星詹春，被一剑贯穿脑袋，山寨成了火海。

崤山七幻道的一处秘窖，四十二名爪牙全部横死，金银财宝被劫一空，只留下窑前石上四个字：“亡命客留”。

禹王沟黑僵尸的寨主，一夜之间化为瓦堆场。

秋风起了，从北方刮来的干燥而寒意袭人在金风掠过黄河，进入了伏牛山区，白天里虽然还有些闷热，入夜时分便得穿上两件夹衣了。在处处峰头，已经可以发现霜影的天气了。

伏牛山，也叫天息山，这是一座绵延数百里的山岭，构成了河南山区的绝大部分，占了汝州以南、南阳以北、庐氏以东、方城以北的广大空间。但真正的伏牛山主峰所在地，是在嵩县西南，分水岭便是流域远届一千三百五十余里的汝水的源头。

断肠崖九宫堡并不在伏牛山主峰附近，在西面三十余里，土名儿叫青狼儿。在黄土岭围绕之中，这座山十分古怪，竟然是花岗岩的堆极险峻奇峰，间或黄黑的土岩层，生长着各种松柏古林，山石峥嵘、有些地方看去摇摇欲坠，险壁危崖星罗奇布。在这一带黄土山区中，这种怪山委实少见。

断肠崖，在奇狼山的北面，是一座经常碎石滚坠，只有荒草葛条而无树林的三十余丈高绝崖，象一座屏风，绵延十几里，曲折重叠犬牙交错，崖下猿猴不敢留，只消踏在一块基部松动的岩石上，便会坠下危崖种骨粉身，所以叫做断肠崖。

断肠崖是青狼山的山麓，上面是怪石森列的山峰，崖上山腹之间，建了一座江湖中大名赫赫的九宫堡，是绿林盟主黑旗令主的基业所在地。背靠奇峰，下有委延曲折半环形围绕的断肠崖，只有两侧的路可通，路上建了险要的隘堡，除了飞鸟，不可能不经隘堡而进入九宫堡中，一代绿林霸主的基业，果然胜似金城银池。

九宫堡，顾名思义，便知是九座奇怪建筑构成的堡寨，更由于依山而

筑高下参差，一眼看出是道家九宫而非明堂九宫，必定是暗含生克机关密布的虎穴龙潭。外围三丈六尺高的堡墙全是巨石所垒造，墙头更建了短路和暗堡，短墙的标准长度是三丈高一丈，暗堡更高些，远远望去，比古代的城堡更雄伟更神气。

除了两端建了堡门各一座之外，离断肠崖一面，建了一座故楼式的高大建筑，堡墙下方辟了一个小洞，小洞前是一片宽约五亩大小的乱石草堆，两侧被堡墙所截断，而这一段堡墙却高有五丈，打磨得光滑如镜。这片荒草乱石墙，便是处决人犯的刑场，将人剥光从小洞中推出，让十余只大青狼追逐死囚，死囚那爬不上堡墙，除了跌下崖粉身碎骨之外，便是做了大青狼的食物，即使能击退狼群，也会活活地饿死。三十年来，这里处决了上千名江湖好汉，包括黑白道的英雄豪杰，从未有人活着离去过，那座故楼，便是观刑楼，也称赏景楼，坐在楼上，不但可以看到右左堡门的进路，也可看到二十里外的起伏山峦。人马向这里接近，无所遁影，黑旗令主建筑这座九宫堡，花去了十年岁月，对这处绝地极为自豪满意，自认为是媲美白头山炼狱谷的得意杰作。这座山之所以叫做断肠崖，原因在此，几乎没有一天闲着，甚至一天中先后处决了十名江湖好汉和肉票。

由于黑旗令主不在附近做案，而且沿途是没有人烟的荒山野岭，古森林中虎狼成群，官府的政令难及，山区外因，又有不少名明是良民暗是爪牙的村寨关卫，官府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度大名鼎鼎的小城堡存在，即使知道，也不敢前来在虎口边取毛。

南往九宫堡，有两条路可达，一是从汝州嵩县入山，称为东道。另一条走洛河河谷，经永宁县入山，称北道。往西，是外方山和熊耳山，没有通行的道路，全是无尽的峰峦高远古森林，虎狼出没，是禽兽的天下。

这天，一个穿一身蓝的人出永宁南门走入山的古径，骑了一匹壮马，另外牵了一匹带行囊。他是新近从陕西打道河南的亡命客蔡文昌，终于直捣黑旗令主的虎穴了。

黑旗令主不在堡中，正接到信息从嵩县往上赶，半月来，亡命客重出江湖大为报复的消息，已飞快地向江湖每一角落轰传，黑旗令主在许州接到急报，星夜向回赶，并发出十万火急的绿林箭，调动他的爪牙和召集朋友。

九宫堡中，三位无敌高手只有黑狐令狐超在家。银剑孤星远在湖广，阴魂韩滔在黑旗令身旁。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亡命客在陕西已放出了要到九宫堡的消息，阴魂韩滔当然不敢大意，一面飞骑召集各在绿林前来助阵，一面加强九宫堡的警备。二十年来，九宫堡第一次如临大敌，也第一次有人公然入侵。二十年之前，九宫堡兴起江湖的十年中，黑旗令主以雄才大略君临江湖，以武力做后盾，以和平为面子，声势如日中天，恩威并施降伏黑白道群雄，登上了黑道盟主的宝座。九宫堡在那段日子里，经过了无数次凶险悲惨的考验，依然站立不摇。在群雄的鲜血死骨堆积下，更为坚强更为雄伟。经过无数次的热烈血战后，黑旗令主的盟主宝座益加稳固，九宫堡正在进入平宁的境界，没有人再敢前来送死，名震江湖。

谁会想到平宁二十年的九宫堡，今天会有胆大包天的人单人独剑前来讨野火？谁又料到来人会先行放出消息再堂而皇之进侵？即使是武林五大门派的掌门联手，也不敢如此狂妄，让人难以置信。

信不信是一回事，亡命客确是来了。从陕西到河南，所经处血星和火随之，他从不隐名埋姓，公然单人只剑昂然而来。

从宜阳到永宁途中，不少江湖人连续不断，纷向九宫堡赶，助拳和看热闹的人多得是。

但这些人谁也不敢招惹亡命客，对亡命客有顾虑。

进入了山区，已经是近午时分，他吃了些干粮，继续上路，沿一条小径向南去。这条小径并非秘道，任何一个江湖人皆知道从这儿可以直抵断肠崖九宫堡。假使事前能和山口的接待站联络一下，还可以获得护送及领路的人，九宫堡不是怕事的山林小贼，任何人都敢于接待，只除了官兵和巡检司派来的鹰爪孙。

文昌一人两骑，泰然南行，在他的脸上，看不出一丝一毫恐惧害怕的神容。经过两年多的隐修苦练，无极气功已更上一层楼，突破最艰难的高原境界，走入日渐趋化的境地，这以后，便是求精求绝的很长历程。目下，如果不是神刃，决无法攻破他的无极气功，一般武林中专破内家气功的兵刃暗器，在他身上已不发生作用了。当然他也有缺憾的后悔，在未运功护身时，或者不幸被人攻中双目，他同样会受伤的，任何奇功也会有这种可惜，唯一可以弥补可惜的，是超人的警觉心和神速的反应力。假使双目能被人打中，大概除了白痴之外，是不可能的事。

这次重出江湖，他不但记有雪耻复仇的心念，也兴起了纵横天下的信念，他必须先建立自己的基业，不希望一辈子做亡命客。从前在西安府，他就试过，几天之内便瓦解冰消，被黑旗令主的爪牙银剑孤星所毁，如果没有蛇魔丹士和黑魅及时赶到，他和黑铁塔早已成了枯骨了，怎会有今天？这次再建基业，黑旗令主的九宫堡最为理想，夺为已有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他也知道九宫堡人才济济高手如云，城高堡深不易得手，但他并不急在一时，反正他有的是时间，慢慢来，他等得及。

为了实现他早年打入龙驹寨下流社会时的野心，在第二次重现江湖时便进行结交朋友，象五丁神，汉江秃蛟，岷江之鳖，翻江虎鲨等等，他都概然结交，可知他幼时利用下层社会巩固他日后地位的雄心壮志，已经正在放花结果了。在江湖上想出人头地，一家寡人绝成不了大事，没有基础没有人跑腿卖命，一辈子除了被人群起而攻做一个亡命客之外，一切免谈。

他在做长远的打算，必须用十年二十年，或者需用毕生的精力从事，他深具自信，他决定必须办到。首先，他要广结朋友，恩威并施，然后除去当年和他为难取他的性命的宇内高手，再夺取黑旗令主的九宫堡，或者武林无尽谷作为基业，在未达到雄霸江湖横行天下的目标之前，其他皆用不着想，甚至炼狱谷的方小娟，成都的施姑娘，君山的白衣龙女，他都一一置诸于脑后了。

从前，他被黑旗令主，七幻道，冷蝎高飞等等所谓宇内十三怪物，逼得旦夕在生死存亡中挣扎，恨重如山，这次如不先处去这些狗东西，怎消得下当年饱受凌辱的怨毒恶气？仇恨会让人疯狂，如果不疯狂，那是因为无法报复的缘故，一旦有了报复的功力，仇恨之火自会逼使他疯狂。目前，机会来了，两年多的苦练，他已有自信，自己已抓住了复仇的刀把，该挥出刀刃了。

他不知死毒是否已经被排出体外，但目下修为的进境，已使他丝毫不放在心上，经过四年岁月，身上已无异状，还用得着担心？

他泰然策马徐徐赶路，进入群峰起落人烟不见的山区腹地了。

身后，蹄声如雷，二十只壮马在只容一骑的山中小径狂跑，尘土滚滚，

山谷回声震耳。

不长时间，双方接近了。

这是一处小山谷，两侧山坡上丛林漫布，一条小河流在路边轻轻细流。前面，小径向上盘升，升至两山的鞍部然后下降，看不见山那边的情况，山风呼呼，青叶飞舞，野草已经在枯黄，秋深了。

文昌不理身后的事，两匹马不徐不慢缓缓而行。身后，马群到了，蹄声如雷，第一匹壮马上，是一个五十余岁的精壮中年人，青巾缠头，青劲装，背系长剑，同时系了一支外有红绸旗套的小旗。粗眉大眼，勾鼻薄唇，山羊胡已泛灰黑，看去强壮而阴沉。马是野马，骑术更好，以狂风暴雨似的声势向前冲，接近至十丈内，并不以前面有马儿阻道而慢下坐骑，反而沉声大叫：“让路，避过一旁。”

文昌不理他，也懒得转头，裂石穿云的歌声突扬：“铁拳如电，剑上光冷，厉剑海，闯刀山……”

中年人大吃一惊，举起马鞭大吼叫：“慢！”

马继续向前冲，冲至文昌后面马匹的后部方刹住蹄。后面二十余骑，也一一勒住坐骑，蹄声渐止，尘埃涛涛。

“叱咤风云呀，英雄气短……”文昌继续往下唱他的亡命之歌，毫不理会后面的二十余名绿林好汉。

中年人大概他听见了亡命客的传闻，原先驱马猛跑目中无人的杰傲豪气消失了很多，勒住马大叫道，“喂，前面是谁……”

文昌没回面，大声说：“你管我是谁？废话，你想攀亲家？有大姑娘么？”

中年人气往上冲，一声厉叫，驱马前冲，马鞭高举，要将文昌驮包裹的马迫出路边小河。

文昌转面冷笑一声，喊道：“你敢！除非你小子不要命。”

中年人被文昌冷静的神情，以及步步逼人的话锋所镇住，二十余名高手都是了不起的有名人物，对方只有孤家寡人一个，竟敢口出不文之语，可知必定不是无名之辈，不由他不惊，恶焰消去不少，马鞭在半空中停住了，怪眼一翻，问：“阁下尊姓大名？你知道你在对谁说话？”

文昌冷冷一笑，歪歪口说：“尊人高姓大名？你又知道你在对谁说话。”

中年人突然翻手抽出背上的旗子，迎风一展。那是一只红字令旗，是九宫堡五面红字旗之一，在绿林中地位极高，在江湖声威所至，人人听命。红字旗展出，大吼道：“黑令中天，威镇宇内，红字令北字旗主太行山擎天一剑童威。亮万。”

文昌呵呵大笑，笑完说：“童寨主，速收起那支追苍蝇的旗子，鬼叫什么？大爷耳朵又没聋，叫得那么大声干啥？我，亡命客荣文昌。你，来得正好。呵呵呵……”

在狂笑中，文昌滑下马背，将牵马绳挂在路边树干上，泰然从容向擎天一剑迎来。

他报了名号，十余名大汉吃了一惊，不等招呼，纷纷下了马背，抽出鞍边的兵器佩上，向前急进，在两侧雁翼展去，面容都有点紧张。

擎天一剑先是一楞，略一打量，冷笑一声跃下马背，将坐骑迫去往前迎来，不屑地说：“久闻尊驾的大名，如雷贯耳，只道是什么三头六臂的宇内高人，原来是这么一个毛孩子。”

耳闻不如目见，传闻失实，委实令在下失望。不过，阁下的狂妄之气倒也令在下佩服。小辈，举剑上。令主用十万火急的绿林帖小题大做，不过太重视阁下了。你上吧！童某今天要为令主分优，活捉你示众断肠崖。”

文昌沉着地向前徐迎，轻笑道：“听说你是北地武林第一剑，剑上造旨艺压九宫堡三大高手，平时与令主兄弟相称，为九宫堡出尽死力，在下遵命上，看看大名游江湖的擎天一剑是否浪得虚名。”

两人在八尺外站住了，文昌的剑系在腰上，擎天一剑的剑系在背上，在背上不妨碍身法的移动。

“举剑！”擎天一剑傲然冷叫。

文昌淡淡一笑，手徐徐伸向剑把，但一触剑把，却光芒突现，奇快无比，光芒已射向擎天一剑的胸口，一静一动之间，差异太大，出奇地迫近了对方身前。

擎天一剑认为文昌年纪太轻，大意了，手刚接触剑把，彻骨剑气和触目光芒已经要接体。他心向下一沉，大吃一炼，百忙中向后一退，退出丈外方拔剑出鞘，定神一看，心中一凛。

文昌并没追袭，轻扶着剑把反而一步步向后退，似乎并没进过招，脸上的笑容充满不屑的神容，说：“童大寨主，下次千万不可大意，你抽剑的手法太慢，怎能狂妄地指使别人抽剑？上啦！你还有机会抓回先机找回场面，这次可不能使玩笑，用不着喂我的剑。”

擎天一剑羞愤交加，狂怒掩盖了他的灵智，咬牙切齿挺剑即进，风雷之声震耳，招出“射星逸虹”，一长一短两道剑影递出，攻向文昌的胸口。这一招他用了全力，内力如洪，对方如果举剑化招，决难震出他的剑，如果闪避的后退，他便可以人影附形一举迫入得手。

怎知文昌不化解化的凶猛招式，身形一转，刚避过剑尖，碧芒也反迫近他的右肘下，不由他不变相自保，先机失利，急忙左闪沉剑，招化“狂鹰展翼”剑向边张，是化招自保，而非以攻反攻。

文昌一声长笑，剑化龙腾，连攻七剑之多，迫近了两丈地盘。擎天一剑左挡有错，狂怒的化招，却无法回敬，在一阵碰击声中，满头大汗步步后退，碧芒如无数电虹，在他胸腹之前突射狂舞，每一刻都似乎要贯体而入，每一剑都辛辣无争锐不可挡，剑气空前凌厉，迫得他的护身内家真气似要脱体而散。

文昌不容他有喘息的机会，紧迫抢攻，一面笑道：“童寨主，你的号定是自己取了自吹自捧，太差劲了，着！着着！”

“铮！”一声巨响，擎天一剑的剑被震得向外荡，中宫大分。接着碧芒两闪，奇速绝伦，人影乍分。

“哎……”！擎天一剑叫，仓促后退，脸容死灰，左胸近肩井处，鲜血流出伤口，他背上的红字旗子，齐肩而折，折断了令旗飘落地面。

也在同一瞬间，有人看出危机，吼声震耳：“我们上！毙了他！”

人影急闪，右左的群贱一拥而上。

文昌一声长吼，剑涌万道巨虹，左闪右射风雷俱发，“铮铮”之声震耳欲聋。三两转之下，似若电光疾射，攻进的人反向后退，人影突止。

三只剑两把刀扑出三丈外，“哎”一声狂叫倒了地一个。“哎”一声狂叫着响，三名大汉手按右肩鲜血喷涌，脸无人色向边急退。

文昌的剑，压住擎天一剑的长剑迫向外侧，剑尖点在他咽喉前，冷笑

道：“叫他们退，蔡爷不喜欢杀光你们。”

擎天一剑长叹一声，不再推剑，一字一吐地说：“你下手吧，在下死得心服。你剑术神通，但想和令主争长短，仍难如意，不必枉费心机。”

“目前大爷不想杀你。”文昌也一字一吐地说。

“你想怎样？”擎天一剑沉着问。

“有两条路。”

“别做梦！”

“做不做梦是我的事，阁下听着就是。第一条路是死路，大爷制住你示众江湖，然后割下你的头留作信物。第二条路是活路，给我带人爬回太行山，不准管大爷和九官堡的恩怨，不准再和黑旗令主老狗往米。你选当然好，不选大爷也会为你好好安排。”

擎天一剑略一思虑，切齿道：“童爷选第一条，死路。”

“想透了？”

“想透了。”

文昌左手疾伸，三指使卡住了擎天一剑的关穴，说：“用北地第一剑的性命，来助大爷成名，最好不过，大爷成全你就是。”

“且慢！”左侧有人大吼，

“你有话说？”文昌向发话的壮汉问。

“杀人不过头点地，尊爷怎可不顾江湖道义，用我们的寨主示众江湖？无耻！”

“阁下又有何高见？”

“你不会如意，我们二十余人要全力一干。为人在世，要活甚为艰难，要死却是易事。

我们太行山的英雄，宁可溅血在这儿，不会在你手中被凌辱下而活。弟兄们，准备死的上！”

“弟兄们退，不可枉送性命，日后为我报仇。”擎天一剑大吼。

文昌突然收剑，回身便走，走向马身，一面说：“你们走吧，日后再找我算帐。你们真要为黑旗令主卖命，请便，后会有期。”

二十余人全呆在当地，目送他上马，目送他徐徐扬马，歌声展天，“铁拳似电，剑上光寒……”

擎天一剑收剑入鞘，沉声地说：“走！慢慢至九官堡报信。弟兄们，切不可和这人正面交手，我们欠他一份情，本寨主输得心服。”

“寨主是说，我们不和亡命客一决？”一名五短身材的壮汉接口问。

“我是说，假使亡命客和寨主之间，仅是因寨主名位之争或是私仇了结，我们只能看他们公平一决，用不着我们插手……”

“哼！寨主有看风驶舵之嫌。”壮汉抢着接口。

擎天一剑脸色一变，正待发作，突又语气一转，说：“本寨主只是不必正面交手，并没说撒手不管，李兄弟认为不对么？亡命客向令主叫阵，怎会有我们的插手之地？李兄弟，你尽可将本寨主的话告知令主，我不怪你。”

显然，这位李兄弟是黑旗令主的人，擎天一剑以寨主之位，也无法按自己的意向行事，黑旗令主能成为一代黑道霸主，果然有两套，李兄弟在明里自示身份，暗中监视的人恐怕还多哩！所以擎天一剑不敢摆出寨主的威风，忍下这口恶气。

文昌也是野心勃勃的人，释放了擎天一剑，他自有用意。江湖中的成

名人物，大多恩怨分明重视义气，他放了擎天一剑，无形中也抓住了擎天一剑的心，放之不足为害，杀了也没有多大作用，何乐而不为？

越过谷底山鞍，前面山坡又是一向上行的山谷，小径穿过一谷中土寨。从下面往上看，看不清寨上的任何物事，只可看见用土堆实的两丈高寨墙，小径进入寨门便消失在寨内，寨边护寨壕边侧，栽了密密麻麻的酸枣树，人畜都无法通过。

文昌早已摸熟进入九宫堡的道路情形，心说：“我何不闹上一场？既然存心生事，干脆闹大些。”

临近土寨，看土寨中不象有人影，寨门紧关，但狗叫声此起彼伏，心中一动，暗想道：“不对，他们早有准备了，以逸待劳，用弓箭射击防不胜防，我可不能上当，在这里误事，晚间进不了九宫堡啦！我要是从寨外进，他们假使要存心计算我，会出来挡截的。”

他略一整理，一声叫喊，加上一鞭，两匹俊马向左右疾驰，从右首山坡的密林中冲去，绕寨右而过。

他不进村寨，果然料对了，这土寨是九宫堡外围的据点，寨民全是九宫堡镇来这儿落业的小贼，监视着出入山区的人，决逃不过这一关，小贼们早接到戒备的急报，已经准备好些天了。

可是文昌不上当，不进土寨进山坡。一声锣响，冲出三十匹批壮马，挺枪带刀跟踪便追。

文昌追马入林，立即折了一把八寸长的树干在手，在出林的前半刻，藏马在林中转头往回行，飞纵上树，向三十条匹冲入林中的马群迎去。

密林并不太密，马可以在树干的空间中驰骋。追来的马群毫无顾虑地冲入林中，狂风暴雨往上追。突地，一匹壮马一声长叫，仓促前冲，人立而起，再重重地跌倒在株古木上，马和骑士全倒了。

文昌站在树上，双手右左齐出，树枝接二连三疾飞，人马皆射，只片刻间，林中成了活地狱，有一半的人马纷纷冲倒，人喊马叫乱成一团，没有人再敢穷追。

文昌从树上飘下，回来藏马处飞身上马，发出一阵震天长笑，出林而去。

这次他不再误事，紧马加鞭向南急驰。跑了三里地，后面里余有一雄壮的枣红马，风驰电掣地紧追不舍，越来越拉近了。他目力超人，已看清马上人浑身黑衣。

“这家伙的骑术相当高明，马儿也是马中上品，我得等他。”他在心中自语，逐渐放松马绳。

近了，他猛地转过马头，放了另一匹马的绳子，抽剑出鞘，一声长吼，挺剑策马向来骑冲去。双方伏鞍狂冲，看不见面目。他只看见来人披风飘扬，黑头巾似乎特别高，面容白嫩而已。

两人相距三十丈，向前急冲。突地，银铃似的嗓音从对方口中发出，入耳清晰无比：“文昌，是我，别误会。”

他吃了一惊，松了绳，挺直身体喊道：“什么人？休得自误。”

对方的马儿也慢下来，黑衣骑士坐正身体，拉掉头巾笑叫道：“怎么，忘了黑魅谷真了？”

文昌大喜，收了剑策马迎上道：“原来是谷前辈，”别四年余，前辈丰彩更胜当年，可喜可贺。”一面说，一面下马行礼。

黑魅谷真仍是一身黑缎子绣云雷乌纹衣裙，仍是玉面依旧，这鬼女人确是修有长春之术，极大年纪仍象个青春少妇，毫不显出老态，依样的月貌花容，依样的喷火身体，亲昵地下马挽了文昌的臂膀，美笑地向他打量，把他羞到面脸飞红。她美美地即了两声，说：“你才可喜可贺，真的不再是大孩子了，比往昔更英俊啦！而且不象个江湖亡命客了。”

“前辈取笑了。”他悄悄地说答。对这位他生命史中的第一个女子，他竟有点局促起来。

“别说我前辈好不？把我叫得成了鸡皮鹤发的老太婆了，叫大姐姐好了，我问你，你怎能独个儿往九宫堡跑？你认为九宫堡是纸糊的？你呀！真是叫人担心死了。”

文昌想挣脱她的挽拥，但对方反而挽得更紧。他说：“九宫堡当然不是纸糊的，但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没有攻不破的金城汤池。哼！我要在这儿逐个解决他们，招来宇内凶魔——加以屠戮。我不相信黑旗令主会藏龟不出，也不相信我那些对头不敢闻风赶来。”

“唷！你倒是雄心勃勃哩。”

“人往高走，水往低流，我亡命客不是天生的亡命浪子，难道取代黑旗令主的雄心不该有？”

黑魅轻摇首，叹口气说，“文昌，你变了，不再是天真纯朴的少年了。”

“是的，我变了。”文昌轻声答。

“江湖名位之争。不知坑了多少武林佳子弟，你不是热中名位的人，何苦去争那自欺欺人的盟主名位，我忠心地希望你能摆脱名位的枷锁，无拘无束，在江湖傲游，傲笑风尘之间，不比整日在险恶人心中纠缠好得多么？”

“等我登上盟主宝座之后，再摆脱并没有为晚。”

“唉！你错了，真要过到那时候，你想摆脱将势比登天还难，不可能的。”

“在我并非难事。”文昌断然地答。

黑魅摇头笑，无可奈何地说：“也可能你入魔已深，那也是无法之事。如果我想法不差，你这些年来，必定没找见明师好好指导，以至于艺成之后便热中于名利。瞧你，满脸傲世者的神情，那一匹马上，定然带了夺自崑山七幻道秘窟的金银珠宝。哎！别说了，说了你会不快，你身上的死毒排……”

“我也不知道是否排出了，正想找梅林公予前辈问问，可惜至今仍不知道他的行踪。”

“他也算是你的知交，可能已向这儿追来了。说说看，你真有把握能胜黑旗令主么？”

“还没试过，但我有胜他的自信。”

“各地高手正云集九宫堡，你双拳难敌四手，可否稍等十半月？”

“为何要等？”

“我为你召集一些朋友前来助拳，并火速催请非我人妖。”

文昌略一思量，说：“谢谢你，我想，这几日我还不想和他们生死一决，先试试他们的斤两，也等候七幻道无尽谷主等人到来。大姐，请注意，以半月为期，半月内，朋友们不可进入九宫堡十里之内。以免误会误伤。半月后是八月中秋，我们在断肠崖下会合。”

“你仍想单刀独剑乱来？”

“请放心，他们无奈我何。马儿请你带走。那些金银请为我用济朋友的急难。”

他将两马牵来，只带了一个大包裹，说：“中秋日见，大姐。”

声落，人去如星飞电电射，飘飘去远。黑魅目定口呆，冲他飘飘而逝的背影讶然道：“天哪！我料错了，假使他没找到明师指点，怎会有如此超凡入圣的轻功造诣？”

她又料错了，文昌这两年根本没和任何武林人物往来，完全是自己努力的成果。她牵了两匹马，回头急驰。

文昌出现在西安府的第一天，便折辱了西北镖局杨局主父子，公然向飞虹铁爪的师父碧眼青狮叫阵，消息如野火燎原，在江湖中飞快地传向四面八方，以后扬话要找九宫堡黑旗令主的神气，更为轰动武林。由陕西进入河南，沿途大杀黑白道的好汉，便招来了江湖的狂风暴雨，四面八方的武林成名人物，皆纷向九宫堡来，要看看这位早年多灾多难屡受迫害的亡命客，如何在老虎嘴边抽毛。

由于黑魅谷真及时追到，他就隐去行踪，要先期试探九宫堡的实力，也想利用这期间等待闻来追来的对头。同时，他对黑魅谷真的话确是起了共鸣作用，他确是不喜欢过束缠的生活，海阔凌空自由自在岂不甚好？傲笑江湖浪迹天涯，才是他冀求的希望。

这念头来得太坏了，平日送掉许多无辜生命。既然不想坐上盟主宝座，他用不着手下留情，更用不着收买人心，只求自己快意，岂不太糟？

当日晚间，九宫附近，出现了许多警示，用剑刻在剥了树皮的大树上，刻得是：“进入十里之内，格杀勿论。亡命客示。”

谁也不知亡命客藏在何处，附近似乎不见身穿兰缎子劲装的青年人。而各种奇怪的人影，在附近出没如风，怪！这些人都自称是亡命客，血案丛生，九宫接风声鹤唳。

第二日二更时分，九宫堡红字令红字旗主，兰州赛霸王江宇，率领九名手下急急来到，由堡中派出的四名爪牙领路，从北道下山，到了距离堡下五里地的一庙古林中。由又经穿林而过，一行十四人驱坐骑走着茫茫夜谷。浩浩荡荡来到青狼山下。

事先，领路的小贼已将亡命客的告示道出，但赛霸王一笑置之，他可不怕甚么亡命客，一个江湖亡命小辈。何足道提？他紧了紧鞍后放着的六十二斤浑铁霸王鞭，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意气飞扬，他想到亡命客能及时出现，好试试他的霸王鞭是否是沉重。

正走间，前面突然火光一现，一堆枯枝冒出熊熊火光，只消一看便知，那是用烟硝燃起的火，不然不会有爆发的声音，也不会有突然升起的熊熊火舌。

接着，火堆后出现了一个魁伟的白发老人，脸如金纸，满脸皱纹，一双眼睛寒电四射。

身穿灰袍，大袖飘扬，腰带上系着一把古剑，站在那儿象个幽灵。

“唉！什么人？”领路的小贼惊叫。

“亡命客蔡文昌。”老人用尖厉刺耳的声音发笑，不象是人的声音，倒象是狼叫鬼啸。

赛霸王一声狂啸，抽鞭飞跃下马，他不认识亡命客，反正对方报了名号，这就对了，管他是老人或是青年？

老人的声音又变了，变得阴厉而残酷无情：“妄敢进入禁区，格杀勿论，拿命来。”

十四个人右左包抄，赛霸王功力到家，扑得最快，首先抢近火堆。

突地，老人飞起一脚，火花猛射，无数刚燃着的枯木，如被狂风所刮，向赛霸王射去。

“唉！”赛霸王怒吼，霸王鞭一挥，巨风怒起，火星被荡得向两侧飞散。

林中漆黑，月初没有月亮，火焰熄灭，林中伸手不见五指，接着“啊”一声惨叫突起，一名贼人砰然倒地。

赛霸王感觉剑气压体，右方有淡淡黑影扑来，不由他考虑，狂怒地一鞭砸出。

“扑”一声得手，打碎了来人的脑袋，他高兴地大叫：“亮火折子，得手……啊……”

他以为打破了亡命客的头，岂知来人突然一化为二，等他发觉糟了时，冷冰冰的剑尖已贯入他的右肋，他打死了同伴，而不是亡命客，亡命客用他的同伙让道，给了他一剑，得意地欢呼，临死前的惨厉嚎叫已经接口而出。

地下共有十三具尸体，其他的人找不到人影，各自藏身树后伏下戒备。一个小贼听了片刻，林中一片无声，他感到奇怪，平日赛霸王最为火暴，和人动手时吐气说话声鬼叫连天，怎么今晚怪叫一声便不再出声了？他心中一寒感到汗毛直立，失声喊道：“寨主，寨……”

“叫什么？”身后响起雷鸣似的喝声。

他吃了一惊，大旋身正想一剑挥出，一只巨手已扣住了他的咽喉，喝声灌耳，“你得死！”死字入耳，他便失去知觉。

第二天，九宫堡的巡逻小贼，发现了十具尸骨，另四名接引小贼，被倒吊在树上，居然未死，在绿林巨寇中，红字令旗只有五名，都是万中挑一的武林高手，论真才实学，比起九宫堡的几名有数高手差不了多少，不然也不至于管辖一方，独当一面。可是，以剑术名震江湖的北地之雄败在文昌剑下，败得毫无还手余地，一面倒。红旗之霸以神力威镇边荒，莫名其妙便一命呜呼，十名悍寇一个也没逃出劫数，可怕极了。

消息外传，赴九宫堡的各路英雄人心惶惶。

令主还未赶到，主持大局的黑狐开始毛发，也怒火冲天，第二天大举搜山，刮除树上的留示，闹了个乌烟瘴气。

当天午间，派出搜山的死了三十余名悍贼。受重伤的几名悍贼说，是一个叫亡命客的高大老女人所为。这一来，更令九宫堡的贼人吃惊，亡命客到底有多少帮手？谁是真的亡命客？不但在晚间杀人，竟敢在白天大举搜山时动手大肆杀戮，太可怕了。

大举搜山，事实上九宫堡人手不够，数十里方圆之内，山峦起伏，古森林参天，断肠崖下洞窑石隙星罗棋布，想找一个人不啻在大海里捞针，谈何容易？即使是最高明的追踪名手，也难以办到。

第四天，白道盟主派来观战人员，到远东面距九宫堡八里的一座小山上扎营，不顾告示的警告。上午派到九宫堡联络的一名武师，午间在九宫堡两名悍贼返回禀报致意下，回到了扎营地，发觉十六名白道英雄，只有一名幸存，被吊在一株大树上，其余十五人胸前皆有致命创伤，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全部被毙命而不为人所知。两里外有一群江期人设帐候机的高手，都说毫不知情。被吊的那名武师心胆俱裂地说出经过，那是一个形如厉鬼，自称是亡命客的怪人所下的毒手，一枝碧芒闪闪的怪剑凶猛如狮，只片刻间便消灭了十五名白道高手，说起来独有余悸，他象是做了一场恶梦。

第六天，最先赶回的是银剑孤星孙长河。黑旗令主在午后抵达。之后，陆续到了许多江湖悍寇，九宫堡高手云集，三山五岳的英雄豪杰一批批全力赶到，最近二十年来

空前的黑道悍寇大结合，盛况空前。

四周十里外，不受黑白道盟主驱策的人，在外因设下帐幕，要看看这次空前的盛大决斗场面。

无尽谷主到了，在东面先前十五名高手血洒小山的地方，建了十余座大帐幕，上百名白道知名人士，咬牙切齿磨拳擦掌，要为死去的朋友报仇。

北面入堡小径旁一片草坪中，也建了十来座帐幕，是一群红衣老道，七幻道鹤道人的党羽也陆续赶来了，暂时不出面，也不进入禁区称英雄。

小径右侧有几座古森林，一些功力奇高的人物，只带了睡衣，在这儿飘忽不定，来意不明。

赶来的人日渐增多，反而增加了九宫堡搜山的困难。黑旗令主在第一步棋便输了一着，处处被动。

到八月初十那天为止，附近已有一百六十余人横尸荒山野林中，亡命客决不赶尽杀绝，每次总会留下一两个功力差劲的活口，不论白天黑皮，神出鬼没见人就杀，进入禁区的人越来越少。每次有助拳的人物到来，九宫堡必须派出声势浩大的接引队，方可平安入堡，把黑旗令主激怒得象头疯狗，但找不到蔡文昌藏身之处，无可奈何。

十一那天，九宫堡在林野中撒了十余封要求公开决斗的书信，宛若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

亡命客即不入堡，又不示知意欲何为，亦不答复决斗日期，仅不分昼夜到处骚扰，闹得九宫堡鸡犬不宁，疲于奔命。

搜山队逐渐加强活动，每一队都带了几条猎犬，可是，山中野兽甚多，一头狼或一只野兔，也令搜山队紧张好半天，到头来仍是白忙一场。

文昌用易容术闹了十来天，开始已真面目出现了。

这天晚间，一队搜山队从东面走，十名悍贼五把刀五把剑，其中一名使刀的悍贼，背上另带了一把象剑的兵器。打扮穿衣十分平常，看去是普通的搜山队，其实却大为不同，九个人是大江南北的著名恶寇，另一个带两把兵器的人，是九宫堡三大高手的老三阴魄韩滔。这一队十名恶寇无一庸手，实力空前雄厚。

四条猎犬在前引路，十个人分为四组，前一个人领猎犬，后面三人一组，每组相距丈余鱼贯而行，象十个幽灵，从一座山丘降下一座密林，悄然搜去。

这项天，天气突然反常，季节性的西北正风突然停止了，从东南方向却刮来一阵莫名其妙的温暖潮湿气流。原是秋高气爽的山区，却似乎蒙上了一层潮湿的烟雾，反常的气候，象是到了初春时节。这一年，确是不正常，三月末，风阳下大冰雹，浙州雹大如盂，小也有雀卵大，平地积厚尺余，八

十里内人畜死伤无数。北京钦天监发现，太阳色红得地如血，一连三天不变，四月下旬，春雷始鸣。山东本年大旱，五体俱尽。正月里，陕西大地震。三月，昌平州大地震，五月，蒲州连震三日，声如雷鸣，六月再震。月余之后十月间，华州大震三次，每隔七天一次，房屋倒塌，人畜遭殃。总之，今年不是风调雨顺年，妖异四起，大概是皇帝老爷荒唐的结果。

山区中似乎处处有雾气上升，天空中万里无云，皓月当空，但看去极为黑暗，人在密林下行走，视线不良。

蓦地，四条猎犬急躁急地一阵挣扎，有发现了。领犬的人发出一声暗号，解开扣绳，四条猎犬发出咆哮之声。向前急冲，十名高手在阴魄韩滔的率领下，展开轻功随尾急迫，冲抵丘底密林的中心。

一株大树上，飞下四根尺长树枝，四条猎犬发出了哀鸣，几乎在同一瞬间冲倒在地挣扎。

一条黑影突然出现在树下，领猎犬的贼人刚发觉有异，剑气已经着衣。猎犬发现敌踪时，十个人都已拔刀剑在手狂追，突感到剑气迫衣，这家伙果然了得，刀从身后拂出，一声暴喝，迎着剑气袭来方向，攻出一招“暴雨飞花”，刀锋更幻化十余道虚影，砍向剑气袭来的方向，同时伴身后退，反应之快，出招部位之准，已至无懈可击的境界，刀风如风雷乍起，火候也超尘拔俗。

可惜，晚了一步，“铮”一声巨响，钢刀砍在剑锋上。碧玉屠龙剑并不阻兵刀，砍中之后刀口便向外方滑，剑锋便乘机突进，冷冰冰的剑尖已经入胸近尺。

“啊……”悍贼叫了半声，身躯被黑影一脚踢飞，撞向后到的第一组三名悍贼，黑影也利用尸体飞退的刹那间，随后跟进，人化淡淡轻烟，一闪即至。

三名悍贼弄不清怎么回事，林中太黑，相距只有丈余，变化却太快，见同伴突然后退，便向右左急让。

黑影到了，剑出“拔草寻蛇”，先削掉右手悍贼的双足，捷逾电闪长身左掠，“神龙现爪”连攻五剑。

“哎”断腿的人砰然倒地。

“啊……”左手一名悍贼胸前中剑狂叫，临死狂挥。但手腕一震，剑丢了，人也倒了。

另一名悍贼目力奇佳，已看出有人突击，向后飞退，同时举剑自卫。可惜，仍嫌晚了半步，黑影将夺来的长剑脱手飞掷，人亦射到。“铮”一声长剑一振，格开悍贼举现自卫的剑身，白虹一闪乘隙射入，掷来的长剑贯入贼人烟腹之间。透背而过。

说快真快，似乎是眨眼间事，四名了不起的绿林高手，没有任何还手的机会，先后被突如其来的凶猛袭击所击倒，倒下的时间仅分秒之差。

“打”后到的阴魄韩滔大吼，脱手飞出三枝冷焰镖。

六个人前后相错，只有前三人可以同时发射暗器出手，黑影不见了，暗器落空。

一朵旗花冲天而起，火焰摇曳而上，在半空中“砰”一声巨响，火星飞随而下，贼人在召集党羽了。

阴魄韩滔一声长啸，扔掉剑抽出他的追魂铁令，飞扑而上。追魂铁令看去似剑，但锋尖不同，而且刃身稍厚，可以砍劈，外形似剑而又有刀的反

点，刀剑的招式都可使用，臂力小的人，不配使用这种兵器。这家伙换了搜山贼人的劲装，认为隐去身份便可引诱亡命客出面，如果仍以他阴魂韩滔的真面目亮相，也许会吓得亡命客不敢出头截击哩！他却未料到早年被江湖高手三番两次几乎迫死的亡命客，已不是早年的一流人物了。

文昌今晚以真面目出现，穿了一身紧身劲装，看旗花信号升空，知道不速决可能难以脱身了。一声长啸，向东急射。他要逐个解决他们，也想诱离原地。

“你走得了？拿命来。”阴魄韩滔怒吼，急起狂追。

六个人急逾星飞电射，一面用啸声召集在附近控山的党羽。

文昌掠出余里，故意放慢脚步，双方的距离便越拉越近，追得最快的阴魄韩滔已经快追近身后了。

前面是一处茅草齐腰的山坡，不太陡，广约三四亩，是时候了。

文昌突然在草坡中心转身，吼声“打！”

他的暗器在江湖大大的有名，武林朋友听之心惊。韩滔以为他要用暗器招呼，心中一惊，向左急闪，追魂铁令振出一朵令花，护住身前，令上所发的如山内劲象般雷隐隐，好浑雄的内力，好精纯的修为，果然不愧称九宫堡的三大高手。

文昌未发射暗器，仅用手中剑轻轻一挑，笑道：“别着慌，姓韩的，由你的追魂铁令，我亡命客已看出你的身份，大名鼎鼎的九宫堡三大高手，却伪装成巡逻搜山的小人，我真替你难受。慢来！等你的人全到了再动手不迟。”

阴魄韩滔在文昌说话的片刻中。狂攻了三招，文昌轻灵的闪避，不接不回敬，直等到六人全到之后，方掠出三丈外脱出令影的罩中，屹立如山沉声道：“谁最后活，他就可以活着回去报凶信，上！”

六个人形成本包围，刀剑并举，一步步迫进。文昌一举击毙四个悍贼，未死的人心里早就发毛，虽然形成了包围，但谁也不敢冒失的扑上送死。月影朦胧，人的脸部依稀可辨，他们总算看清了文昌的真面目，果然是正主儿。

文昌剑向斜上方徐举，轻轻挑动，屹立在人群中心，身体徐徐下挫，剑诀徐引，作势进攻了。

阴魄韩滔又连攻三招，头上出现汗影。但他没有看见文昌头有汗光，心中悚然，显然，文昌比他高明，心理上已受到威胁。他沉着的举步斜身边进，强压心潮厉声道：“以六拼一，你死定了，用不着吹牛。而且，不久高手群集，你将成为断肠崖的断肠客。”

文昌呵呵笑，笑完说：“你别打算有人教你，最近的一群搜山队，最少也在三里外，等他们赶来之后，你们已经……呵！”

友后方一名悍贼，乘文昌说话分神时，突然抬手一挥，招呼同伴同时向前扑，他自己挺刀急进，象一狸猫扑鼠，一已便到。刀出“力劈华山”，在电光石火似的奇速里，刀锋闪光临文昌的肩膀后方。

另一名挺剑行出的人，长剑也如同电光一闪，锋尖便点到文昌的脊心。

阴魄韩滔反应奇快，招出“大地盘龙”，从前面挫身进击，白芒飞旋而至，猛攻文昌的下盘。

六个人想同时达到，事实上不可能，在电光石火似的刹那间，前一后二只有三人近身，另三人慢了些儿，短暂的接触胜负立分。

文昌向左前方突然闪出，碧芒飞旋，一须之差，脱出了三件兵刃的袭击，攻向后到的两名悍贼，招出“分花扶柳”荡开一道剑，碧芒再仰，从空

隙中突入，但见人影一闪，已经从两人之中行出，脱离包围困。众人只听到了“铮铮”两声金鸣，人影已经失踪。

“呵……”两名悍贼同声厉叫，一刀一剑向两侧飞抛，用手掩胸仍向前行，“砰砰”两声行倒在茅草上，向坡下急滑，直滑至坡底，伏在草中起不来了。

最先发动的人一刀落空，便知不妙，左闪，收刀，护过中剑的同伴，上扑，一闪之下，便到了文昌的身后，快极！果然了得，刀扎出了。

文昌行出之后，并未转身，吸入一口气，等着来人送死。刀将近身，他突然向右大旋身，叫声“着”！

“铮”一声巨响，火花飞剑，不偏不斜，剑击中悍贼扎来的钢刀，钢刀荡出偏门、碧芒乘机而进，快得令人肉眼难辨，剑尖已到了悍贼的正中鸠尾穴上。悍贼心胆俱裂，火速向后倒。

“通”一声轻响，剑比他快，已经透胸而过，他“哼”了一声，“通”一声躺倒，在草上挣扎翻了两翻，嘎声叫号，声音渐小。

倾刻间，六个人死了一半，阴魄韩滔一声怒叫，再次扑进，追魂铁令急如狂风暴雨，疯狂地连攻五招之多。

另五名贼人大概知道大势已过，性命要紧，不逃才是疯子，亡命客说只留一个人报信，谁知道他是谁？

轮不到自己岂不完蛋了？两人都抱着同一心理，乘阴魄韩滔疯狂进招拼命的刹那间，虚恍一招几乎同时撒腿便跑，各走一方。

文昌一声狂笑，突然扔下阴魄韩滔叫：“怕死必死，幸生不生，哪儿走？”

左方逃走的人刚跑出三丈，感到后心一凉，胸前发痒，本能的伸手一摸。他本来仍向前狂跑，片刻间便跑出了五丈外，仍向前挪步，背后，一声惨叫入耳，他想又死了一个，我活的希望又增加了一分。

糟！他摸在胸前的手，摸到了一根割手的刺，低头一看，月光下，看到刺尖透出胸前寸余，天！是亡命客的要命暗器银羽三棱箭的三棱锋尖，还有倒勾，怪不得刺手。

在他未发现暗器时，仍可往前逃命，这时突觉浑身一软，所有的精力在刹那间全部消散了，脚下一虚，发出一声绝望凄厉的哀嚎，猝然倒地。这时，他脱离斗场已在十余丈外了。

文昌发箭袭击左面的人，回头反扑右方逃命的悍贼。这家伙大概知道可以逃得了，展开轻功飞射，却没有想到文昌比他快的太多，逃回五丈外，只感到脊心一凉，剑透胸而过，鲜血从前方喷出。血如果喷出，人的精力便会突然消失，他一声狂号、扑倒在地。

连续的惨叫声，引来了三批搜山贼人，已看到不远处飞掠而来的人影。这一批人中，赫然有黑旗领主。

东面，无尽谷主秋痕和四名字内高手，正以星飞电射的绝世轻功飞掠而来，白影冉冉而至。四个人是无尽谷第一条好汉金夺银刀凌光祖，秋谷主好友宇内第一名神医高一清。武林一双佳侣红云飞燕，红云葛龙，金针飞藏剑素月。

西北方，也到了三个不速之客。一是七幻道，一是碧眼青狮巴龙活佛。另一个人到得最快，是非我人妖梅林公子。所有的人最远的距斗场已不足半里地，最近的也在二三十丈外，高手齐集，形成大包围。

怪啸声破空而来，是九宫堡的召唤信号。

阴魄韩滔剩下一个人了，他让文昌轻易地摆脱了他，杀死了最后两名同伴，他也不打算活了，发出一声悲愤的厉啸，回答了赶来的高手，然后咬牙切齿杀向文昌。

文昌这次不饶他了，但见光芒连闪，杀破了铁令罩来的令网，连闪三次，人闪疾分，文昌的冷笑沉喝入耳。“记着了，好好将经过禀明你的主人。”

文昌杀掉九名悍贼，已发觉四面八方有大批高手赶来了，但他不肯放过阴魄韩滔。这些天来，好不容易寻到机会遇上了九宫堡的主要人物，怎可轻易放过？魔幻三剑绝学出手，将疯狂扑上的阴魄韩滔击中三剑。

阴魄韩滔狼狈后退，根本没听清文昌的话，突然全力打出三枚冷焰镖，脚下被草根一绊，颓然坐倒在地。他左脸裂了一条缝，右手肘也中了一剑，右胸出现了剑孔。幸而文昌手下留情，创伤都不重，只是脸上那一剑，这一辈子将令他永远难忘，将会留下一条伤疤丢人现眼。他一面去摸失手堕下的追魂铁令，一面切齿叫：“小辈，你……你好……好……”

可是，文昌已经不见了。

东面白色的人影冉冉而至，是无尽谷主一行五人。月色朦胧，但林木森森，视野不广。

事实上，谁也分不清敌我，来的人太多，反而混乱，因为文昌已离开了战场，能分辨他身份的人，太少太少了。

他的身法奇快无比，而且是贴地飞掠，如不接近至三丈之内，是不易发现他的，茅草齐腰，贴地飞掠时只能看到青叶急分。

中间是无尽谷主，最后一人是铁臂猿尤健，这五个人除了红云雁夫妇衣衫是一红一绿之外，全是白色。晚间白衣十分抢眼，他们是白道英雄中艺高辈尊的人物，白衣代表他们的身份，没有人敢对他们无礼。

铁臂猿在无尽谷中，算不了人物，但他是无尽谷主的亲信，居然作成富自命不凡，上次在大雁塔被蛇魔丹士叱鬼般赶跑，把文昌恨之骨髓，念念不忘。这次跟着谷主前来找文昌，他比任何人都热心卖力，他走在最左，另一人是红云葛龙，循阴魄韩滔的叫声狂奔，不知危机已至。

文昌已看清来人的身份，自从无尽谷的人再次建立账篷之后，他跑了好几趟，由于无尽谷主已经亲到，而且人多势众，他不愿冒险，但赶走他们移出十里外的念头并未消失。他看到了白色的人影，而白色人影却看不到他，他向左移，要给他们一点颜色涂涂脸。

他目力超人，在五丈外便看清了情况，突然止步向下蹲伏，碧玉屠龙剑悄然撤出等待来人送死。

自从听了黑魅的劝告后，他打消了取黑旗令主的地位而代之的念头，杀机掩盖了良心，他并不重视江湖规矩，更不想收买人心，有机会便下杀手，明攻暗袭不择手段。

无尽谷主不知前面有人，闪电似的飞掠。铁臂猿从文昌匿伏处行到，几乎碰上了。

文昌左手一扬，一枚银羽三棱箭掠过红云葛龙的身前八尺，射向无尽谷主的左肩计算极为准确，人和箭的会合点恰到好处。

同一瞬间，他抢起发难，一剑挥出，想格铁臂猿挥为两段，“铮”一声巨响，火星激射，中了！

“哎……”铁臂猿惊叫，行出三丈外，几乎扑倒，双脚落地后仍行走五

六步方用千斤堕隐身形，但并未受到断腰惨祸。原来他的大勾紧在背上，剑挥中勾身，文昌也未用上全力，勾粗如酒杯，是百炼钢所打造；碧玉屠龙剑并非断金切玉的神剑，所以他得以保全性命但钢勾已缺了口而且成了曲形，他的腰部受了剑伤，几乎断了脊骨。

银羽三棱箭飞越红云葛龙的身前，奇快无比，但仍被葛龙看得了，百忙中，一掌劈出，大喝一声，“小心暗器。”

银羽箭尾端被挥雄威猛的掌声击中，稍向前移，精细计算了的气行轨道略偏。箭的速度比声音快，但葛龙的古怪动作吸引了无尽谷主的注意，扭头一看，被看出了危机，任何反击的动作嫌太晚了，唯一自求的办法是拼全力向前急掠。

一个成名人物，被人击中固然是奇耻大辱，即使是兵刃近身，也是大失脸面有损声誉的事，无尽谷主是白道英雄的名义上盟主，修为以臻化境，内家气功不怕任何尖刀暗器的明暗袭击，但目下运功已来不及。任何宇内绝学神功如不运动同样是血肉之体，不可能时时刻刻都是不坏金刚法体，所以他只好闪避；不让暗器近身。

文昌的暗器本就是可破内家气功的好家伙，加上他日下的修为，已和无尽谷主并驾齐驱，甚至还稍高一点，假使不是红云葛龙那一掌，无尽谷主今晚含恨九泉。

“通”一声尖厉刺耳的啸声传出，银羽箭划破了无尽谷主的背部衣衫，刚运起的内功无法反振，琵琶骨下方出现了一条横血缝，血缝虽小，血珠必击。他一声怒吼，扭头便追，银羽箭劲道已失，被右手的金针飞艳伸织手接任了，果不愧称暗器的明家。

文昌已远出五丈外，扭头叫：“秋老狗，后会有期。你既然到九宫堡来丢人现眼，与及后两年前襄阴汉皋山下的为虎作张动作看来，你确实与九宫堡同流合污，你这卑鄙无耻的老狗！”

叫骂声中，他已飞射入林，入林莫追，古有明训，即使追也追不上，他太快了。

这一面所发出的声浪，吸引了其它各路山到的人，大包围自动解体。

最先赶到的是黑旗令主，他只看到三个白衣人红云飞燕夫妇一面赶来一面叫：“秋谷主，可曾见到亡命……”

无尽谷主恨声抢着答：“小畜生走了。”说完，拍手一挥，向同伴叫：“咱们走。”

非我人妖比七幻道到的快，没想到七幻道会在黑夜中看出他的身份，闻声大惊，他得到黑魅传来的消息，今晚刚好赶到，而且是一人赶到的还弄不消九宫堡这些天所发生的变故，也确是关心文昌，恰好赶上了今晚有事，闻惊赶来，希望替文昌尽一分力，他今晚穿了一件青衫，套在他身上带有脂粉香，逃得过他人的耳目，却逃不出七幻道的鼻子。

七幻道一叫，他大吃一惊！今晚死对头黑白两盟主全在这儿！糟了！

第一个闻声转身的是无尽谷主，他心中正愤怒如狂，猛地发一声怒吼，朝正向林旁飞掠的非我人妖一掌拍出，疾风作起，草叶纷飞。

第二个出手是黑旗令主，一声怪笑，雷声突发，劈贷神掌从右后方击出。

七幻道当然不甘人后，他也向非我人妖的背影一掌骤吐，这一掌攻得好，间接救了非我人妖。

三面齐攻，排山倒海似的掌力先后袭到。非我人妖虽以奇速飞射入林，但袭来的掌力更快些，双方相距不足一丈，手一伸已拉近了三尺余，想得到重创，四人的功力背不相上下，以一比一谁也奈何不了谁，结怨十余年，始终不分胜负，这次以三打一，非我人妖难逃此劫。

他知道厉害，假使向发掌后反击，必定被震得五脏离位，双掌立毁，甚至会立即送掉性命，接不得，功行全身，双足疾点，全力飞射入林。

七幻道的掌力，从右左后方抢出的掌力中间涌到，玄门正气果然了得，将右左两股掌力向外挤，无形中三股凶猛无比的如山劲道在会合的刹那问略一停顿，方同时前涌，力道减去了三成，不啻救了非我人妖的性命。

非我人妖已连功护住心脏，只感到浑身一震，气血留滞，无可抗披的凶猛潜劲，将他送出三丈外，眼前一阵黑，身不由己，向林中飞奔，“砰”一声巨响，右肩膀中一株树杆，冲倒在满地枯叶荒草中，浑身病痛难当，痛得几乎昏厥，想挣扎爬地，但浑身力道全失。

“我完了。”他想。他感到有人掠过他的身旁，吼声入耳，“卑鄙的狗东西！打打打！”

正随后追入林的人，本能的突然止步，双掌护身乎推而出，应付即将袭来的暗器，可是，他们失望了，反飞出数段树枝，被掌力击中，碎如粉末。

无尽谷主已听出是文昌的声音，出掌的力道最凶猛，一株碗大小树应掌而折，扑苏苏往下倒，挡住了想乘掌力之势冲入林中的七幻道和黑旗令主。

来人果然是文昌，他入林之后便藏身树后，越想越火，手中夹了三枝银羽三棱箭，准备再给他们致命一击，没想到大名鼎鼎的无尽谷主不敢入林，连黑旗令主，七幻道也令人失望，在他正想退走的瞬间，七幻道的叫声传到，听说是非我人妖，他不走了。

变化太快，不等他有所举动，林外突变已生，他晚了一步，做梦也没想到三个字内顶尖高手，会不约而同向非我人妖出手袭击。

事急了！不由他不冒险出手救人，他与非我人妖有深厚的交情，邛山之门，非我人妖毅然出面，这次该他出手回报了，摘下几段树枝，抢出叱喝，树枝出手。接着，三枝银羽三棱箭挣然而飞，回身夹起非我人妖，捷逾电闪向树林深处加飞而遁；

三个字内高手击碎了树枝，上了当，勃然大怒，不约而同大喝一声，分三路向林中飞扑。

三枝银羽三棱箭一闪即至，来势奇急。入林追人，他们怎能不小心暗器？可是暗器太快了，几乎肉服难辩，飞行无声，委实不易发觉，幸而文昌急于救人，也不寄望暗器能击中三个怪物，他还不知道无尽谷主已吃了苦头呢！他只希望阻他们一阻而已，月色朦胧，暗器在林外不行，银羽箭映着月光，便逃不过三人的神目了。

“呀！”三个人几乎同时比喝，闪身出掌击向袭来的银芒，银芒被凶猛无比的掌劲所击，偏向飞走了，而且偏得不太多，令三个自命不凡的怪物吃了一惊，脚下一缓，等他们再入林中，林空寂寂，鬼影俱无。远处，文昌的语声震耳：“亡命客已看清你们的卑鄙面目，你们将受到恶报，将抚脖以待，蔡某早晚会叫你们家破人亡。”

一大群人循声狂追，追了三五里，竟追出一群老黄狼，人和狼乱成一团。

第二天一早，九宫堡送出了数十封请柬。近午时分，堡东一座小山丘

上，凡是已到的黑白道群雄与宇内凶魔全部参予，商讨如何对付江湖大患蔡文昌。

会商之地不在九宫堡，除了黑旗令主的死党，没有人愿到堡中看绿林强盗的脸色，黑旗令主为表示城意，所以改在小山顶上举行。日色近午，接到邀柬的人陆续到齐。

这是一次不平凡的盛会，在座的人，几乎过去全是对头冤家，任何举动，都会引起猜疑，弄不好，友好的会场便会变应决生死的场合，所以各自扑地而坐，没有茶水酒肉招待。

东面，是九宫堡的人，正西，是无尽谷的人，一黑一白，遥遥相对。北面，是七幻道和碧眼青狮等人。正南，鬼怪一般的鬼魑山堂和机叶僧，还有一些江湖的名宿和武林知名人士。宇内十三怪物中，在场的便有六个之多，几乎到了一半，只少了一个冷蝎高，因为十三怪物中，真正与文昌过不去的只有七个。

黑旗令主是发柬贴的人，自然算得上东道主，他阴沉的脸色冷机，神情象要吃人，半月来，九宫堡被文昌闹得乌烟瘴气，丢尽了脸面，难怪他生气。

一名九宫堡的悍贼，盯视着放在身前的小型日出，天气反常的闷热，整个山区中盖着一层如烟似雾的淡淡岚影，日光朦胧，但仍可看清模糊的阴影，日处上的尖锋投影，已接近了午正的刻字。

所有的人象是又聋又哑的石像，盘坐在草地上不言不动，小山下，四周全是参天古树，山顶象个坟墓，只有朽木而无树木，占地约有十亩余方圆，九宫堡的人，叫这座小山为坟丘山。往西望，是断肠崖的东麓，可以远眺五六里外耸立在崖顶的九宫堡。

两个人影一前一后，用疾迅的身法向上赶，踏入了草场边缘，脚下放慢了些。

前一名是绿衣俏女人，脸上冷冰冰，百裹宝上绣了一条蝎子，是冷蝎高飞。

后一人在后面五丈余跟进，似不是冷蝎的同伴，冷蝎以少女之身行步江湖，艺业惊人，按旨超尘拔俗，连七幻道也无奈她何，单人独剑傲游天下，也没听说过有同伴，她也不要同伴。这人泪眉大眼，歪嘴鼠须，灰脸膛，右脚有点瘸，点着一根浑铁双头拐，举步如飞，脸上风霜留下的岁月刻痕和鼠须泛白看来，年岁当在古稀有左，但身材依然健朗高大，老当益壮。

冷蝎高飞到了西北角：在外围站住了，向所有向她注视的人冷冷扫了一眼，说道：“高某今日刚到，能让我冷蝎高飞做不速之客么？”

黑旗令主缓缓站起，挤出一丝笑容，说：“高姑娘肯赏光，常某深感荣幸，请坐。”

冷蝎高飞盘膝坐下，说：“但愿不打扰诸位的盛会，本姑娘只想一听诸位的高论。”

歪嘴瘸子到了人旁边，七幻道挥手叫：“阳施主远在江南，怎么也赶来了？”

歪嘴瘸子在怀中掏出一封柬贴扬了扬，笑道：“我丧门煞阳和滴逢其会恰好在中原邀游，赶上了这场热闹，来了好些天啦，接到令主柬召，怎能不来？”

他将柬贴塞入怀中，正待向七幻道走去，黑旗令主却向他招手，说：“阳

兄，咱们也算是同道，何不来到这儿坐地？”

“令主所示极当，阳某遵命。”他在黑道朋友的旁边坐下了。

从三方面的语气猜到，这位丧门煞在江湖名位，可能不高不低，也必定是江南的黑道巨寇。

“午正！”管日出的悍贼突然高声大叫。

黑旗令主扫了群雄一眼，清了清喉咙，大声说：“多费诸位抬爱，赐给兄弟三分脸面，前来参予这次盛会，兄弟先向诸位感谢。”

他作了个谢揖，然后往下说：“这些天来，敝地已知的被杀黑白道朋友，迄今为止，共有一百二十七名之多。这些人中，固然有些是敝堡的朋友，有些却是白道英雄和江湖上与亡命客毫无纠纷的好汉，他们前来见论决斗，以增长见闻而来，只因为不顾亡命客削树示警的狂妄字句而遭杀身之祸，遭了池鱼之灾，实甚痛惜。近些年来，亡命客横行江湖，为所欲为，毫不顾及江湖道义，轻视我黑白道群雄，心狠手辣，狂妄嚣张无所不为，更任意杀戮，挑起江湖是非，所行所事，在座诸位当知其详，不劳兄弟饶舌，经昨天一战，那小辈的狂言诸位有些人已听到了，可知这小狗不仅是与兄弟为敌，而是与天下江湖同道为敌，咱们过去各行其是甚至势同水火，因此使得那小辈有机可乘，所以敢于和整个江湖为敌。无可泽言，那小辈正在四处放火从中取利，不仅想登上黑道盟主之位，更想逐次消灭武林中略具声响的人以便日后扩展势力，妄想驭使天下江湖同道奉他为尊，甚至有与兵造反的可怕阴谋。假使他的野心得逞，咱们岂不坐以待毙任由杀割么？”

碧眼青狮哼了一声，接口大声说：“常令主，咱们是来听你说书的么？”

黑旗令主冷冷一笑道：“大师少安勿燥，兄弟必须先将利害说明，免得……”

七幻道抢着说：“常令主，你说得十分动听，可是贫道感到大太阳下听不进去，委实想打磕睡。阁下的根底贫道十分清楚，斗大的字认得两三斗，家门八辈子没出过一个读书人，说起道理来却咬文嚼字噜噜苏苏，于啥？”

“老道，你有何居心？”黑旗令主杀气腾腾的厉声问。

七幻道淡淡一笑，不在乎的说：“居心？施主言重了。你能不能简单明了将你的意思三言两语说出，让大家抓得住疼处？”

“不先将利害分析明白，如何能令大家明白切身的……”

鬼魑山堂一崩而起，怪叫道：“在座的人，谁不会和亡命客有仇有怨？结有梁子？你说了一大堆废话，等于没说，我鬼魑山堂不懂他娘的大道理，只知道办自己要办的事，我对亡命客没有好感和恶感，我不管他是否要雄霸武林，一句话，我要夺回那半幅秋山烟雨图，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阁下如果答应将这半幅秋山烟雨图归我所得，我姓山的站在你一边并无不可，如果不，我走我的路，反正我必须找他。”

北面一名精悍的中年人站起说：“山前辈，你这话就不对了，在下可和亡命客有仇有怨有梁子。这么说来，在下应该告退。”

黑旗令主赶忙抓住机会说：“裕昌兄，请稍候，咱们江湖人虽为名利而抛头颅洒热血，但不否认彼此相依为命吧？如果没有咱们黑道朋友混口饭吃，白道行业岂不全该关门大吉？假使真有那么一天，亡命客成了天下江湖道的盟主，请问，谁替大家找活路？既然在盟主掌握之下该是一家人，难道叫咱们一面做案一面保镖？也一面自相残杀？见鬼！总之，不管他是否能杀光咱们老一辈的人，咱们的晚辈同样会遭殃，他将会为江湖带来滔天大祸，

大劫临头，无论如何，咱们必须齐心协力，抛开昔日恩怨，排除成见先诛毙罪魁祸首，此乃是迫不及待的事实，目下他已有人相助，如果等到他羽翼长成，咱们必将成为枉死域中第一批冤鬼，悔之晚矣！”

鬼魑山堂又大叫：“又是废话！”

“你想怎样？”黑旗令主火了。

“不想怎样，今天到场的人，都是想要亡命客之命的人，还要你说？山某认为，阁下该将如何下手的办法说出就成，其他免谈。目下亡命客不知躲在哪一个兔窝中，咱们却在这儿废话连天，难道要烧香上酒请他来这儿让咱们砍下他的生殖器？你如果妄想入座的人联盟，你打错主意了，鬼才相信你的话。难道说，要咱们公举你做临时盟主？由你主持大局，咱们都跑腿的？干脆，咱们不如让亡命客来做盟主算了。江湖中风风雨雨，说九宫堡和无尽谷名分实合，狼狈为奸，亡命客所放谣言信者不是没有，以前在你们未经过三次火挤之后，我姓山的就是信者之一。目下你竟然想要咱们联手同盟，不是正应了亡命客的话么？阁下可以问问一直没开口的秋谷主，看他肯是不肯？”

所有的目光，皆注视着无尽谷主，无尽谷主阴沉沉的站起，冷冷的说：“不错，秋某绝不同意。常兄如果不是说出如何下手诱出亡命客决一死战的话，其他的事秋某概不问不闻，秋某只好告退，各行其事。”

黑旗令主大概已知妄想做临时盟主的诡计落实，这些老奸巨滑不会上当，只好说：“好吧，兄弟说出来办法，还得请诸位仲裁。其一，撤出决战书，按江湖规矩，由他指定地方，由他指定咱们这些人接战。其二，从明晚起，不分黑夜，咱们划定地域彻底搜查，不相干的和前来观战的朋友，必须立即撤出三十里外，免得疑事。其三，由敝堡派人诱他，这家伙是江湖淫贼，用女色相诱，他会中计的，假使能接近，将劳诸位大驾。”

“如何诱法？”碧眼青狮突然问。

“诸位身旁，由兄弟派出一名弟兄，带一条异种猎狗，只消看到敝堡升起大红旗，领狗的弟兄自会招呼。猪狗必能在百丈之内等候，招呼同时进袭，届期如有陌生人露面，格杀勿论。”

“贵堡的猎狗，大概也死了三五十头了，还想用？”七幻道的怪声怪气地接口说。

“道长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种猎狗不同，是追踪的最佳猎狗，接近亡命客的人，身上带了一种特殊的……哦！不能说得太太多，诸位如果信得过常某，不怕他能飞天遁地。”

“好！我和尚信任你。”碧眼青狮道。

附和的人很多，无尽谷主也同意。

他们计划，花了一个时辰，众人纷纷散去。临行时黑旗令主一再叮咛，今晚与明天，仍保持现状，明晚入夜之后，方可各抵划定的地段行事，今明两天，必须进行第三策的全盘大计。因为第一策亡命客恐怕不上当，已经试过一次没有回音，第二策也不见得有效，搜山举动并非易事，人手太少，要搜如此辽阔的山林，十万大兵也不见得够用。第三策成功的希望极大，既然非我人妖来了，必定带有女人，用女人最方便有效，非我人妖却是单人独剑赶来的，根本没带有传女。

人群散去，最后走的人，也是最后到场的丧门煞阳和，他仍跟在冷蝎高飞身后，但走了三两里，遇上了碧眼青狮，他便闪在一旁，似有所待。

冷蝎高飞一向专和江湖好色之徒作对，但她却不会和碧眼青狮正面冲突，一是大喇嘛行踪飘忽不定，一是她的功力比喇嘛差上两分，武林中敢与少林的百劫残僧交手的人，只有碧眼青狮，可想而知，她有自如之明，决非在喇嘛手中讨得了好。并非是她欺善怕恶，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公然叫阵她可不干。再说，碧眼青狮好色如命，万一落在她手中，结果太可怕了，明里不宜动手。

在字内十三怪物中，除了百劫残僧和不归客，论真功才学，以碧眼青狮为最好的一个，也是最胆大妄为天不怕地不怕的一个。百劫残僧数十年不见出现江湖，上次在大雁塔有行踪，以后又不再听人说起，这种神龙一现的消息并未为武林所重视，讯息不多，这家伙心中略有顾忌的人，仅有一个不归客。两年前他纠合了七幻道联手联合，要联手除去眼中钉，岂知被文昌用一锅滚油所暗算，烫掉了双脚的一层皮，调养了一个月方行全愈，更惊动了炼狱谷的人，计划成画饼。因此，他恨死了文昌，他发誓要抓住文昌食肉寝皮，方能洗雪那次的奇耻大辱。可是，文昌死在黑龙潭，他只好死了这条心，没想到两年后文昌又还复活，首先便把他的记名弟子飞虹铁爪折辱一番，飞虹铁爪飞骑将消息传至五台山，这家伙恰好从京师远游返山，大怒之下，星夜赶到九宫堡出处疯狂寻找。但文昌暂时不和他见面，他无可奈何。为了杀死文昌，他任何事都可以做出来的，但他认为黑旗令主虚有其表，九宫堡高手如云，被文昌闹得鸡狗不宁，仍毫无办法，这种人不值得联手，三条诡计虽不以为然，但在毫无办法之中仍值得一试，可是他心中仍然有凭自己力量找出文昌的打算。

冷蝎高飞居然前来参予大会，碧眼青狮一见了她便无名火起，勾起了他在云阳被暗算的恨意，那次这鬼女人不是常出来打岔么？

他遣走了七幻道，独自在前面等候，被他等着了。冷蝎高飞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虽不敢公然向碧眼青狮叫阵，也经常想将贼喇嘛放翻，并不真怕贱淫僧，上次她敢跟踪碧眼青狮，原因在此，要不是文昌抢先动手，她如果抓住机会下手的。

她突然发现碧眼青狮从一株古树下闪出，红衣触目，沉重的紫金降龙杖金光闪闪，贱淫僧的双眼闪闪生光，庞大的身躯如同一座小山，不怀好意的狞笑，拦住去路。

她知道麻烦来了，但并不心怯，密林中追逐不易，这儿的参天古木粗可合抱，地下落叶枝荆棘蹑手蹑脚，淫僧的一百二十斤紫金降龙杖不易发挥威力，没有什么可怕的，她站住了冷然盯视着巨人般的碧眼青狮，一言不发。

碧眼青狮沉不住气，僵立片刻便开了口：“女施主，你活得好好的。”

冷蝎高飞用冷哼作为回答，他只好又往下问：“云阳一别。你跑得真快，一向可好？”

“本姑娘没死，不劳下问。”冷蝎高飞回答，语气几冷。

“佛爷的来意，女施主可想得到？”

“秃驴，何不直截了当说你的阴谋？”

“贫僧不念云阳的过节，想和施主合作。”

“本姑娘讨厌和尚，尤其讨厌人人皆可杀的喇嘛。”

“施主何必愤怒？和尚也是人，和尚同样有七情六欲，和尚同样对女人感兴趣。我和尚只不过比常人更喜欢女人而已，有何不对？女施主，我不相信你一辈子是这般冷冰冰，更不相信你不需要男人，尤其不信你不在梦中想

念男人的亲恋密爱……”

“呸！闭上你的臭嘴！”冷蝎高飞怒叫，她脸上大概第一次泛上红潮，对男人的脏话她听得太多，但那些脏话从未击中她的内心要害，不太沉重的一句“不信你不在梦中想念男人”，却真正沉重的击中了她的要害，她恼火成怒了，怪事。

碧眼青狮哈哈狂笑，得意的叫：“瞧你！你这时才算是真正的女人，在你那漠视一切的冷冰冰外衣掩盖下，自欺欺人的真面目终于……”

冷蝎高飞一声厉叫，拔剑飞扑而上。

碧眼青狮身形如电，沉重巨大的身材十分灵活，红影一闪，他已移了位，到了右方，怪叫道：“哈哈！我的好宝贝，请听我说完，佛爷保证等会儿陪你玩玩，保证你心满意足。

你这一生中，大概还不知道被男人所爱怎么回事，被男人拥抱时是什么滋味……”

冷蝎高飞几乎气昏，疯狂的连攻九剑。

碧眼青狮不接招，他在留意对方的造诣，在等机会，轻灵的闪避，滑溜如蛇，在剑尖前晃动，似乎险象环生，其实有惊无险，在参天古林中交手，近身太不容易了，他一面游走飘掠，一面狂笑大喊：“好乖乖好亲亲，哈哈！我承认你的剑法确是超世拔俗，近身相搏佛爷也许胜不了你，但你剑上的剑气只能远追四丈外，伤不了人。哈哈！佛爷会擒住你的，给你一颗消魂丹吃了，今后保证不会再冷，不会再摆出那心里想男人口里讨厌男人仇视男人的冷面孔，呵呵！今后，你将另取外号了，我替你想想改个什么……哎呀！天！别开玩笑，这一剑险之又险，你怎么向下面下手，佛爷保佑，这一剑你如果得手，你将永远还是个冷冰冰的不开胃的女人，佛爷我的罪过可大啦！无法再教你享受男女之爱了。呵呵呵！这一剑还差不多，呵呵！可惜目下不是在闺房，不然你可以从铜镜中发现，你这时的羞愧俏模样是如何动人！哎这不识抬举的没人要没人爱的贱货，这一剑好狠，打！”

原来他信口大吃豆腐，把冷蝎高飞激怒得象头疯了的母大虫，一不小心，被冷蝎高飞一剑击中拖着紫金降龙杖的右小臂，护身内攻竟挡不住冷蝎高飞以内力驭使的神刀，开了一条两寸长伤口，鲜血外涌，把他的凶性激发了。

紫金降龙杖乍动，连攻三杖，凶猛无比的潜劲直迫丈外，劲道如排山倒海似的向冷蝎高飞涌去，这家伙发起威来，果然骇人听闻。

连攻八杖，换了五次方位，枝叶纷飞，正风的厉叫震耳，冷蝎高飞也全力施展，回敬了四剑。

不远处逐树迫近的丧门煞心中暗惊，歪嘴奇怪的回正了，大眼中神光闪闪，以另一种声音说：“让他们先死一个，再来捡便宜。”说完，又闪电似的潜进两株古树旁，逐渐近了斗场，怪！他的嘴又歪了。

“砰”一声大震，树叶摇摇，碎树层激射，碧眼青狮一杖击中一株合抱大巨树，杖将树干打了个尺大缺口。

冷蝎高飞闪在树后，立即乘机从树的另一面转出，长剑如同电虹一般，抢入碧眼青狮的左臂，好快！

碧眼青狮吃了一惊，收杖已来不及，百忙中杖尾疾挑，同时前跃，转身，贴树掠出另一面去了。“嗤”一声裂声响，齐背的僧袍裂了一条缝。

冷蝎高飞未料到碧眼青狮不向右避招，反而向树杆贴扑，置之死地而

后生，逃出一剑之危，同时，杖尾的反挑，也阻止了她的追袭，机会稍从即逝，一剑走空。

阴沟里翻船，贼喇嘛无名火起，一声怒吼，回头反扑，一杖劈面捣出，力过万钧。

冷蝎高飞不敢硬接，剑太短，无法接下这一杖，向后急退，触到另一株树杆，赶忙剑侧闪。

可惜晚了，碧眼青狮已打出真火，杖尾截住退向，飞扫而出。

碧眼青狮象是疯了，杖尾跟踪猛扫，杖头再来一记重击，“砰砰”两声巨响，象在同一瞬间左右齐击，击中了树杆，合抱大的古树两端划深近尺，向旁徐徐倾斜。

冷蝎高飞以为碧眼青狮会收招，岂知杖以雷霆万钧之力击中大树，她闪在树后，无比凶猛的罡风，将她震得踉跄后退，脚下被枯枝棘所阻，速度太慢。

碧眼青狮形似疯狂，一闪即至，杖再次捣出，大吼道：“你这该死的贱母狗！”

脚下一绊，冷蝎高飞知道要糟，双足一点，用金鲤倒穿波身法仰面倒飞，死中求生，如果往左右躲闪，杖头横振之下，一命难逃。

可惜！晚了，杖头一振，触击她的左足底部，如山力道直逼大腿根，身不由己，倒出飞两丈外。祸不单行，“扑”一声闷响，右肩撞中一株古木，被反震得心向下沉，向侧摔倒。

碧眼青狮以为她的脚绝禁受不起沉重一击，左脚心定断了，断了脚的疾鸭子，跑不了啦！正想扑上，眼角突见另一株树后人影一闪，他横杖大喊道：“什么人，你给我滚出来！”

人虽躲在树后，青天白日怎跑得了？人影从树后徐徐现身，原来是江南凶名昭著的大盗丧门煞阳和，撑着双头拐，灰脸上泛起令人心寒的怪微笑，歪着嘴唇，领首为礼说：“抱歉！惊扰了大师。”

碧眼青狮怪眼一翻，怪叫道：“去你娘的蛋！凭你这老废物，惊得了谁？又扰得了谁？少往你脸上贴金。”

丧门煞架住拐抱拳行礼，陪笑道：“大师休怪！老朽失言了。”

“呸？你在我面前称老？”碧眼青狮的语气咄咄逼人，毫不客气。扭头看了看不远处倒地的冷蝎高飞，她静静地躺在那儿，似乎撞昏了，他放了心，用不着急急去看个究竟，反正这块天鹅肉飞不了。

丧门煞再次陪礼，说：“小可失言了，大师息怒。”

“咦！你这家伙对长辈，一向自称晚辈，今天你的称呼怎么不大对劲？”碧眼青狮怪叫，神情充满不悦。

“晚辈一错再错，只好卑称小可了。”丧门煞从容地答。

“滚！走你的路。”

丧门煞抱拳行礼告退，走了几步扭头道：“小可有事禀明大师，大师如果不听，小可只好日后夺程禀明就是。”说完，再次举步。

“有屁你就放，等什么？”

丧门煞没回头，一瘸一瘸往前走，一面说：“大师心情不佳，小可认为目前不宜……”

“站住！你这老杀才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如果不说出佛爷打断你另一条狗腿。”

丧门煞只好站住，转身怯怯的说：“令高徒飞虹铁爪，被鬼魑山堂擒走了。”

“什么？你他妈的废话，我那徒儿在北面入山小道旁的小林中等候，怎么会……”

“大师不信，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小可落脚在东北角，走得比较晚，恰好与鬼魑山堂同路，走了两里地，便遇上令高徒不知为了何事向东急行，前辈该知道，那鬼魑山堂自命是侠义英雄，疾恶如仇。令高徒明是白道镖师，暗中与黑旗令主……”

“说！你的话可真？”碧眼青狮大吼。

“小可岂敢在大师前说鬼话？小可吃不消大师的大印掌。”

“往那儿走的？”

“往东北，在小可的住处不远，便是鬼魑山堂的住处。至于是否带往那儿，小可却不敢臆猜。”

“带我找那王八羔子。”碧眼青狮如对属下发令。

“小可愿为大师效劳。”

碧眼青狮大踏步向冷蝎高飞走去，显然要带她走。

冷蝎高飞暗中在连气调息，她并未受伤，只是气血不稳定，力道大打折扣，她在心中念佛，希望丧门煞往下拖，果然如愿以偿，等他两人结束交谈，她已引气归元恢复了精力，突然飞跃而起，打出一把蝎形暗器，快如狂风，向西展去轻功如飞而遁。

她的蝎子镖其实不是镖，是一种沾有奇毒的怪玩意，脚爪和尾钩一沾人体，奇毒见血便入侵经脉，浑身痛苦难当，有如千万小虫蚁在体内爬行嚼咬，但并不致命，大约三月便可自消，她的外号也从镖上得来，用来整治她看不顾的人，虽无性命之愁，但人却无法活动，十分灵光，见血即痛，令人倒地呼号挣扎，十分歹毒。

蝎子镖有八枚之多，象一阵骤雨，满天滚舞，令人防不胜防，碧眼青狮大吼一声，左掌右袖急挥，罡风大作，蝎子镖纷纷坠地。但冷蝎高飞已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去如星飞雷射，远出十丈去了，为了逃命，比任何人都快。

“大师快追！”丧门煞大叫，瘸着腿飞跃，十分迅疾。

碧眼青狮在云阳已领教过冷蝎高飞的轻功，十丈之外确实不易拉近，万一再碰上其他的人，下手便不太容易了，大喝道：“回来，你一条腿只配赶老蛆虫，给她送行么？这鬼女人跑不了的，佛爷下次将脱光她身上的一丝不挂，走！带佛爷去找鬼魑山堂那老猪狗，他好大的狗胆。”

“大师随我来，救兵如救火，迟不得。”丧门煞叫，领先向东北方向穿林急掠。

穿越两座树林，越过两座小山头，降下一处山脚的参古林中，已走了五六里了。

“还有多远？”碧眼青狮焦急地问。

“还有三里地，快了。”丧门煞答。

“你他妈的轻功是怎么练的？慢腾腾，快！”

“无可奈何，大师，一条腿嘛！大师如果想快些，何不助小可之力？”

“好，真见鬼，想不到佛爷会带一个老残废赶路，你他妈的也不怕丢人。

碧眼青狮单手持杖，伸左手挽住丧门煞的右手，喝声“走”！举步如飞直奔东北。

丧门煞原是右手支拐，这时只好拐交左手，飞掠半里地，古林越深，方向难辨，而且树大密，不能横冲直撞，速度自然慢了。丧门煞一面走一面问：“大师真相信黑旗令主的三条计策可以成功么？”

“那小狗躲得极稳，这带山深林密，如何找法？不信也得暂且听他的，王八蛋，如果被我遇上，他上天佛爷也要跟他到凌霄殿，剥他的皮吃他的心肝。”碧眼青狮恨恨地说。“那家伙功力了得哩！”“哼！佛爷一杖可将他打成肉泥。”

“他的剑可不弱。”

“是那把剑发碧光的剑？佛爷的紫金降龙杖重有一百工十斤，龙泉宝剑也无法奈我，丝毫难伤。”

“他还有另一把小剑可怕着哩！听说是什么幻电剑，无坚不摧……”

“废话，世间没有那种玩意。”

“大师不信？”

“当然不信。”

“小可也有一种玩意，小巧而古怪，也是令人难信的事，大师可要瞧瞧？”

“是啥玩意？”

“大师一看便知。”

“拿来。”

丧门煞的右手挽在碧眼青狮的左手上，两人身体相距不足一尺，他的左手小臂刚举到右手上，电芒一闪，反握着一把光亮的小剑，顺手下戮，戮入碧眼青狮的左腰，尽鞘而没。同时右臂一据，碧眼青狮被震出八尺外，“砰”一声撞在一株大树上。

“啊……”碧眼青狮骤不及防，发出一声凄厉的狂叫，右手想挥出降龙杖，手一抬，杖反而掉落脚下。

“你……你……”他尖叫。右手一抓，抓在树身上，大汗如雨，五指扣入树中，支持着摇摇欲倒的身体，伸左手到臂下摸索，一咬牙，拔出一柄八寸长光芒四射的小剑，伤口鲜血激喷而出。

十丈外树根下，慢慢站起一个中等身材，不男不女，玉脸略现苍白的人影，是非我人妖梅林公子。

丧门煞取掉山羊须，嘴巴正了，丢掉双头拐，腿不瘸了，一面脱衣，一面毫不在意的说：“大喇嘛，那就是幻电剑。”

碧眼青狮抓剑的手不住抖动，脸上肌肉不住的抽搐，眼珠似要突出眶外，喘息着问：“你……你是谁？”

丧门煞探手怀中取出一些药沫，在脸上不住柔动，皱纹渐渐消失，一些灰色粉末纷纷落下，现出淡红的品宝肌肤，淡淡一笑，放开手说：“大喇嘛，你太健忘啦，不认识我亡命客蔡文昌？”

碧眼青狮大叫道：“我……我好恨，你没给我公平一……决斗的……的机会。”

文昌摇头苦笑，说：“大师原谅我，那也是无法之事，你太强，而且目下高手如云，如果给你机会，我的处境太艰难，我答应你，好好安葬你的尸骨，你安心的去吧！仍祖保佑你灵魂平安。”

碧眼青狮左手五指渐松，缓缓滑下，突又身躯一顿，仰面狂叫道：“我……我好……好恨……”

声落，幻电剑脱手飞掷，然后滑倒在树根下，倒在他自己的血泊中，

仍在挣扎。

文昌闪身避剑，短剑划出一道电虹，插入他身后一株大树中，尽偃而没。他转身拔剑，剑上没沾丝毫血迹，顺手插入左臂的皮鞘中，走近快断气的碧眼青狮，说：“大师，你一生中，会给过多少人机会？你一生中，淫侮辱杀了无数可怜的弱小妇女，以你一个修为已臻化境的武林高手，和那些弱小妇女相比较，她们的机会在那儿？这算得公平？唉！你造孽太多，依然至死不悟。”

碧眼青狮扭头向上，死死地瞪着文昌，嘴唇抖动，但发不出声音，终于喘出最后一口气，寂然不动。

文昌策身替他抹上瞪得无法闭合的眼睛，低声说：“安息吧！但愿佛主能宽恕你，能让你的魂魄飞升西天极乐世界。别怨我，我确是不能给你一次公平的机会。”

非我人妖走近他身旁，说：“文昌，不必自疚，象他这种人，这种下场太便宜他了。”

来！为了你对他的诺言，我帮你挖坑。”

文昌拾起降龙杖，说：“前辈，你可以离开了，明天之后，离开不易了。我知道你的内力有伤不宜闯出脱身，但在这儿我无法保证你，他们的人太多，实力太强。快走吧，越快越好。”

非我人妖一把抓住他，想大声说话，却又叹口气，暗然地说：“其他的事我不管，但你令我伤心。”

怪，他象变了一个人，已非往昔风倜傥谈笑挥剑的非我人妖，清澈明眉的大眼中泪光闪闪，难道说，一些内伤便令他消失了往昔的豪情？

“小可多谢前辈的盛情，但……”

“我不是指这些。自从昨晚你救我这儿疗伤之后，我发现你对我淡漠得如同陌路人，称我前辈，令我想起早年在西安你我相处的那段逝去的岁月，我知道，称我公子的时光不会再回来了。我已看出你对我不满，更看出你有许多话要向我说，可是，你并不向我开口，这种漠然冷淡的神态，我多伤心啊！”

文昌突然丢了降龙杖，沉重地问：“公子，你能坦诚地回答我的话？”

“苍天在上……”

“好，怪丐冯韬和狂乞郎夏田……”

非我人妖按他坐下说：“先坐下，我知道这些事早晚得告诉你的……”

他将在江湖中与黑白两道朋友的纠纷说出，因之，他不得不苦心孤诣培养打击他们的实力。如何在大玄坛广场地方秘密布下疑阵，如何在文昌身上下功力，如何明暗相助等前因后果一一说了。最后玉面上泛起配红，垂首敛眉往下说：“之后，我对你付出了真情，我发觉你是值得我倾心的真正男人……”

“什么？你……你倾心我？你……”文昌讶叫。

“你该知道，我一直未让你知道我的真正身份。不管，我的行径极受江湖人非议，他们叫我人妖，说我是个半男半女的阴阳人，说是什么半月男半月女，因为我虏男人，也虏女人。但在你面前，我答应胆诚相告，我是极为正常，千真万确的女人。”

“你……你……”文昌张目结舌，大吃一惊。

“可是，你使我乱了心，我无法自主，我不忍心毁了你和毁了我。因为，

你是个值得我爱的人，可是，我却比你大了一倍年纪。你知道，所谓长春之术，女人最多可以保持到九十九岁，百岁临头，便会一下子变成老太婆，虽然还可活上三五十年，但老得不象话丑陋得不忍目睹。但男人不同，也会保持到死的那一天到来。试想，假使那一天到来，我如何承受那种打击！所以我不能爱你，那会害了你也害了我。”

“我……我很抱歉。”文昌语无伦次地说。

“不必提这些事了，文昌，还恨我吗？”

“不！你是对的，任何人设身在你的地步，都会为了保全自己而这么做的。象我，便会毫不犹豫地暗算了碧眼青狮。当然，我并不自命英雄，英雄与懦夫，差别不会超过一张纸的厚度，为了保全自己，我会做下任何懦夫所做的事。为了眼见不平有人需要援手，我也会做下任何英雄所做的行径。”

“你真不恨我吗？”非我人妖流着泪问，语气中充满了希求。

文昌微笑举袖，替她擦去泪痕，说：“你毕竟是女人，泪水太多了。我希望叫你大姐姐，你答应吗？”

非我人妖忘情地抱住他，在他耳畔轻声说：“我恨，我恨你，恨你晚生了二十几年。”

哦，小弟，你能给我一些时光，听听我的身世吗？”

“大姐，说吧！没有人会找到这儿的，掩埋尸骨要不了多久。”

“我姓梅，名文谨，彰德府人氏。我爹名壁……”

“什么？令尊是梅壁？”

非我人妖一惊，听出话中有因。急叫道：“你认识我爹爹？”

“大姐，你先往下说，”

“好，十岁那年，邻居一对少年夫妻是我爹的师侄，和街民另一家土绅的一双子女有了爱情上的纠纷，四个人搞得一团糟，两男两女都成了奸夫淫妇，不幸被家母在花园中发觉他们偷用我家的花园作为野合阳台，他们竟杀人灭口杀了家母和两名使女。但他们逃得仓促，有一名使女没当场死去，等我爹发现之后说出了经过方行气绝。我爹一路之下，杀了两家男女三十二日。但那位人面兽心的师侄逃掉了，纠合他师父和朋友群起而攻。我爹忍无可忍，一举杀了十八个人，那位禽兽师侄师徒也丧了命。我爹身受重伤，将我寄养在好友家中，独自亡命天涯，因为师公认为他不该恨心杀了师弟，要找他清理门户。同时，五十条人命闹翻了天，官府行文天下要捉我爹归案。五年之后我爹偷回彰德看我，回程被师公发现。之后便音讯毫无，一别三十年，这也就是我在江湖行报复仇，因而臭名满天下的原因所在。小弟，你会鄙视我吗？”

“你问很不对，该打，大姐。”文昌笑答。

非我人妖娇眉地一笑，恢复了女性的风度，伸出玉手伸伸舌头，俏巧地说：“好吧！打一下，可不能太重啊！你该告诉我了。”

文昌将在三山飞瀑跌落绝谷潭的事说了，最后说：“如果那位怪老人就是伯父，我想，他会回去那儿隐居的。你可以到那儿一探，或者在那儿等候，苍天有限，不会令你失望的。”

非我人妖泪流满面，吨喃地轻叫：“可怜爹！可怜的爹爹！”她突然亲了文昌的脸颊，说：“谢谢你，小弟。我要跑一趟四川，小弟，忘了这儿的恩仇吧，我们……”

文昌摇头苦笑，说：“大姐，再次谢谢你的忠告。但我是江湖亡命客，

必须在江湖闯天下，任何人也无法将我从十八层地狱中弄上天堂。大姐，你走吧，也许我会留得命在，去四川拜望伯父和你盘桓一些时辰。”

“和我一起走吧，小弟，求求你。”非我人妖颤声叫。

他轻拍她的肩膀，苦笑道：“我不相信命运，也不相信冥冥中有佛，我只依照我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可以阻我。大姐，你趁晚离开吧，我祝福你，愿重相见。”

他站起拖了降龙杖，拖了碧眼青狮的尸身向北走，不远处有一处空林，广约七八亩，草地中心，已先建了一座上坟，坟前插了一根削平的木椿，上面刻了两行字：“江南丧门煞阳和之墓。大明嘉靖三十七年八月十二日立。”

入暮时分，一群搜山队发现了这两座坟，另一座是碧眼青狮的，木椿上刻着：“五台碧眼青狮巴隆活佛之墓。大明亮靖三十七年八月十三日立。”

两人的坟前，插了他们的兵器双头拐和紫金降龙杖。消息传出，整个山区骚动不已，大名鼎鼎的碧眼青狮悄然埋骨于此，想起便令人毛骨悚然，不用问，必定是亡命客的杰作，亡命客的灵药，太可怕了。

这消息震撼着人心，九宫堡人人自危。

当夜，又有三十七人横尸在十里内的山林中，大部分是九宫堡的搜山队。

但四面八方仍有人向九宫堡赶，风雨飘摇。

东面一群人快到了，是君山夏家的人。四海神龙夫妇，流水行云夫妇，白衣龙女，荀美菇，洞庭八卫全来了。他们是午夜到的，事先得到警告，不敢进入十里禁区，恐怕夜暗中亡命客突然下杀手。

另一群人约有五六十之多，在次日清晨通过高丝，向小山小径急赶。是炼狱谷一群人，黑铁塔也依然在内。人群中，有一乘小山轿，轿兼深垂，看不见轿中景影。小姑娘小娟走在轿后，浑身劲装。

东山头爬上了朦胧日影，看不真切，但燥热无比，山区中雾气蒸腾，没有一丝微风，鸟兽的烦躁叫吼刺耳。在八月凉秋的山区中，没有霜和凛冽的秋风，已经够令人不安了，再加上沉闷燥热，更令人六神不定，太反常了。

一早，雾影朦胧，十丈外不见人影。但参天古林中，仍有人影飘动。

非我人妖昨天已经走了，她的内伤不易留下。文昌经一夜杀搏，一早练了一个时辰的无极气功，小睡片刻便恢复了疲劳。辰牌末，他离开树上临时居所，殿身结扎，开始他巡逻猎杀的行动。他不断执行他的禁令，进入十里禁区的人，如果人数不多，他立下杀手。

他藏好包裹，在枝梢上飞掠，象一头大乌和猿猴，远处三里外，方飞落林下，自语道：“今天看他们派甚么样的女人来诱我这个淫贼？来吧！四五年没亲近过女人了，文谨大姐唤回了我先天本能。哈！哈！我这淫贼，却未遭塌过女人，太冤枉了。”

他籍草木掩身，耳目全神戒备，绕走了几圈，再飞跃上林，在另一座小山峡旁的矮林中伏下了。他那种林上林下乱绕圈子的走法，任何精明的猎狗也无能为力，加以他没有任何应用物件落入九宫堡的贼人手中，山区中经常有其他的人活动，想追踪他根本不可能。他机警绝伦，极少游猎，总是找一处地方伺伏，人多了便匿伏不动，人少了便以电耀霆击的辛辣凶猛声势出手，速战速决，事后立即易地再伺伏，便不会陷入别人所设的陷阱中。这也就是黑旗令主未能诱他入伏的原因所在，同时也是十里禁区中仍能有人敢于进出的缘故，他一个人。必尽难以照顾十里禁区的每一处地方。

东面入山小道旁，暂时落脚的人最多，禁区之外，有十余群江湖好汉结伴而居，他们都是闻风赶来的江湖英雄，希望能看到这一群武林罕见的奇异决斗以增见闻。可是，他们轻易不敢进入禁区，始终没看到任何动静，只零星地从搜山队的口中，知道些禁区所发生的骇人听闻消息。碧眼青狮暴死的消息，昨晚便传到了，这些江湖好汉们，皆十分遗憾未能亲见这位宇内凶魔的死亡经过。这天一早，便有人发动由与双方毫无牵连的人，组成广大的观战团，传出要求让他们见识的讯息，希望亡命客准许他们进入禁区，指定一处地方让他们集体验留，决不干预双方的斗争。但还未组成，暂时公举的代表还未选出，黑旗令主的禁令已到，限日落之前。不相干的人必须离开九宫堡二十里之外。

这些人的前面两里地，是无尽谷的英雄深入禁区两里的营地，这处营地紧靠森林，始终未受到亡命客的骚扰袭击，亡命客似乎漠视了自己的禁令。

一早，右方远处四海神龙的帐幕中起了骚动。他们建有两大一小三只帐幕，昨晚赶到后急忙扎营，不敢进入禁区。小帐幕内，住了两位姑娘。

四海神龙一早便起来活动筋骨，练他的家传绝学天玄摧枯掌。蓦地，美茹姑娘枪出帐幕，奔到气急败坏地说：“姨父不好了。”

“什么？你说……”四海神龙惊问。

“表妹不见了，兵刀暗器全带走了，可能独自闯禁区……”

四海神龙大惊失色，大声向附近的人叫：“快！准备进入禁区。”

白衣龙女确实走了，她大病数年，功力并未复原，上十月到虎头峰吊祭之后，归来显得生意全无。没想到蔡文昌七月十五重出江湖的消息似春雷般传到洞庭君山，在重生的喜悦和爱情魔力的驱策下，她迫不及待整装就道，一家人昼夜兼程，赶到九宫堡。

整晚她心潮起伏，无法入睡，最后她忍不住了，悄然起身踏着落月余辉，走向雾气弥漫的禁区丛林中，象一个梦游者，失魂落魄地投入危机四伏的野山荒林中。

已牌初，四周由高手组成的搜猎队伺机待发，但九宫堡派出的领犬人还未到。这些领犬人须绕禁区外围到达各组的地段，免得被亡命客发现。

黑魅谷真的一帮助拳朋友，正由永宁向山区赶来。

按计划，猎队须入夜时分候信立出发，没想到永宁方向赶来了黑魅谷真，和由方嵩县方向赶来的炼狱谷群雄。

烟雾弥漫，湿气甚重，越来越热，反常的天气，把这一带山区笼罩在神秘的境界中，恐怖凶险的气氛逐渐增强，每一个人的心头，也似乎压上了一块铅般沉重，也象是蒙上了一朵不幸的云影。

而对文昌来说，这是最理想的气候，他预感到自己的形势越来越有利，没有任何事物能拘束他的行动自由。

近午时分，有发现了。

一个白色的少女身影，出现在他的视线之内，看清人影时，相距已在十余丈内了。

那确是一个少女，朦胧中，可以看清她头上黑油油的三丫髻，雪白的劲装在白色的淡淡薄雾中飘浮，如虚似幻，笼罩了一重神秘的色彩。换上剑穗轻轻地飘动，整个人象是从烟雾中浮现的幽灵。

她的目光茫然，披荆分棘迎面急忙而来，时走时停，时而凝神听着，时而举目遥望。

近了，文昌逐渐移向她的进路方向，象一个等鼠的灵猫，也象个充满危险的恶煞幽灵魅影，没有丝毫声响发出。他心中不住咒骂：“来了，原来派这么一个小女人来。常堡主，你已全盘皆输。”

接近至五丈内，他大吃一惊，心中狂叫道：“天哪！是她！她……她……不！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对方似有发觉，站住了。他清晰地看到她那苍白的清秀脸蛋，忧伤的神色楚楚可怜，太熟悉了，他怎能忘怀？正是七月十三日出现在招魂牌前的白衣龙女夏苑君。

他僵在草丛中，白衣龙女正在他当面不足一丈，并不是虚影，更非眼花，不但可嗅到她身上所散发的特有少女芳香，他仿佛还可以听到她的心跳和呼吸，是那么真实，是那么生动，摆在眼前的，是一个被焦虑忧伤折磨着的少女，是一个他最早接触，也一度喜欢过，恨过的女孩子，绝不是幽灵，决不是幻影。

“这怎么可能？”他在心中狂叫。

一月前在招魂碑的景象，似乎在他眼前幻现。她低低地幽幽地诉说的心曲，她那被忧伤和希望所形成的脸上神情，交织成一个悔恨交加而哀伤欲绝的少女画像，清晰地脑海中幻现，天！她怎会被黑旗令主所利用？她怎会甘心如此下贱？她怎会忘了在招魂碑前吐露的心声？

“不！不可能的。唉！但愿这是幻影。”

他吃力地想，心中一阵乱。

白衣龙女倾听片刻，似乎定下心，再次举步，掠过文昌的身侧。假使文昌实手伸出，定可将她拉住，但他不追不动，似乎麻木了。

白衣龙女已远出三丈外去了，他仍在心中狂叫：“不可能的，如果是真的，老天爷你太残酷了。”

事实确摆在眼前，确是白衣龙女，他杀了丧门煞，伪装易容以丧门煞的身份参予了大会，黑旗令主说派女人来引诱他上勾，女人果然出现了。假使白衣龙女不是黑旗令主派来的，她应该知道不许进入十里禁区的禁令。

他呆在那儿，目送白衣龙女的身影消失在雾影中，突又一咬牙，说：“功败垂成，我只好放过这次的机会，但今晚到九宫堡捣乱之举，必须依照计划进行。”

他决定放过白衣龙女，不和她接触，黑旗令主的毒计成响，只因为他曾经在招魂碑前听到白衣龙女的心声，但不愿伤害曾经爱过他的女孩子。

但他不由自主，悄然前掠，盯在白衣龙女的身后，看她有何举动。

白衣龙女的耳目修为，无法发现身后有人，象个心智已乱的人横冲直闯，时定时停，全身寻觅文昌的踪影。

文昌跟了三里地，到了一座山丘的顶端，山顶古树林密，没有涛声。林太密，十丈外看不清人影，而且淡雾整日不散，影响了目力，他不得不更为小心，向前接近至五六丈之内。

突然地，他取出了三把棱形小飞刀，心说：“杀！”绝不放过。”

白衣龙女正走间，突然站住了。

前面丈外，松树上飘下三个黑衣中年人，是九宫堡派来潜伏的高手，把守在这一座山头。

文昌对这种三五人为一组的潜伏等候的人，有时加以剪除，有时又轻易放过，这些人身手并不太高明，等于是铺路小贼。

文昌为了增加九宫堡恶贼的精神压力，故意让他们留在禁区中，他们根本无法发现文昌的行踪，无法禀报消息，无形中反而提高了文昌的神秘感，证明文昌在搜山队和潜伏小组的追索下，依然来去自如神出鬼没。

三个伏路恶贼发现来人是白衣少女，胆大包天现身了。

他们想向飞扑擒人，算定姑娘向前飘掠，该刚到树下，两人一里一合，恰好迎面正着。

岂知姑娘毕竟了得，小小年纪能在江湖中出人头地，怎能是脓包？前面树叶已动，她已警觉地刹住脚步。

她找的是文昌，也不认识这些黑衣人，所以仅止步观看，暗中运功戒备而已。

三名黑衣人已经往下跳，等发现姑娘突然止步，已经来不及了，扑了个空。

“这丫头好精灵。”一个黑衣人尴尬地叫。

“哟！是白衣龙女。”另一个叫。

“管她是谁，擒下再说。躲了三天，七情六欲折磨得受不了，好机会。”

第三人说，语气相当狂妄。

白衣龙女呆呆地注视着他们，看服装便知道是九宫堡的人，她不想招惹，也不敢招惹。

“三弟不可，她也是亡命客的死对头，是友非敌。”知道姑娘名号的人出声阻止着。

三弟便是自称被七情六欲折磨得受不了的人，冷笑道：“大哥，别乱说了，白衣龙女我没见过，但我知道那丫头已死在黑龙潭了。我上！”

上字一出，他已飞扑而上，半途拔下背上的鬼头刀，大喝道：“乖乖投降，丫头。”

白衣龙女突然闪开，此道：“我白衣龙女不想和贵堡作对，住手……”

三弟已不容她再说，如影附形折向射到，鬼头刀如同狂风暴雨，狂风呼啸，连挥两刀，凌厉无比的刀路，足以跻身武林一流高手之列。

白衣龙女大吃一惊，幸而身边有一株大松树，百忙中闪身树后，避过两刀，真未料到伏路的小贼，也有如许高明的造诣，不由她不惊。

这些伏路小贼在文昌眼中看来，不当回事。但他们却是九宫堡的精锐，都是千中选一的绿林巨寇，能派出来侦察亡命客的人，岂会是脓包？姑娘一直缠绵床第，至今还未康复，论真才实学，她比武林一流高手差不了多少，这时体力未复，和一流高手比较，必定占不了上风，所以一看对方高明，心中胆颤。

三弟绕过松树揉身急上，一面叫：“大爷无情刀额爷爷，不问你是谁，反正你是女人就够了，大爷准教你快活。”

一面叫，一面连攻八招，把姑娘迫得八方闪让。幸而松林甚密，躲闪极易。无情刀见姑娘不敢回手，认为大概是被他的名号吓坏了，人随刀进，狂风似的滚入，放手枪攻，每一刀皆保留下三成劲，想将姑娘迫得力竭时下手擒入，所以每一刀皆不攻向要害。

姑娘被无情刀的脏话激得火起，也被刀招迫得铁手发痒，抓住闪到树后的瞬息间，向右急射。

无情刀恰好从右绕到，大叫到：“乖乖……”

他的右手刀还未贴树伸出，姑娘已反向左闪，顺势拔背上的长剑下挥，

但见电芒一闪，已光临无情刀的脑门。

无情刀吃了一惊，拼全力伸刀上格，但刀锷擦在树干上，恰好那儿有一个该死的树瘤凸出，阻住了刀。

“当”一声剑尖下落，剑过红白齐涌。

“啊！”无情刀短短地叫了一声，顶门直至鼻尖，裂了一条大缝，脑浆和鲜血涌出，向前冲倒，“砰”一声巨响，撞在另一株松树上，反震倒地。

另两人大吃一惊，抢救已是来不及，大哥一声怪叫，脱手飞出一颗灰色鸽卵大弹丸，向旁急绕，要截住姑娘的迟向，打同时一面拔剑。

另一人一声比喝，双手箕张奋勇前扑，老天爷，这家伙竟想赤手空拳扑上送死。

姑娘顺手挥剑，人在得手后飞退八尺，弹丸到了，不等她有任何举动，弹丸嗤一声在三尺外自动爆炸，灰色的烟雾激射。她感到一阵臭味入鼻，头脑昏沉，吃力地举剑，手却不听指挥。昏弦中，她感到有人凌空扑来，同时眼角细小的电芒连闪。

她银牙紧咬，全力抬剑，岂知手一松，五指脱力，剑似呼沉重如山，掉在脚旁，一阵天旋地转，她向扑来的人影倒去。

在昏倒前的一刹那，她清晰地听到一声冷叱，和打出弹丸的恶贼发出狂笑，最后扑来的人影“嗯”了一声，“砰”一声大震，她和扑上来的人撞在一块儿，昏倒了。

不知经过了多久，她慢慢醒来，发觉眼前接着三具尸体，她吃了一惊，伸手一摸，剑好好地自己回到鞘里了。她飞跃而起，突然叫：“怎么回事，谁救了我？”

林中静静，薄雾弥漫，没有人，只有地下的尸体。她奔回尸体细看，无情刀脑袋的一剑她知道，另两个人一肩下有一个小刀口，一个背上有血痕，也是细小刀的所伤，同一种暗器，剑口甚小。

“是暗器，江湖上谁使用这种小飞刀？”她问自己。“是文昌，一定是文昌……”

“天哪！你为何不给我求恕饶罪的机会？”她在绝望地叫，声音嘶哑。

她虚脱地站起，眼前突然发现她先前躺倒的树根下，有一块掌大松皮有字，抢起一看，念道：“速离禁区，不然杀无赦。”

字是用小刀所刻，十分清晰。她丢掉松皮，拔腿狂奔，一面尖叫：“不！不！文昌，请给我机会，给我求恕饶罪的机会，文昌……”

她叫得声嘶力竭，脚下绊着树根，仆倒在地哀伤地痛哭，许久许久方再爬起乱闯。

这个狂傲的小姑娘，不但傲气全消，而且自卑得抬不起头来。心碎了的她，憔悴得象朵快凋谢了的花。

不知走了多少山头 and 丛林，她茫然地乱闯。正走间，前面突然传来一声惨叫：“啊……”其声惨厉，令人闻之毛发悚然，浑身发冷。

好半天不见人影，她心乱如麻，凄迷的淡雾令她内心沉重，听到人声便不由自主，展开轻功向发声处奔去，

她来晚了些，惨剧收场。

文昌用飞刀击杀了两名恶贼，取贼人的解药救了白衣龙女，刻字留警心情沉重地走了。

他不忍心拷问曾经受过他的姑娘，也不愿揭发达难堪的事实，只好满

怀激愤地一走了之，到别处狩猎去了。

这是一场奇快的大狩猎，人家猎他，他也猎别人，老天爷帮了大忙，他操了命运之神的大宝剑，主宰别人而不是被人主宰。他知道，入黑之后将在这一带掀起狩猎大高潮，他也计划在另一处掀起狂风巨浪。这几天，不但九宫堡将有狂风暴雨，山区中反常的气候，也可能有真正的狂风暴雨出现，强存弱亡，看谁能在狂风暴雨中屹立不倒。在天黑之前，他不打算狩猎。他要在入黑之前离开，让他们在这一带鬼碰墙白忙。他再解决了另一处树林中的暗哨，无声无息用飞刀收了三条命，掩好尸体，他开始取而代之，在暗哨潜伏的地方伺伏，等候前来查问信息的巡山恶贼。

他却不知，未牌前后便停止派人巡逻山区，等来等去等不到人，没有人来。

已是午牌初，他掏出干肉馍坐在树上大嚼，树的枝叶掩盖了他，他能看到下面人，下面的人却无法发现他的存在。他一面吃，一面留意下面的动静。

雾影中，突然出现两个妖媚动人的丰满女人，一个手抱琵琶，一个背扎长剑，绿缎子劲装将她们的喷火胴体衬托得特别突出，只俏看了她们的胴体，便会令人心动神摇不克自持。

“我的天，八成是那话儿来了。”他恍然自语。

来人是金陵双妹，九星妖女彭君玉，雨露神女彭君佩，两年前在岳阳吕仙庙杀鬼影子的女淫妖。为了她们，闹出了洞庭湖中的事故。

这两个妖女不属于黑旗令主的人，但只消略一思索，便知其中有鬼，黑旗令主要收买她们，太容易了，何况她们在岳阳便对文昌有情，受命前来决非不可能的事。

“我定然错怪了白衣龙女。”他自语。

文昌早就声明，不需要任何人插手，连黑魅谷真的人，他也不许进入十里禁区之内。这两个妖女凭甚敢闯人禁区？更敢只有两人便在这一带高手四伏的地方乱闯？文昌不是傻瓜蛋，一看便恍然大悟。

他擦净手，准备现身，心中冷笑道：“如果真是你们，妙极了，我还以为今晚的大计功败垂成哩！你们来得好；太好了！”

金陵双妹全然不知树上有人，张目四顾疾走，向树下走来，看方向是必须经过树下的，时光不早，两女脸上有焦虑的神情。

文昌正想跃下阻道，突又中止。

两女人的身后五七丈，雾影中又出现了两个人，一个是和尚，一是头前有肉溜的家伙，都不是生人，和尚是极乐僧大方禅师，有肉瘤的是在剑阁栈道，假扮樵夫引文昌至三山飞瀑入伏的独角兽。

“好家伙，先杀你们。”文昌切齿低叫。

他放过两女，她们走不了的。极乐僧上次丢掉趁手的。战刃，这时手上有一根宝铁方便铲。独角兽的腰带上，仍插着他那招双刃大斧，用皮套盛了斧头，十分神气。

两人象伺鼠的猫，乍起乍伏，藉草木掩身，紧盯住金陵双妹。他们的目中欲火闪动，越迫越近，象要是找机会扑上，大概有点顾虑九星妖女的九星镍，和雨露神女的蚀骨仙露，必须找机会贴身突袭。

文昌心中不住冷笑，心说：“狗东西，装得可真逼真，假使我不会参加大会，可能上当哩。”

他认为是对方安排下的毒计，故意让这两个魔头假扮下手劫色，他文昌怎能不出手救美？救了之后会被两女缠住？实际上，极乐僧和独角兽根本不理会黑旗令主的事，他们是前来找文昌的，看到了两女不由食指大动，欲火如焚，其他的事都丢到九霄云外去了，因而大胆向枉死城中闯。色字头上一把刀，半点不假，

很不巧，极乐僧在外边，相距树下有五六丈，下扑不大可能。独角兽恰好从树了经过，来势疾快。

独角兽活该倒霉，从三丈外贴地飞射而至，在树下突然仆倒，徐徐抬头从草影中向前察看两女伪动静，也在找前面预定掩身之处。

远处的极乐僧刚在一株大树上蹲伏，文昌已凌空而降，扑向独角兽的顶门。他估低了独角兽，以为这家伙不过是七幻道的小狗而已。

独角兽不等文昌落下，便心中警觉，扭头一看，眼角突然发现顶上有蓝影飞堕，吃了一惊，立即顺势站起，巨手上崩下托，护住头并行反击，内力如山，果然了得。

但文昌比他高明，只是无法悄然得手而已，双足连环疾飞，“嗤嗤”两声响，手脚接实。

“哎！”独角兽惊叫，人向后退，双手难举，脚下踉跄，文昌这两脚，几乎将他的掌骨蹬碎，他怎受得了？奇大的反震力，将他震得踉跄而退。

文昌如影附形向下一扑，双手扣在独角兽的咽喉上，“砰”一声大响，将独角兽压在地上，双手用劲收并向上扳，也上了八成功。

“喀勒！”独角兽的肋骨被扳断了，气管也破碎了。

“嘿！”极乐僧怒吼抢到，挺方便铲疯狂地冲到。

“噢！”金陵双妹同声叫，同时转身，也同时回头反扑，扑向极乐僧。

文昌放了手，怕独角兽未死，顺手一掌拍碎他的天灵盖，向右贴地掠出，一发之差从铲下掠走，危机险极。

“叭”一声巨响，方便铲拍在独角兽的胸腹之间，肚腹暴开，死状极惨。

文昌站在一旁，笑道：“和尚，不敢劳驾将你的尸首掩埋，你自己的臭皮囊还有别人费神哩！”

他一面说，一面徐徐撤下碧玉屠龙剑，好整以暇，大敌当前他毫不在意。

“可找着你了，哈哈！”极乐僧怪叫怪笑。

“同样地，我可算找到你了，呵呵！”文昌怪叫怪笑。

九星妖女到了，喜悦地娇叫：“亡命客，别来无恙？交给我。”

文昌心中冷笑，心说：“凭你这一流人物，也敢为宇内魔头叫阵？哼！我可让你如意，你如果拖到高手赶来，我岂不计成画饼？”

他举剑迫进，一面说：“在下很好，无恙，彭姑娘后退，不许插手，这淫僧上次迫我跃落三山飞瀑。此恨难消，我要他死！”

极乐僧哈哈狂笑，声响四野，也挺铲迎上叫：“手下亡魂，也敢吹大气，可笑之至。哈哈！你除了暗袭之外，还会些什么？今天你的末日到了，佛爷要拍扁你这小狗。纳命！”

铲劲风雷动，潜劲如山，铲风荡得枝叶飞舞，招发“泰山压顶”猛拍而下，恍苍天雷下击。他的铲头又宽又大又沉重，要被击中，大石头也经受不起。

文昌不接招，往后退，一面说：“贼和尚，你叫罢，等你的党羽赶到，

你已经横尸在地了，你的笑声太低了，在雾中传不远，我让你再说再叫，免得说大爷怕你召来党羽。”

极乐僧不理他，连功八铲，最后一招仍是“泰山压顶”，仍未得手，一招落空，“叭”一声击在地面，铲向上挑，无数碎石化为比钢丸还硬的泥雨，喷向文昌的胸腹和脸面，人随铲进，一声虎吼，“毒龙出洞，”猛推而出。

文昌一声狂笑，左闪出剑，快逾电光石火的碎泥只沾了右边衣袄，他冒险进招了，机会拿捏得恰到好处，方便铲几乎擦身而过？危险极了。

“哎呀！”金陵双妹同声惊叫。

文昌的短剑，不冒险怎能近身？一寸长一寸强，不近身便成了挨打的局面，不可以的。

好不容易抓住了机会，他怎肯放过？从侧方走险切入，创发风雷，快，狠，准招出如雷霆击，剑芒一闪，人影乍分。

“哎……”极乐僧扭身前冲，右肋下挨了一剑。

“砰！”一声巨响，铲刃撞在树上，深入近尺，合抱大的松树枝叶招摇，好凶猛可怕的力道。

一剑是划中而非点中，划断了三根肋骨，极乐僧挨得起，火速拔铲旋身。

九颊银星象一丛星雨，一闪即到，快得肉眼难辨，等看清了命也完了。九星妖女在打落水狗，一声不吭便赏了和尚九颗银星。

“啊……”极乐僧惨叫，身体一阵抽搐，抓住铲柄的手不住颤抖，咬牙切齿，颊肉不住抽动。

“喀崩崩！”他咬碎了满口钥牙。接着双手疾收，铲柄渐渐变成弧形。

“噫……”他吐出一日长气，双手一松，狐形的方便铲掉地，他也直挺挺地扑倒。

“好厉害。”九星妖女粉面变色地叫。

文昌玉面一沉，冷冷地轻问：“你为何妄自动手？该铲死！”

九星妖女格格笑，笑得花枝乱抖，飞过一道迷人的眼波，妖声妖气地说：“小兄弟，别那么不通情理好不？自从岳阳一别，两年来魂牵梦索。我恨你，恨你骗我之后一走了之，但知道你重出江湖找上九宫堡之后，千里迢迢快来赴援，你不谢我反而恶请相加。天哪！我在自作多情，我该责备自己。好吧！大英雄，我姐妹将怀着破碎的心远走天波成全你。”

说到最后，表情渐变，变得泪流满面，哀怨欲绝。文昌神色一懈，抱拳行礼笑道：“彭姑娘，贤姐妹真是前来助我的？在下鲁莽，这儿陪礼。”

九星妖女变得真快，破涕为笑了，腻声说：“你呀！真是木石人儿，你知道在岳阳之时，我姐妹已……已认为找到了值得……值得……唉！不说也吧，我只问你，你如果认为我姐妹委身于你，便辱了你的英名，我们便告辞，要不，我们留下助你。”

文昌低头沉吟，有意无意地避开琵琶的射孔，说：

“好，我领你们的情。快走，到我藏身的地方去。”

“那就快走。”九星妖女喜悦地叫。

文昌走在侧方，三人并肩而行，他眼角看到不远处雨露神女先前站立过的草丛中，有一个小包。他明白了，走了半里地，突然说：“两位等等，我去去就来。”

他回到原地，小包已成灰烬，不消看，他已也知里面曾经安置过一种

巧妙的蛇焰箭，利用长长的火索卷在外边，可以定期烧完，然后射入高空。林中有雾，但上空却无雾影，在九宫堡居高临下了望，心定可以看到的。

“好妖妇，休怪我心狠手辣。”他心中咒骂，往回走。

## 23

在一处山崖角落内，外面草木遮得密不透风，一男二女在里面发腻。文昌左拥右抱，逐渐将两女的衣衫剥掉。

文昌说：“你该知道，亲亲，黑魅谷真和非我人妖，都教过我许多绝话，但我却怕你们借用药物，不剥光，衣衫内可能藏着……”

他突然冷哼一声，双手齐下，同时制住两女的右期门脉，两女软倒在地，同声的惊叫。

他将两个女人放在一块儿，拔出她们的金钗，点在她们左乳上，双膝分抵住小腹，厉声道：“蔡文昌不是淫贼，你们错了，黑旗令主也错了，你们听着，招，咱们好来好去。不招，金钗刺入乳房，注入内力，你们不死也得残废，而且痛苦难受。最后，你们得死。花花世界不是你们的了，世间美好的事物将在你们的面前消失，尘世是值得留恋的，自然人为何不愿死？你们还年青，还可以找个好归宿。我答应你们，招了，决不伤害你们，说！令主如何差遣你们？那枝盒箭和你们衣带里的药物是怎么回事？”

文昌制住了两女，用金钗刺乳迫供，恶狠狠的说完，丢出两只小布袋，又道：“这是一种有奇异气味的药物，如不是母狼内藏所炼制，也定是麝的内藏所提炼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引猎犬，太妙了。已经散掉了三分之二，大城在你们所经之处，都有这种药沫散布了。彭姑娘，招了吧？”

他双手重又举起金钗，轻轻一送，钗尖入内一分。

九星妖女一声尖叫，吃力地说：“我招，我招。听你的口气，你好像全知道了，别折磨我们，我们其实也是一片痴……心……唉！真是冤孽。”

文昌拔出金钗，冷笑道：“你的痴心假使再实痴些儿我这条命便全完蛋了。愿意招你如何招法，我问你，你给我回答，那枝蛇焰箭能射多高？”

“约三十丈。”九星妖女据实答。

“雾约高不过二十丈，九里外的九宫堡该看得到了。这是代表你们已钓上了我这大鱼了？”

“正是此意。”

“那两包药末是猎犬的？”

“正是，九宫堡发觉蛇焰箭升空之后，即升起红旗示警……”

“见鬼！谁看得见红旗？”

“是否看见红旗无关紧要，引领猎犬的人已经能听到，只消听见号角声，便大举搜索。”

“猎犬怎知方向？会不会反而走回头路？”

“不会的，药沫洒落的地方，是从发现你之时放出，直到这儿为止。当然啦！如果猎犬从中段发现，自然有向相反方向搜寻的可能，但追到现场便自会往回捏。”

文昌将两包药沫用衣巾包了，又问：“在下的衣裤中，你是否已做了手脚？”

九星妖女看了他的赤裸胸膛一眼，笑道：“你剥我的衣衫，我也卸你的衣裤，哪能不沾上的？你多问了。”

“说吧，今晚九宫堡的人是否全部出动？堡中又请来些什么了不得的人物？等一下，哟！有人来了。”

文昌的耳目真灵，他已发现有人，抓起犊鼻裤穿上，急忙扎好一双臂套。来人已近，来不及穿衣裤了，抓起碧玉屠龙剑，突然飞夺而出，钻出崖前丛草，真想出声怒吼，却吃了一惊，怔住在那儿了。

他身上只穿了一条短犊鼻内裤，上身光赤，象一个高大凶猛的野人，脸上还留有金陵双妹留下的脂粉痕，张目结舌，默在草丛外。

前面，是两个少女，一白一绿。稍右些儿，是一个古稀老人，一个并不现老的女人。

古稀老人头球平定巾，椭圆形脸庞，神目如电，鼻直日方，脸色红润而皱纹甚少，五绺灰长髯拂胸，锦缎直缀，同质灯笼裤，爬山快靴，腰带上，插了一个尺余长锦囊。

老女人梳了盘头髻，头皮已泛灰色，脸色红润，也极少皱纹，目如午夜朗星，五官秀逸。穿一身绿绣碎花的劲装，同色坎肩，背上有剑，没带百宝袋。

两少女一是白衣龙女，穿绿劲装的是曾假扮村姑的方小娟，她的白骨阴阳剑仍用囊盛着。

“是……是你……”方小娟粉脸红似五月梅火，文昌这种装扮委实令女孩子羞杀。

真是鬼使神差，凡是他与女人纠缠时，必定有白衣龙女在场，真糟糕！

原来白衣龙女发觉是文昌救了她，疯狂地在这一带荒山野岭中奔跑寻找，文昌没被她找到，却找到了禁区之外，正好碰上往禁区里搜寻的方小娟的祖父母。

小娟得到文昌重出江湖的消息后，大喜欲狂。恰好弟弟小山和黑铁塔从成都护送施姑娘前来游玩。炼狱谷顿时高手齐出，连爷爷不归客奶奶魔剑阴煞也出山了。她在慈云庵下了素裳换了劲装，立即和家人东下。施姑娘听了文昌要和天下黑白道群雄为敌，芳心自也焦急，也随大伙儿东下。她不会武功，沿途乘轿。

他们从东道进入，在禁区外扎了营幕。这一带营幕星罗棋布，一群群江湖人各自占地为营，炼狱谷的人在最外侧，他们的到来未免引起人群的关注。

等他们把住处弄妥，九宫堡要不相关人的离开二十里外的禁令传到，其他的人纷纷作撤离的打算，但不归客却置之不理，目下武林道中，没有任何人可以随便指使炼狱谷的方家老少。

小娟急不及待，立即和祖父进入禁区，希望在日落之前能找到文昌。可惜气候不好，雾影朦胧，视野难及十丈外，在山林中搜索，一无所见，文昌没找到，却找到了梦游似的白衣龙女。

白衣龙女和小娟结为好友，只是两年前她和文昌跌下黑龙潭，此后大病缠身未再在江湖露面，江湖人都以为她已死了，因此，方小娟并未至君山找她的麻烦。

白衣龙女自然认得方小娟，但她并不知小娟和文昌之间的交情底细，照面之下，突然惊叫：“哟！是小娟姐，你……”

小娟不是个小心眼的姑娘，她并不知道白衣龙女在心中暗恋文昌，对这位曾经是朋友，而几乎令她抱恨终天的女人并无恶感，迎上有点不悦地问：“夏姐姐，是你！咦！你难道还不放过蔡文昌？”

这句话触及白衣龙女的痛处，上前拜见了不归客夫妇，垂泪问小娟道：“一言难尽，小妹岂敢再……再找他？”

“那么，你为何在这一带禁区……”

“小娟姐，请恕我暂时不能详告，总之，我该死，我只想找到他，请宽恕我的无知和浮躁……”

“你迫他从虎头峰跌下黑龙潭，他怎会宽饶你？”小娟抢着接口，有点气愤。

“他会的，不然不久之前，他不会救我，只是他不愿见我，我必须找到……”

“什么？他不久之前救了你？”小娟喜悦地问。看来，文昌仍活在世间不是假的事了。

“是的。”白衣龙女答，便将不久之前被三名九宫堡恶贼围攻的事说了。

不归客一直在旁静听，突然接口低声道：“如果所说不假，蔡小哥定在这附近；甚至有在夏姑娘附近追随保护的可能，快！我们搜。”

说巧真巧，这儿距文昌审讯金陵双妹的秘岩不远，只搜了片刻，便搜到秘岩附近。

不归客修为已臻化境，耳目通大。而且文昌认为藏身处附近不会有人潜伏，目下搜山的举动，也因蛇焰箭的升空而停止，江湖朋友也将撤出二十里外，所以说话的声音不低，岂逃得过不归客的神耳？

不归客耳听到轻轻人声，说：“小心，附近有人。”

“有人？爷爷是指……”小娟低问。

“不必问，随我来，恐怕有九宫堡的暗哨。”不归客低声说，领先向前走。

四个人飞掠而至，相距十丈外，便看到上石岩，人声清晰可闻，是男人的声音。

“分开，擒人。”不归客低声示意。

白衣龙女毕竟差劲，脚下触动枯草发出轻微的声音，被文昌发现了，突然掠出，见了四个人，怔住了。

他不认得不归客夫妇，却认得清瘦了的小娟姑娘，白衣龙女更不是生人。里面有两个赤条条的女人，他自己也只穿一条短裤，跳在黄河里也洗不清嫌疑，他也无法向小娟解释，也羞于启齿。

“快逃！我怎能向她解说？”这是他第一个念头。

小娟大喜欲狂，老天爷保佑，这不是她生龙活虎似的爱侣么？两年来的忧愁，哀伤，痛苦，绝望等等情丝，在这刹那间飞走了。

她激动的浑身颤抖，轻声叫：“大哥，大……”

文昌象一只受惊的小鹿，突然向岩侧草丛中一钻，捷逾电闪，一闪不见。他沿岩石旁茂草堆里窜，三两个起落使远出十丈外，飞身登上岩顶，利用岩上的草木藏身，向南如飞而去。

这座秘岩不是他的藏身之处，仅是他暂时作为迫供的地方。不久，到了一条山沟附近，跳入溪中将身上所沾的引药末洗净，隐入对面山林中。

他丢了外衣，还有百宝囊；百宝囊中，藏着小娟在太白山给他的纱巾。

他找到藏在树上的包裹，换了身上的短裤和快靴，埋在土中，重新换了一身蓝色农裤，外面被了一件一面蓝一面灰的大氅，结束停当，俊目中厉光闪闪，玉脸上杀气腾腾，自语道：“现在，我真正成为令人不齿的淫贼了，好吧，我有我的前程，往日的一切，已在我心中埋掉了。”

他在开始向南移动，移向断肠岩。他并不因为这次的变故，而改变自己的预定行动，他要在黑旗令主大举搜山区十里禁区之前，到九宫堡闹一闹。

他却不知，秘岩之事并没有他想象的严重，假使他不离开，局面定然改观，这一带山区中，也不至于枉死许多人，真是天意。

不归客反应极快，已知这雄狮般的少年定然是孙女儿的爱侣蔡文昌，见文昌满脸愧色往回窜，弄不清怎么回事，立即跟踪便追。

穿入秘岩，第一眼便看到了两个赤条条的女人，令他大吃一惊，也无名火起，大吼一声，火速退出，由另一方向追截，他没料到文昌会登岩逃走，扑了个空。

第二个跑入岩下的是魔剑阴煞，怒叫道：“该死！这孽畜！”

小娟征在那儿，突然以手掩面哀哀饮泣。

白衣龙女倒抽了一口凉气，摇摇欲倒。

九星妖女不认识其他的人，只认得白衣龙女，仍认为文昌是白衣龙女的死对头，大叫道：“夏姑娘，快救我！”雨露神女，也迫不及待地急叫：“快解我们的穴道，亡命客已用刑迫供，将令主的计策真象迫出了，必须立即讯号通知令主。”

魔剑阴煞毕竟是老江湖。一听话中有因，走近问：“你是谁？”

白衣龙女走近、低声说：“稟老前辈，这两个叫金陵双妹，姓彭，乃是江湖中有名的女荡淫妖……”

魔剑阴煞摇手止住她往下说，向雨露神女往下问：“你是说：你并未守口如瓶，泄漏了令主的计策。”

雨露神女真该死，她还未察觉危机已临，急道：“怪我们不得，我们以为他已经被我们迷住，不想他早已知道令主的计谋，故意作弄我们，在紧要关头突然反脸将我们制住……”

外面，不归客的吼声震耳。“小畜牲溜掉了，快出来，我们快追。”

魔剑阴煞示意小娟将衣衫掩住金陵双妹的胴体，向外低声用传音之密之术叫：“事情有怪，你进来听听，不可打岔。”

不归客气冲斗牛地入崖，站在一旁吹胡子瞪眼睛。魔剑阴煞沉下脸，向雨露神女说：“听着，不许隐瞒，不然老身可要立即将你置于死地，再回报令主。”

九星妖女奸滑过人，也没看出破绽，还以为这四个人必定是令主请来制文昌死命的朋友，便将经过情形一一说了，她们的脸皮够厚，并未因为不归客在旁而有所顾忌。

四个人静静地听完，不归客的怒火第一个消退，小娟姑娘的粉脸上，笑容渐泛。

白衣龙女突然插口问：“彭姑娘，你那年在岳阴真和亡命客第一次相识？”

“怎么不真？他听说你被粉狼所虏走，才丢下我们偷偷溜走的。如果我所料不错，他定然是怕在岳阴招上嫌疑才溜走的。”

不归客拾起两包药末，说：“不必问了，速将蔡哥儿遗下的物品找地方埋了，我们去找他。”

“同时也安排一些小玩意让姓常的伤伤脑筋。”

小娟将文昌的衣衫杂物收了，打开百宝囊，纱巾入目，她喜悦地叫：“奶奶，瞧，快五年了，他还保存着娟儿的纱巾。”她慌不迭地藏入怀中，不住甜笑。

她的话，把九星妖女姐妹吓得心胆俱裂，天！听口气，小娟不仅不是黑旗今主的人，竟然是文昌的朋友哩！非女人不足以了解了女人，一个女孩子的纱巾让一个男人藏在身边近五年之久，只消略一猜想，还能不明白？

“这两个女人怎办？”老奶奶向不归客微询意见。

“是非已得，她们如果留着，我们将无法帮助蔡哥儿了。”不归客答，扭头便走。

“饶了我们！”九星妖女尖叫，又道：“我们发誓不说出由情，我们立即逃离河南地境返回金陵……”

老奶奶摇头，冷冰冰地说：“你们的誓言给谁听？你们根本不信世间会有鬼神。”

“如不灭口，后患无穷。”白衣龙女木然地说，

老奶奶接口道：“是的，我们不能一时慈悲而冒不必要的险。”

“饶命……”九星妖女姐妹同声尖叫。

老奶奶扣指连弹，摇头便走，一面说：“我们走，快快两步。”

金陵双妹的眉心间，出现了红星，呼吸渐缓，眼皮徐徐合上了。

不归客将两包药沫到处乱放，东一团西一堆，最后连包一起丢在无尽谷主帐幕附近。

但他们找不到文昌，他们料定文昌定然是羞愧交加不敢出面，在今晚群雄按山之际，该已远他方暂避风头。

文昌在雾影中向西北走，找到了黑魅谷真，请她今晚在禁区外四处放火，吸引搜山的群雄，然后他再向南，悄然接近了断肠崖的西边。

太阳还没落山，由于金陵双妹没有后继的信号发出，黑旗令主大为焦急，猜想可能有变，迫不及待立即下令按山，他要争取时间。同时，天气似乎愈来愈浓，并不因夜幕光临气温下降而消散，这种天气，晚间利用月色的希望完全绝望了，不提早怎成？

九宫堡中号角长鸣，上百支号角的震动声浪，居高临下，附近十里方圆之地，听得清清楚楚。

出动的人，全在腰上扎了白巾，白色包头，从四面八方向内聚，猎犬前导，人悄然而进。

禁区外围，除了九宫堡后面的山峰之外，共起了三十余处火头。

炼狱谷的人已知和君山夏家的人会合，退出二十里地，然后由不归客夫妇，加上四海神龙和流水行云，组成一支打击猎队，用白巾围腰，白布包头，悄然进入禁区，抓住机会便暗中下手劈除羽翼，并留心文昌的行踪，相机策应，实力空前雄厚。

整个山区中狼奔猪突，搜山的十二组由高手所组成的按山队，被那些猎狗弄得疲于奔命互不相顾，各走一方。乱得一场糊涂。

文昌却到了一处凹入的崖壁下，准备动手。这儿是两端山边，断肠崖到这儿中止，左面是登堡的小径，小径之右是绝壁削天，一连有三座雄伟的

碉楼建在小径中，每一座相距二十丈左右，想飞越这三座碉楼难了。

文昌不傻，他在断肠崖上打主意，三十丈高的绝壁飞崖之上，便使三丈六尺的堡墙，警卫因地奇险而志骄，容易疏忽，反而易于接近。

他带了六条飞爪百铁索，和用刀削成的一捆尺长的击木枝，一尺尺往上爬。

断肠崖本身并非是整座巨石所制成，而是奇奇怪怪的岩层所堆积，石缝不少。遇上光滑的石壁，他用上壁虎功游龙术，遇上松散的险峻处，他打入树椿，每一根木椿平均可以上升七尺左右，他的飞爪百铁索每条长有五尺，不装爪头，连起来全长三十丈，恰好是断肠崖的高度。

花了两个时辰，他终于小心翼翼爬上了崖顶，认清了方向，然后紧好长索预留退步，向堡上打量。

堡墙高有三丈六，全力登上当无困难，只是下面踏脚处是崖壁，无法用全劲，难以飞登。里面情况又不明，安自攀上也相当冒险。

九宫堡地势甚高，雾气毫无，皓月当头，泻下满地银光，想隐身十分困难。

他将大氅翻转，外面是灰色，与堡墙颜色相同，倒不怕有人发现。

雉堞的空隙中，不时可以看到人影和刀光闪动，也就是说，墙内并不高，警卫可以将上身伸出墙外监视着下方。

他估计墙头警卫不会太多，没有人敢爬越断肠崖天险，只消击倒一处警卫，附近三二十丈内不会有人相助，他必须无声地将人制住，必须先察看警卫是否一处没有两个人？冒失不得。

远处山区中，红光零星散出，火光将雾照成一团红云，黑魅谷真已发动了。

他头顶上堞口曾经有人影佛出，许久许久方重行出现，那是一个黑衣大汉的上身，刀隐付后，撑在堞口伸头外出向探望，片刻那缩回墙内。

“哟！有火光。李兄弟，山中有人放火，瞧！”墙内有人声传出。

果然是两人，捺口出现两人的上半身，一个持刀，一个手中有一具大弓，持大弓的人看了半晌，说：“秋风干物燥，放起火来麻烦得很。

“亡命客真把咱们累惨了，再闹十天半月，咱们九宫堡的江湖威望将一落千丈，令主委实焦虑难安。”

持刀的人冷笑一声，说：“九宫堡是屹立不倒的，任何人也休想摇撼这座赫赫大堡，亡命客人孤势单，何足惧哉，用不着担心，担心的该是下一次出山做买卖，是否朗派出咱们哥儿俩，敝在堡中巡风放哨，委实不是滋味。

两人说完，离开了堞口隐身不见。

文昌立即抓住机会，用壁虎功向上爬去。一般说来，壁虎功并不能爬反倾的斜面，直壁却可攀上，而且必须有些小粗糙面或者细小的缝隙，方可增加摩擦的着力面，假使是光滑如镜的地方，无能为力。游龙术更为差点儿，只可爬有倾斜面的地方，下滑最为灵光，壁面如不粗糙而有斜面，不宜使用。

堡墙石面平壁，但未经打磨，壁虎功正用得着。他迅捷地上升，升距堞口还有丈余，语声入耳：“咱们留心点儿，李兄弟。”

“为什么？”

“半月来，山下大乱，血肉横飞，而堡中却安然无荡，平静可怕，象是风雨欲来的片刻平静，压得人心重甸甸地，我似乎预感到将有不幸的事故发生在咱们……”

语声渐近，显然两名警卫正向路口走来。

文昌心中一燎，心脚加快，力贯指尖，用全力爬近堞口，向内冲入，恰和两名警卫撞个满怀。他早已存心计算，而两警卫做梦也未料到有人能飞渡断肠崖险，有心计算无心，占了天大便宜。双方闪电似的接触，一双大手无情地扣住了两名警卫的脖子，不但喉管破裂，肋骨也应手而折，没有任何声响发出。

他将一具尸体丢下断肠崖，一具尸体倚在堞口上，尸体的上身向外倾，掩住用神力插在石缝中的钢刀。这把刀是贼人的，几乎尽堰而投，绳索紧在刀把上，这是他预定的退路绳索，中间紧在一段木椿上，假使上端被人砍断，不致跌堕崖底，上面的人如果想向上拉，也是枉费心机。

壁墙内是两丈低的山坡，向里斜升，十丈外便是九宫堡的黄庭宫，宫高三层，一二两层垒石为墙，铁棚为窗，外架阻台，飞猿壁上。上面一层则是书角飞植高挑，兽吻鸱吻参差，梁东斗共檐角用彩绘装饰，极力富华。

而这十丈山坡中，是一座小型花圃，奇花异草处处，经过匠心培植的苍松翠柏，盘扎如龙散布其间，看去并无异处，中间，是一条走道，绕堡而行，分出一些小径，内达堡内，外低堡墙下的登墙石梯。

“该下去了。”他想。

他必须在贼人换更之前撤走，万一贼人发现警卫被杀，封锁了出路，岂不完了？但他不知贼人何时前来交换，看了九宫堡的金汤池似的宫堡，他确是心中惶惶，黑旗令主果然不见，能高照黑道霸主宝座数十年威名隐而不堕实非幸致。象这种坚实无比的石堡，如无边军的“大将军”，委实无法攻下，大将军，也叫“佛郎机炮”，也就是法国炮。

正德末年，法人的船到广东白沙，被一位叫做何需的巡拉大人弄来一座。嘉靖八年，右都御史汪宏上本皇上下诏制造，取名大将军，计有两种，一种大的千余斤，小的一百五十斤，制成之后，运到边塞九边使用，以对付鞑靼人。这玩意与宋朝的轰天雷大同小异，比明朝的神机炮威力要大得多。

真巧，黄庭宫中外侧护墙的阴影中，出来了两条黑影，沿小径旁穿过中间走道，向堡墙下石机走去。

堡墙内侧有女墙，是防止倾跌的矮墙，文昌闪在梯口的女墙阴影下，留心两人的举动。

月色溶溶，看得真密，两个黑影根本不在小径上走动，前一段路走小径右侧，跃过中间走道，再定这一段小径的左侧草地，踏上了石级。

最先一人向上举步，举起了石风挥了三次。已经上了一半，抬头站住以然上望，向上叫：“老李，怎么啦？睡着了，你他妈的……”

文昌看得真切，他无法用手势回答暗号，只好先下手为强，两把飞刀发如闪电。墙高两丈，两贼人已上来丈余，太妙了。对方抬头上望，喉咙一无遮掩。

两贼人毫无及防，刀卡入咽喉，想叫已不可能，摇晃。着向下倒。

文昌如饿鹰往下扑，接住两贼在他们的心口加上一端，拔出飞刀掩在暗处，将尸体塞入墙根草丛中，按两贼所走的方向，沉着地到了黄庭宫的护墙通道出口外向黑留神搜视，小心翼翼无声无息。

护墙之内，是半亩大的青石坪两端，是通往两侧其他巨石的走道，道两侧槐树成荫，两侧有如茵绿草。石坪里侧，是黄庭宫的庭门，三级石阶，巨大的三座大门象虎口，侧门紧闭，大门内的照壁了云寿浮雕，供着中间的

两个漆金大字：“黄庭”。

广宅之中鬼影俱无，只有两侧挂着两盏暗红色的灯笼，谁也弄不清里面有些啥玩意，阴森森地鬼气冲天。

左方蹄声轻响，有三匹健马缓缓而来。

“先毁他们的黄庭宫，再杀了这三名骑士，我便可以走了。”他想。

他捷逾电闪经过石坪，人如雄鹰飞上了两丈高的门楼。

“喀勒”两声门楼两端的兽物突然扭转，口中射出两逢镖雨，交叉飞射脊项的所有空间。

文昌是暗器大行家，岂会上当？随到脚下一沉，便知不妙，再提气轻身，足一点又凌空再起，抓住了伸出的阳台，右脚已勾住了石栏杆，抽出两手取下腰中一只大包。用火摺子点燃火绳。火绳是一种纤维松而韧的藤所造，浸在水中独去杂质晒干，然后揉以叶硝熬炼，干了之后便可应用，着火便缓缓燃烧，热度甚高，是原始的导火引。火绳引燃，他放出幻电剑信手急挥，阳台旁的铁柱窗棚应剑而折。

各处警声大鸣，整座九宫堡黑影纷现。

他将火星飞爆的大包全力抛入窗中，象一头大雁跑然下降，落下台阶，向文昌加快赶来的三匹健马迎去。

三匹健马上的骑士全是黑衣，狂野地冲向石坪。

文昌躲在坪外的一株槐树上，心说：杀后面的两个，擒前面一个。

“轰”一声大震，黄庭宫的二楼木石纷飞，文昌扔出的大包中，正是从河南府定购的爆竹火药，减少了炭粉，加多了硝石和硫磺，爆炸力极强。任何堡楼，决不可能将所有的家俱装饰全用石头代替，火药包爆炸，火星飞溅，硝石的爆力，将磺火送向每一角落，震倒了家俱，烈火飞腾。

同一瞬间，三匹健马的第一匹已到树下，被爆炸声所惊，全都抬头上望。

两枝银羽三棱箭脱手飞出，射入后面两名骑士的胸膛。

文昌也在箭出手的后一刹那，人如怒鹰下扑，扑向第一匹马上的骑士。

马上的骑士及不提防，相距不足一丈高下扑势太凶猛，等发现了人影，已经来不及了。

“哎哟！”马上的骑士惊叫，是女人的尖脆声音。同时马鞭疾挥，左手丢掉缰绳，一掌拍出，响起一声轻雷，这姐儿的掌力可怕极了，居然在仓猝之间，拍出已有五成火候的霹雷神掌。

接触太快，已没有任何时间思索。文昌本想扣住对方的咽喉，但女人的声音也令他一震，护身的无极气功略一波动而已。马鞭打过了头，落了空。

“啊……”后面两名骑士惨叫，同声中箭堕马。

三匹无主之马冲上石坪，清亮而骤急的蹄声震耳。

文昌两手皆中，夹起俘虏飞上堡墙。

两侧三十文外墙顶的营卫纷向这儿赶，有四个之多。不杀了这四个人，下去困难。

他不走了，站在墙上报剑出鞘。

齐下的女人肩井被制，浑身发软，但仍可出声，突然尖叫道：“捉奸细，我是三姑娘。”

她不叫道好，叫出之时反而令奔到的四个人吃了一惊，以为文昌是三姑娘哩。

文昌一剑柄击中姑娘的肩后，把她击昏，碧芒疾闪，先冲上右手两人，剑出“分花拂柳”。

两警卫还没有看清人影，只看到碧芒闪动，齐发狂叫，丢掉兵刃向侧冲，冲近两侧女墙口和路口，向前一倾，翻下墙去了。

“杀！”文昌虎吼转身，反扑后面的两名警卫。

“铮铮”两声巨响，两把单刀被震飞五丈外。文昌乘势突入送剑，收剑经向煤口，一手两脚抓住绳索向下滑。

绳索只有三十丈，距地面尚差三丈，他飞跃而下，夹着一个人轻似鸿毛。

黄庭宫中大火冲霄，火势冲上三楼，三楼的金碧辉煌建筑华丽得炫目，但经不起火。秋天山上缺水，三楼又太高了，想救谈何容易？贼人眼睁睁看着冲天大火，看着黄庭宫化为灰烬，只有一二楼的石壁存留。

文昌夹着人向东走，奔出八里地，没见到半个人影，他感到十分失望。

原来山区的十二路搜山队，被药愚弄得怒火冲天，乱奔乱窜，几乎反而伤了自己的人，章法大乱，不仅各处都留下药沫，连无尽谷主的住处也成了可疑处所。最后，大火在禁区外围升起，黑旗令主大怒之下，率领随所有的人，追出外围去，已被黑魅谷真的疑阵诱出禁区了！禁区自然找不到人了。

文昌一咬牙，心说：“不闹便罢，闹便闹个痛快。”

他解下姑娘的腰带将人困在背上，向无尽谷主的设帐处行去。半月来，他已摸清禁区中的每一个角落，虽则大雾弥漫，他仍然认识方向。

九宫堡中，响起了惊天动地的金锣声。沉凝震耳的声浪远传数十里，撤回的信号发出了。

无尽谷主帐幕，被几批恶贼扰得昏头转向，第一批搜来的人走了，第二批又被猎犬引来，留手的十余名高手，感到无比的厌烦，久而久之，他们的警觉心自然松弛了。加以九宫堡已响起结束搜山的信号，可能已捉到亡命客啦！

一位在湘广名头响亮的名武师，叫摩云手射天星，正把卫住帐幕西南角，突然右方银草中有物落地声，扭头一看，一无所见，身躯亦动。

他贴树而立，还没将头扭正，从左面伸来一文大手，锁夹住他的喉部，无可抗拒的压力，将他贴树锁实，逐渐收紧。他想叫，叫不出声，用双手死命去抓肩上的手臂；只用了片刻钟，便不再挣扎，张大着死鱼眼，舌头伸出口腔，气息渐绝。一个老江湖，竟然被投石问路的下乘的手法所愚，送掉了老命。

来人是文昌，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摩云手，立即抢入帐幕，帐中没有人，他点起一把无情火，再向另一座帐中行去。

真巧，帐中突然走出一个睡眼惺松的人，看到一个奇壮的黑影扑到，睡意全变成风吹走了，大吼道：“甚么人？啊……”

碧芒一闪，他感到胸腹之间一凉，浑身一麻，略一动奇痛撒骨，付身掩住伤口，惨叫着向灰影撞去。

文昌飞起一脚，将人踢飞，枪入了帐幕。

帐幕中排着五具睡床，有三具有人，外面凄厉的惨叫打破四周沉静，三个人在梦个惊醒，刚坐起，碧芒已到，两个家伙的脑袋突然飞起。

第三人鬼精灵，立即抓起枕头和被褥，分向文昌和挂着的小灯打去，向一旁一滚。

“扑”一声闷响，帐幕的幕壁破了，他也滚出幕外，拔腿便跑，一面狂叫，“抄兵刃，起来，大敌……啊……”惨叫声一喊，人也向前冲倒。

文昌也从破裂中抢出，跟踪便追，他比那家伙快得太多，迫近至丈门大吼：“纳命！”

已经暴露行踪，文昌不再顾忌发声暴喝，追上一剑点出，剑到如穿鱼，再扑向第三床帐幕。

大火烧毁了帐幕，火焰高涨，不久便引燃了树枝，火已不可收拾，树林大火向四面蔓延。

其余的几座帐幕中的人，皆被惨叫和暴吼惊起，一个个抓起了手边的兵刃抢出帐幕外。

第三座帐幕中应声抢出四名高手，火光中已经分清了敌我，四人向左右急窜，再向内抢，四支长剑风雷俱发，招发如狂风暴雨，有人大吼：“甚么人？”

文昌一声大喝，剑出“八方风雨”，碧芒幻起无数的虚影，八方飞旋暴卷。

“铮铮铮！”两支长剑飞出圈子外。“啊”一声狂叫，倒了一名高手。

“哎……”另一人右臂断落，向后飞退。

人影乍分，另两个如见鬼魅向后退，能在一分一合中死一伤一的人，太可怕了。随无尽谷主前来助战的人，皆是百中死一的名武者，来人能在一照面便击退了他们的四面合击，已令他们丧胆。

十余名高手齐向这儿赶，火光中看得真切。文昌仗剑而立，等他们骤集，发出直扑耳膜的大吼：“亡命客蔡文昌二次光临，叫你们的主子来，金夺银刀姓孙的何在？”

听亡命客报出了名号，冲来的人扑势骤减，十二名高手胆战心惊，在外面形成合围，举兵刃戒备作势上扑，谁也不敢冒险进。

“无尽谷主秋老狗呢”文昌再次大吼。

东北角，传来蚊叫般的回答，声音中饱含恐惧：“谷主不在。”

“你们再不滚出禁区，杀无赦。”文昌声俱厉色地怒吼。

后方一名使三节棍的中年人，突然冲出叫：“小子，你也太狂了。”

文昌忽然转身，冷哼了一声。

中年人本想进招，那一声冷哼令他心头一震，情不自禁打一冷战，突然止步不再迫进，三节棍突然递出，竟然用单手进招点到，三节棍笔直地射来。他以为同伴也会合围扑上来策应的，所以敢单手远攻。

岂知他的同伴不争气，并未上扑，文昌突然向棍尖飞迎，左手一伸，便以奇快无比的手法抓住第一节棍尖，向后全力一带，碧玉屠龙剑也贴棍送出，叫：“你好大的胆子。哼！”

中年人心胆俱裂，奇大的拉力动他的身躯向前冲，冲向碧芒闪闪的剑尖。他总算不错，脱手丢刃掌向外带，摆脱了拉力，乘势滚倒，用赖驴打滚的身法滚出三丈外，跃起再向后退五丈，睁大着惊得不会转动的怪眼珠，不住倒抽凉气。

“你们都得死！”文昌一声一吐地说，每一个字都象一枚铁钉，打入他们的心房，令他们浑身泛起鸡皮疙瘩。

武者们一个个铁青着脸，冷汗直流。面对一个敢和天下凶魔作对，能埋葬碧青狮，能单人独创闯九宫堡，能在群雄云集高手如云重重搜索下来去

自如的旷世奇才，他们这些自命不凡，目空一切的名武师，第一次感到自己渺小，感到自己是那么微不足道。

北面有一名武师突然大叫：“联手自卫，散则力分。”

十二个人开始向北面移动，片刻便横列成半弧形。

文昌哈哈狂笑，举步徐徐迫近，一面说：“在下刚从九宫堡来，杀得不够痛快。哈哈！你们这些人，我不信能比九宫堡的人强。等大火烧到，大爷要把你们全迫入火中葬身。合则力强，错是不错，但别忘了，人多可以让大爷练暗器，人多了躲闪委实不易，看谁先做枉死鬼。”

先前发话的人突然丢下手中的剑，挺身迎出说：“在下汉阳三手游神牛文贵，想领教阁下拳脚上的功夫。”

文昌狠盯了他一眼，阴森森地说：“别废话，你们一起上。”

“你怕牛某的三手？”三手游神冷然问。

“蔡某不接受所谓领教印证式的玩意。”

“牛某全力相拼，生杀大权操在你手。”

“怪！你似乎……哟！你很够义气，你在……”

“牛某站在绿林道义场上，要求与你一决生死。”

文昌冷哼一声，冷冷地说：“你不错，倒有点够义气，拼一条性命，换取十一个人的安全，舍命救朋友，我杀你岂成小人鄙贼？”

碧芒一闪，他收剑入鞘，又道：“你们可以走了，下次千万不要遇上蔡某。”

人影疾闪，在火光中消失不见。

十二个人张口结舌，久久方同声说：“这家伙的轻功，可怕。”

他们急急拾夺行囊，在大火烧到之前，拖了同伴的尸体匆匆走了。

整个山区中，数十个火头向四面八方蔓延，闷热的反常气候，把整个山区弄得更是如同盛夏。

大火燃烧至清晨左右，雾气和浓烟齐涌，整个山区中笼罩着浓密的愁云惨雾，月色无光。

蓦地，天空中吹来凛冽的东北寒风，气温下降。东南际浓云上涌，响起了一声奇异的凉秋八月的怪雷。

风上了，寒风更浓，山区乌云四合，倾盆大雨在辰牌未下起，两个时辰之后，变成了连绵阴雨，久久不止，更是春雨光临大地。

大雨扑灭了森林的大火，雾气完全消失，但阴雨连绵，限制了人们的一切活动。

但九宫堡的人快疯了，黑旗令主更是疯狂，开放了东面第一座碉堡，用大红拜贴恳请在山区中的人在那儿驻驾。碉楼是最外围的第一关隘，出入极便，他为了表示任人往来的诚意，也为了不致令人怀疑他心怀不测，所以不请他们入堡，却打开出入方便的门户待客。

同时，高手群出，搜寻蔡文昌。这些人都不带兵刃，只带了一块大木牌和两把匕首。木牌上用朱漆写了几行大字、写的有：“以黑道盟主之位为赌注，常某愿和蔡壮士一决，希指示场地，休伤吾女，子女无罪。”

带匕首的人，在显目处的大树上，刮去树皮，将木牌上的字刻在树上。

九宫堡这次裁到家了，九座龙潭虎穴似的宫堡，第一次被焚去一座黄庭宫。二十年来，第一次有人侵入这座名扬天下的赫赫大堡。令主的爱女，竟然被人从堡中搞走，委实令人难以置信，太不可思议了。

文昌放过无尽谷主的十二名武师，绕出东北角，远出禁区之外，到了一座小谷中，谷底有一条小沟，清泉一线，水草茂盛，近东一面有一座古松林，地面的板针积厚两尺余，没有任何野草荆棘，走在上面软松松的。

他在一处树缝中将人解下，丢在松针上，说：“咦！你倒醒了，在下估错你啦！你比在下所想的高明。”

妞儿吁出一口长气，说：“你的心肠够狠，杀人如踏蚂蚁……”

“比起九宫堡的黑旗令主……在下甘拜下风，断肠崖下积骨如山，在下自愧不如，你姓甚名谁？”文昌抢着接口。

妞儿冷笑一声，说道：“除了杀我，你问不出任何口供。”

文昌在她身旁坐下，阴森森地说：“在下可然不信。”

“你必须相信。”妞儿也冷冷的顶回。

文昌去解她的腰带，笑道：“在下可以证明你怕死。”

“本姑娘可以证明不怕死给你看。”

“哈哈！你该知道蔡某是武林不耻的乐恶淫贼，你一个美貌少女在我手中，不用想你也如道即将到来的结局和耻辱。女人的名节，据说比生命还重要，连那些名贤大儒的大男人，也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哩！当然啦！男人的节与女人的节不同，但道理却是一样。而你，一没拉掉的牙关，二没制住你的气门，眼看名节扫地，活比死更耻辱，你不但没嚼舌自杀，也未逆运真气自毁生机以死免辱，在你的修为来不怕死，谁敢置信？”

他一面说，一面拉姐儿的臂穴骨，她即使能解道，也不可能恢复自由。

接着，他解掉妞儿的上衣，拉松了胸周的扎带，一面揉弄妞儿的粉面。粉面滑润，但冷冰冰，有泪水流下眼角，泪水也是冰凉的。

姐儿口气仍然坚强，说：“在死前，本姑娘将找机会脱身，杀了你之后，本姑娘再自裁并没为晚。”

“这种话我听多了，遁词，天地间，说这种话的人，并不止你一个，好亲亲，你自称三姑娘，是姓三么？”

“你决问不出任何供词。”三姑娘切齿答。

“让咱们来想想。呀，你会霹雷神掌，称霸天下的家传绝学，传子不传女，女生外向，但你会，可知你定然了不起，宠爱不在子之下，甚且过之。再想想看，令主有二子一女，女排行第三，最小，叫女飞卫常春玉，如花似玉的只有一个女儿，宠爱在所难免，哈哈！好亲亲爱的宝贝儿，你知道我亡命客如何宠爱你么？”

妞儿紧咬的牙松了，尖叫道：“杀了我，求求你。”

文昌不住冷笑，说：“不！今晚我杀够了。你知道么？当明日期阳升起时，天下群雄看到了令主宠爱的千金，被赤条条的挂在触目的所在，尸身冰冷，他们会有何感想？令主今后如何敢面对天下群雄抬头挺胸下令？不！他不敢，他将丢下一切和我亡命客在江湖赌命。而我亡命客早握有制他死命的真才实学，但我不杀他，要让他在这世间丢人现眼，要令他痛苦终生，要让他自己疯狂，哈哈！他会在恶梦中醒来，发觉他的所谓可生死予夺的黑道盟主宝座，根本无法拯救他自己，他过去疯狂的杀人，一再迫害我亡命客，毁我在西安的基业，杀我收容的十余个孤苦无的苦娃娃，他将自食其果，报应临头。”

“亡命客，你……”妞儿声嘶狂叫。

“不要穷叫好不？听我说，我亡命客不是个罪孽深重的人，不敢以救主

自命，死在断肠崖下的上千冤魂，我只知道令尊迫害我，我自己有力量报复，，抓住了复仇之剑为何不报，为何不起剑递出，所以我来了，用加倍的痛苦加在他身上。而你，正是他痛苦的另一双利剑。

妞儿长叹一声，哀伤的说：“好吧！你胜了，我常春玉不怨你。”

文昌突然凶狠的抽了她四耳光，“啪啪啪啪”暴响似连珠，抓起说：“你果然不错，你胜了。我以为你出身恶贼世家，定然是个风流贱妇。但你不是，仍是完璧，你听着，你爹爹罪不可饶，我必定杀他，但没有理由要他的子女偿命，大爷囚禁你直至九宫堡毁灭的一天到来，方是你自由的……”

他突然住口，将她丢到树根下，然后站起，女飞卫常春玉，急得要吐血，假使来人是九宫堡的人，她今后有何面见人？

林中漆黑，雾气腾腾，视野不及五丈。远处森林大火所发的爆烈声隐隐传来，隆隆震耳，但修为已经化境的文昌，仍然发现有人向这儿飞来。

他闪身树后，轻咳一声，以引诱对方到来。

远处，缓缓传来一声遥远的呼叫声：“飞妹，飞……小妹……”

雾影一分，出现了一个黑影，头钗高挑，春衫、坎肩、长裙，背剑。

文昌看清了黑影的轮廓，怒又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但身影太熟悉了。在洛阳府，十剑之恨刻骨铭心。昨日，他为了制碧眼青狮的死命，轻易的放过了这个黑影人，也间接的救了这个黑影。

他突然闪出，碧玉屠龙剑无声出鞘，截住了黑影人，大喝道：“站住！认得亡命客么？”

黑影刹住身形，一声吼叫，光华隐现，剑把宝光隐隐的长剑出鞘，不带感情的娇脆比声入耳：“阁下是蔡文昌？”

文昌挺剑迫进，冷笑道：“冷蝎高飞，难道健忘了？”

冷蝎高飞不敢大意，她慢慢迫进，以往她抢攻的雄心豪情收减了，变得小心翼翼，在江湖中，冷蝎高飞剑术亨通，目空一切，剑不出鞘则己，出路立即展开狂风暴雨似的抢攻，不会慢慢而进，双方逐渐拉近，她说：“剑底之魂今晚你决难逃命。”

文昌大笑道：“放心，今晚你将尝到被男人搂抱的滋味……”

“嘎！”冷蝎厉叱，被激怒得象一头疯虎，身剑合一飞扑而上，狂攻十招十九剑之多，换了八次方位。

文昌知道冷蝎了得，但已成竹在胸，他曾看到冷蝎和碧眼青狮拼命，自然留了神，他泰然挥剑，从容化解，脚下如行云流水，在不太宽阔的松树缝中飘飞，化去九招，也回敬了九剑。

“铮铮！组！铮铮！”双剑接触了五次，冷蝎手中吹毛可断的神刃，对碧玉屠龙剑不起丝毫作用。双剑交接，没有火星溅出，证明两人的剑皆完好无损。

最后一声剑鸣响后，两人同向后退，文昌只退了三步，屹立后身形仍在晃动，手中剑下降半尺，吁出一口长气。她左胸前，坎肩的流苏断掉一举，宽约四寸，这一剑只差分厘，她总算逃得性命，吓了一大跳。

文昌屹立不动，并不追袭，冷冷的说：“这一剑不算不见血不算。大爷要还你十剑，但不会太重，大爷留你有用，哈哈，大爷就等这一天。”

冷蝎心中有点紧，她一生中，与人斗剑第一次受到利剑亡身之险。她和七幻道拼了不知多少次，都没受到如此危险的迫攻。她伸手挪了挪百宝囊，再次打起精神迫进说：“你当然等到达一天了，不是你死便是我活，淫贼！”

文昌仍站立不动、撇撇嘴说：“贱女人，别打算用你的蝎子镖，在暗器祖宗之前，你少现，你的暗器不轻易使用，不是显得心虚了么？你昨天用八支蝎子镖救命，大爷全见识了，毫无用处。”

“你看见本姑娘用蝎子镖救命？”冷蝎吃惊的问。

“哈哈！如果没有大爷出面，碧眼青狮早就把你……”

“什么？你说……”

“我当然说，丧门煞阳和，就是大爷杀的，比碧眼青狮早死一天，那假丧门煞便是区区在下，可笑黑旗令主惊破了胆，头脑迟钝，明明墓碑上刻着丧门煞的死亡日是十二，碧眼青狮是十三，丧门煞却在十三参予计谋大会，岂不可笑？令主任称一代霸才，如此而已，今晚仍然依计行事，自其取辱。”

冷蝎高飞吃了一惊，急问：“你是我生死对头，你为何救我？”

“你真不知呢，还是装傻？”

“你此话何意？”冷蝎忽然问。

“哈哈！”文昌仰天狂笑，笑完说：“大爷是说，大爷将取碧眼青狮的地位而代之，你忘了蔡某是淫贼？你来得好，松树下有一个裸体女人，是九宫堡黑旗令主的千金满足不了我亡命客，你来正好，可以代替她了。大爷比碧眼青狮强多了，至少没有他对付吓死人的尊容……。”

“恶贼该死！”冷蝎厉叫，疯狂挺剑前扑。

文昌这次不饶她了，绝学魔幻三剑出手。经过刚才的狠拼，他知道这鬼女子已近化境、不用魔幻三剑不行了。但见剑影扭曲闪动了几次，人影如虚似幻，碧芒似实犹虚，从冷蝎攻出无招无懈可击，泼水不入宝剑光华构成的剑网中楔入，人影突向左右飞惊。

“哎……”冷蝎站定后叫，上身不停摇恍，左肩和右跨，出现了血痕。

“两剑，还有八剑。”文昌冷冷的发话。

有生以来，冷蝎第一次输在剑上，这一招她无法估计文昌的真正实力程度，反正知道她无法对挡那些如水银泻地无所不入的奇妙怪招，浑雄无比的剑气也令她无法招架；她真正的绝望了，但输得仍不服气，调和了呼吸，人影一尖，她以奇快无比的身法上扑，剑出“狂龙闹海。”几乎贴地射到，剑上的光华恍如无数的电虹乍闪，裂肤刺骨的剑气直迫五尺外，啸声如天际殷雷，她拼命了。

冷蝎攻到下盘，再向上升，如同汹涌的巨浪向上翻腾石卷，也象平地涌出一座剑林，攻势空前猛裂，而且其中有一两道诡异绝伦的出没。文昌左右一恍，后退三步，让冷蝎追踪迫进，说：“厉害，果然不愧称当代的剑术名家，着！”

他等冷蝎的锐气已尽，方展开反击，魔幻三剑的第二剑出手，剑向左移，吸引冷蝎的剑招，突然向左反折，“铮”一声惊人心魄的吼叫响起，冷蝎的剑招突止，剑向她右前方急荡，左侧空门大开。

“咳……”她尖叫，向右前方疾冲八尺，踉跄转身。

文昌已在电光石火似的刹那间，递出她三剑之多。震剑入，剑尖一吐一吞斜身错过，剑尖斜带，旋身一送、切剑，一点即送，共是三剑。第一剑点中冷蝎的左肩侧。第二剑扫冷蝎的左腋下出现两寸长的剑痕的装有蝎子的百宝裹带往下坠。第三剑仍是点字法。冷蝎的左肩琵琶骨有了血痕；魔幻三剑的第二剑，不但化去冷蝎空前猛烈辛辣的剑招，且令她暴露了左半身，假使真要她的命，将不费吹灰之力，举手之劳而已，但文昌还不想太早杀了她，

仅用快速而平凡的手法，还了她不轻不重的三剑，身形方止，冷冷的说：“五剑了，还有五剑。”

这五剑，比起你在洛阳祝家的可恨手法差远了，因为大爷要让你快活，所以下手杖轻。另外你这不是女人的女人，你想逃走？别做梦。”

冷蝎往后退，确是想一走了之，刚向左移。文昌已即至，剑尖似将及体。

冷蝎银牙一咬，一声叫唤，再次疯狂进扑，拼命了。

先前叫唤的声音，突在东南角不远处传到：“飞妹，你在哪里？飞……”

“铮铮……”一阵刺耳的金铁交鸣响起，双剑疯狂的纠缠片刻，人影合而后分。

“哎……”冷蝎飞退八尺，“砰”一声碰在一株树杆上。

文昌到了，伸剑便点。

冷蝎已无力举剑，冷汗直流，娇喘吁吁，身形也难以灵活转动，剑来得太快，她为了救命只好吃力的一剑挥出，作无望的挣扎。

“叮”一声脆响的双剑相交。

文昌撇剑，“嗤”一声响声传出，冷蝎的剑已被架出圈外，被文昌的剑压在松树上，无法活动了。

文昌左手疾似闪电，出指使点冷蝎的右乳下期门穴。

冷蝎临危争斗，一掌推向文昌的胸膛。

“叭”一声，她感到象是打在钢板上，期门穴一麻，她浑身发软。

“飞妹……”人声来近，空中人影突现。

冷蝎如此冷傲的女人，面对即将临头的恶运和可怕的凶烈报复，也正在崩溃了。仇视世人的冷傲消失了。她只知道厄运即将来临、生不如死的可怕耻辱，岁月将令她发狂，将令她没脸偷生人世，她所拥有的世间一切、包括她宝贵的生命，将会立即一灭旦夕。

生命毕竟是可爱的，面对即将到来的耻辱死去，她感到生命的可贵和羞辱的可怕，求生的本能和极端的恐惧，令她恢复了行将迷失的女性天性，逝去的前情往事飞快地脑中涌现。

她竭尽全力，发出一声出自内心的呼唤：“华哥！”

文昌一把抓住她的衣领，向下一拉，“哗”一声裂布响，冷蝎的坎肩和春衫应手而落，恶意的叫道：“你的报应到了。”

冷蝎的呼叫声，引起突然出现的高大黑影一声怒吼，声到人到，长剑如惊雷下击，挥向文昌的背后。

文昌听出吼声极熟，立即旋身连挥两剑。“铮铮”两声暴响，疯狂扑来的黑影被震退丈余，惊叫出声。

文昌将冷蝎丢向树下，那儿躺着常春玉。

“你是谁？你的口音好熟。”文昌执剑追上问。

“大爷姓张……”

“天！你是张华张老兄？”文昌惊问。

“阁下……”

“兄弟亡命客蔡文昌，一别两年余，别来无恙。”文昌收剑行礼迎上问好。

张华怒叫道：“你侮辱我的飞妹，我们的友情全无，我杀了你。”

叫声中，挥剑疾冲而上、连挥五剑，文昌只好拔剑回敬，响起一连串的金铁交鸣，火星猛射，最后一声暴响传出，张华的剑被挑飞两丈外。

文昌轻扶手中剑，并未追击，哈哈大笑道：“班兄，有话好说，两年前我们半斤八两，目下你差的太远，生气动手对你没有好处。”

“我必定杀你，会那么一日到来。”张华怒吼。

文昌毫不在意，收剑说：“啊！我明白了，你唤她飞妹，这是说，这位冷蝎高飞就是你甘愿在小剑山死活谷苦守十年，为她种了十年庄稼，而十年之后她并没前往接你出山，你却仍不忘情的意中人吗？”

“当然是，不要你过问。”

“哈哈……”文昌仰天长笑，笑得打恰，笑完说：“老兄，你这位情种，你这个蠢材，你这个愚不可及的蠢猪，当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后，我便知你是个无药可救，知道你白白浪费了十年大好青春岁月。达鬼女人现在不再是女人，而是一具冷酷无情的活着的废人，她在江湖中自命不凡，以救主自命，怎会记得你这个蠢材，十年苦守呕心的情操固可泣天地而动鬼神，但这个冷僵石女人不是鬼也不是神，不泣不动，把你的爱心看成粪土，连践踏也不得为之的哈哈……”

“不许你胡说！”张华大叫。

“兄弟必须说，慢来！”文昌对着冷蝎，剑举起了。

张华冲到剑尖前，倒抽了一口凉气，切齿道：“你可以杀我，但请你不要伤害她。”

文昌冷笑一声，说：“我们近两年同守荒山的感情、张华兄弟，我不会杀你，也不能杀她。她刺了我十剑，我现在挑回了八剑。冲你的份上，我不杀她。”

“谢谢你，蔡兄弟。”张华软弱地说。

“但有一种条件，你必须答应。”

“只要你放过她，上刀山走火海我都答应。”

“没那么严重，你听着，你，我承认你是天下少有的蠢材，情种，特意成全你。”

“成全我？”张华惊奇地问。

“是的，成全你。那鬼女人是你的飞妹，是个专横武断，冰心钢肝，毫无人气的假女人，她永远不知情为何物，爱为何物，为了成全你苦守十年的辛劳，去！那儿有两个女人，一个是你的情侣，另一个是常老狗的女儿，可别抓错了，带她走，限你在这附近将她生米做成熟饭，对付这种女人，你必须把你的愚蠢念头丢到九霄云外，不然她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有血有肉的女人，你答应？”

张华激动的浑身发抖，切齿叫：“你可以杀我，你可以将我粉身碎骨，但要想张华答应你，除非太阳从西边往上爬。”

“好吧，杀你不过是举手之劳，多杀一个不会牙疼，阎王爷同样会记下一次杀人帐，你死吧！”

“华哥！”冷蝎高飞竭力大叫。

文昌的剑疾挥，锋尖掠过张华的鼻尖，张华闭目而立，脸上泛上哀伤的线条。

文昌收了剑，哈哈大笑道：“张兄，你有种。走吧，带她走得远远的，我祝福你能找到一个真正爱你的人。记住，娶一个爱你的妻子，不要娶一个你爱她的女人，你爱她她不爱你有屁用，你将会痛苦终生，到头来难免妻不贤于不孝。走吧，呆什么？我不管你如何处置她。够了吗？”

张华如被催眠，一步步沉重地走到松树下，仰面向天目光迟滞，象是失了魂，他似乎一下子苍老了十年，往日的龙虎精神消逝的无影无踪，苦味地喃喃自语道：“是的娶一个爱我的女人死守终生，我爱她而她不爱我有屁用，十年！多么长的十年，到今日我才真正感到十年的岁月是如何的长和可怕，我的梦该醒了。”

“推血过宫解右期门穴。”文昌的声音震耳要聋。

张华低头解了冷蝎高飞的穴道，转头向文昌凄然说：“谢谢你的指点，兄弟，珍重再见。”

说完，疯了似的向东狂奔，去势如电，投入茫茫云彩中消失不见。

“华哥。”冷蝎高飞尖叫，她在运气，等发觉张华失了踪，就来不及追了。

她追了十来丈，突又转头狂奔，奔到文昌身前，低下头谦道：“我不再恨你，你我恩与仇一笔勾销，请告诉我他住在何处好吗？”

“我要你真诚地回答，你是否爱他？不然就不必再害他了，人的一生活，可珍惜的青春并没有多少个十年。”文昌一字一吐地回答。

“真的，我从没有今日这般地爱得真切。”

“他住在何处我不知道，但依我和他相处两年的感觉估猜，他定然会回你指定他死守的地方，毁去住舍和十年辛勤灌溉的庄稼，然后浪迹天涯找他的所爱去了。”

冷蝎高飞谦虚行礼，转身想走，文昌又道：“请等等，那里在三十里外另一座山谷中，住了梅林公子数十年不见面的老爹爹，梅林女子就起先走了，也许你会和他碰头，希望你不必再和梅林公子为敌。告诉你，蔡爷决不是你所想象的淫贼，梅林女子是女人，我待她如同大姐姐，一清二白，你千万不可找她的麻烦。”

冷蝎高飞长叹一声，慢慢地说：“找到他之后，我将永别江湖，找不到他，我会在那儿度过我的余生，我负他太多。请转告他，我以一生的岁月等他。”说完，转头走了。

文昌直待冷蝎去远，方走到树下，向常春玉说：“鬼人，你……”

突地，他旋身拔剑，大喝道：“来得好！”

四面八方从树上飞下八九个人影，洪钟似的声音入耳：“蔡哥儿，我们比你先到哩！听得太多了，该停下来行路了吧。”

“大哥！”方小娟的声音。

文昌一声长叫，向后突围，他没脸再见这些人，树下一还有一个裸女哩！

迎面黑影下降，高大如金钢，拦住叫：“兄弟，我是黑铁塔。”

文昌向右一闪，闪电似的绕出。黑铁塔一把没抓住，跳起大叫：“兄弟，别误会，别……”

文昌他没了影，去如电射星飞，不归客自以为了得，跟踪便追，追了余里，退丢了。

老人家心中暗凛，空手而回，松林里，一家老少全在，天空将近明了，不归客夫妇刚和四海神龙两连襟从禁区返回，奔波了一晚，解决了两群搜山队，却不见文昌的踪影，看天气不早便各自返回东而住处。为了不致妨碍文昌的大计，他们就撤出二十里之外，一夜白忙，毫无收获，他们重新回到原地住址。不想这一带出现了火光，老人家不知情况，留下谷中的高手，由老伴魔剑阴煞坐阵，他带了四名亲随，小娟，小山，黑铁塔，八个人跑来看个

究竟，走到半途，也就是松林附近，老人家耳目通玄，发觉侧方有人接近，他率领众人上树藏身，事先就说好不听到招呼不许现身。

想不到来人是文昌，老人家要看下文，直等到冷蝎走了，方率众人飞下现身，没想到文昌心中有鬼，一听口音便知小娟到了，突然走避，老人家功艺盖世，在黑暗中和雾影中仍追不上机警绝伦的文昌。

老人家失望而回，小娟忧急地迎上问：“爷爷，他……”

“他的造旨神乎其神，爷爷不中用了。”老人家苦笑，又道：“难怪他敢如此妄为，原来如此了得，孩子，点上那丫头的哑穴，用外衣包上，带走，回去和你奶奶从长计议。”

设营地警卫森严，左方不远是四海神龙一家子。

大雨倾盆，雷声隐隐，帐幕中一家子团团而坐，计议如何能迫使文昌脱离山区的是非之地。

老人家将九宫堡贼人留在树上的话说了，然后说：“常令主可能全盘皆输，但他为人凶横，仇恨必报，绝不会罢手，必将全力相图，要用苦肉计逼使文昌出面应战，这就是他将助拳的人请至碉楼中暂住的原因，如果文昌上当，果然划下道来，常令主自会率领七幻道等人先行布置，找机会群起而攻。目下所知在堡中的高手，有无尽谷主，七幻道，鬼脸山堂，京师五省总镖头风雷金刀施世天，至于金夺金刀和银剑孤星等人，虽不是文昌的敌手，但人多了，同样可怕，银剑孤星可以接得下冷蝎十招以上，可知联起手来实力便会空前雄厚，当然，以一比一，我敢说任何人也不是文昌的敌人，两人联手便难说了。”

小娟姑娘愁眉不展，忧心重重地说：“爷爷娟儿就问清常春玉，我有可怕的消息相告。”

“什么可怕的消息？”

“青城山松风丹士今晨可能就要到了九宫堡，虬髯客伤了松风丹士的九转玄丹，被文昌哥夺去，一直没说也是夺来之物，眼下虬髯客死在岳阳，松风丹士必定找文昌哥，还有两个也是麻烦的人。”

“那两个？”

“碧眼青狮的两个师兄，嘉生活佛和甘池活佛，国师巴图孟吉共有三个门人，碧眼青狮巴隆排行第三。巴图孟吉遇刺暴死，门人各立门户，巴隆无所不为，最为得意。但论修为，巴隆比两个师兄差远了，近三十年来，嘉生甘珠一直在漠外传道，和黄教的宗客巴教主的大弟子顿根珠巴法王势不两立，明争暗斗势如水火。可是，红教本身确是不长进，师兄俩力不可足，三十年苦斗如同南柯一梦，到头来垂头丧气要回中原。早些日他俩行脚河南，被黑旗令主的爪牙发现，将碧眼青狮的死讯通知了他们，两人发誓要找文昌报杀师弟之仇，按行程，今晨可望到达九宫堡，这两个家伙的修为比碧眼青狮强，世间只有碧眼青狮和天下第一高人百劫残僧能与之打成平手，可知两人确是可怕，文昌哥的处境。”

“糟！我们必须劝止蔡哥应约。”不归客顿足叫，大概他也知道两个喇嘛可怕。

“他不愿见我们，我们怎样阻止。”魔剑阴煞忧形于容地说。

“没有人可以劝止他。”黑铁塔苦笑着接口。

小娟的目中，注视着坐在远处的施姑娘，说：“有一个人可以劝止他，是施姑娘。”

“我？”施姑娘羞红着脸，讶然道。

“是的，只有你可以劝止他，他曾经说过，你在他心目中是神圣的化身，唯有你可以让他清醒。”

施姑娘低下了头，轻声说：“如果用得着我，下地狱我也愿去。”

不归客站起，肃容道：“可以试试，走，在树下刻下施姑娘的名字，他必定会找来的。”

可惜！大雨倾盆，山区中没有人走动，而且也晚了些，文昌并发出致九宫堡的回讯，在一处隐秘处所睡大觉，养精蓄锐准备放手一争。

八月十五，山区之中雷电交鸣，风雨交加，一切暴风雨带来了寒意，热空气全部无有，

文昌扔掉了不归客，盲目地在山区中任意所为，似乎浑身忘却身外的一切，他心中很乱很乱，真要命，两次遇上小姐，两次他身上有虏来的裸女，他无法解说，他没有勇气向她解释，任何的人也无法容忍这种丧德败行的行径，也没有任何的人会相信在那种光阴下，他仍是个正人君子，易地而处，他也不会相信。

寒风吹到山区，云气渐消。不一会，空中响起一声殷雷，不一会，豆大的雨滴打在他身上，雨来了。

“我得找地方躲上一躲，养养精神再说。”他自语道。

暴雨打在树枝上，哗啦啦如同万马腾奔，雾气消去，但雨丝挡住了视线，掩盖了一切声音。

他冒雨急走，直到前面出现了一群人影，他方行警觉，双方相距且不足十丈了。

“惭愧！我怎能如此失神大意？”他打着头自语。

那群人共有十名之多，也没有发现文昌走近。一个刻字的人大概手上发麻，停手吁出一口气，站直身上伸懒腰，一面说：“刻完这处，我们都回去……啊！”他双目瞪得滚圆。惊奇地向前注视。

众人一惊，同时转头，顺方向着去，都吓了一跳。

三丈外另一株巨树下，一个高大壮实，身着兰的劲装青年人，浑身水淋淋的，双手拥在胸前，得意的靠在树干上，似笑非笑，神情古怪的向他们注视。

“亡命客。”一个小贼惊奇地叫出声。

十个人如见鬼魂，齐向后恐惧地后退，“叭”一声巨响，握大木牌的小贼惊得手脚发软，失手将木牌跌落地面，却不去拣取，失魂似地向后退。

文昌裂嘴一笑，说：“拣起木牌，别丢失了。你们不带兵器，蔡爷不杀你们。”

“我等铭感五忠，谢谢蔡爷手下留情大德。”领队的贼人壮着胆说。上前行礼。

文昌不理他，徐徐走近扫了木牌一目，摇头说：“照字上的口气看来，看不出贵主人有多少诚意。”

“敝长上确是一番恳意，爷台明鉴。”小贼躬身答。

“在下妨且相信，啊，贵堡主目下到了多少有号人物？”

“小可不知，爷台休怪。”

文昌在这里闹了半月，没遇上一个真正和他功力相当的高手，加以他认为唯一劲敌碧眼青狮且黄土长埋，未免大意了些，说：“听着，为我传信。”

“小可听候吩咐，恭请明示。”

“目下大约是辰牌左右，约午牌时分，我们在入堡五里外的小山头上见，那座小山头基方项平，顶宽方圆约三里地，只有枯草没有树木，极易辨认，叫令主领着你们的孤群狗党到那里一决，我们按江湖规定生死相斗。”

“小可遵命传到，请问蔡爷，常姑娘目下……”

“你多问了。”

“小可为主分忧，不得不问，蔡爷休怪。”

“常姑娘不在蔡爷手中，很难见告。”

“蔡爷……”

“不必多问，午时见。”文昌说完，自顾自走了，找了一处可避风雨之处，脱下衣服倒头便睡。

黑旗令主得报之后，大喜过望，文昌既然叫他带人前往。得其所喜！立即高手齐出，悄然埋伏去了。

小山头有草无木，草深及腰，在上面别说埋伏了一两百人，数千人马也可藏身，人藏在草中，不走近是无法发现的，明里暗里都十分方便。午时没到小山上早安排了龙潭虎穴，堡中的近百个神射手，全部埋伏在四周。中间支起了一座帐幕，将所有的高手藏在帐里，帐前张了一座布棚，只放了三张大环椅，坐着黑旗令主，银剑孤星，黑狐令孤超。

雷电交鸣，这座山头是山谷高原的小丘，雷电光临，大雨倾盆，令人心头极为沉重。

由于约定的时间仓促，而且地点在禁区之内，加以暴雨当空，禁区外的群雄无从知悉。

暴雨如泣雷电交鸣中，只有一个大胆的黑衣女人在山林中行走，是黑魅谷真，她晚间不见文昌，这时独自一人在寻找文昌的下落。禁区中的一切活动皆因雷电而停止，极少看到九宫堡的人。

她象一个怪灵，在山林中飘忽不定。

前面是一处山鞍，低林密丛，树林在风雷中飘动，响声震耳，山鞍的另一面，便是文昌的约斗的光头小山，入山北道从山的西面绕道，沿山谷下行，直抵北面的久宁县，这一带全是黄土山，没有奇峰绝壁，草木丛生，荆棘也不少，任何地方都可通行无阻。

她信步而行，本能向山鞍走去。

山鞍两侧，无尽谷的金夺银刀凌光祖，带领着红云飞燕夫妻俩，把护着这一带山鞍，埋伏在低树丛中，他们在十三怪物之前，身份自然要低些，还不够资格在帐幕中称英雄论好汉，派出在边围暗中下手，或者传递信息，其实他们的功力艺业，比宇内十三怪物去想不远，怎知十年八年之后，武林中不是他们的天下？以令主手下九宫堡三大高手的银剑孤星来说，接冷蝎高飞十来招不会有问题，便可看出他们的实力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目下的宇内十三怪物逐渐先后消去，十年八年之后，继承宇内高手的人，毫无疑问便是金夺银刀、银剑孤星一群高手，论真才实学，金夺银刀比银剑孤星高上一成。即使是七幻道也不敢小看了他，如果无尽谷生命完蛋，白道盟主的宝座非他莫属，举目看江湖群雄，老实说功力比他强的不是没有，但少之又少，而想找一个论声望和握有实力的人，没有人可以取而代之。

三个人一左二右，左是金夺银刀，右是红云飞燕夫妇，老早便看清来人是黑魅谷真，心中大喜。

真要动起手来，一比一金夺银刀差一分，但以三比一，黑魅谷真讨不了好处，但三人要想制住黑魅谷真，也相当困难，除非黑魅谷真也存心不良，要杀他们三人，因而放手进攻，而不思退走各个击破。

黑魅谷真不知危极将至，冒雨急行，向山鞍的死亡陷阱飞去。她没有文昌机警，文昌从来不走易行的处所，山路，山谷，峰巅，山脊，低林等等，全是可以埋伏。而人喜欢走的地方，文昌是不会走的，这就是为何半月以来，九宫堡设下的埋伏陷阱一无用场的原因。

到了山鞍外，她举手擦掉脸上的雨水，突感到左方人影突现，心中一凛，扭头一看。

糟了，身后右方的低树丛林中，藏着红云飞燕夫妇，红云飞燕夫妇顾不了江湖道义，大敌当前，道义不值半文钱，三枚金针出手。

黑魅已看清来人是金夺银刀的凌光祖，他手上的十字夺金光闪闪，腰中银刀耀目生花。

“可找到人了。”黑魅谷真喜悦地叫，反手拔剑。

晚了，她感到后腰肋一麻，右半身发软。

她总算是了得，前冲八尺，大旋身剑已出鞘，身体一阵动荡，面肉抽动，抽口凉气叫：“好一群卑鄙无耻的侠义门人。”她去取夺魂神镖，但手已无力。

金夺银刀泰然拔刀，一步步迫入，冷冷地说：“亡命客有几个得力助手，在这一带神出鬼没，大概你便是其中之一，你是宇内十三高人之一，三枚金针也避不掉，怨谁？哈哈！”

你落在我们手中，亡命客如不救你，他就不配是江湖后起的一代霸才，你可以等他前来救你。”

黑魅想制住被金针所伤的穴道，但不可能，金针长有四寸，入肉三分以内，经脉已伤，她反手拔了两枚金针，第三枚还没摸到，红云葛龙已挥剑冲上叫：“先拿下她，快！防她的夺魂神镖。”

一个灰影从黑魅谷真的方向飞到，听到前面有喝叫声，吓了一跳，立即闪在一丛低树下，小心翼翼地向前探去。

金夺银刀在红云葛龙的催促下，一声暴叫，三人分三方飞扑而上。

黑魅已浑身脱力，挤余力将长剑疯狂的挥出。

“喀啦啦”连声巨响，剑被刀卡住。

红云葛龙一声长鸣，剑向上挥，引黑魅的手伸出后，扣她的持剑的右手肌脉，左脚乘势踏进，扔身出掌。

“砰”一声巨响，左掌击中黑魅谷真的双乳下方，把黑魅谷真击出八尺外，仰面便倒，黑魅已经发不出力量，力不从心，怎接得下三人的狂攻？“啊”一声喷出一口鲜血，觉得天旋地转，挣扎无力，一代魔头，被三个小辈所暗算，命也！

金针飞燕飞扑而上，纤足而飞，踏中黑魅的肋下章门穴，黑魅便被制住了。“我黑魅谷真永远记住今天的事，记住你们三个不要脸的东西。”黑魅切齿地骂。

接触到五丈外的灰衣人突然往后退，退出十丈外，风雨声掩盖了他的声音，发出一声狂笑，如飞而逃，一面飞跑一面叫：“武林将起风波，无尽谷将因为你三个高人大侠而步九宫堡的后尘，哈哈……”

狂笑声依依而去，人影没入风雨之中。

金夺银刀大吃一惊，急起狂追，山深林密，风雨交加，相距太远，他怎么追上，追了余里便将人追丢了，急急赶回叫：“不好！恐怕是亡命客的党帮来了，快撤。”

灰影奔出两里地，进入一座松林，突地蓝影一闪，有人从树上飞扑而下，他吓了一跳，闪电似地贴树疾旋，叫：“且慢动手，何方朋友？”

蓝影向侧一闪，大笑道：“安平兄，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身手高明着哩！”

“天！是蔡老弟，别往兄弟脸上贴金好不？”灰影合拳行礼说，不住摇头苦笑。

这人是五丁神巴安平，文昌行礼毕，说：“安平兄，快退出山，兄弟已和黑旗令主放开来干……”

“先别管黑旗令主，黑魅谷真老前辈已被金夺银刀暗算捉走了。”五丁神急急地抢着说。

“什么？几时发生？在哪里。”文昌惊问。

“刚才，在前面约两里地山鞍之上，已来不及，除金夺银刀之外，还有红云飞燕夫妇。”

文昌举步便走，急快地说：“安平兄，速退出山区，谷老前辈便是证明，兄弟无法分身兼顾，再见。”声落，人便远出一二十丈远。

五丁神摇头苦笑，自语道：“如果他真要做黑道盟主，我第一个为他效命。”

金针飞燕背着黑魅飞驰，后面金夺银刀断后，他们不向预定的小山顶头场赶，而是沿山腰向南赶，地下泥滑，留下他们的足迹，风雨虽大，一时还不能冲掉淹没。

金夺银刀三人拿走黑魅，往南退走，大雨淋浴，黄土山泥质固然坚硬，但见雨即软，虽有枯草乱生，仍易留下足迹。任意超人高手行走其间，想一无痕迹太难了，除非他脚不沾边。不然难逃有心人的追踪。

文昌的功力比他们高得多，到了现场略一打量，便循脚飞赶，奇快无比。

绕过两座山腰，前面是另一度山脊，那里有另一组贼人埋伏，是九宫堡的人。

雨太大，树林密，人接触至十余丈内，方可发现身形，这一组九宫堡的山贼，共有八人之多，发现来人是金夺银刀，更发现金针飞燕背上背了个女人，以为他们是救了常姑娘回堡的人哩！大喜之下，纷纷现身，为首的人大叫道，“前辈，可是已将三姑娘救回来了。”

金燕飞针向南飞驰，后面的金夺银刀道：“是黑魅谷真，捉来的。小心，后面可能有人追来。”说完，飞驰而过。

文昌已到了他们身后二十余丈，起初还不知对头就在前面，风雨声压不住贼人的大叫，人声令他心中狂喜，立即往左绕，脚下加快，要抄一侧在前面等候，轻易地放过了这一组贼人。

由于发现各处有人潜伏，令他提高了警觉，他对黑旗令主深怀戒心，这家伙大概早已来了，而且在外围布下了天罗地网，也因此一来，他免去了乱箭贯心之难。

金针飞燕的身法慢下来了，前面是下降的陡坡，没有树木，只有枯草，泥松水滑，人行在坡上，一不小心脚下失闪必定滚下三十丈下的山脚。

枯草不高，视野宽广，也就是说，这里完全不怕有人暗中攻击。

红云葛龙乃见妻脚下一缓，他连忙说：“我先到坡下搜一搜下面的树林，慢行，小心脚下。”

他向前踏出，半侧身半曲体向下滑去。

滑出十丈外，他吃了一惊，枯草中，突地站起一个水淋淋的蓝衣人，几乎就在他身前贴身站起，他甚至可以触到对方的额头了。

千锤百炼而养成的超人的反应力立即发挥作用，左掌劈出，右臂来一记“凤摆展翼”，侧着的身体转正了，臂击向蓝衣人的心窝。同时，脚下太滑，刹不住势，凶猛地向下闯去。

蓝衣人出现太突然，他只好贴身出狠招自救。

蓝衣人站在下方，身形半侧，在间不容发中让中一臂一掌“砰”一声闷响，一记勾拳击中了红云的左脸，打击空前地沉重，令他觉到头要分裂了，身不由己，仰面便倒。

两人交手，不过是刹那间的事，等后面的金针飞燕发现前面有变，人已倒了。

“哎呀！”她暗然惊叫。

“喝！纳命！”金夺银刀大吼，拔下银刀疾滑而下。

文昌一拳将红云击倒，府身左右手出如闪电，“叭叭叭叭”一阵暴响，四耳光把红云打得天昏地暗，满嘴冒血。接着，五指如勾卡住了他的肩，大拇指一顶，便制住了三十六大穴中相当重要的右肩井穴。

文昌将人按在泥水中，伸出一脚踏住了，并点上穴道，向冲来的两男女说：“站住，不然大太爷先踏碎这家伙的胸膛。

金针飞燕大吃一惊，向左一侧一滑，身形停止。

金夺银刀左刀右夺已经准备出手，百忙中向左闪出，在泥浆四溅中身形突然停止。

文昌本来想先救黑魅，没料到功亏一贯，红云葛龙在紧要关头突然露面，面面相对回避不及，只好捉一个再说。但看了葛龙的一身红衣，他已知胜算在握。

金夺银刀身形一止，向金针飞燕叫：“人交给我。”

不等金针飞燕回答，文昌已狠声道：“先交换人质，肯是不肯？”

金针飞燕心中大慌，如果将黑魅交给金夺银刀，她的夫婿红云葛龙不死才怪，金夺银刀事不关己，决不会将人交换的。眼看夫婿被文昌踏在脚下，头面浸在泥水里象一条死狗，她心中大疼，迫不及待将黑魅放下，顺手一长推，黑魅向文昌疾滑，她尖叫：“还给你，放我的人。”

她干脆，文昌也干脆，伸手抓住滑来黑魅，一声长鸣，换剑，侧飘，碧芒一闪，向扑来的金夺银刀挥去。

金夺银刀不管红云的死活，去抢地下的黑魅，从上面向下冲，脚向下滑，不得不小心，自然没有文昌快。

“咻！”他大吼，金夺银刀一转，银刀突出，从左向下探进。

文昌占地利，而且存心速战速决，救人要紧，这一剑用了全力，凶猛无比，力道万钧。

“挣”一声暴响，碧玉屠龙剑砍在专卡兵器的夺臂上，金夺银刀忍受不起沉重的打击，向侧疾荡。

“糟！”金夺银刀怪叫，连人带夺侧姻飘丈外，手臂酸麻，金夺举不起来

了，脚下站不稳，突然滑倒在地，向坡底疾冲而下。

金针飞燕背起红云葛龙，向滚下的金夺银刀切齿叫：“姓凌的，你这畜牲，你不是存心置我夫君于死地吗？你好卑鄙，我夫妇今天才知道你是这种人，简直猪狗不如，你好无耻！”骂毕，她背着人迅速去了。

文昌向下行，解了黑魅的穴道放在堤边一株小树下，飞扑正要逃跑的金夺银刀，一面狂笑道：“如果你能逃命，我亡命客岂不成了浪得空名的脓包？”

金夺银刀心中发冷，知道跑不了，剩下他一个人，怎接得下敢于独斗天下的亡命客？但他不能束手等死，一声怒吼，回身放手抢攻。

他心中叫苦不已，其实，他无意置红云葛龙于死地，只想利用黑魅谷真做谈条件的本钱，想不到却引起了金针飞燕的误会，一去了之，让他一个人和比他高明的亡命客拼老命，苦也！

他只定下心神，凭数十年苦练的艺业自救，即使不行，至少也打算和文昌拼个两败俱伤。

一阵拼死狂攻，居然被他支持了十余招，有惊有险，情势似乎稳定下来了。

剑夺交鸣声中，文昌准备动手，剑势以排山倒海的声势，压向金夺银刀，一面冷笑道：“你把你的绝活全掏出来好了。”

无数碧芒如同狂龙舞爪，抓向金夺银刀，金夺银刀的夺中藏刀的绝招，在武林中号称一绝，兵器攻入，如不被金夺银刀镇断或抓稳，也必定被迫出偏门，他的银刀便可发挥凶猛无比的威力，不出则已，出则必中，死在他手中的人，无法计算。可是，他在文昌的狂野攻势下，既抓不住碧芒，也封不住碧芒，文昌的剑气直迫八尺外，令他的护身真气不停翻腾，挡不了直迫内脏的剑气。金夺被剑气所滞，运转不灵。本来，用夺的人，即使进攻无效，而防身自保却毫无困难，高明一分的对手，也无法进攻。可是，金夺银力眼下不但无法进攻，连自保都十分困难。他的银刀原来十分凶猛霸道，可这时已攻不出任意的招式。

文昌展开抢攻，一连八剑，把金夺银刀迫退了三丈余。金夺银刀的身体，腾起阵阵轻雾，头面上汗水和雨水混和，太阳穴青筋撕动。

激斗中，响起文昌一声暴喝：“着！”

金夺银刀抬夺猛绞，也大吼：“呀！”银刀一闪，同时反击了。

文昌不闪不避，真力突出，“铮”一声巨响，金夺下沉，“叮”一声清鸣，金夺反而砸中攻出了银刀。

“再接两剑！”文昌豪气飞扬地叫。

碧芒连闪，金夺左荡又下沉，震耳的兵刃交鸣声突扬，金夺银刀的上身完全暴露，他猛地抬夺挫身，想用金夺护身后退，银刀已无法出手了。

晚了，碧芒比他快，从上突入，一闪之下，护身神功挡不了碧芒所发的无极气功的全力一击，刺入右肩窝，锁骨断了。

“啊……”金夺银刀狂叫，向后退。

文昌怎肯放松？再发两剑，吼道：“撒手！”

“铮”一声巨响，不怕任意兵刃打击的金夺，飞出两丈外，“克嚷嚷”枝叶纷飞，最后夺臂进入树中半尺以上。

同一瞬间，“叮”一声脆响，银刀被文昌神力一击，齐腰而折，刀身飞出两丈外。

碧芒一闪，点向正挫倒在泥泞中的金夺银刀的胸口。

“且慢！文昌弟。”身后传来黑魅的叫声。

金夺银刀双手应撑，长吁一口气，闭上双眼，弱脱地不停喘息。

文昌的剑尖，停留在金夺银刀的胸口上，入肉分余，大声道：“大姐，这种人留在世间，虽不至天下大乱，也不会比现在好多少，留下无用！”

鬼魅到了，粉面苍白，道：“留给我，我会治他。”

“好！”文昌答。

金夺银刀虎眼怒张，狂叫道：“凌爷英雄一世，岂会被淫妇所辱？你做梦！”说完，一拳击向自己的天灵盖。

文昌出剑一挡，击中金夺银刀举起的手，道：“这家伙倒有种，饶他。”

“文昌弟，你可以做主。”

文昌收了剑，沉吟片刻，道，“大姐，带他去，请记住，万一小弟不幸，用这家伙换我的死身，如果我留得命还在，放了他。”

“什么，你还不走？”黑魅惊问。

“我不走，谁也没法阻我，我与黑旗令主有生死约会，他们已布下了天罗地网，我不在乎。九宫堡事了，我们姐弟江湖上见。”

说完，点了金夺银刀的期门穴，向西如飞而去，语声再传：“大姐，速退山区，快！”

黑魅谷真知道追之不及，她的针伤很严重，目送文昌的身影消去在雷雨中，摇头苦笑，抓住金夺银刀扛上肩头，向北走。

雷电交加，风雨狂暴，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她觉得金夺银刀的身体似乎愈来愈沉重，只好将人放下，藏在树下歇息直至恢复了疲劳，方抓住金夺银刀的衣领拖着走，她已没力再背了。

金夺银刀穴道被制，文昌的手法十分狠毒，他的真气解穴术用不上，没法运真气冲解穴道，因为他的右肩将要废了，鲜血混和着泥水，半边身子全红了，血仍在流，再不止血，他废定了。

拖了片刻，他委实受不了，道：“黑魅，怎不杀我？我平生没求过人，但现在求你下手杀我。”

“等亡命客放你。”黑魅冷冷地答。

“他永远不会活在上世了，杀了我，同样可用我的尸体换他的尸体。”

“呸！该死的东西，你咒他死？”

“在下并非咒他，在重重埋伏高手云集中，他绝对活不了。”

“一群土鸡瓦狗，何足道也？”黑魅不消地答。

“哼！他双拳难敌四手且不必说，青城的松风丹士不是土鸡，碧眼青狮两位师兄可不是瓦狗。”

黑魅大惊，问：“今早来的两僧一道，就是你说的人？”

“正是，这三个人联手，足以主管武林。”

“他们决找不到亡命客。”黑魅硬着头皮说。

“正相反，亡命客已指定约斗地点，他送死去了。”

“真的？”黑魅变色问。

“半点不假，就在你被捉之处的西面光头小山上。”

“真糟！我得叫人前去助他。”黑魅抱着人狂奔。

金夺银刀被拖得满天星斗，大叫道：“晚了，远水救不了近火，恐怕他已……”

突地，对面响起一声沉喝：“站住，什么人？”

黑魅应声站住，只觉得心往下沉，浑身发冷，丢下人拔剑出鞘，大叫道：“黑魅谷真，你们上！”叫声中，她左手有三把人人色变的夺魂神镖待发。

对面疏林雨影中，出现了群浩浩荡荡一大男女，还有一乘古怪的山轿。左面，是不归客一家子，右面，是君山四海神龙一家老小。她认得这些人，全是文昌的死对头，炼狱谷的人早两年曾在江湖大索文昌，白衣龙女更在虎头蜂和文昌生死一决，这些事她知之甚详，却不知内情，所以认为是文昌的死对头来到了。

办娟姑娘在石门栈道时，已听文昌说过他和黑魅的交往经过，喜悦地叫：“谷前辈，你看到蔡……”

“格格格格……”黑魅用一阵奇怪的笑声打断她的话，笑完道：“蔡文昌已用不着你们这些欺世盗名的人落井下石了，冲我黑魅谷真来就是。”

不归客谈浓一笑，问：“谷姑娘，请勿……”

黑魅抢着厉声叫：“你，十三高人中排名第一，天下武林人物闻名丧胆，也和蔡文昌做对，出动了大批爪牙，扔心自问，你……”

“谷姑娘，老朽是来助蔡哥儿的。”不归客只好单刀直入地说出来意，不再和她缠夹。

“谷主此话当真？君出夏家又是怎么回事？”轮到黑魅反惊了。

“谷姑娘，老朽准备要蔡哥儿做孙女婿哩，至于君山承光老弟，是专程向蔡哥儿致歉而来的。”

黑魅谷真一声尖叫，收剑道：“快！蔡哥儿生死须知迟恐不及。请派一个人，带着这位无尽谷的狗熊高手一起走。”

“怎么回事？”老太婆魔剑阴煞讶然问。

“蔡哥儿竟愚蠢得和黑旗令主约地决斗，常老狗布下了天罗地网，请来了三名三十年前的名宿……”

“在哪儿？”不归客骤然问。

“不久前蔡哥儿救了我，擒住这位金夺银刀，并不告诉我的实情，只要我准备用金夺银刀换他的尸身，我一头雾水，莫名其妙，刚才这位姓凌的方吐出实情。快！随我来。”

魔剑阴煞大吃一惊，纵过来道：“我扶你一把，走！”

所有的人全大惊失色，小娟姑娘尖叫一声，摇摆欲倒，被不归客扶住了，大叫道：“丫头，冷静些。”

文昌别了黑魅，重新回到先前九宫堡贼人埋伏之处，他必须先替自己留一条退道，有人躲在暗中下手麻烦得紫。八名恶贼猝不及防，被他用暗器解决了五名，三名恶贼禁不起他全力一击。他藏好八具尸体，越过山脊，向秃顶小山如飞而去。

“轰隆隆……”电闪雷鸣，山丘撼动，大雨倾盆，十丈外不见人影，气候对他大大的有利。

贼人仍不知他已到了山下，百名箭手分为五处，每一处二十名，分布在五处可能接近帐幕的方向，距帐幕约有半里地。

黑旗令主和两名九宫堡的两大高手坐在布棚中，凝神静听四周山林中是否有警讯传来。

九宫堡三大高手，总管银剑孤星孙长河排名第一，他心中不知怎地，有点气血不顺，这是心惊的兆头，他知道今天可能有点不妙，有点魂不守舍，无心倾听四周的动静。他向另一张大环椅上的黑狐令狐超看去，黑狐的脸上有点苍白，坐立不安，不时疑神疑鬼转头倾听，显然，这以机智出名的高手也有点心虚哩！

没有警讯传来的声音，风雨和雷电太大，听不真切，更令他心焦。

帐幕中，分坐着三堆人，都在打坐行动，准备一搏。

上首，是一个仙风道骨，寿眉深垂的高年灰袍老道，腰带上悬着长剑，脚下是多香麻鞋，鸡皮鹤发，一表人才，确象一个有道全真。这人就是青城山的松风丹士，一甲子之前的武林奇人。

另两人是雄伟的老光头，一身大红僧袍，大红镶金袈裟，身旁放着一根沉重的浑铁降龙杖，沉重的令人咋舌。一个鼻头发黑，是早年被入击中的结果，他是大师兄嘉生活佛，年纪已在九十以上进入一百大关的人。另一个颧高凸，怪眼似铜铃，大鼻如鹰嘴，是老二甘珠活佛。两人久处边荒，脸上却没留下多少风尘之色，依然十分红润，大概保养得好。据说，红教子弟对玩女人的功夫十分到家，不但元精不泄，更可以吸补，整天除了念经之外，便是参欢喜之术，功艺号称一绝，所以能百战不疾，所以能成为宫庭的国师，所以能做皇帝的内廷顾问。

两僧一道坐定，不管风雨飘摇。

左首，一群人是无尽谷主；神医高一清，还有两名白道中赫赫有名的镖师，五省锻局总镖头风雷全力施世全，和曾在老君谷出现过的江湖游神夏侯天。

右面，是七幻道，除了北旗擎天一剑童威之外，三名红字旗令，十二名金字旗令，十六名银字旗令，全都派出外面来了。擎天一剑曾被文昌释放，有反叛之疑，所以黑旗令主不敢派出，要他在这儿和文昌拼老命。

黑旗令主心中又忧又喜，忧的是爱女的命可能完了，喜的是死对头蔡文昌今天不来则已，来则不啻羊投之虎，必死无疑。不仅外围的埋伏的高手如云，而且占了暗袭的地利。亡命客即使能偷越外围，退出却难，而且第二道箭十分可怕，这一关无人可以飞越。至于第三关，他太放心了，有二僧一道在，岂能容他妄自出手？他是二僧一道的晚辈！只消等着替亡命客收尸便成啦！

天空中电光一闪，接着“轰隆隆”雷声惊天动地。

黑旗令主定神倾听，一无所闻，寄望殷切的警号始终没传到。

“大概午牌已到了吧？”银剑孤星向黑狐低问。

一个老江湖，如果不能从不正常的气候中正确地道出时刻，他在江湖生涯早该自动结束了。银剑孤星这位老江湖中的老江湖，竟向黑狐探问，可能他心中乱极。

“大概是吧。”黑狐令狐超心不在焉地答。

由于没有太阳，日月无用，不知正确的时辰，等候的滋味委实不好受。不知道亡命客何时到来，如果来了，必定已连破两关，即将面对生死存亡的

决战，点不令人焦躁难安？

“别说话，留心听着。”黑旗令主低声叫。

除了雷声和风雨声，听不到任何声音，雷声震耳，风雨声如千军呼号万马奔腾，令人心中发冷。

“轰隆隆……”雷声与闪电齐至，另一座山头的一株千年古木突被雷火所殛，火光一闪。

“啊……”一声绝望的，动魄惊心的惨叫，在雷声刚落的稍后一刹那，从东面传到，就在前面不远。

包括黑旗令主，三个人惊得跳起来，几乎撞翻了大环椅，可知他们受惊的程度。

“他……他……死了……”黑狐张惶地叫。在所有的高手中，他是最差的一个，死的机会比别人多，他怎能不怕？

“啊……”又一声惨叫，盖住了风雨声。

帐门一掀，高手们全都出来了，分站在布棚中，雨打在桐油浸造的棚布中，隆隆有声。

雨丝太密，视界只有十五六丈左右，看不出半里外的景物，箭手布在半里地，惨叫声就传自半里外。

“小狗来了。”黑旗令主大声说。

银剑孤星提高了声音，向帐后叫：“鸣锣，将他引来。”

“当！当！当！当！当！当……”巨锣的沉重震耳轰鸣传出，压下了风雨声。

锣声没落，十五六丈雨影中，慢慢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蓝衣人影，手中拖了一具尸体，看到了帐棚的人，脱手扔掉尸体，缓缓举步，一步一落实，如同一个铁打的人，无畏无惧地向棚前走来。

文昌到了，到的正是时候，午牌左右。

他消灭了外围的埋伏恶贼，向山下飞奔，穿出山下的秘林，便进入了野草丛生的小山范围。

由于他已有了伏击红云葛龙的经验，所以对枯草深深怀戒心。在山林中，极少有猛虎，而山岗的野草中，正是猛虎的猎场，所以树木倒不可怕，草地却必须当心。

他耳目并用，伏身而进，轻拔青草贴地慢搜，风雨将枯草刮得不住狂舞。象波涛起伏不定，他即使发出声音，也不会被人发觉，但他仍然小心翼翼。他根本用不着着急，让他们等吧！他亡命客握有来去自如，不受缚的自由，一个时辰之内是活的，足够他行动自主。

正走间，突见前面草浪中出现了一群怪草，上升了尺余，十分古怪。

他的耳目十分锐利，而且机警绝伦，第一眼便看出那是一个人头，用草在头上围着，如不留心，很难发现是人，得多谢无情的风雨，如不是草丛波动视线不清，那人也不会露出草尖上方。

他向草中一伏，突然贴身射出，随着一阵风刮的刹那间，到了那人身前。

那是一名箭手，突见有人射到，还弄不清是人是兽，喉咙便被扣住了。

文昌将人按倒，看了身旁的大弓，冷笑一声，拔出箭手的单刀，心说：“这儿决不止一个人，且试试看。”

他抓住箭手的左肩，将人抓起，残忍地将刀刺入箭手的大腿，向上一带，箭手的腿肉裂了一条大缝，雨水一浸，痛得箭手发出一声可怕的狂叫。

果然不错，左右方每隔两丈左右，便站起一个同样装扮的箭手，弯弓搭箭的讶然了望。

他一掌将箭手拍昏，拾起了弓箭，突然将人抛出。

箭手早安排好毒计，所站立的地方是固定的，只消看见任何移动的人，便二十箭齐发，确是高明。

弦声狂鸣，箭向抛飞的箭手集中攒射。文昌观个真切，向左方一名箭手发了一箭。

那名箭手刚低头取箭，文昌的箭已贯穿他的腰部。

“啊……”他狂叫，丢掉大弓挺了挺胸膛，半旋着扑倒。

文昌再向右发一箭，右面的箭手被箭贯胸部，“嗯”了一声，重重地倒在草丛中。

他贴地向左窜，碧玉屠龙剑如风卷残云，剑至人倒。他这次聪明了，贯喝出剑，免得对方发声。

箭手看不见动的人，风吹草动，视线不良，雷雨乱入耳目，怎知有人从草中出手袭击？可怜！二十名箭手不消片刻，没留下一个活的。

文昌抓住最后一名箭手的尸体向前推进，循锣声传来处贴地急窜，如果有人袭击，正好用箭手挡上一挡。

到了，已看到帐幕了，黑旗令主和一群死对头全来了，多了三个极陌生的喇嘛和老道。

他丢了尸首，默默运无极真气护身，阴沉沉地向前走，面前这么多强敌，他无畏无惧，勇往直前。

“轰隆隆……”电光一闪，雷声震耳。

他仍向前走，毫不在意。

黑旗令主突然扭头向黑狐叫：“去！试他三招，他这种神情太可恶。”

黑狐心中狂跳，绝望的感觉无情地向他袭击，几乎双腿支不住他的身躯。

“快去！不许他摆出这付面孔。”黑旗令主催促了。

黑狐知道躲不掉，一声长啸，硬着头皮冲入雨中，距三丈外，他撒卞锤，一面抡一面叫：“接招！”

飞锤炼子全长三丈，他不敢近身，飞砸而出。

电光一闪，“轰”一声大响，所有的人目为之眩，耳膜欲裂。

飞雷在空中炸裂，黑狐一声没发，浑身焦黑，倒地不起。众人鼻中，闻到一些硫磺味和焦臭。

文昌被震的飞抛五丈外，“叭！”一声摔倒在地。

布棚距门扬远在一丈外，所有的高手全都向后退，功力差的人竟被摔倒在地。

“我的天，这……这小狗……”黑旗令主脸色死灰的叫。

文昌狼狈地站起，莫名其妙，心说：“这家伙的飞锤太可怕了，爆炸声如巨雷，天！好厉害。”

威灵仙风丹土的声音，直震耳膜：“诸位休慌，雷神显圣，不必惊怪。无量寿佛！诸位如果用长兵器，切记不可向上空挥动，不然疾危！”

一言惊醒梦中人，文昌心说：“我该用幻电小剑和他们拼命了，千面师太曾经说过，在雷电交加中，幻电剑可发三尺电芒，无坚不摧，我得试试看灵是不灵，如果用碧玉屠龙剑，说不定雷神找到我头上来哩？”

他决定用幻电剑，但看了两个喇嘛的浑铁降龙杖，又想：“他们的杖比剑长得多，他们不伯我何所惧乎？等危急时用幻电剑不算太晚。”

这一想，几乎送掉了小命，双方全力以生死相拼，急何时光临，看也无法预测，等到危机临头，已没有自救的机会了。

黑旗令主扭头又向帐后叫：“鸣角。”

这是撤回外围党羽的信号，九宫堡的人纷纷向小山上进，高手云集，要将小山围住。低沉悠长，角声破空而起，外围把守在各地的贼人和助拳的高手纷纷向后撤。

文昌一步步向前走，狂风暴雨，电闪雷鸣，他却不为所动，虎目中冷电四射，冷静得象具铁铸的人。在距布棚八丈左右，他站住了，双手叉腰，吐出第一句话：“亡命客蔡文昌到。”嘉生活佛冷静地打量了文昌片刻，向黑旗令主问：“就是这么一个小子？”

“大帅所说不错，就是他。”黑旗令主恭谦地答。

“是他和施主约定的？”

“时地都是他约定的。”

“他的党羽呢？”

“晚辈不知他是否邀来了。”

“不象有其他人哩！”

“这小辈诡计多端，晚辈不知他的阴谋。”

甘珠活佛插口道：“不对，恐怕不是那么回事。”

“这小辈虽则狂妄高傲已极，但年纪最多不过二十左右，要说他能杀了我们的师弟，师兄相信么？”

“等会儿问清再说，世间不可思议的事多着哩！我虽则不信，但师弟确是死了。”

“好吧！擒下来再问。”甘珠活佛答，正待出棚。

嘉生活佛摇手止住甘珠出棚，道：“师弟且慢！先让正主交待场面。”

另一面，站起灵仙松风丹士向黑旗令主道：“常施主，贫道要找的人，决不是他。”

“九转玄丹确是在这人身上，仙长不信可以一问。”黑旗令主躬身答。

“贫道的丹丸被窃之时，这人还在穿开档裤，屎尿不分，也许还没有断奶。”

“仙长明鉴，也许是那小辈的师门长辈所为哩。”

“贫道没有找他的理由，但可以问问下落。”

风雨太大，雷声隆隆，文昌无法听清他们的话，见他们似乎只顾交头接耳，没派人出外答话，象是不用理会他的光临，心中火起，大吼道：“呔！你们是怎么回事？躲在布棚内不滚出来，是怕死呢，还是怕风雨？姓常的，你，赫赫一代盟主，以雄才大略才艺过人著称，怎么今天如此反常，有失你的盟主身份了。哈哈！你一向是如此待客的吗？多心啦！我一个初道江湖的亡命客，武林末流，吞不了你常令主，吃不了你常盟主，还不滚出来答话？还有，还有那位白道盟主姓秋的，也委实令人失望，竟也成了一个畏首畏尾的怕死鬼，可怜！”

白道群雄将这种人奉做盟主，难道武林道的江湖日下，不但没有出一个真正的英雄豪杰，只出了一些没出息的无耻小人，实非偶然、你们两人在汉江边联手将蔡某打下汉江，今天你们两人为何不一起上？”

文昌的话尖酸刻薄，骂得够绝，顿时激怒了所有的人。但黑旗令主是主人，主人不出面，他们自不能越俎代庖。而黑旗令主动地说服两僧一道，不上前答话，令他们空自焦急，全向黑旗令主注视。

黑旗令主不在意地一笑，举步出棚，进入风雨之中，极有风度地向文昌走去。

无尽谷主也几乎同时举步，进入暴风雨之中，暴风雨一阵猛裂，他们身上立即湿淋地。

四周，人影渐合，九宫堡的外围高手一批批地往回撤，各占方位候令发动。

文昌向四周看了一眼，向走近的两人问：“九宫堡和无尽谷的人全来了么？”

黑旗令主在三丈外站住了，道：“不错，全来了，假使本令主剑上溅血，他们便是你未来的下属。”

无尽谷主也道：“秋某是论理而来，尊驾必须有所解说。”

“哈哈……”文昌大笑，笑完道：“先兵后礼，秋谷主道是雅人。在死伤无数爪牙，与黑道盟主联手之后，你的得力助手金夺银刀已被活擒了，现在阁下提出理论，不是太晚了些么？”

无尽谷主吃了一惊，变色问：“凌光祖已落在尊驾的手中了？”

“信不情由你，反正他被俘确是千真万确的事。”

“看来，你是迫秋某孤注一掷了。”

“掷不掷是你的事。告诉你，如果在下不死，九宫堡毁消之后，下一处便是武陵无尽谷。阁下大可放心，蔡某会找得到的，大名鼎鼎的无尽谷主不会上天入地，在下保证决不会迷向。”

“尊驾真不想理论？”

“不错，太晚了，目下已不适宜理论，四年前在邙山你该邀请蔡某的，可是你没有，你却派人捉住在下，你用暴力对付蔡某在先，已没有任何理论了。”

“尊贺既然坚持，秋某只好不论，唯一解决之道，只好诉诸武力。”

“正是此意，你早该说出这句话，何必噜苏？事实胜于雄辩，汉皋山下，邙山之会，目下的秃顶山，黑白道盟主并肩联手，这是青天白日还明白的事实，你何必再假惺惺和蔡某理论！即使你能蒙住天下人的耳目，也无法令这些事实真相永远教人深信不疑。别废话了，准备用你的侠义之剑，诛杀我这位江湖小贼的道义。”

无尽谷主默然退下，脱掉氅袍丢在一旁准备动手。

黑旗令主一面将剑改扎在背上，一面问：“大丈夫恩怨分明，一人做事一人当，妻子子女无罪，小女目下可好？”

文昌摇摇头，道：“令媛不在我手，恕难见告。”

“什么？你入堡祸人，箭留在尸上为证，怎说不在你手？”黑旗令主怒吼。

文昌冷冷地道：“不错，人是蔡某拐走的，但她已不在我手，半途丢失了。哼！你该知道蔡某是淫贼，是杀人不眨眼的凶魔，如果令媛落在蔡某手中，你将感到无脸再见天下人了。丢失了她，是她的幸运，也是你的幸运。”

“你该死一万次。”黑旗令主暴跳如雷。

“该不该死，剑下见真章，用不着鬼叫，蔡某是叫不死的，拔剑，你们

两位盟主一起上。”

人影疾闪，七幻道到了，哈哈大笑道：“且慢！有我一份，贫道的人不能白死，贫道的珠宝不能白丢，咱们之间仇深似海，贫道有优先算帐的权利。”

“不必先后，你们何不一起上？”文昌冷冷地答。

“你是说，要咱们三人联手？”七幻道怪叫。

“不！是四人，瞧，那位要夺秋山烟雨图的人来了。”

鬼魑山堂果然来了，慢腾腾地，走近道：“小辈咱们可不谈联手的事，这儿草坪广阔，联手不易。我鬼魑可不愿和他们联手，但要插上一脚，假使你死在他们的剑下，我老不死岂不一切成空？小辈，把秋山烟雨图给我，我鬼魑校腿就走。”

“蔡某如果说不呢？”

“你说说看？”

“不给！我可要再说一遍？”

鬼魑山堂扭头向左走，一面道：“咱们在这儿玩玩，让这小子选吧！他愿意先找谁，谁便可以自行接招。小辈，希望你先找我。”他到了五文外，屹立不动，向文昌怪里怪气地招手。

七幻道往右走，一面道：“右面是贫道的，小辈，先来吧，不要令贫道失望。”

无尽谷主从左绕到文昌右方，道：“东面是秋某的，来吧，秋茶盼望着阁下先来。”

风雷金刀施世全和江湖游神，默默地走到无尽谷主身后，也分占了两处地盘。神医高一清略一迟疑，也举步走出占了一处角落。

擎天一剑和九宫堡的人，到了令主的右侧后方。银剑孤星孙长河，则在令主左后方不远处占了一角。

黑旗令主朗朗地道：“今日之会，常某乃是主人，你我的生死，在此山顶草坪中决定。

本令主如果失手，你就是未来的黑道盟主。按理，今日之会乃是你我之争，但他们都与你有不解之仇，不愿错过机会，本令主岂能自己快意？所以无法勉强，目下咱们各占方位，各自可战，尊驾行入何方，其他的人不会越界而攻，咱们都是江湖成名人物，不会失言，准备了，你选吧！”

文昌举目四顾，呵呵大笑道：“呵呵！这不等于是单打独斗么？”

“当然！此间竟有这种不知自量的人。”

“尊驾有何所指？”

“你们这些人中，谁比碧眼青狮高明？”

两个老喇嘛上前了，松风丹士也举步走入雨中。黑旗令主笑道：“事实上，碧眼青狮的功力修为，我们尚没印证过，难下定论谁弱谁强。而你，必须连斗这么许多人，任何人也不许可你避战逃走，想想看，你的处境本令主委实替你担心。”

“好吧：蔡某只好依你们，就先找你。”

文昌刚踏进两步，嘉生活佛到了，大叫道：“且慢！施主，你刚才提到碧眼青狮，是吗？”

“不错，喇嘛，有何见教？”文昌答。

“贫道嘉生，那是敝师弟甘珠。”

“都是喇嘛，叫喇嘛便成。请示来意，助帮的？”

“碧眼青狮乃是贫僧的三师弟。”

文昌大吃一惊，暗暗叫苦，碧眼青狮的师兄，功力岂会比师弟差？有他们两人，大事不妙。但他已豁出去了，毫无顾虑道：“好，两位可以带令师弟的遗蜕返回五台了。”

“是你下得毒手？”

“他追杀在下四年余，在下一再在令师弟的毒手下逃生，这次追到九宫堡，不是他死便是我活，何足为奇？”

“那么，贫僧等着你。”嘉生说完，举步后退。

“在下有幸，决不错过。”

松风丹士也说话了：“施主，九转玄丹是你在青城偷的？”

文昌一怔，问：“道长是……”

“贫道威灵仙松风丹士。”

“哦！原来是威灵仙前辈，请听晚辈道来……”他将从虬髯客在黑龙潭畔的故事简略地说出，最后道：“这是全部事实，老前辈如果认为晚辈有罪，悉从卓裁。”

感灵仙颌首微笑，道：“你没错，贫道并不怪你，你很高傲，也够英雄，但高傲与英雄，并不值得赞扬。你很年轻，该收敛些。贫道不参予任何一方，作壁上观，小心了，好自为之。”说完，退在一旁，但没退定。

两百余名九宫堡的人，已经先后到了，在外面分守四方，严阵以待。

文昌缓缓四顾，心说：“鬼魑山堂是侠义门人，只是贪心而已，恶不致死，我何不先打发他滚蛋？”

他转正身形，阴沉沉地向鬼魑走去。

“哈哈！我鬼魑深感荣幸。”鬼魑山堂怪笑怪叫，拔剑了。

文昌向鬼魑山堂走去，并没有撤剑。鬼魑山堂谈笑自若，其实心中有点紧张。能击毙碧眼青狮的亡命客，在今天集天下高手大成的场合里，毫无惧色，冷静从容向这许多武林顶尖儿高手叫阵，岂会是庸手？所以他有点心虚。

文昌艺高胆大，单剑闯龙潭的英风豪气，首先在群雄的心理上加一种无形压力，压得他们心中发苦，占了天大便宜。

他不知这些人有何阴谋，不得不小心从事，这种决斗方式外表公平，其实他吃亏太大。

决斗中，势必会有进有退，退入任何人的地境，这人便有权进击，可想而知他的处境是如何的困难，即使能在不越境的光景下逐个铲除，连闯数关他同样会累死。”

他心中不无思量，讨道：“我必须速战速决，决不和他们死缠不休。”

他踏入鬼魑山堂的地境了，从对方的右侧一步步跨去，神态从容，脸色冷漠。

左面不远，黑旗令主虎视眈眈。左外方，银剑孤星手按在剑把上，徐徐拔剑。

他一步步踏进，绕对方身后徐徐而行，脸向前面，并不向鬼脸注目，他的举动，大逾武林常规，高手过招，眼光所落处是对方的眼睛而不是手，眼神中可以看出对方的未来举动。

但他根本不向鬼魑瞧，不象要和鬼魑交手，一面沉着徐缓地举步，一面高吟：“铁拳如电，剑上寒……人海茫茫兮！任我浮沉；江湖莽莽兮！唯

我独尊。吠！”

他朗声高歌，反而把所有的人全镇住了，都在心里骂他不知死活，在这生死关头，死比活的机会多的恶劣环境中，仍若无济于事地唱他的亡命之歌。

鬼魑山堂先是听得迷惑，接着是无名火起。他先拔剑，在气度上便输了招，接着是文昌泰然自如，他却盯着文昌转动剑尖，作势上扑，如临大敌，局外人一看，便知他在心里上已受到严重的威胁，马脚已露，即使能胜，也胜得不光彩。

他越听越火，火暴地运功力透剑尖，等文昌“尊”字刚落，突然疯狂而上，剑出“惊涛骇浪”。剑气将暴雨迫得向旁激射，剑如排山倒海似的声势涌出，攻向文昌的肋腹。文昌已超过了他的所站处，右半身暴露在他的剑下，这一招空前猛烈疾如电闪的出其不意狂攻，文昌岂逃得出他的剑下，死定了。

岂知文昌一声“吠”字出口，人影后闪，“惊涛骇浪”落空，鬼魑的半身反而暴露在文昌眼下。

快！快得肉眼难辨，快逾电光石火，快得没有任何超人的反应皆无用武之地。

文昌疾退，旋身，迫进，拔剑，出招，暴退，象是同一瞬间完成，象是同一刹那发动，魔幻三剑的奇招已出，人影乍合乍分，但见碧芒一闪，胜负已判。

鬼魑山堂冲出丈外，“啊”一声狂叫，踉跄两步，长剑徐徐下降，艰难地痛苦地转过身来。

他的右肋背裂条大缝，鲜血涌出，从左脚流下，污染地下的泥水和枯草。

“轰隆隆……”电光一闪，雷鸣震天。

“天哪！”鬼魑山堂绝望地叫，摇摇欲倒，长剑脱手下坠，用左手反掩住肋背伤口，又道：“你用的定是亡魂剑法，你练成了，我枉费心机，我……我好……好……恨。”

文昌屹立如山，站在两丈外冷冷地道：“亡魂剑法不可能流落江湖，梅谷绝学不会在江湖出现。这不是绝招，剑道深如瀚海，但力与快为功艺之神，你输在慢字上，用不着恨。我不杀你，你走吧！”说完，垂下剑，向左绕，绕向银剑孤星，歌声又起：“海角天崖，梦魂飘泊……”

鬼魑山堂脸色死灰，拾起剑巍颤颤地走了，高大的身躯僵挺着，显得苍凉无力老态龙钟。

四周的人张口结舌，例如了一口凉气，如果不是亲见，他们以为在做梦呢！大名鼎鼎的鬼魑山堂，竟然一招落败，委实令人难以置信。

黑旗令主脸色大变，慢慢地说：“他要夺黑道盟主宝座，不过是早晚间事。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上天保佑我！”

文昌泰然地跨入银剑孤星的地段，歌声飞扬：“饱尝了人间辛酸冷苦，走遍了万水千山……”

银剑孤星心胆俱裂，举剑的手不住发抖，一步步往后退，狂风暴雨令他的身躯无法站稳。

“打”他竭力大叫，左手一扬。但没有把他成名的暗器星形镖发出，再退了一步，三枚星形镖方出手。

他横行江湖，极少使用三枚，通常是一枚便够了，所以外号中称“孤星”，但他今天破例用三枚了。

文昌不屑地撇撇嘴，但见碧芒一抖。

“嚓啦啦！”三枚星形镖翩然坠毁，近不了身。文昌的口中，吐出短短的两个字：“献宝。”

声出人突然扑进，如同电光一闪。但银剑孤星已退入擎天一剑的地段内，脸色死灰不敢接招。

文昌踏入了擎天一剑的地段，道：“银剑孤星，你听着，四年前你在西安府所杀了十余名穷苦老弱，威风八面，那时的威风到哪里去了？听！狂风厉号，暴雨如泣，象是我那些苦朋友在向你索命了，拿命来！”

狂叫声中，身剑合一飞扑而上。

银剑孤星和擎天一剑心胆俱寒，不约而同向后飞退，退入了黑旗令主的地段。

黑旗令主一声长啸，剑化怒龙天娇，但见无数电芒飞舞，从左侧狂风似的卷到。

银剑孤星和擎天一剑也腾身反扑，三枝剑几乎同时攻到，剑啸似沧海龙吟，两丝八方激射。

三剑合一，碧芒化为一团光轮，猛地收缩，突又涨大了一倍，人影一合即分，分向四方飞出丈外。

“铮铮铮铮！”惧人心魄的剑锋外触声，如同连珠炮爆炸，在人影分开时方行传出，可知奇快无比。

“咻”文昌怒吼，身形刚止便急射而上，扑向还没站稳的黑旗令主。

“铮铮！”人影再分。文昌点住黑旗令主刚才所站的方向，但黑旗令主却不在那儿，飞退三丈，进入了七幻道和无尽谷主的地段中间，双脚落地然后幌了幌方行站稳，脸色铁青，左脸面出现了被锋芒扫过的一丝血痕，他在鬼门关前走了一趟，没踏进去。

文昌的右大腿外侧，裤子裂了一条缝。

“咻！”文昌再吼，疯狂地再扑进。

说来话长，其实是刹那间的事，变化太大太快了。

原地留下的两个人，这时起了变化。

擎天一剑右臂鲜血不住往下滴，“嗤”一声剑掉下了，身子摇了摇，闭上眼吁出一口长气，挂下了两串英雄泪，踉跄举步，头也不回了。走近外围的人丛，虚愧地说：“永别了，江湖，永别了，朋友们。我作了一个恶梦，现在恶梦醒了。”

他是向外围的人说的，挤出了人丛，隐没在狂风暴雨之中，从此洗手告别江湖和朋友。

银剑孤星没那么幸运，他的银剑飞出丈外，胸前有一个剑孔，鲜血一路阵涌出，他的左手，死握着一枚没打出的星形镖，身躯不住摇摆，他仍挣扎着不倒，脸上筋肉抽搐，抖动，收紧。腾地咬紧钢牙，脸部和肌肉崩得死紧，双手一阵颤抖，“哨”一声，手中的星形镖被他抓碎了，“嗤”一声，他也扑倒了，手脸一阵抽搐，吐出了七个字：“永别了，花……花……世界”声落，头向下一落，寂然不动，死了。抢出援救的人，来晚了一步。

斗场中，恶斗如火如荼。

文昌扑向黑旗令主，令主急退八尺方挥剑反击，大吼道：“杀了他，不

然大劫临头。”

决斗处在七幻道和无尽谷主的地段交界处，两人也知今日大劫将至，如不将文昌诛去，少不了他们都得在文昌的剑下毁去一世英名，和辛辛苦苦从刀山剑海中挣来的一切成果，包括他们的生命，全得化为乌有。

“杀！”两人怒吼着左右急上。在两人的地段中间，他们有权参子了。

人影飘摇，剑芒如电，分不清招式，辨不清人影，剑气宜迫三丈外，但见无数扭曲飞腾的虹影，以合以分，追逐纠缠，暴进暴退，八方飞旋扑击，地下的泥水枯草，都被狂风扫出。

好一场罕见的高手大拼搏，三名武林的顶尖儿霸主魔头，斗一个后起的超人高手，只看到四周群雄浑身发紧，掌心流汗，心已提至口腔，几乎可以在狂风暴雨中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不知斗了多少招，身法仍旧未缓，纠缠越来越紧，险象横生，决定生死的时刻可能快到了。

守在自己地段的江湖游神，突向神医高一清道：“神医，我们怎么办？”

“你能插得上手？”神医神色紧张地问。

“不能。”江湖游神坦率地答。

“那不是够了么？你如果想死，上吧，我郎中没有机会救你的，上去准完。”

“你行么？”江湖游神反问。

“不行，我老了。年轻人血气方刚，戒之在斗，老年人同样适用这两句话。人老了，骨头硬了，挨上拳头，会痛上三两月，骨头如果断了，接起来比年轻人困难得多。在医言医，老弟休怪，你如果上就自己上，都无药可救。”

曾被文昌赏了三剑的阴魄韩韬，这时出现在帐幕后，左脸的剑疤未落，他抓起锣锤，向持牛角的贼人叫：“鸣角！”他的锤也击向金锣。

角声锣声狂鸣，八十名箭手列阵迫进。

阴魄韩韬奔向箭手阵，技剑叫：“听招呼，并箭齐发。”

同一时间，嘉生活佛向甘珠叫：“师弟，我们上，此人不除，武林危矣！不乘此时出手，师弟的仇报不成了。”

“上！”嘉生活佛大吼。

松风丹士摇头，自语道：“即使众败俱伤，武林将精英尽失了，可怜，贫道方外人，老了不中用了，不管也罢！”

激斗中的四个人，优劣已到。

许久没听到兵器的接触交鸣声，这时突冲出一阵刺耳的剑鸣，碧芒一分，突然脱离了三面包围的剑网。

“哎……”有人叫，是无尽谷主。

四个人开了，同时身形不稳。

无尽谷主左肩挨了一剑，不太重，鲜血渗出。

文昌的左胯外侧，也出现了血迹。

七幻道右胸下方，剑孔入肉三分，狂气拦不住文昌全力一击，幸而剑尖抵胸骨的一刹那，被迫被走逃得性命。不等身形站稳，他一声厉叫，左手洒出一瓶丧智迷香，狂风一震药沫飞腾。狂风暴雨之中，他的飞磷毒火无法使出，丧智迷到是管用。

文昌知道厉害，强提真气全力飞掠五丈外，脱离了下风，到了安全所在。

箭手们也在下风，他们不知七幻道用上了狠毒玩意，迷香被风一刮而出，迎风飞扬。

第一个倒霉的是阴魄韩韬，突然扔箭便到。

八十名箭手排成三列的半弧形，这时象热汤泼雪，纷纷倒地，劲矢脱弦乱飞，刹那便倒了六十名以上。

阴魄韩韬十分阴险，他要利用这批箭手做本钱，九宫堡中，他的艺业在银剑孤星和黑狐之下，早度心怀不测要出人头地。这次眼看令主大事已去，高手大多死的死伤的伤，正是好机会，该他出头了。这批箭手，是他一手选拔训练的心腹，他要在群雄全都在场，而且都精疲力尽之际，一网打尽，连黑旗令主也包括在内，以后的江湖好汉只有他一个人了，九宫堡也会是他的了，甚至黑道盟主的尊号舍他其谁？

岂知七幻道来上这一手，他的阴谋功败垂成，一切成空，连老命也贴上了。

一名箭手在他身后，也同时扑倒，箭本已上弦，而且拉满待发，人向前扑，手一松，劲矢脱弦，不偏不正贯入他的背脊，宜透前心，他的好梦完了，一切都化为乌有，含恨走向阴府大道。

东北角，炼狱谷的人上了山，如飞而至。

文昌身形落地，精力损耗至巨，以一斗三，对方全是武林的杰出凶魔袭雄，斗成平手已是不易，气血已有点不平静了。

他的无极气功已练至化境，刀枪不入，可是七幻道的狂气已练至九成火候，以狂气卸剑行雷霆一击，无极气功同样抗不住，所以受了轻伤。

四人都受了伤，也都有脱力的现象。

红影射到，两根降龙杖齐向文昌招呼，劲道如排山倒海，晃耀霆击。

“小辈，超度你。”两个喇嘛同声叫。

文昌大吃一惊，百忙中心向后退，挥剑错招。

“叮”碧芒突化长虹，飞出五丈外。

“纳命！”是甘珠活佛的吼声，降龙杖拦腰扫到。

文昌已经脱力，怎受得了降龙杖全力一击？细小的碧玉屠龙剑被沉重如山的力道震得脱手飞射，落入危局，大事去矣！甘珠那一杖力逾千均，铁打的金钢也受不起。

同一瞬间，炼狱谷的人从外围人丛中冲入，惊叫声响起，小娟叫声尤其尖厉：“哎……天哪……”

也在同一瞬间，文昌左手全力斜拍，拍向扫来的降龙杖，“嗤”一声劲道斜接，他倒得更快，被震得砰然落地。

这是他临危自救的冒险奇招，果然被杖劲震倒，加快了倒地速度，让他逃过一枚，杖拂过他的胸部上方，他已滚出三丈外。

“砰”一声巨响，甘珠的杖改扫为砸，砸入泥中两尺以上，但文昌已经滚走了，危极险极。

嘉生活佛从旁边到，杖向下落叫：“孽障……你啊……”叫声之后，是一声凄厉的狂号，真怪。

“轰隆隆……”电光闪耀，雷声震耳，风更狂，雨更大。

光华耀目生花，与此比亮。文昌的手中，幻电剑幻出三尺耀目光华，飞跃而起。

原来他滚势没尽，嘉生活佛的降龙杖已经砸到，截住他的滚动方向砸

落，完了。

他却突然刹住滚势，闪电似的拔出幻电剑，剑出鞘光华立现，三尺电芒令他精神大震，反往回滚，随手一剑挥出，剑过无声，光华掠过降龙杖和嘉生活佛的双脚，杖断了，脚也断了。

文昌举起右脚，接住倒下的嘉生活佛，猛地一蹬，嘉生活佛的身躯往回飞，胸骨尽裂。

文昌飞跃而起，甘珠活佛也到了，两人相距太近，几乎面面对拥抱啦！

降龙杖扫到文昌的顶门，头巾被打掉了。文昌的剑，刺入甘珠活佛的心窝，透背而过。

“哎……”甘珠狂叫，左手松掉杖，临死反噬，一掌登出，“嗤”一声击中文昌的右胸，可惜他已无法使用大印掌了。

文昌被震飞丈余，屈一膝跪地。

甘珠胸口和背心鲜血狂喷，吃力地站住，杖掉了，以手掩胸，怪眼瞪得似要暴出眶外，嘴不住顿动，一步步挪近嘉生活佛的尸体前。

“师……兄……”他吐出两个字，突然扑倒在嘉生的尸体上。

文昌象一头疯虎的咬牙切齿冲向果立在远处的黑旗令主三个人，厉叫道：“你们都得死！参与九宫堡出手的人都得死！”

他手中的幻电剑光华炽炽，令人望之澈体生寒。

“文昌大哥，住手！”是小娟的叫声。

“大哥，大哥！”是小娟和黑铁塔。

“该死的东西！”是黑魅的怒叫。

原来文昌首先扑向黑旗令主，一旁的七幻道突然至文昌身后，紫铜管一伴，他顾不了风雨，用上飞磷毒火。

岂知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黑魅正好赶到，一枚狠毒霸道的夺魂神镖，已经光临七幻道的脊心。

“叭”一声神镖在七幻道体内爆裂。

“啊……”七幻道竭力叫，紫铜管的飞磷毒火，反而喷在他自己的头脸上，雨水一时压不住火势，但见火光一闪，七幻道砰然倒地。

黑旗令主一声怪叫，一剑挥出，人向后暴退。他感到右臂一麻，想收手，收不回来了，手和剑已离开了他，跌在地上抽动。

“你们都得死！”文昌疯狂地叫，扑向无尽谷主。

“天哪！我的手，我……的……手……”黑旗令主狂叫，跌坐在他自己的断臂前。

无尽谷主惊破了胆，身后有人叫，“谷主，快退！”神医高一清和江湖游神的声音。

无尽谷主真听话，向侧急闪。

人影一闪，香风入鼻，小娟冒险掠入，大叫道：“大哥不可赶尽杀绝。”

文昌如受雷击，神智一清，看清是小娟，扭头便跑，向涌来的九宫堡高手冲去，一面狂吼：“你们都上，都得死。”

九宫堡的群豪，本是奔出抢救令主，见文昌挺光华的幻电剑冲来，吓得向侧飞逃。

“无量寿佛！没有人可制使他，他大概自小便受到不平的苛待，这时杀得神智有点昏乱，久蕴的不平怒火如山洪暴发，不可截住了。”松风丹士向

掠到的不归客说。

不归客舌绽春雷，大喝道：“施姑娘，施姑娘！”

文昌赶杀九宫堡的人，刚冲近山轿附近。山轿旁有君山夏家的人，还有老奶奶魔剑阴煞。

轿门突开，施姑娘轻盈地出轿，大叫道：“蔡壮士，我是施玉英，过来啊！”

风雨已经传小，暴风雨似已过去了，她的声音依然传得很远，没被风雨声所掩盖。

文昌如被触电，幻电剑几乎脱手掉落。这声声的呼叫声，他永难遗忘，在施姑娘闺中养伤的情景，在他的脑中永难磨灭。

他站住了，循声源来处看去，依稀，他眼前升起他敬如天神的施姑娘的幻象，她头部有一圈佛门弟子所说的，只是菩萨才有的荣光；象是观音大士的化身，正向他无邪地一笑慢慢地从天宇中下降。

他用手抹了抹脸面，定神看去。天，不是幻影，施姑娘梳着三丫髻，穿一身黛绿衣裙，雨丝无情地打在她身上，她正撩起衣裙，粉脸上绽起天真无邪的笑容，正轻盈地向他走来，

“施姑娘！”他目定口呆嘎声叫。

四周的人站得远远的，哑雀无声，全用困惑的眼神，注视着这头狂狮在一个弱女子前驯服。

施姑娘走近了，亲热的挽着他的臂膀，微笑道：“谢谢你，你还记得我。”

文昌手足无措，默默地道：“除非我已进入坟墓，我永远不会忘了你的音容笑貌。”

“啊！我能叫你大哥么？”

“不成！施姑娘。”他摇头惶然叫。

“不！我要叫你大哥，大哥，收了剑好吗？”

他顺从地收了幻电剑，道：“遵命，哟！你怎样来的？”

“大哥，先别问我。你送我返成都，为何不来看我。”

“我……我……”

“你去了，但却是两年之后，是么？那时，我被迫得去找小娟姐，你为我杀了锦城之虎，后来到了云阳，明知我在炼狱谷，你却不去看我，也不去看小娟姐。大哥，我以为你恨我呢。”

“我……我怎敢恨你？那锦城之虎欺负你，我气得发了狂。我……我不是好人，所以不愿见你。”

“大哥，你，作贱自己，不可以的，我不依。”

“我确是无可救药了，不说也罢。走吧，雨大了，你不能在这淋雨哪！”

他的声音十分温和，怒气全消。

“扶我到山轿旁，小娟姐在那儿，她要怪你了。”

文昌抬头四看，看到轿旁有不少人，全都含笑向着他注视，四周，九宫堡和无尽谷主的人都没走。

这些人中，他只认识小山，黑铁塔，和夏家的人，白衣龙女象是木雕的，站在那儿毫无生气。

他想溜走，施姑娘却抓实他了，笑道：“你的事小娟姐全知道，她不怪你。”

“你呢？”

“你真傻，我不是在你身边？没人会怪你，甚至白衣龙女夏姐姐也不怪你。你误会了，夏姐姐是专程赶来向你赔礼的，岳阳湖中的事她已查明了，悔恨交加，大病缠身几乎不起。

大哥，你不可对她粗暴啊！不然我不依。”

文昌扶着她向山轿，一面低声道：“我什么都不在乎了，什么都……”

“大哥，我可在乎啊！”

“我希望再次送你回成都，这世间我只管你一个人。”

“娟姐呢？你……你……”

“我天生流浪命，今后，我格浪迹天下，做啸江湖之间，做我亡命客。小娟妹乃是武林世家，武林中声名赫赫，我觉得……”

“大哥，你忘了你和小娟姐的……”

“我没忘，我只是感到门不当户不对，我不能误了她终身幸福……”

“大哥！”施姑娘站住了，哀伤地道：“大哥，我……我多难受啊！小娟姐对你一往情深，自从得知你坠下黑龙潭之后，谷中她特地建了一座慈云庵，她在庵中苦修，午夜伤神、面对为你设下的神位，哭泣着流泪到天明，而你……”她哭了，哭得很伤心。

“我……我该死，我……”文昌痛苦地叫。

“大哥，你不会让小娟姐伤心吧？”她抬起有雨泪的粉脸，满怀希求地问。

“可是，小娟妹的爹娘……”

“放心吧！大哥，方爷爷和老奶奶都来了，就为了你才来的。”

“方爷爷？”文昌惊叫地问。

“是的，小娟两侧，便是方爷爷和老奶奶。”

文昌一听是不归客夫妇，确是吃了一惊，天！那天他拷问金陵双妹，小娟一群人闯来，其中就有两老在内，糟了！我怎有脸面见他们？

施姑娘似乎已看出他尴尬，笑道：“大哥，你的手段也太……太缺德了些，但方爷爷问明了经过，并不怪你，反而治了金陵双妹。至于常春玉的事，方爷爷还比你先到，一切尽入目中，老人家还极为称道你呢！”

两人边谈边定，姑娘纤足难举，泥水枯草十分讨厌，自然走得慢。文昌扶着她，众目睽睽之下，自不能抱着她走，姑娘靠在他身上，他也恨不得高远些哩！

“方爷爷把常春玉怎样了？”他问。

“点了穴道，放在我坐的山轿中。原想用她迫黑旗令主放手的，但无法和常令主面商，太仓促了，唉！如果半途没遇上黑魅谷大姐，还不知你在这儿苦斗哩。”

“唉！谷大姐怎知我在这儿？”

“是那个姓凌的说的，方爷爷也把他带来了。”

说着说着，已到了山轿旁，文昌放了手，拜倒在不归客夫妇面前，道：“晚辈叩见老前辈，两位老前辈乐安。”

不归客扶起他，笑道：“怎么？哥儿，你叫我老前辈？”

文昌脸红耳赤，低下头，轻声叫：“爷爷，奶奶。”

“哈哈！这才象话。去，你们兄弟聊聊，我替你善后一些琐事。”

不归客招来了两名弟子，一个夹了金夺银刀，一个夹了常春玉，大踏步向黑旗令主的帐幕走去。

老奶奶也跟着走，向文昌道：“蔡哥儿，该见见夏老伯。”

文昌向黑铁塔和小山张开双臂，三个人抱成一团，大家都没做声，抱得紧紧地，许久许久松开拥抱。

小山向轿旁的小娟努努嘴，将文昌推出。’

文昌走向含泪而笑的小娟，她提着文昌的屠龙剑，风雨中充满了泪水，也放射着喜悦的光芒，在她的眼中，文昌可以看到她内心蕴藏着怎样深情。他在她身前注视着她，慢慢伸手替她温爱地轻拭眼角泪水，颤声轻说：“娟妹，原谅我，原谅……”

姑娘丢下剑，忘情地扑向他怀中，伤心地哭泣。许久许久，她才抬头含泪地道：“能和你重聚，我已不再希望什么了，我满足了。”

“我也是的，娟妹。”他由衷地说。

一个白色人影缓缓而来，是白衣龙女，她眼中挂下两行珠泪，咽哽着说：“蔡壮士，我是一个无知，自大，狂妄，任性，而又不知克制自己的女人，惩罚我吧！我惭愧地向你求恕，我……”她哀伤地盈盈下拜。

文昌一手把住她，苦笑道：“夏姑娘，同样，我从你身上，也看到了自己，彼此皆有不是，不必再提了。几年来的误会，冥冥中鬼神在作弄我们，目下误会冰释，该值得庆贺。请替我为令尊引见好么？”

布棚中，轻重伤的人都放在帐幕中，由神医高一清替他们包扎上药。

四周群雄仍呆立在微雨中，议论纷纷。

风将息，雨将停，雷电渐止，但两三天内仍不会晴朗，天气和江湖的大风暴虽已渐止，但余波不息。残局必须得收拾，不归客义不容辞，挺身而出收拾残局。

其实，江油恩怨的残局十分难以收拾，也许拖上十年八年，甚至延及于子孙孙，仇恨纠缠。上一代的人带着残躯进入坟墓，肉体死了，仇恨却未曾黄土深埋，仍留在世间，留给没伤的人，留给新生的下一代。想收拾这种残局，谈何容易？

人生和风暴相似，有兴有衰，有起有息，决不会永远如此。目下风暴过去了，无论如何必须暂时止息，不管下一个更大的风暴是否已在酝酿，目下必须结束这场因风暴而损毁的创痕。

不归客夫妇踏入了布棚，后面的两名弟子带着俘虏。

无尽谷主面色灰青，他似一下子苍老了十年。在文昌疯狂似的凶猛袭击下，他失去了横行江湖数十年的豪情壮志。他一生中，从没遇上这种令他胆落的场面，他第一次和死神接得那么近，他第一次看到了为他敞开的地狱之门。他发觉这是极为深刻的体会，体会到“此身难得”和生命是如何值得宝贵和珍惜。他站在那儿，呆呆地象一尊泥塑木雕的菩萨。

“秋盟主，久违了。”不归客的话，将他从恶梦中拉回现实。

“不必再称某为盟主了，我不配。”他的声音是如此衰老，而且充满了英雄末路的感慨。

不归客挥手令弟子送上金夺银刀，道：“方某来的晚了些，来不及阻止这场江湖大劫，深感不安，特向阁下致歉。事已至此，方某不再绕舌，多言无益，空言也无计于事。但方某认为，凡事将心比心……”

“兄弟请教方兄，蔡文昌的撑腰人……”无尽谷主抢着问。

“非也。”不归客也抢着答，脸色一冷，又道，“方某也曾经横行天下，也沾有满手血腥，仇人满天下，多三五个算不了什么。但方某可以告诉阁下，

在此之前，方某没见过蔡文昌到底是人是鬼。”

“那么，方兄为何在江湖找他？”

“我那孙女儿与他有点儿感情上的纠纷，所以方某要找他查明底细，方某家人在昨日赶到的，没赶上。好吧！这笔帐方某揽下了，可到炼狱谷结算，再会了。”

“方兄请勿误会。兄弟想，方兄的话确有道理。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假使秋某是亡命客，我也会如此发泄的。谢谢方兄释放凌兄弟的感情，后会可期。”

不归客走向正在裹伤的黑旗令主，一面扭头道：“凌老弟是蔡哥儿所擒的，不用谢我，详情凌老弟相信比方某知道的更多。”

黑旗令主看不归客走近，冷冷地道：“方谷主，是催常某搬出九宫堡么？”

不归客淡淡一笑，道：“九宫堡雄竣有余，险阻不足，不怕你笑话方某自夸，比起方某的炼狱谷，唔！差远了。没有人要你的九宫堡，区区是将令媛送回的。”

后面的子弟拍开常春玉的穴道，妞儿只叫了一声“爹！”奔过去便抱住黑旗令主饮泣。

“小女是阁下擒走的？”黑旗令主咬牙问。

“不！正相反，方某凑巧救了令媛，详情令媛自会相告，不必方某绕舌。如果阁下仍有不明，请驾临炼狱谷，兄弟无比欢迎。”

黑旗令主发出一声苦笑，道：“请转告亡命客，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常某老了，只好让位。黑道盟主的宝座，不是让得的，必须由同道们公举，胜了旧盟主，他成功了一半，寄语他好自为之，另一半他尚须尽力。”

“蔡文昌永不会成为黑道盟主，阁下放心，再见了。”

一直冷眼旁观的松风丹士，跟着不归客到了棚外，突然问：“施主，请留步。”

不归客忽然转头，讶然问，“仙长有何指教？”

“有事打扰施主……”

“仙长上下如何称呼？恕在下眼拙。”

“小事请教，休问来处。请问，那位小姑娘竟可以驯伏行将疯狂的无敌高手亡命客，必定是功力奇高的高手，不知她出自那一位高人的门下，能见告么？”

不归客哈哈大笑，笑完说：“仙长错了，那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弱不禁风的名门闺秀，只会一手好女红。”

“施主幸勿笑话。”松风丹士正色发话。

“在下字字皆真，不得与仙长戏言。”

“贫道不信。”

“哈哈！仙长，你知，柔能克刚，仙长岂能不知其中之理？瞧，那位穿白衣的小姑娘，叫白衣龙女，出身君山武林世家，小小年纪在江湖出入头地。哈哈！她想以刚克刚，刚则易折，她注定要失败，再不改弦易辙，她永远抓不住这位豪气和杰傲皆俱的亡命客。仙长，在下告辞。”

不归客走了，许久，松风丹士一掌拍在自己的脑袋上哈哈大笑道：“是的，该打，我怎不知柔能克刚的道理？哈哈！该打！”说完，也走了。

一群人出了伏牛山区，当天在篙县投宿。黑魅谷真含笑和众人道别，高兴地走了。仍然在江湖闯荡，她在找她的归宿。她和文昌的一段情，慢慢地淡忘，但愿她忘得了，能忘的人才真是幸福的人。

当晚，不归客两者抓住了文昌，把文昌的身世弄得清清楚楚。

次日，一群人浩浩荡荡东下汝州。文昌的意思，本想送施姑娘仍由栈道入川，顺道探非我人妖梅林公子，和看看张华的故居。但施姑娘婉转地劝他先到炼狱谷暂避风头，等江湖平静些少时日再走动不迟，目下他已成为众矢之的，短期间恐又多生是非，那无尽谷主乃是一代霸才，白道朋友大多是大门派弟子，会不会唆动爪牙各地煽动六大门派的师门长辈出面为难，谁也不敢预测，这时再在外面走动，实不相宜。

文昌对施姑娘的话，毫无异议地顺从，这位桀傲狂野叱咤风云，单人独剑敢向天下英雄叫阵的青年人，在施姑娘的爱情抚慰下，却成了温顺无比野性全消的文静大孩子，真是奇迹。

一行人沿汝河谷直奔汝州，果然不错，快接近汝州，便有了麻烦。

山轿走在中间，文昌和小娟走在轿后，轿前是金刚般的黑铁塔和小山，人群之前是不归客。人群之后十来丈，是君山夏家一群人紧跟而行。

绕过一座山嘴，不归客一怔，高举右手要后面的人停下，独自向前走去。

官道左右，山坡下罗列着上百名老少僧人。为首三名高年和尚，披了青条玉色袈裟，穿茶褐色常服，披绿条浅红袈裟，持紫金禅杖，一眼便可看出他们的身份，穿玉色常服的和尚地位极高。

“阿弥陀佛！老衲稽首。”老和尚行礼迎上发话。

不归客回了礼，笑道：“掌门人客气了。方某来去匆忙，未能至宝刹参佛随喜，罪过罪过。请问大师有何见教？”

“老她想与亡命客蔡施主一谈，希施主代为引见。”

“是架梁么？”不归客语气有点不悦。

“非也，老衲愿为武林同道请命。”

不归客向后招手，叫道：“文昌，来见见少林掌门方丈静安大师。”

文昌大踏步走近，躬身行礼道：“武林晚辈蔡文昌，大师法安。”

静安方丈狐疑地注视着文昌，念了一气佛号，道：“老伯唐突，向施主请教两事，望施主见告。”

“晚辈极愿效劳。”

“听人说，施主曾在西安府大雁塔见过家师叔……”

“不错，晚辈与度劫大师有一面之缘，但无可见告，抱歉。”

“老衲只须知道家师叔仍然健在，足矣！其次是请问施主今后有何打算？经过伏牛山九宫堡之会……”

文昌脸色一怔，朗声抢着道：“晚辈不想做江湖霸主，也不想横行江湖，但今后，也许仍会邀游天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有任何人打扰晚辈的安静，哼！我要他死！言尽于此，晚辈告辞。”

“阿弥陀佛！善哉！但愿檀越不忘斯言，江湖幸甚，武林幸甚，打搅诸位施主了，恕罪。”

双方行礼告退，少林弟子让在道边，一个个打量着文昌，目送一行众人去远，方抄小路定了。

小娟依偎在文昌肩下，微抬粉面，一面走一面含笑问：“文昌哥，你真

的不想做武林霸主了？谷大姐说对了？”

文昌点点头，感慨地说：“是的，何必替自己找麻烦，我心狠手辣，霸王足矣！才却不及，不是霸主的材料。我但愿有机会邀游天下游山玩水，足矣！无需他求。”

小娟挽着他的手紧了紧，温暖而幽香阵阵的身躯几乎挤在他怀中了，挤得他心中一荡，由来而生地俊脸发赤。

“带我邀游天下么？哥。”她低声地问。

“是的，没有你在身边，山水为之减色，何必游它？”他也手上一紧，情意绵绵地说。

“油嘴。”她微笑，假嗔羞怯，又道：“还有玉英妹。”

“娟妹，不可乱说。”他正色答。

“哥，你真傻。”她轻笑，又道：“别笑我，我羡慕她，也有点心妒她哩！但我确是真诚地爱她，我知道她比我知道你还多。哥，想想看，你在她的深闺中静养三日，你该知道在一个未过世情险恶折磨的少女来说，会是平常的事么？她会重新再找一个从没见面的夫婿？傻子，你没看出她对你的情意？她不小了，不再是不懂事的黄毛丫头了。哥，她也是个有血有肉的凡人，不是神，不是仙，只不过是她比我们这些野丫头纯真文静些，心地比常人善良些而已。哥，假使你认为用一个爱小妹妹的纯真感情去爱护她，你在害苦她了，她如果得不到你的爱，想想看，后果该多严重？”

“你别胡说好不？”文昌烦躁地说。

“我不胡说，我比你知道的多，哥，你看她多傻，她在可怜白衣龙女，如果我告诉她的打算，你不跳起来才怪。”

“她如何打算？”文昌讶然问。

“天机不可泄漏，等到了洞庭君山你便知道了。”

“什么？谁要到洞庭君山？”

“我们，我们都去，在武昌府上船。”

“不！我不去。”文昌大声的叫起来。

“文昌哥，你不去那儿？”山轿中的施姑娘娇声问。

文昌象泄了气的皮球，苦笑道：“我指的是龙驹寨的故乡，目下暂时不去。”他顿了顿，低声：“麻烦大了。”接着他突然大声唱：“铁拳如电，剑上光寒……”歌声裂石穿云，余音袅袅，在天宇中震荡，一行人逐渐去远。

全书完。

